

## 十一

琴台前少女一变纤纤玉手向玉笋上一落，右手小扫，左手轻揉。

暮地里响起隐隐风雷，振人心弦的颤半自低变为高亢，也似自远近的狂风暴雨，在她的纤指下，丝弦发出了神奇的天籁。

文俊只觉心中砰然一震，目现异彩。

石壁突然才上了，光线倏敛，黑暗重临。

天残剑光华一闪，儿臂粗的铁栅断了三根，剑尖插入壁中，挥扫之下，火花四溅，文俊突起发难，却晚了一步，徒劳无功。

机轮之声轧轧刺耳，顶端洞壁缓缓下沉，文俊如果想破壁而入，势力被洞压成肉泥。

他大惊失色，正想挖开一个壁洞暂避，脚下石板已迅速向下沉落，将他带下十余丈之深方行止住。

四周漆黑，他发觉自己正侧身一个一丈见方的洞窟中，空气似乎已经凝止，阴寒之气亦已消失。

他正在暗暗叫苦，突觉对面石壁向一旁缓缓移开，刺目的银光照耀，奇香扑鼻。

这是一条通道，宽有一丈，长约十二丈，中悬六盏琉璃巨灯，发出耀目银光。壁间漆以银粉光芒益盛。

甬道尽头，是两扇闭上的银色门扉，甬道两旁，每隔一丈站立着一个肌臂如玉的裸体美女，或旋身，或仰首，或媚笑，或作拥抱状；二十四个美女，每一个姿势都不同。

文俊心中骇然，忖道：“这是玉美人，个个栩栩如生，面部表情和胴体线条无不神似，巧夺天工，显然出自名匠之手，每一具皆价值连城；要说是妖妇之所有之和的，令人难以置信，由这石洞的布局看来，这里二十四具玉美人的丰腴胴体中，猜出是唐代人物，自闲之后，风气大变，对女人的爱好过于娇小玲珑，于唐代丰删娜大是不同。

他大踏步直趋银色门扉，用剑尖轻轻推开。

又是一条甬道，长短相同，在六盏银光四射的宫灯照耀下，两旁石壁现出五彩缤纷的奇妙画面。

这是廿四幅壁画，每一幅都有一丈见方，每幅画中有一个裸体男女，在行那奇形怪状的见面之礼，妙象横陈，十分神似。

“这是元朝喇叭庙中的春宫壁尽，缘何在此出现？怪事！这古窟端的神秘莫测。”

他推开末端门扉，眼前一亮。

立身处是一座看台，中间有一张雕龙画凤的卧榻，榻上窟有香喷喷的粉色丝绒褥，榻的四角柱头，嵌有四双白玉雕成的男女，每双都高有一尺，正在作姿势不同的交合，令人看了心弦为之颤动，欲火骤升。

前面三尺是白玉栏杆，下面是不见底的黑窟，不知到底有多深，对面十一二丈外，是一座宽大的圆形石台，三面以五彩缤纷的绣幔围住，下面铺着玉色绒毯。

十六盏耀目宫灯，将四周照得如山白昼。

他想以绝世轻功跃过这十二丈距离，但又怕有人暗算，或者变生不测，万一下面突然有机发动，岂不危机？

他走到栏杆前，正向下面探视。

暮地里，整个空间响起七弦琴所发的天籁，那进退吟揉所发的泛音，似乎来自天外，令人心神为之一清，灵台空明，渐渐地，变化愈繁，琴音臻玄，令人顿形忘我。

良久，文俊沉浸在美妙琴音之中，不自觉地缓缓坐在绣榻之前了。一阵令人心荡的奇香，向他鼻端猛钻，可是他全神贯注于欣赏琴音，并未在意。

琴音终于悠然静止，他长吁一口气，叹道：“飞瀑流泉，高山仰止；巍巍然而小天下，浩浩乎万马奔腾，这一曲高山流水，神乎其技；这七十二滚沸已近炉火纯青之境，非四十年苦参不为功，想不到在这淫窟之中，竟也有如许超尘拔俗的雅士，刚才马扫揉二决调弄古筝的女郎，造诣已是不凡，难道这古琴也是她弹奏的么？”

“清音已逝，清阁下一赏人间至乐，小龙兄，拭目以待啦！”绛衣夫人银铃也似的语言，充溢在整个空间，不知她在何处说话，音波似从四面八方传来。

琴音又现，令人荡气回肠，随又变为轻快，精神焕发，那是断送南朝江山的“玉树后庭花”。

两侧绣幔徐徐升起，现出四盏粉红色的宫灯，光线一变，十分悦目。

两旁舞出八名盛装少女，环佩叮当，珠翠映辉，罗带儿飘摇，彩裳绿衣招展。

琴音悠然而止，八名少女退入幔后。

绛衣夫人的声音倏又袅袅传来：“请君一观急转之舞，真是九百余年前，北齐亡国美人冯小怀在皇宫中留下的手柱，特请君一赏，这种舞，断送了北齐廿八年的短命江山，小龙儿，你送我甚么呢？”

文俊冷冷他说道：“我送你当胸一剑。”

“我这酥胸是你的，可不能搁剑。”说完，接着是一阵轻狂的荡笑。

“这妖妇真够大胆的。”他在想，一面凝神寻找声源。琴音又现，中间并有古筝合奏。

绣幔下舞出一双身披蝉纱的美女，喝！除了那仅可称为纱中的蝉纱外，乖乖，竟然是一丝不挂，在粉红色的强光下，那一身玲珑透凸的曲线，简直要人老命。

随着琴筝合奏的节折，两女抬腿摆臂，玉手挥中，以单足或双足支地，高翘粉腿不住交叉急转，时急时慢，以乐音决定徐痴，那最神秘之处，时隐时现，令人血喷脉张，不克自持。

文俊只觉心中略动，但瞬即平静。

乐音又变，绣幔下又舞出两名最为丰满，双峰怒突，柳腰一握，浑身晶洁如玉的裸女。

“可怜的芳姐！”文俊凄然惊叫，一脚踏上白玉栏杆。他要冒险抢过深坑。

绛衣夫人的语音又道：“少女毋燥，好戏在后面呢！随着语音，两侧石壁内突然射出千百道绿色火流，在深坑上空织成一道火网蔚为奇观，文俊心中骇然，这是青磷毒火，喷在身上非烧完绝不会熄灭，除非炮在水内不出来，不然准被烧成焦炭。

没有人能在这十二丈宽的火网中幸存，大罗天仙除外。

小龙兄，爱惜你自己，别再妄动，我可舍不得你送死。”又是绛衣夫人的声音。

青磷毒火突止，裸体少女已经不见。

“这是天魔艳舞，来自西域，大元靴子宫廷之中，边垂红教喇嘛之庙，这种最为时兴与乐极妙极，小龙儿，请君大开眼界，假如阁下有兴，特乎你来！”

响着一阵珠走玉盘的琵琶鸣奏，丝丝扣人心弦；接着小鼓冬冬，金锣振荡，各种乐器响彻行云，音符跳动中情调一变，令人闻之奋然而现，血脉喷张。

绣幔中轻快地舞出十六名身披轻纱的裸体美女，随着乐声舞出诱人犯罪的褻荡舞姿，百般作态，不堪入目。

接着皮鼓节奏变急，出来了十六名肌肉虬结如球，雄伟俊美的裸体少女。他们仅一阵狂风，卷入了美女丛中。

音谱奏出了荡气遇肠的靡靡之音，少男少女个个春情激荡，如醉如痴，追逐、旋舞、拥抱、狂吻……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发挥无遗，回复了洪荒时代爬虫世“己的本来面目。

轻纱落下一幅，就有一对男女停止了舞步，不久，十六对原始动物，再成十六种比春宫壁画还精彩万倍的画面，随着乐声，发出令人有勇气跳下火山的激动情踪的野性呼唤，和令人疯狂的吃语、呻吟、喘息。

文俊呼吸渐渐粗重，荡气遇肠的音乐，激发原始本能的画面，更有那愈来愈浓郁，令人血脉喷张欲火如烧的奇香，在他骨内发生了无比的作用。

他神智逐渐昏沉，一缕欲火在丹田下缓缓上升，再上升，呼吸急促了。他颤动着的左手，缓缓抬起落在旁边的一双白玉男女之上，目光紧盯着前面十六双疯狂的男女身上，右手握剑的手掌由紧握变为松弛了。

突然奇香更浓，身后起了极为轻微的足音。

他耳目大异常人，已感到身后有人在缓缓走近，但脑子里却有异常的感受，眼前似乎现出一道明亮的光环，光环之中，冉冉出显出芝姑娘那甜美的笑脸，他眨了眨眼，啊！那不是芝姑娘，而是那绿裳少女，三神山的门人风姑娘，再仔细一看，却又变成了瑛姑娘。

他眨了眨眼，光环中的人影又变了，那是迷魂姹女吴芳芳，她一丝不挂地向他媚笑。

接着出现的是三音纱尼；岚桌场的彭珠。

最后现出的是蜂衣夫人，她脸上挂着勾魂摄魄的荡笑，身上的单纱缓缓落下，肚兜徐徐滑落一双象牙半球形玉乳慢慢出现了！接着是……

他目眩神移，身形慢慢站起，虎目中喷出火来。

他毕竟是人，有血有肉的人，不是铁打铜烧的铸造物，人类先天所潜伏的本能，绝不是后天强命！克持功夫所能混灭得了的；在这种环境里，他潜伏在脑中的意识，终于被诱发了，眼前出现的几对异性的幻影，就是他久蕴内心的最好说明，在这神秘安排无可抗拒的境域里，后天克制的持功夫，终于发生动摇，人类的本能异军突起，理智将临崩溃的边沿。

就在他臂部刚离床褥的瞬间，一只柔若无骨，香沁脾的纤美玉掌，搭上了他的左肩。

经过无数次生死拼斗的他，玉手一搭之际，恰在肩井穴之上，他那经过千锤百炼，自卫求生的强烈本能令他陡然一震。

他浑身穴道可以自闭，能击伤他已闭穴道之人，委实少之又少。

他神智仍是昏迷，欲火难禁，缓缓转首一看。“当”一声清越龙吟，天残剑失手堕地。

这一声堕剑清鸣，加上他目中所看的景物，不啻如半夜梵音，也似醍醐贯顶，浑身冷汗淋漓欲火尽消，灵台一片空明，眼中异彩重视。

那只玉手的主人，正是他最先所见的弄筝少女，虽则她仅披粉红色的单纱，白玉无暇的胴体一丝不挂，但她那清丽秀逸的娇脸，现出柔和恬静的微笑，令人一触她的秋水明眸，自觉一切污念尽消，她有七分像瑛姑娘，同样有一种令人可喜的不敢亵读的高贵风华存在。

这还不是文俊欲念全消的主要原因，而是他脑中先人为知音相惜的观念作怪，她先前庄容弄筝，和尔后那出神入化的一曲七弦所奏高山流水，挑动了她心中那一根神秘的和弦，不欺而然地顿生惺惺相惜，世外知音之感。

他承受了儒林狂生的衣钵，对音律造旨极深，音律在学，其博大精深犹如潮海，可操纵七情六欲，可变化宇宙生机，木石为动，百兽咸宁，他对这少女既生知音之感，灵台中那一点灵光，照亮了他已被蒙蔽了的灵智，产生了圣杰的情操。

“姑娘，谢谢你了。”他挺身站起，左后由于用力支起身躯，把那一对玉雕春宫压成粉碎。

“姑娘筝琴双绝，艺臻化境，在下定力修为，尚不及姑娘万一，惭愧之至。”

“梅大侠不为声色所乱，不受和合魔花所发奇香所迷，足可尊为奇男子大丈夫而无愧。”她收回玉手微笑着说。

“文俊骇然问道：“和合魔花这浓香就是么？这东西产自阴山之阳，秉天地之灵气而生；且须于惊蛰之日，蛟龙初醒首次交合之地，方能生长成熟，千百年间亦不易一见、绛衣夫人由何处得来此物？”

“梅大侠可知阴山天魔其人？”

“略有所闻，据说乃百年前北疆一霸，但其武功修为及生平事迹，中原人士却并无所知，仅有些儿传闻。”

“正是此人，他的寒魄玄精凝肌功为武林一绝，比少林绝学菩提禅功尚胜一筹，八十年前他首次进入中原，在雁门关首遇江湖怪杰百结神乞，两人力拼一昼夜，结果阴山天魔从此再未入关。”

“绛衣夫人是他的门人？”

“不错，三年前蜂衣夫人入关，他立武兆会，阴山天魔就在暗中替他撑腰，不知杀害了多少武林英杰。半年前，阴山天魔前往岷江，要找雷音大师一较雌雄，但失望而归，他却另有收获，收了两名俊秀少年，名叫东方英、东方群。”

“啊！原来他们有这般奇遇，怪不得功力突然精进。”

“绛衣夫人并不知有这两个师弟，故而在灵宫庙并未帮他们向你袭击。”

“姑娘那天也在场？”

“不在，那是蜂衣夫人说的。”

“他们现在何处？”

“阴山天魔已带他们走了，十天前就从这儿动身，临行，吩咐蜂衣夫人，要将你收在门墙，不然就诛去。东方兄弟以寒魄玄精凝肌功向你袭击，反而被你击败，阴山天魔心中发毛，带他们回阴山苦练去了，他对中原绝学怀有戒心。”

“恕在下冒昧，请问姑娘高姓芳名，看姑娘冰肌玉骨，目朗神清，且风华超绝，不是等闲之人，因何与那妖妇同

姑娘苦笑道，“同流合污是么？”

“绛衣夫人已在内室大享其乐，我可以对你细述了。她紧了紧单纱，在一旁侧身坐下，幽幽一叹道：“我叫丘玉琴，乃是玉箫仙客的长孙女。”

“原来是双仙的孙千金，在下失敬了。”

丘玉琴继续往下说道：“绛衣夫人乃是北海玄女的女儿。”

北海玄女名列武林三老，与家祖母有远房母族之亲，因北海玄女仙逝多年，绛衣夫人亦遭丧夫之痛，性情大变，被阴山天魔看中，带她到阴山授艺十五年，三年前方让她下山到中原创业无所不为。算起来，她是我的表姐，半年前，她胡作非为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家祖母那里。那时家祖母方伴同主人的千金和门人返回东海，无暇再出江湖，就令我离开东海，加入武兆会，要找机会劝她回头，我追了她半年，只担任调教一群女乐之职，并不参予任何会务，在女乐少女群中亦不许与男子接近，免致乐艺受阻，可惜绛衣夫人迷陷已深，看来我只能据实返报家祖，惟有追他自裁了事了，唉！”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令表姐恐难良拔了，这是极端困难之事啊！”

“当我第一眼看见梅大侠你的神采，我知道希望未绝，也许你可助我一臂之力，渡她脱离苦海，她爱你甚深，势在必得，故破例要我乘你心神迷乱之时，诱你……”她说不下去了，脸泛赤霞垂下了粉颈。

“要不是姑娘你及时现身，在下实不堪设想。”他拾起天残剑，吸入一口长气，收剑入鞘。

姑娘说道：“这也是天意。”绛衣夫人怕你手中的天残剑，在重重魔障与合欢花天下至淫之乐所迷下，你的神智始终不乱，举止有度，剑上光华保持灿烂。所以她不敢前来冒险，这是她要我来诱你的缘故。”

文俊讪讪地笑道：“她差点儿成功了。”

姑娘恳切地问道：“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么？”

“这事太难了，丘姑娘。”

丘玉琴满脸希冀之色说道：“谋事在人；梅大侠假如能免为其难，相信我们会不会绝望的。”

文俊沉吟良久，突然正色道：“她沉沦欲海陷溺已深，惟有将其生理机能破坏，再以均天神音涤尽她灵台尘埃。丘姑娘，你可会弹奏钧天之乐？”

“勉可应付。”

“九霄雷霆呢？”

“还可去得。”

“太虚幻境？”

“略嫌生疏？”

“略嫌生疏。”

“苦海轮回？”

“倒还记得。”

“沛乎浩然日月亡机呢？”

“我可以试一试，啊！”她蓦地一蹦而起，忘情地喜悦地向着他，喜孜孜他说：“你是说，以‘苦海轮回’，感动她，以‘太虚幻境’迷惑她，再以‘九霄雷霆’震撼她，‘沛乎浩然日月妄机’将她引发生机，最后用‘钧天之乐’抚平她心灵所受创伤。”

“姑娘冰雪聪明，在下正是此意。”

“啊！你能办到的，谢谢你！”她忘形地伸出玉手握住他的虎掌，蝉纱一叽她却羞得转身不迭。

文俊探囊取出一片龙芝叶，交到她手中说道：“丘姑娘，请将古筝和七玄取来，你我合力。竟此全功，当我的琴音响起之时，请进入她的石室，将这龙芝叶让她吞下，运内劲在她会阴凤巢两处按下一掌。右指轻按左右子宫穴。左掌在背心灵台按实，向上一吸，直至她长吁一口气时，你赶快前来调筝合奏。”

“这……这不是玄阴分经导脉手法么？她怎受得了？我又怎能接近她呢？”

“正是这种手法，可以将她聚于下体有助情欲的经脉震松。龙芝叶可以保住她的真精萍气，对她大益无害。琴音一起，她将神志模糊，你快些去吧。”

“我这就走。”她水落，人已闪入壁影之中。

对面天魔乐音正如火如荼，十六对男女已至疯狂颠峰，荡魄消魂的喘息和呻吟，比乐声更令人心动。

片刻，丘玉琴抱住一筝一琴来到。

文俊接过琴，放在床中，自己盘膝坐下，将天残剑拔出放在床头，面对面肃容调弦。

琴是白玉所雕，价值连城，琴长三尺六十寸零六分，像每年三百六十日，宽有九寸。

十三徽象十二月用闰月，这是七弦的标准尺码。象牙为柱，天蚕丝为弦。

“文俊目光特异，已看出鸣月沿旁刻有两行小字，便凝神看去，不由一怔。

上一行是“天宝十四年壬午，善本珍藏。”

下一行是：“正德萍年丙辰，祖慈珍赐，丘玉琴。”

“这是大唐名乐师段善本的珍藏！”文俊惊叹他说：“世上皆知善本和尚的琵琶功参造化，誉为千古绝响。他的案。而他的琴云，想必亦是千古绝响。姑娘，在下三生幸，得以弹奏之具千古不朽的名琴。”

他诚意正心，闭目喃喃祝寿。

丘姑娘那清澈如一泓秋水的明眸，无限深情地凝视着他，欲语无言，却胜似千言万语。

文俊祝祷已毕，双手徐引。一阵动人心眩的泛音和按音随指而起，在空间袅袅柔升，凡如天籁和鸣。

丘玉琴陡然一震，玉面上涌起惊喜欲绝的表情，痴痴地注视着文俊的一双虎掌，突又缓缓闭上她那灵魂之窗。

“记住，心中默记‘九霄雷霆’一曲，方不致决事。”

“丘玉琴陡然一惊，睁开秀目，轻注文俊一眼，急急入暗影中去了。

徐缓低沉的袅袅琴音，向四面八方逸去。

十六对男女，突然停止了疯狂的交合行为，个个仰首向天，似在寻找琴音的来处。

天鹰之乐悠止，只有直扣心玄的琴音布满整个空间。

十六双男女缓缓分开了，缓缓躺下了，缓缓闭上了眼，缓缓沉沉睡去了。

除了低柔恬静的袅袅琴音，万籁俱寂。

丘玉琴心中默诵“九霄雷霆”一曲，方能免去琴音的侵袭。

她在密如蛛丝的走道和无数暗室中穿过，直趋降衣夫人的秘窟。秘窟其实就在乐台之上，可以俯瞰台上男女们的一切丑态，有一个小窗口可以看到对面文俊的一举一动。

丘玉琴打开门上的机关，石壁退向一旁，室中粉红色的灯光下，赤裸裸的景象令姑娘不敢正视。

巨大的锦褥牙床上，蜂衣夫人上身躺在一个健男肚腹空上，另一个健男横伏在旁，抱住她的粉颈；第三位健男侧伏在她肩下，双手握住她那左胸上奇挺的乳房。第四个健男扳住她一双玉腿高高举起，下身缠在一块，显然意方酣。

怪！五个人神情茫然，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双目定视，一动不动，但仍保持那奇妙的姿势。

琴音由那小小窗孔中贯入，充满全室，比在外面更为清晰。可能是文俊已发觉那小小窗孔，以内力将琴音向室中聚集了。

丘玉琴知道大事已定，扑上前拉开四名健男，将龙芝叶塞入蜂衣夫人的口中，吹口气送下吐腹。

她在淫窟中已有半年时日，见怪不怪，用枕上闭中拭净绛衣夫人下体的污秽，老实不客气运内力一掌按在她会阴和风巢上，内力缓吐。

## 十二

绛衣夫人浑身一震，但神智仍迷。小姑娘右指急点，左右子宫穴一沉一浮。左掌按上她脊心灵台穴上，向上一吸。丘玉琴的功力不弱，但也出了不少香汗。

绛衣夫人突然痉挛一下，张口长吁一口气。

丘玉琴心中一喜，知道并未误事，急步出了密室，回到文俊身边。

她凝神一志操琴，目不旁视。她默默地盘坐在她身旁，用那根本不能掩饰的蝉纱掩住胸腹，摆正了古筝，玉指一下，万虑俱消，灵台空明。

琴箏一台，神奇的天籁悠然兴起。

低徊抖颤，令人心酸凄切的乐音，逐渐入至深的“甘海轮回”。对面的十六双男女突然苏醒以手蒙面。

一曲既罢，乐章一转。微玄仍是主题，抖动着的玄音，将人的意念逐步上引，感到虚无缥缈飘飘然如羽化登仙。但在缥缈中，挨有一丝淡淡吐愁，和凄迷无依傍惶空虚之感。这是“太虚幻境”，飘零游子最好堵上耳朵。

乐章又转。以琴音为主，箏声伴着主题，但那按，柔，大小扫，大小拂，抹等等和声，组成了狂风暴雨万马奔腾的雄奇节奏。而七玄的骤急滚拂，却如殷殷巨雷怨，澎湃，以无比的声威君临宇宙，这是“九霄雷霆”。

和玄之外，主玄的节奏愈转愈急变化之烈，足以令人以动魄，气血似时升时沉，肌颅欲裂呢。

十六对裸体男女，发出痛苦的尖号，起又再仆，在凄厉的呼号声中，

终于晕厥不起。

“叮冬”一声，弦声倏止，万籁无声，寂静如死。

文俊目现异彩，神情肃穆而又从容。

丘玉琴庄容危坐，把鬓角已现轻汗，胸前起伏，晶莹腻滑的一双玉乳也现汗迹，把蝉纱粘住了。

片刻，弦音又起，假装和风轻吻着平静的海面，像第一朵玫瑰缓缓绽开花瓣迎接朝阳，如一颗种子悄悄地将幼芽伸出泥土之上，轻柔而生机勃勃的乐音，令人灵台一清、心智大开。明快欢愉的节奏，唤醒了沉睡中的痛苦灵吮，茁长出体内重生的幼苗。

在十六双跪伏在地，举手向天的男女中，出现了绛衣夫人披着蝉纱的身影，她仰首向这面凝视，脸上弥漫着平和安静恬宁的笑容。

一曲“沛乎浩然日月忘机”将终了，丘玉琴抬头绛衣夫人出现在对面台中，正想出声叫唤。

“别做声！”文俊用传音入密的绝学对她说：“她初独生机，不宜惊动。我们再合奏‘钧天之乐’。”

乐共九奏，乃上古仙乐中绝传圣乐之一，也名‘钧天广乐’。庄严、肃穆、平和、博大、而失活泼，明快，柔和、飘逸的旋律。

乐声徐止，那绕梁的袅袅余音，仍充溢在整个空间，在耳际久久不绝。

对面绛衣夫人和十六双男女，仰首向天闭目凝立。

丘玉琴合上双眸幽幽他说道：“梅大侠，小女子叹为观止矣！家祖绰号玉箫仙客，数十年来，音之学被誉为举世无匹，妾自小爱好音律，迄今自诩为天下第二人，今与梅大侠相较，竟有云泥之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此语诚不虚也。”

文俊整衣而起，微笑答道：“姑娘家学渊源，造诣极深，何必太谦？倒令在下汗颜。”

他松掉琴弦，双手奉上轻声说道：“这玉琴乃是无价之宝，如落邪魔之手，武林危矣！姑娘须善为珍藏，免贻后患。”

丘玉琴不去接琴，肃容道：“生平知音，惟君一人，妾以万千至诚，将此瑶琴相赠，君如不弃，乞为笑纳。”

“在下天崖浪迹，日处危险重重之中，自顾不暇；更无余力护此神物，丘姑娘盛情，在下心领。”

丘玉琴黯接回瑶琴，幽幽一叹道：“妾家住东海神山，君如不忘知音，他日有暇，盼能移玉一游；妾当依海相望。瑶琴妾暂代保存，但望有日物归明主。”她接住瑶琴，再深注文俊一眼缓缓转身而去。

文俊举目送她踏出室门，说道：“丘姑娘珍重！”

丘玉琴浑身一震，在门口站住了。片刻，她转身来，眼角隐现泪光，颤声道：“你不说再见么？”

“人有旦夕祸福，在下不敢逆料日后，姑娘谅我。”

“你不愧称人间奇男子，我为你祝福。”

“谢谢你，丘姑娘。”

她凝视他半晌，突然走近他身前，吹弹着破的粉颈泛起朝霞，垂下粉颈颤声道：“一别之后相见不知期，你……你能亲我一亲么？”

文俊迟疑良久。那年头，亲如兄妹亦不可授受，何况陌生男女？但他不是木石人，不忍伤这位少女的芳心，何况与她裸身相处为时甚久，避嫌已

是多余之事了。

他举步上前，丘玉琴缓缓闭上美眸。他在她粉颈上亲了一亲，低声道：“祝福你”。

姑娘缓缓转身，突然急步走入那有春宫壁画的甬道。

文俊走向绣榻，取回天残剑，正欲展开绝世轻功越过深窟，找绎衣夫人释放迷魂姹女和三音妙尼。

蓦地身后传来丘姑娘一声尖叫，并有一个苍老的嗓音说道：“哈哈！你不是那班女乐的师傅么？怎么了“你春心动啦！也除去身上的劳什子了。唔！椒乳紧凑，乳珠丹红，还是个黄花闺女。这些日子里，你用衣裳掩住天生丽质，老夫倒走了眼啦！嘻！”

“畜生！你敢毛手毛脚……”

“贱东西，你敢骂老……”

文俊大吃一惊，疾如闪电向南道扑去。

壁画甬道没有人踪，推开那银色门扉，就是有白玉美人的甬道。

甬道尽头，当门站着一个人身材高大，面色惨白，一头白发却下颔光光的青衣老人，腰带下悬着一把长剑，正出手如风向丘姑娘抓去。

丘玉琴抱住瑶琴，身上的蝉纱已被撕掉一幅，轻灵地左闪右避，要摆脱那双攫人的巨灵之掌，但甬道窄小，两侧又有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玉美人，躲闪不间甚是不易。白脸老人的功力又高，出手捷如闪电，危机一变。

文俊大吼一声，腾身猛扑，他去势如电，声未到人已先到了，一手将姑娘挽到身后，一掌拍出。

白脸老人怔了一怔，勃然大怒，他还只道文俊是洞中之人，或是丘玉琴的面首，了不起顶多是武林第三流脚色。他面泛冷笑，轻描淡写地一掌封出。

两人用的都是阴柔内劲，文俊出手相救，功道已用了七成，老怪物还未用上三成劲，苦头可大了！

“噗！”一声闷响，白脸老怪直飞而退，“平”一声，把门扉撞者四分五裂，几乎一交跌倒在地！

“玉琴！快退！”文俊已知这怪物功力极高，这一掌并未把他震伤，且话掌相交之际，对方掌心那澈骨寒气凌伤已极。他百忙中无暇思索，脱口直呼姑娘的芳名。

姑娘精神一震，将琴放在远处，娇唤道：“俊哥小心，他就是阴山天魔，我们联手攻他。”

“你护住琴，我要斗他一斗。”响起一声龙吟，天残剑倏然出鞘，光华炽盛。

阴山天魔步步逼近，满头白发无风自摇，他厉声怒吼：“天残剑！原来是你这小子！”

丢下剑投降，我收你做衣钵弟子，不然你死活都难。”

“你在做梦。亮剑！”

银光一闪，阴山天魔撒出三尺银剑，银虹吞吐耀目生花，好一把切玉断金的宝剑！

文俊知道老魔功力深厚，这一仗关乎生死，不能大意，决定先以龙韬十二剑应敌，消耗对方真力，再以儒林狂生所授“大周天剑法”一举毙敌。

两人同时叱喝一声，光华和银芒漫天飞舞，人影乍合修分，各进一招。

剑气狂鸣，刺耳动心，劲风寒冷澈骨，两旁两尊玉美人，在光华银芒闪烁中，化为百十的碎片。

阴山天魔狂吼一声，奋起猛扑，他气吞河狱，每一剑都贯以十成真力，每一招都是诡异莫测的歹毒进手招式。

文俊从容挥剑，震出朵朵光华，身前结成一道绵密的剑幕，每功一招，必将阴山天魔迫退两步。但阴山天魔的动势凌厉已极，他不得不徐徐后撤，地方太窄，鼠斗于月，力大者胜，龙韬十二剑的妙用，仅能发捷六成。

斗了一个更次，两人客上皆现汗迹，各出千招以上，端的是武林罕见的一场好斗。

阴山天魔仍在步步进迫，文俊已退了七丈之远，已有七对玉美人粉身碎骨，也有四盏玻璃灯完蛋了。

文俊身后的丘姑娘，浑身冷汗，粉面失色。她已将玉琴放在南道末端，想助文俊退敌可是甬道窄小，她想加入已是不可能之事，只有在后面干着急。

第八对下美人又成粉碎，阴山天魔的狞笑十分刺耳。

阴山天魔狂妄他说道：“小子，你只有这。匀儿道行。嘿嘿！如此而已。你认命啦！

快些丢剑投降。”

刷刷刷紧功三剑，到了第九对玉美人之前了。

文俊凝神运剑封出，突然冷冰他说道：“你也不过如此而已。哼！你高兴得太早了。”

光华突然转援，文俊右足踏前半步，天残剑歪歪斜斜自下向下一挑，“嗤”一声直向点出。“大周剑法”终于出现了。

阴山天魔吃惊非小，怪事！明明自己连功两剑取对方。上盘，怎么却会硬往左右崩开呢？对方剑影射到，明明封出三剑，怎么又感到剑影却全是虚影，无法封住，又非封不可呢？他只有惟一的保命办法：退！

文俊每攻一剑，阴山天魔非退一一步不可，也必定连封三至五剑方能稳住。

又是半个更次过去，外面该是五更正啦！

阴山天魔终于迫得以全力以内家真气御剑了，也迫得缓下剑势想拼内力了。双方地位已由第九对玉美人退回第二对碎屑之地啦！

文俊满头大汗，呼吸不正常，内力也损耗至至。他内力修为比阴山天魔相差一成，剑法又不能发挥精微之变化，对方以深厚的内力由剑身发出，迫他较量，所以虽步步得手，但真力损耗更甚。

阴山天魔也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化解阻挡文俊的一招，他必定付出巨大的代价，方能幸免血贱青锋之危。他脸色更为惨白，仿佛从坟墓里刚爬出来的僵尸，豆大汗珠滴如檐下水串，脖子两旁青筋狂野地跳动、扭曲，步履虚浮，喘息声愈来愈粗要了。

两人剑势更为沉滞了，每一招真力锐减，银芒不再吞吐，天残剑的光华也渐渐弱。

龙争虎斗将届尾声。

退到门边了，阴山天魔突一咬牙，吸入一口长气，拼命一鱼剑点出。

文俊仍是右足在前，剑起右方，一振一圈，“刷”一声顺势滑落，等阴山天魔手忙脚乱挥剑斜掠，他的剑突然一吞一吐，贯入阴山天魔右肩骨，再向外一撇。

阴山天魔狂叫一声，咬牙切齿一剑砍来。这家伙疯了！剑如用砂，岂不完蛋？

他确是急了，肩骨开了一个洞，加上那一撇，几乎将他的臂筋割断，他岂能不惊不怒？

文俊也一咬牙，急退两步，对方剑一掠而过，他突然急进三步，光华一闪而出。

阴山魔“嗯”了一声，肩下开了一个小洞，几乎透背而过。他踉跄退后五步，一手掩住创口，抖颤着说道：“青山远在，绿水长流，除非老夫死了，我会……重……来。”他喷出一口鲜血，转身摇摇幌幌地走了。

文俊以剑支地，屹立不动，直待阴山天魔身形消失，方心神一懈，天残剑手堕地，往后便倒。他只听到身后丘姑娘一声尖叫，口中一甜，立时跌入一个滑腻的躯体里，眼前一黑，便失去知觉。

丘玉琴在文俊身后不远，文俊一倒，她惊叫一声，将他一把抱在怀中，在脊心拍了一掌，盘膝坐下将他侧拥入怀里。她身上除了一条透明的蝉纱以外，别无它物，而且蝉纱已被香汗湿透，可以挤出水来，根本不能派上用场。她顾不得避嫌，张樱口吮干文俊口腔内淤血，默运神功，解开他胸前绊纽，以纤掌发出内力，替他一阵按揉，往血归脉，导气凝聚丹田。

纤掌按抵气海穴，六俊已经悠悠苏醒，但他浑身脱力，动弹不得，纤掌运抵血门商曲穴，文俊觉气血向上一涌，浑身一震，一双虎掌突然一张一合。

姑娘羞得粉面驼酪，浑身发软，文俊的手正在她胯下，他这一动，岂不令人羞煞？

文俊也自一惊，俊面泛上些许血色，闭着眼轻声说道：“谢谢你，丘姑娘，放平我的身躯，我自己调息。”

“不成，地上阴凉，你将留下终身大患。”

“你也够累的，也同样会受凉哪！我不要紧，调息一会儿便可行走了。”

姑娘没理他，伸掌安在他背心灵台穴上，注入真气替他导引，并幽幽他说道：“你又叫我丘姑娘了，我不能叫你俊哥么？”

“玉琴，别说话，我的真气已抵玄关了。”

银色门扉轻轻推开，绎衣夫人率领迷魂姹女和三音妙尼，还有大群少女，她们都穿戴整齐，鱼贯而出。

看了甬道中的惨象，众女齐声惊叫，一拥而上。

“啊，是俊弟！”迷魂姹女向前一扑。

“不能惊动他们！”玉面观音一把将她拉住说。她审视文俊半晌又道：“无妨，脱力而已。南宫夫人，能弄一杯参汤来么？他遇上强敌了，能使他脱力的武林人并不多见呢！”

文俊已将真气运转一周天，真力已恢复八成，他伸虎腕将丘玉琴扶起说道：“谢谢你，玉琴假使没有你在，那老魔是不会仓皇退走的，鹿死谁手难以逆料，我最多只能支持片刻。”

“违心之论！不和你说。”姑娘笑嗅他一眼：“我先走换衣，你们都到客室去吧！”她向众女略一招呼，自行走了。

文俊拾回天残剑，与众女厮见了。

“南宫姐姐告诉我说，你为了三位师姑找来了。”吴芳芳挽住他的手臂，喜孜孜他说：“我不相信，想不到竟然真是你。”

“芳姐，你怎么跟了南宫夫人？你不是返回归德府了么？”

“一言难尽。半年前突然听江湖传言，你被宇宙神龙所……我兼程南下打听消息，在武胜关遇上南宫姐姐，此后便一无所知了。假使南宫姐姐刚才不告诉我，我还莫名奇妙哩！”

绛衣夫人赦然道：“一切都是我不好，且到客室再谈罢！”

这一座石室布置得富丽堂皇，金幔绣帘，锦墩香几一应俱全。绛衣夫人肃客人座，侍女奉上香茗。丘玉琴一袭白娟官装，出室与众人重新见过。

绛衣夫人首先向众人道歉，然后正容说道：“梅兄弟宅心仁厚，南宫瑶总算重新做人，此恩此德，没齿难忘。武兆会即从此烟消云散，我该到东海向祖姨她老人家请罪了。”

各地分会冗务尚多，亟待处理，未知芳琴两妹，能以三月时间伴成一行，至各地解散分会么？”

迷魂姹女用目光向文俊询问，文俊只好说道：“在下须踏遍天涯寻找闻人老贼，芳姐能与夫人同行成此功德，确是急务。我姐弟一别年余，相逢不易；可否暂借夫人洞府，小聚三天？”

绛衣夫人笑答道：“梅兄弟怎说借住二字？不太见外么？”随之面色一正，说道：“恐怕这三天中，将有一场凶险的厮杀。昨夜梅兄弟力挫昆仑武当和吴天堡的六名高手，武林震动，今晨武当门人与江湖败类大批出动，在左近大肆搜索，恐怕他们已发现我们的秘窖踪迹了。”

“哼！”文俊冷哼一声说：“他们要后悔此举的。”

绛衣夫人说道：“目下已是辰牌时分，眼线该回来了。”

“叮叮”两声钟鸣发自壁角，丘玉琴应声站起，到壁角深垂着的绣幔后，伸手入幔。

石室对面石壁突然缓缓移开，外面暗影中，现出两名村妇打扮的老妇人。

绛衣夫人略一颌首，两村妇进入室中，向夫人为礼，退在下首，文俊眼尖，已看出她们是经过化装了的。

“消息如何？”绛衣夫人问。

“武当天机三老亲率门人莅临，已搜至乱葬岗之东。俗家弟子湘江大侠谭瑞与耿盟主随后赶到。阎王谷黑白无常亦与吴天堡千手如来及病道人松风一起，共有近二十名高手，亦已由此面搜到将抵但楼。”

绛衣夫人冷然他说道：“双凶一霸的爪牙全来了。”

丘玉琴淡淡一笑道：“武当也大举出动啦！”

文俊杰然站起，冷峻他说道：“我要教他们灰头土脸。看天残剑一振昔日雄风。”

“梅兄弟，少安毋躁。”绛衣夫人笑着要他坐下：“这些人也是冲我而来，按理也算我一份，可是他们人多，天机三老是武当硕果仅存的五名替宿之三，插翅虎耿天雄号称无敌。这些人以一对一，实不在我眼下。王琴妹也毫无所惧。可是他们一拥而上，却是可虑。”

“一网打尽，免得多费手脚……”

绛衣夫人打断他的话道：“梅兄弟，那是匹夫之勇。我知道你神勇绝伦，可是不能自陷绝地。这些人利害悠关。目前不得不聚集共谋，但其中恩怨牵缠，势同水火。我们且让他们一步，不久他们就会互相猜忌，一哄而散。那时……兄弟，岂不省事多多？跑得了和尚，庙可不能跑哩！”

“你是说各个击破？”

“兄弟，正是此意。天色不早，请至内室入席，我们小饮三杯。他们即使找到秘窟入口，至少须送掉百十条人命，方能秘窟中枢之地。请！”

绛衣夫人在前领路，进入另一间珠光四射，锦绣奇罗装饰得华丽无比的室。瞬间珍奇的古玩摊设在古色古香的桓木雕架上，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

中间白石园桌上，杯盘碗碟全是水晶玉石所雕成，琥琅色的美酒盛在水晶杯中，映着珠光灿烂夺目。

八名宫装的纤丽少女，在一旁伺候着客人，菜式是八珍俱备，水陆杂陈，把文俊惊奇得呆住了。他流览四壁宝光四射的珍玩，轻叹道：“南宫夫人费尽心血，集人间珍玩于一室，享尽人世奢华，倾声色之娱，委实不易啊！我这一打岔，不知该是不该哪！”

他声音极低，但绛衣夫人功力极高，全皆入耳，娇笑道：“梅兄弟，想不道你也着相了！如果你有兴，我唤来那班舞姬，美人、名酒、奇珍、万象俱陈，你更惊异哩！你要么？”说完，吃吃轻笑。

文俊玉面绯红讪讪笑道：“南宫夫人见笑了！”

“兄弟休怪：其实这古窟是我师父偶然所发现，谁也弄不清主人是谁，虽拥有这巧夺天工的秘窟，和如许无价奇珍，而今安在？请入席吧？”

文俊在主客座落坐，依次是迷魂姹女，三音妙尼，绛衣夫人和丘玉琴在上首相陪。

其实园桌主客皆不需明分。这也是绛衣夫人的诚意安排。

酒过三巡，先谈些武林新闻。绛衣夫人口才卓越，所识极为渊博，对武林奇闻秘辛，如数家珍，文俊大为佩服。

文俊偶然想起，绛衣夫人和丘玉琴，曾多次提起近回东海之事，他想起一再和他为难的绿衣女郎风瑛两位姑娘，便信口问道：“在下有一事请问南宫夫……”

“噢！”绛衣夫人接口道：“梅兄弟，菲妹小我三龄，你叫她姐姐，难道就不许我梅兄弟么？”她神色木然，幽幽一叹，又道：“我知道你不齿我这万人唾……”文俊急忙伸手接住她的皓腕，说道：“瑶姐！小弟如有此心，天……”

“那么你饮这一杯。”绛衣夫人喜悦地将他的酒杯拈起，送至他唇边，巧妙地阻止他往下说又道：“愚姐高攀了。”

文俊接过一饮而尽，待女斟上酒，他举杯说道：“小弟回敬瑶姐一杯。”她豪放地干了。

绛衣夫人饮毕，吾孜孜说道：“俊弟，你所问何事？”

“瑶姐和琴妹都曾说过返回东海，但不知与东海神蓬莱三仙有何涯源？”

丘玉琴接口道：“家祖昔年曾遭五怪暗算，中毒失去武功。家祖慈护送反家途中，遇上太清妖婆侯喜娘，要不是恰好三仙途经那儿赶走了妖婆，家祖慈也就活不到今天。”

此后，家祖慈感三仙临危援手之德，遂举家迁往神山蓬莱仙岛，为三仙掌管翠微圆。”

文俊总算明白了大概，在江西时百毒天尊还臂赎葱，这段公案算是大白了。“令祖慈去岁途经南昌府，与小兄有数面之缘，她老人家目下可好。”

“托福。小妹离蓬莱时仅半年，那时她老人家甚为健朗。”她沉吟半晌，

又道：“当年白龙峰决斗，三仙受挫于雷音大师雷音神拳之下，心有不甘，故每隔三年，必派家祖兹及门下弟子到中原，寻访雷音大师及其门人踪迹。这次她老人家伴同主人爱孙及一位门人，在江湖周游九月提前回返东海。怪的是她老人家竟绝口不提这次周游之事。”

少主人及另一们门人，竟在返回东海后大病三月之久。我这次离开菜，她们仍未痊愈呢！”

忽然，她讶然问道：“咦！家祖慈瑶台仙子的名号，息隐江湖四十余年，你怎么知道是她老人家？”

“是她老人家亲口告诉我的，我还助她老人家一臂之力，五怪中仅有百毒天尊一人幸免，且自断一臂赎罪。”

“你可曾见到我那凤姐姐和瑛妹妹？”

“不但见过，而且……”他不悦他说：“而且你那位凤姐姐，好精深的剑法啊！”

“蓬莱的天一慧剑为玄门至高无上绝学；玄天禅罡为练气之宗，双风飞行轻功惊世骇俗。她已获神山无上心法，故而功臻化……”她说到这儿，突发觉文俊的神色有异，不由一惊，转问他道：“俊哥，你怎么了？！”

文俊淡淡一笑道：“没甚么，我想起荆州徐家湾。年余之前，我力斗阎王令主的儿子活阎罗卜成梁，身负沉重内伤。冤家路窄，令祖兹和你那凤姐姐及时赶到，吓走双凶，解了徐家湾之危局。”

“解了危局，又怎说冤家路窄？”

“令祖慈对我一向甚有好感，可是你那风姐却一再与我作对，那次几乎要了我的命。”

“怎么？”丘姑娘惊叫：“你们怎样结怨的？”

“我也弄不清楚。在结怨那天，也就是我与芳姐结拜兄弟的一日，不过却是在与芳姐结拜之前。”

“哦！就是那两位绿衣姑娘么？”迷魂姹女猛然记起了：“他真是傻啊？兄弟。”

“幸而我傻，不然脑袋恐怕不是我自己的了。”文俊悻悻他说。幸而他用点字诀，但也几乎要了我的命。

“你们动手了？”丘姑娘惊道：“看昨晚你力斗阴山天魔两个更次，硬拼千余招，你的功力不弱于她，你失手了么。”

“啊”绛衣夫人变色惊叫：“昨晚我师父来了？”

“不但来了，俊哥就是和他力拼而脱力的。”

“我一点不知。”绛衣夫人讶然道：“天快亮我方神智清醒，在密室打发会中姐妹和幕宾，要他们在我走后各奔前程重新做人。当发现你们时，还以为俊弟破坏机关脱力呢！”

“瑶姐，你可以放心了。”丘姑娘说：“你师父中了两剑，一伤肩一伤肋，力而尽走，他不会在短期间入关作浪兴波了。”

“俊弟，你真被凤丫头伤了么？为了何事？”迷魂姹女问。

“是在五老峰我义救活阎罗之女红燕子卜燕，她身中奇毒黑龙淫液。恰好那晚风丫……姑娘在场，她认为我是贼！”

“甚么？竟说你是淫贼？”绛衣夫人爆发出一阵轻笑：“真是可笑啊！可笑！”

“她可不认为可笑，追我到建阳河畔小山。我那时重伤在身，一招之下，

她的剑点上了我的胸前。”

“哎……”众女全骇然惊叫。

“她数我的罪状，剑贯入我的胸内。她说为我守心孝三年。而我，跌下了百丈土崖，身落建阳河。要没有武当的甚么鬼崇道人，想活擒带回武当领赏，怕我伤发死去喂了我一粒龙虎护心丹，不然，我恐怕不死也成了残废。”

丘玉琴喃喃道：“怪不得她回山后一病濒危，原来如此。”她目光落在文俊的俊面上，只觉芳心一阵乱跳，脱口说道：“俊哥，你还恨她么？”

“也许会的，她不问青红皂白，持技凌人，假使有机会，我会领教神山天一慧剑的绝学，压压他怕骄傲的。”

“她也许不会找你了，更不会和你动手了。”迷魂姹女幽幽一叹道：“当局者迷，我当日曾经告诉过你，她爱你：“只是自小溺爱过深，骄傲而任性，以致表现之方式大异常人。你……唉！真是个蠢材。”

久不发言的玉面观音笑着接口道：“顽古是也。不折不扣的木石人儿。”

迷魂姹女说道：“他的可爱处也在这儿。别看心知铁石。但感情内蕴，一发即不可收拾；爱之所钟，不惧海枯石烂。即使是天崩地裂，埋不了他的万古深情。不知那家小妞儿有福，能获得他的真情挚爱啊！”

文俊面红耳赤他说道：“别抬举我了！胡说八道。”

“我从前曾对你说过，要助你撮合这段姻缘，经此一来，岂不成了泡影？说真的，俊弟，这些日子以来，你已经有了心上人么？”迷魂姹女笑问。

文俊沮泥地答道：“我已和九现云龙的孙女儿，口头定了婚的。”

丘玉琴芳心一震，粉面变青。

迷魂姹女何等细心？她美眸向姑娘轻轻一瞥，已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心中暗暗叹道：“姑娘，你将陷入痛苦之中了！爱情的苦汗好难下咽啊！她口中却说道：我先恭喜你。

俊弟，她爱你么？”

“毫无疑问，她是我的义妹。可是我们之间，却隐下重重困难。”

“为甚么？”

文俊无可奈何他说道：“为了天残剑。九现云龙是昆仑派俗家弟子。上次灵官庙之事，瑶姐也曾在场。”

绛衣夫人问道：“就是那位小姑娘？你叫她芝妹那位？”

“正是她。昆仑派敌放不过我，昨晚剑圣就向我极剑；要不是为了她，哼！老杂毛别想活，”他眼中散发着冷电寒芒。

三天中，文俊和众女在秘窟中欢聚，丘玉琴姑娘神忧虑，但仍强打精神，与文俊合奏琴箏相误。

这三天中，外面群雄翠集，搜遍了每一寸地皮。他们从蹄迹找到了乱葬岗，断定文俊和三尼并未远走；并且凤闻江湖茁起淫恶而武功奇高的绛衣夫人，其艳窟就在这附近。

他们想籍群雄华集之际，一面扑杀文俊，一面搜寻绛衣夫人予以珠歼，因为他们有些人以侠义门人自居。

岂知他们找遍了四周二十里地面，除了乱葬岗、古记楼，发现曾有人在这儿匿伏以外，一无所见。

记楼中的骷髅，和文俊两匹坐骑，已被绛衣夫人派人牵入秘窟，他们自然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了。

第三天入暮时分，那群终于撤走了。

第四日清晨，文俊和三音妙尼辞别众人上路。绛衣夫人送了他们两匹马，和一囊上好珍珠，作为行侠济贫之用，临别依依，难分难舍，互相珍重，洒泪而别。

绛衣夫人与玉琴芳分赴各地，解散武兆会，自南至北，足花去三阅月。她们愈走愈北，南方的消息传播极慢，以致江湖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故，始终未传到他们耳中。

吴芳芳返抵河南归德之时，突惊巨变，令她几乎痛断肝肠，一憾几绝。

绛衣夫人和丘玉琴返回东海。玉琴暗恋文俊，所以并未将巧遇文俊之事说出，而且要绛衣夫人隐下被文俊所感，因而脱离欲海的内情说出。

凤瑛两位姑娘，仍然大病沉疴，在蓬莱三道的神山仙境她们竟然会一病经年，岂不透着邪门？神仙三道岂不是浪得虚名的饭桶？

别说三道惑然，任何人也不敢置信。但事实俱在。

心病还须心药医，仙丹妙药也治不好两女的心病，假使心病能医，就不会称为心病。

直至来年初春，凤姑娘的大师祖返回蓬莱，谈起武林中的异闻胜事，方为蓬莱带来生气，也带来一阵可怖的风暴，直卷向莽莽武林，君临江湖。

文俊和三音妙尼走上官道，已经是日上三竿，一行四人向东沿汉水而下。文俊是神色从容，三音妙尼却是忧心忡忡，一丝隐忧爬上他们的秀面。

俊哥儿。”玉面观音愁容满面他说：“武当天机三老出山，这是武林空前的大事哪！

我们这次东下，端的太过冒险。”

“大师姑，那天机三老比当年的恨海狂人高明么？”

“当年恨海狂人大闹解剑池，直捣三元宫，武当门人伤亡砧籍，最后掌门人亲率清字辈门人，拼死将恨海狂人阻住。天机三老是清字硕果仅存的人，当年确是尽了全力。

论单打独斗，他们并不可怕，但他们的玄门剑阵可不含糊。你或许可以一敌三。但若加上武当名宿地阹二仙，你……”

“那就够了。”俊傲然一笑道：“我想斗斗武当这五个清字辈门人，最好加上掌门玉道人道全。”

“还有白道盟主耿天雄呢！双凶一霸的走狗们，不是全来了么？”

文俊拍拍袍下鼓起之物，冷然地道：“除非他们不想活。谁要不按江湖规矩，哼！

我不管甚么伤天和和不伤天和。”

玉面观音展颜笑道：“哦！我忘了你的蓝色革囊。百毒天尊的遗泽，及于群丑！”她笑得十分开心。

到了堵河口，距陨阳还有五十里左右。

身后突然响起骤急的蹄声，五匹健马如飞而至。四人冷灰转首后望。

玉面观音淡淡一笑道：“麻烦来了！那是黑煞星卫笠，和武当俗家高徒湘江大侠谭瑞。”

笑面观音轻蔑他说道：“欢迎他们送死，卫老三的骨肉，大概早已被蛆虫啃光了。”

粉面观音也叹喟一笑道：“卫老大的艺业了不起哩。”

“黑煞星与三位师姑有怨么？”

“不，有恩。”玉面观音轻狂地笑了：“卫家三兄弟。只有黑煞星还算有

点人味，老二老三全是色中饿鬼，八年前我们途经湖广武昌府，卫老三如虎似狼地投入三师妹的裙下。他大欲得偿也送掉了老命。我们替他卫家诛去败坏祖风的子弟，卫老大该感谢我们啊！”说完，爆发出一阵银铃似地荡笑，正好迎接冲到的五人五骑。

五匹马冲至十来丈之后，文俊四人突然将坐骑咒转，在鞍上含笑而立，神态从容。

五匹健马倏然而止，一字排开，中间那人年约六十开外，须发已斑，枣色面膛，一字眉，国字脸，目闪精光。大鼻阔口，看去十分威猛，身穿湖绿团花对襟装，鞍旁插着一把长剑，安坐马上，威风凛凛。他就是武当俗家弟子中，艺业极高侠名四插的湘江大侠谭瑞。

右首的马上生得豹头环眼，短髯如翰，狮鼻海口，满脸横肉。看去年约四十余，身穿黑色劲装。胁下挂囊。鞍旁插着一把大环刀。他是黑煞星卫笠。

其余三人全是壮年的凶猛汉子，鹰目勾鼻，雄壮魁伟，看去绝非善类。

五人勒住组绳，怒目横眉相对。气氛极为紧张，来意显然不大友好。

玉面观音眉笑问道：“是谭大侠么？五年前沉州一别，转眼韶光不饶人，谭大侠一向可好？”

托福，多承垂注，真师姑记性要是不坏。”湘江大侠毫无表情地答。

黑煞星冷峻地问道：“妖尼！可记得卫某人否？”

玉面观音俏目流转他说道：“呀！是卫老大么，大名鼎鼎的黑煞星大爷，幸会幸会！”

干么出口伤人呀？大爷。”

“我三弟的血帐，咱们该清算清算了。”

笑面观音故意装成吃惊之状接口道：“咦？要算帐么，卫老三当年死命缠住贫尼，象条疯狗一般，贫尼一念之差，让他大愿得偿，他却拍拍大腿一定了之，贫尼正要找你们卫家算帐呢！”

“好妖尼，你把我三弟赤身倒挂在白杨树梢，活活吊死，你道无入得悉么，哼！等课兄事了我要你……”

笑面观音格格荡笑道：“你要我？卫老三的阴魂怎肯干休？”

黑煞星气往上冲，伸手去拔大环刀。

湘江大侠摇手止住黑煞星，对漠然冷视的文俊抱拳一礼道：“卫兄且等片刻。这位老弟可是恨海狂龙梅英雄？”

文俊冷冰地回礼道：“正是区区在下。谭大侠如此动问，不知有何见教？”

老朽奉本派掌门钧谕，恭请老弟台赴鹤鸣峰一行，敝派门人专城候驾，以便请教。

至于所为何事，老弟想必自明。”

文俊微微一笑道：“你是说立即前往么？”

“三天之后，午时正，不见不散。”

“在下准时赴约。”

“谭某还有一事相求。”

“请说。”

“三音妙尼乃江湖所不齿的万恶淫……”

“住口！”文俊低声厉喝，但是声音直透对方的耳膜“你说话当心些，免

得我敲掉你的狗牙。”

“姓梅的，你未免太狂了些，谭某人岂是豆腐做的？”

“不信你试试？”文俊阴森森他说。”

谭瑞傲然的接口道：“该说的老夫非说不可。阁下的英勇有余，所作所为确是无可之后病，除心狠手辣之外，不失侠风，惟与三音妙尼同行，为武林所恶。”

“武林所恶？哼，武林所指何人？”

“整个武林侠义道！”

“阁下也算一份？”

“正是。”

“阎王谷的黑白无常也算？”

“这个……这个……”湘江大侠惊然而惊。

“被称为一霸的插翘虎自然也算了，双凶当然也算啦！”

“耿盟主理该算在里面。”湘江大侠愈来愈惊了。

“算得有理。可惜昨天你们一群无有头的苍蝇一哄而散，不然我可以观聆天下武林人物的高论，哼！”

“事实如此。”湘江大侠更惊了，难道行踪早就泄漏了么？

你们只搜三天，可惜啊，可惜！”

湘江大侠变色而问道：“你……你象是知道？”

“恨海狂龙又不是死人。”

“他们在前途等候阁下。”

“等着送死！你所求之事还未说呢，不关痛痒之事。阁下最好免提。”

“卫老弟与三音妙尼有杀递之恨，请老弟你不必插手。”

“你当恨海狂龙是三岁小儿？呸！闭上你的乌嘴！你们这些自命侠义的英雄好汉们，一动手就一挤而上，却要别人不插手。哼！卑鄙无耻！”

“阁下怎可出口伤人？”

“卑鄙无耻四字，还不足以形容你们的嘴脸。”

湘江大侠的修养有限，黑煞星更是按捺不下，另三人也怒形于色。湘江大侠拔出鞍旁长剑跃下马背，在路中向文俊厉声道：“听人说阁下艺业超群，技压吴天堡主的谭某有点不大自量，你下来，看阁下是否言过其实？”

文俊淡淡一笑道：“这是贵派约斗的第一着么？”

你怎样想都成，来来来！谭某要斗你的天残剑，看本派八卦剑六十四招是否浪得虚名。”

“你说对了，八卦剑确是浪得虚名，梅某就让你开开眼界亦无不可。”他向下面观音略一颌首，板鞍下马，慢条斯理将长衫下摆掖在腰带上，面含冷笑向湘江大侠缓缓走去。

黑煞星拔出大环刀纵至路侧叫道：“笑面观者，你下来。三弟是去找你的，主凶自然是你了。”

笑面观音飞跃下马，媚笑如花，她一顺手中拂尘笑道：“你也想找贫尼么！妙啊，贫尼是来者不拒……”

黑煞星目中喷火，怒吼一声，一刀扎出。

“卫老大，你急什么呢？”她向左横飘两步，脸上泛起销魂荡魄的媚笑，那一双深潭也似的妙目，注视在他的大环眼上。

又道：“你大莽撞了！怎能味着心武断他说是我害死了卫老三呢？你请

看看我是能制令弟子死的人么？卫家的黑煞掌字内无敌，大环刀傲视江湖，不然我怎肯与令弟相好一场？你怎能听信流言，将罪名加在我身上呢？”

真怪！黑煞星的目光与笑面观音的眼波一触，意念立时被引向她下唇，那高纵的乳峰，细腰，丰臀。目光再往下，他仿佛由玉色的袈裟内，看到了她那温润如脂粉腿，和那令人心动神摇的……

他那蝉立如裁的短髻，似乎被人烫平了，脸上要吃人的神情也消失了，目中怒火也隐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异样的光芒，呼吸渐粗，手中的大环刀缓缓下垂下。

“卫兄，小心！”马上的一名凶悍大汉撒下一把白芒耀目的短敦，飞扑而下。

笑面观音已发制人，对方喝声未到，她的左手已悄悄地出一缕风，不正不倚射中黑煞星的胸前鸠尾穴。不等黑煞星倒下，拂尘一扬，身形倏动，一招“流云飞瀑”向扑来的大汉抽去口中笑道：“这位英雄眼生得紧。”

“嗡”一声震鸣，拂戴一触即分，两人同被震退五尺，功力似不分轩轻。

使戴大汉变色怒吼道：“好妖尼，你好狠毒的心肠。武边陈璞，你该有些耳闻。”

“哦！江南一侠飞朝陈大爷，久仰久仰！幸会幸会。”

“少废话！陈某不会上你的当。看招！”他踏前三步。短乾飞旋而进，咬牙切齿猛扑。

另两名大汉一个手提流星锤，一个时隐长剑，由马背上纵下，同时抢救黑煞星。可惜！为时已晚，黑煞星早已气绝多时。

文俊已和湘江大侠动上了手，湘江大侠一把长剑看去夭矫如龙，身形八方游走，剑气袭人，潜劲四发，着着抢攻。

文俊面含冷笑，双足不离径尺之地，缓缓旋动，左手反背，天残剑光华四射。他若无其事地徐徐挥剑，见招化招，每一剑都诡异而辛辣，把湘江大侠迫得将八卦剑精微秘奥的招式，一一依次暴露出来。

湘江大侠见文俊只守不攻，心里恨极，只道文俊小看于他，恨不得一剑将文俊刺个透明的窟窿。可是恨是一回事，艺业却是不济，每一剑攻出后，天残剑的光华不是在他胸腹之前闪耀，就是在时腕间幌动，那其寒侵骨的剑气，令他毛骨悚然，如不撒招闪过，眼看性命难保。

他愈战愈心惊，八卦剑六十四招，能用得上的五十余招全用过了，文俊仍未被迫离所立处那径尺之地。

起初他全被抢攻，心无二用，并未发觉身外之事，直至招式攻尽，他感到脊梁上慢慢涌起了一道寒流，脸上涌起了绝望的神色，心神渐解。终于他知道一切都是徒然，逃生的意念慢慢泛起。

他心神略分，眼角打量四周形势，心中骇然。

笑面观音一柄拂尘，挥洒这间劲风四射，身形轻灵飘渺逸，进退捷如电闪。而飞裁陈璞象是被逗急了的胡狮，右跳左跃危机四伏，避不开佛尘的追袭，急得额上青筋直跳，大汗如雨。

另两名大汗中倒了一只，只有一个使流星锤的还在拼死苦撑。可是流星锤本是可以及远的长家伙，碰上高手只好将炼子收短应敌，威力大减。他的对手是粉面观音，她的艺业似乎比笑面观音还要高明，流星锤简直只有招架之功，无半分还手之力。

马鞍上爬伏着黑煞星的躯体，软绵绵地横搁着，头脚贴着马腹，看样

子凶多吉少。

对方马群中，仍有一人高坐鞍上，正在含笑注视着文俊运剑，那是玉面观音。

湘江大侠看清了形势，心中暗暗叫苦。

文俊一面挥剑一面冷笑道：“谭大侠，怎么啦？八卦剑六十四招，你只用了五十一招，还使出让在下见识见识？吾这一招是“见龙在田，只有七成火候，你该将身形再挫低三寸，方能变化下一绝招“飞龙在天”或者“亢龙有悔”小心啦！我进击了。”

声甫落，天残剑光华疾闪，剑啸震耳，一招“春风化雨”突然出手。

湘江大侠史觉无数光华、自中向两侧一分，而每一道似实还虚的剑影，却又似颗颗流星飞射而至。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上跃倒退，一是伏地逸出，他走第一条路，剑护身前，振出一朵剑花，向上纵起，斜斜后退。

他快，光华似乎更快，由他的身前突然升起，冷森森的尖由他的腹下掠上，一线之差，在鼻尖上掠过，把他吓了个胆裂魂飞。

他急忙将身形向下急沉，脚落实地。

“躲！”文俊在空中暴喝，光华如满天金蛇，猛洒而下。

湘江大侠毕竟不凡，已料到有些一着，脚一沾地，向下一沉肩，长剑疾挥，身形横掠两丈。

这一段日子里，文俊功力已臻化境，他不再用天残剑毁掉对方的兵刃，除非对方偏要自找麻烦，所以湘江大侠拼命挥剑自保，文俊自可连人带剑全行毁掉，但他却不作此想，收剑如影附形跟到。

湘江大侠横掠两丈，按理绝对可以安全的，人在上空向下扑，断然无法转折追袭的。

可是事实大谬不然，文俊的八形身法在空中是鹰翻翔，在地面是蛇缠滑，都可以在急速飞扑行进中，巧妙地中途突然折向，十分神奇奥秘。

湘江大侠只觉光华如影随形迫进，而且更快速，脚刚沾地，光华已贴剑射入，冷冰冰的天残剑细小的剑尖，已经点在胸前了。

他长叹一声，闭目待死，长剑无力地下垂。

“施主剑下留情！”突然传来一声细小却又震人耳膜的语音。

文俊用剑点在湘江侠的胸前，本就无意杀他，闻声收回内功，扣指一弹，一缕无声而劲道奇猛的指风，弹向湘江大侠的长险。“挣”一声清鸣，剑身自中断。

文俊仍未撤剑，转首向前面官道看去。

三十丈外，一个全真老道和一名年近百龄的青衣老者，正以奇快的劲功赶来。

“是他们两位。”文俊自言自语他说。

来人是瘟氛山庄现身，以罡气震慑群贼，戏弄白无常。赠文俊三粒紫露续命丹的浮云散人微尘子，和江湖医圣范绍宏。

两人来势奇疾，转眸即至。文俊撤剑入鞘，向身形犹未止住的一道一俗躬身一礼，说道：“一别年余，两位老前辈英风更胜往昔，晚辈参见。”

“噢！是你！”

老道踱至正在痛心疾首，含泪坐下调息的湘江大侠面前，正色说道：“施主剑法不弱，定然出诸武当地溯二仙座下。贫道浮云散人，道号微尘子。相烦施主转告清真净两位道友，说微尘子久未致候，请加见谅。并代为致意，囚十余年前贵派与天残剑之恩怨，玄门修真之士，似不宜久黑积心头，自沦名利苦海，有损道基。施主请与贵伴离开吧！”

湘江大侠长叹一声，站起抱拳一礼说道：“晚辈定将前辈之意转达，并谢成全之德。”

又向文俊拱手道：“梅大侠剑行通玄，在下甘拜下风。”

“后会有期！”湘江大侠长揖而别，与飞乾陈璞三人，带着两具尸体上马走了。

浮云散人向三音妙尼稽首道：“三位道友可否听贫道一言？”

三尼合掌为礼同声答道：“道长但说不妨，贫尼洗耳恭听。”

“梅施主人中之龙，出道迄今为斯甚暂，但英名四播，自不等闲。贫道经半月暗中跟探结果知道梅施主之作为，除了名门大派凝子之外，可说誉多于毁。但自三位道友伴同梅施主沿汉江东下之后，有人在暗中广布谣言，以此中伤梅施主侠位，至今流传之广，出人意表。贫道如无江湖郎中在旁，指出三位道友道基，精进之事，确亦不能无疑。俗语说流言可畏，为免毁文俊今后清誉道友何不觅一名山修真，岂不两全其美？”

“这个……”三尼全皆一震，欲语而词不达。

浮云散人继续往下说道：“目下已有不少武林名宿，被人唆使出面与梅施主为难。”

君子爱子以德，愿道友三思。”

文俊凛然他说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晚辈不怕谣言中伤，让他们来吧！哼！”

江湖医圣叹息着说道：“孩子，你不能作如是想哪！”

“贫道与范郎中隐修怀玉山，那儿距建冒道友宝刹杀慈云庵不算大远；山中深山大泽清净出尘之处甚多，如三道友有意隐修，贫道愿相伴前往一行。”

玉面观音幽幽一叹道：“看来，我们惟有如此了。”

文俊情急大叫道：“大师姑……”

“俊哥儿”，怨我们不能助你搜寻宇宙神龙的踪迹了。”玉面观音断然地止住他往下说：“事实上确是如此，我们在你身边，不但永无益处。反而成了累赘；这次芒家古但楼秘窟之事，前车可鉴。我知道你对名声之虚俗从不计较，但你不能因我们而影响复仇大计啊！别了！俊哥儿，有暇到怀玉山看我们吧！祝福你。”

“师姑！”

三尼头也不回，解下马鞭后包裹背上，玉面观音又向

浮云散人合掌一礼道：“道友，就此上路吧！”

“无量寺佛！愿小施主福寿无疆！”

“娃娃！后会有期！”江湖医圣转身就走。

“诸位前辈珍重！”文俊含泪躬身相送：“师姑，我会前往怀玉山向师姑请安的。”

三尼走不多远，笑面观音突然转身，显声说道：“俊哥儿，记住：胆大心细，权衡时势，珍重！”说完，弹掉眼角泪珠，转身快步走了。

文俊闭上虎目，吸入一口气强压心头酸楚。他忘不了寺，三尼给了他胜于母爱的温暖呀！

三尼的身影愈去愈远，隐隐传来浮云散人缥缈的歌声：“人生自古梦一场，十大功劳瓦上霜，白发红颜如朝露，英雄豪杰命不长。生生死死难自主，渺渺茫茫空悲伤……”

袅袅余音，在长空飘荡。文俊不俊热泪盈眶。

突然，他似有所觉，对草中喝道：“滚出来！你看得太多了。”

没人回答，你不出来不行了，你该知道灭口之举先在必行，没有你向外宣传。

他自己向左急跑，快若电火。

天残剑端正正由他脊心贯透前胸。

大事不妙，突然转身，手中扑刀就是一记。

文俊冷笑问道：“你是谁派的；来盯梢的？”

大汉面如死灰地答道：“我……我是……少林门下。”

“啪。”一声响，文俊给了他一耳光，打得大汉杀猪似的叫起来。

文俊嘿嘿冷笑道：“少林的伏虎刀法中，“翻身扑虎”这一招左足该跟进旋跨半步，便于变招，你这招分明叫做颠“回风断柳”。你敢嫁祸少林！哼！且说你尝尝分筋错骨滋味。他的手指还未点上九节椎骨下的筋缩穴，大汉已惊得没命地叫道：“我说我说，我是崆峒门下，在吴天堡替闻人堡主力事，奉命在要道埋伏，沿途飞报你的行踪和举动。”

“你一共几人？”

“咱们共有四十人，归子母飞环方士侠率领，每两人一组，散布各地，目下这十里地面，仅由我这一组负责，所言句句是实，饶命！”

“方士侠现在何处？”

“在武当三元宫。”

“别怪我，老兄。你不死，三音妙尼的行踪必被你泄出，我你一个痛快！”

“饶……”

命字未叫出，文俊的脚尖已经轻轻点在他的心坎上。

文俊取回天残剑，掘土埋了两尸，跨上马背，纵走另三匹，向东急走。

急赶二十里，仍不见三音妙尼和一道一俗的踪迹。他恍然失笑，自语道：“三位师姑是老江湖她们不用马匹，显然是隐入山中去啦！我倒是多虑了。”

武当，本名仙室山，又叫太岳山，太和山。参上山，谢罗山等等。明成祖赐名太和太岳山，这座名山更神气了。

这座山真不小，方圆足有八百里，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巅，峰以天柱峰为最高，纵立云表，也有入叫它参岭，巅以五龙，南巅，紫霄为最胜，可惜全被兵祸所毁。但经张三丰重整后，紫霄重复旧观，外环小山数十，蔚为奇观。

进入武当山，惟有从均州进入。明成祖动员了三十五万役，糜费百万，把武当建造得金碧辉煌也俗不可耐。建了一条可并驰四乘人大道，直抵山下，全长一百里，倒是方便了游山访道的人士，也方便了驻守山上的两百官兵。

自从土木之变后，朝廷对南方的名山胜迹，逐渐淡忘，因为态势已走

下坡之路，武当山上驻守的官兵，仅有三五十名象徵性的老弱冗员，但他们代表大明皇朝，作威作福之事倒是时有发生。

鹤鸣峰，也叫鹤鸣山，在山之最西面，可以由陨阳走小道，绕丛山峻岭直达峰下，可是得需步行两天以上。

文俊已从三音妙尼口中，把武当的形势了解甚详。为免沿途发生不必要的纠葛，当天在陨阳住宿一宵，第二天单人独骑沿小道人山。

武当堂堂大派，高手如云，誉满江湖，门人弟子满天下，因何选择最偏僻的鹤鸣峰，约斗对文俊呢？

四十余年前，恨海狂人直捣黄龙，几乎把三元宫毁了，武当的老道们，岂能不对功力更高的文俊怀有戒心？

文俊把吴天堡一把火烧成白地，火焚南崆峒广成下院，谁敢保证他不对武当也来上一手？武当的老道们想起来就心惊胆跳，所以掌门玉道人不得作这万全的打算。利之所在择其重，两害相较择其轻，虚名越不了甚么，武当的百十座宫观岂能作孤注一掷？

这就是名门大派的顾忌所在，必要时可以择手段，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了；而文俊又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一诺千金的大丈夫，既然约定了时地，绝不会到三元宫生事的。

玉道人比南崆峒二老高明多了，引强敌人已室相斗蠢事他本会做。

文俊带了乾粮，一身蓝缎子劲装，雄姿英发，天刚破晓便取道人山，他竟然不隐行藏，驱马昂然直入万山丛中。

他耳目有异常人，特别敏锐，早已在入山之际，听得了隐隐角号，那是山区里传递讯息的最好之物，不用猜，他的行踪已落在人家眼中了。

但是他依既无惧。

深山里居民不多，数十里渺无人烟，每一座村庄的土著居民，都以不太友好的神情接待他。他知道，除了他自己以外，已经没有一个朋友了；也许马儿算得一个，以外就是冥冥中的神佛啦！

而鹤鸣峰四周，鬼影幢幢。

当天他住宿于一家猎户的草舍中，一夜无事。

翌晨，山中朝霞刚升，他使结束上道。

秋高气爽，山中空气特别清新，在鸟语兽鸣声中，他缓缓踏上征尘。

山道逐渐荒芜，时升时降，已经隐隐可以看到鹤鸣峰了。望山跑死马，还远着哩！

远处又响起了隐隐角号，一长一短。他不予置理，一手缠缰，一手轻抚天残剑靶，豪放地高歌：“天残剑切千重，啸长空，排尽剑海闯魔宫。”

歌声昂扬，气吞海岳，宛若九天龙吟，鹤鸣九皋。随之响一声清越长啸，回声在山谷间震颤，久久不绝。

他吸入一口气，突然长吁一声，接着高歌，但是音调一折，变豪迈为荡气回肠：“琴箏会、心弦醉，几时重？惟愿人生无感续奇逢。”

后半段的情调，与前半阙相去霄壤。一道“相见欢”的词，被他唱成两种回异的情调，未免格格不及，无法调和，可说是最劣的“词手”。

“啊！我怎么会想起她的？真不该哪！”他喃喃自语。

言为心声，他和丘玉琴小聚三天，一琴一箏留下了无边怀念。丘玉琴柔婉可人的情影，在他脑海中不时显现。

一生中，第一次对女性动情，也第一次心弦震动，至于他对义妹廷芝，

在江西途中，他就曾表白过，他对她仅有手足之情。可是廷芝对他却付出了真执的感情，一颗少女纯真的心，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万缕情丝每一根都投向他的心坎。

他是个外刚内柔，感情内蕴的人，这种人外表奇冷而刚强，但内心却火热而软弱，以致在徐家弯与双凶一决生死的前半刻，终于答允了义妹廷芝的婚约。

这种感情是脆弱的，经不起考验；尤其是两人分处两地之时，中间缺乏连系，也就引不起共鸣，爆不起火花。

但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对自己的言诺一丝不苟，将他和廷芝所许诺的口头婚约，视为神圣不敢对旁人轻动情。

可是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内心自然有一个理想伴侣的约影存在，从进入乱葬岗秘窟，第一眼目的看到丘玉琴凝神庄容出现古筝旁始，他那秀丽端肃的神态，就予他一种异于常人的感受。后来弦声一响，他感到心中那根神秘和弦已被她扣响了，顿生知音相惜，心弦共鸣之感。直至高山流水一曲奏出，他意思中已将她的情影嵌入心坎了。要不是他心中已有了对敬爱之人，潜意识中自然生出圣洁的情操，他怎会在被天魔艳舞所惑，和含魔花所全黛之下，看见丘玉琴却又突然清醒的？天残剑跌落地下所发的龙吟，又怎能把他全然惊醒呢？

假使他不是对她生出崇敬之念，她那赤身裸体如玉脂的娇躯，恐怕已遭到狂风暴雨的袭击了，一发不可收拾，但要想制服他，那是不可能之事，结局可想而知了。

文俊真想和义姐在秘窟小聚三天么？不是的，是为了丘玉琴，也为了有三天让他反省思索的时间，他终于让理智战胜感情，他不能忘记徐家弯与廷芝的山盟海誓，故而毅然别去，不愿再见丘姑娘。

他真能忘情么？不！那是不可能的，心中的思念愈来愈强烈，绝不是强压克制所能混灭了的。在这空山寂寂，孤身踏上生死征尖，存亡难料的时候，他终于歌出心中的意念。

“不！我已经有了未婚的妻子了！我不能想她，那是不该的。”他喃喃自语，挺挺胸膛，加上一鞭，狂奔而去。

这儿是一块辽阔的盆地，四周是起伏不定的峰峦。盆地中丘陵起伏，古木森林参天而起，散布在每一角低洼之处，绿油的野草迎风招展。

小径在幽谷中蜿蜒而东，穿林越丘迄通盘旋。文俊心潮激荡，驱马狂奔，他无视于危险，不惧重重埋伏，马蹄掀起尘埃，狂驰入谷。

谷中乌鲁无声，寂静如死，格过一道清彻的溪流，他已进入盆地的中心了。

日色近午，酷阳正炽。文俊过了清溪，驰上一座平坦的山丘，丘顶广约百余丈，四面林木葱宠，中间矮树绿草丛生，俯瞰四面景色，一“丘一壑”历历如绘。

小径旁一幢草屋，巨木为柱，未加修雕，散发出古朴出坐的气息。屋前四根大柱塔了一座凉棚，摆了一只方桌和四条长凳。

蹄声传到，柴扉“吱呀”一声推开，现出一个雄壮结实的中年人。他赤着上身，脸上扑实的五官，显出他是一个安分守已与世无争的山居上著，可是他眼看狂奔而至的一人一马，眼中却泛起了迷惘的疑色。

他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走手凉棚，向屋下内叫道：“英儿，将茶端

到外面来。”

“爹，来了！”一个面目较好的稚龄小女孩，端着一茶盘中一个大瓦壶，还有两只瓷碗走到凉棚内置于桌上。

她脸上绽开着天真的微笑，斟了一满碗递上，说道：“爹，妈该回来了吧？”

赤膊大汉一见珠光四射，吃了一惊，忙叫道：“兄弟，使不得，山居之人……”

“大哥，且休见外，这儿不算山区。萍水相逢，也是有缘，就算是小弟给小妹妹的嫁妆吧！请问大哥尊姓？”

“敝姓李，名家杰。请教……”

“弟姓梅，草字文俊。李大哥可知此至武当鹤鸣峰还有多远？”

“鹤鸣峰！鹤……啊！还有六十里，往东出了山谷。便可看到了。”他竟被鹤鸣峰三字改变了神色。

“爹，这就叫做珍珠么？”小丫头迷惑地看着手中的珠子，不经意地问：“这有甚么用？”

家杰恢复前态说：“真是傻丫头，一颗这样大的珍珠，可以换黄金百两以上，在你手上，当然没有用处啊！”

“哦！不过却是蛮好玩的。谢谢叔叔。”她在文俊玉面上亲了一吻，又说：“我给叔叔倒茶啊。”她挣扎着下地。

“真乖！”文俊放了她，抬头说道：“大哥真好福……”突然，他发觉了家杰脸上泛起的痛苦神色，将话咽了回去，诧异地问道：“大哥，你怎么了？”

家杰发觉自己失态，忙道：“没甚么，兄弟休怪！”他嘴在说，目光却看在小丫头行将斟满的茶碗上。

小丫头双手端碗，喜孜孜地走近文俊，笑说：“叔叔请用茶。”

“不，家杰突然脱口大叫，伸出颤抖的大手，接过茶碗又说：“不关你事，该爹爹奉敬客人。”他将茶碗递给文俊，脸上全变了颜色。

小丫头惶然地看着他爹爹，缓缓退入文俊怀中。

文俊莫名其妙地接过茶碗，他看到家杰痛苦的目光。变了色的朴实面孔，和颤抖着的双手他惑然地问道：“李大哥，你病了么？”

“不！”家杰仍然神色痛苦他说：“即使有，也是心病，无关宏旨。”

文俊摇摇头，缓缓举碗说道：“心病还须心药医，李大哥，你要自己珍重啊！”他举碗放到唇边。

家杰突然转头，注视着墙角，那儿，一群骚动着的蚂蚁，正围攻着一条垂死的巨大毛虫。

他突然一脚踏出，将那些小生命踏个稀烂，恨恨地骂道：“你们这些畜牲！无耻之极！”

文俊喝干了茶，茶碗放在桌上，发出轻微的响声。

家杰蓦地回头，眼中痛苦的神色已经消退，代之而起的是恐怖万状，无边绝望的神情。他眼角掉下两颗泪珠，额上大汗如雨，望着文俊颤声说道：“我……我不是人，是畜牲！在暴力下低头，害人害己……”

文俊感到气血一阵翻涌，浑身泌出冷汗。他体内百毒不侵的奇异体质，发挥了潜能。

他推开小姑娘，虎目中神光四射，迟迟站起，以冷森森的语音说道：“无色无臭，入腹气血停滞，浑身瘫软，十二时辰内肌肉全消，这是昌翘腾蛇腹

内毒丹所制奇毒。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在茶内放毒要置我于死地？”

“你杀了我吧！我该死！”

“看你的神情，绝非你所甘愿，谁指使你的！说！”

“反正你要死了，何必再问？”

“你非说不可！是武当的杂毛们么？”

“不！武当的人在鹤鸣峰等你。”

“是谁？”

“我也弄不清。”

“你真不说？”

“我妻子的性命在他们手中。不！可以说一家三口他们说你是穷凶恶极之徒，武当的老道也如此说。但一见你，我把他们恨死了；他们才是穷凶恶极之徒，可是我不得不听他们摆布。老弟，趁你还有力量之时，杀了我吧！”他大汗如雨，面色死灰，缓缓在文俊身前跪下了。

“爹爹！”小丫头尖叫着扑上去。

“我亲见你也喝了的，怎么不倒？”

“他们给我先服下了解药。”

“他们呢？”文俊轻声问。

“就在这左近”家杰也轻声答。

文俊探囊取出一片千年玄参递给他，说道：“这是千家玄参，可解百毒，他们绝不会放过你的，服下后带小妹妹避入室中，千万别出来。”

说完，缓缓坐下。

“快进去！”他向迟疑不走的父女俩轻喝。

等柴扉轻轻掩上后，文俊便伏在桌上一动不动。

不久，衣袖带风之声隐隐传来。他心中暗恨，讨道：“哼！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如不大开杀戒，还道我恨海狂龙虚有其名呢！”

风声凛凛，人影痴闪，两条青影分左右扑到，身形急似飞矢，功力委实不弱。

两人同时抢入棚中，同时伸手去抢文俊腰带上插着的天残剑，几乎同时到达。

文俊一声不吭，猛一抬身，“叭叭”两记耳光，打得两人眼中金星直冒，不等他们转念，双后一勾，一左一右将两人脑袋夹在腋下，象拖位两条死狗，大踏步走出棚外。

对面是一个矮林围绕的短草坪，大约什丈见方，乃是山丘的中心点，南北有两颗苍松，高入云表似的参天矗立。

文俊夹着两人的脑袋，拖至坪中，虎目中神光似电，放眼四望，冷哼一声，引吭长啸。

啸声以无穷力道飞扬，四周山谷传来的回声，犹如殷殷巨雷，历久不绝，声势之雄，惊心动魄。小煞星终于暴怒了！玉面生寒，泛上了无穷杀机。

“我佛慈悲！”正北响起了数声佛号，矮林边沿现出了五外中年僧人，身躯雄伟，手提方便铲，徐徐步向坪中。

“江东生死判。”

“声威镇群雄。”两声暴喝，正东现出六名劲装大汉。

“南山龙虎会。”

“关洛报雄风”正南也传出喝道声，矮林中出现了九名身穿天蓝色箭衣

的老少。

“无量寺佛！”这是正西传出的郎唱，出来了八名老少道侣，缓步而来。

“哈哈……”狂笑声乍起，西北角出现了两名穷叫化。

“嘿嘿嘿……”阴冷的笑声随之，东南也出现了干瘦老头鬼，提着拐杖，目闪阴鸷之光徐徐举步。

“这小子真够英雄！我赛金钢佩服的紧。”声如炸雷，大踏步由东北角出来一个粗黑大汉，足有一丈高下的身材，倒拖着一根浑铁齐眉棍，裂着大嘴抢出。

“恨海狂龙乖乖受死！”随着吼声，出来了千手如来，和五毒判官苗成。另外是一群吴天堡的孤犬，同时由西南县现身，黑鸦鸦一大群。

文俊心中暗凛，但随之豪情万丈。他放开两具已断气多时的尸体，手按天残剑把，仰天哈哈长笑，声浪直透云霄。笑完，向停在二十丈外树林丛草边沿的群雄，蓦地舌绽春雷，大吼过：“通名上来，让恨海狂龙替你们招魂。”

“好大的口气！佛爷乃少林行脚僧超乘、超宗、超觉。超果。超明。”

“江东许家寨许民六雄；生死判无人不晓。”

“关洛道南山四霸；与龙虎五义。”

“茅山上清宫上清观主，偕道侣前来应劫。”

“江左穷神欧阳化；侠义团头何九皋。”

“九华二老。我老人家懒得通名。”

“我，赛金刚葛大雄。小子，你要是不气，咱们交个朋友。”

“咱们吴天堡的人不必多说了。”

文俊阴森森他说道：“谁是出面的人？阎王谷与武胜关有人来了么？武当的牛鼻子呢？”

少林行脚僧超乘打量了众人一眼，方跨前一步道：“贫僧等一群侠义门人，不约而同聚会于此，与施主一决生死，共除凶人淫贼。承众擅抛抬举，贫僧暂代出面人，阎王与侠义道冰炭不同炉，他们不在此地。武胜关耿盟主不久便到，武当门人并不知氏等在此聚会，目下仍在鹤鸣峰恭候施主大驾：只怕他们明日约期，必然大失所望。”

“和尚，你认为在下必死？”

“事实如此。”

“哈……”文俊狂笑起来：“你们太天真了！太天真了！”

“施主还有话说么？”

“茶中下毒之人，可是五毒判官苗成？”

“正是区区。”

文俊淡淡一笑道：“你们都是自命侠义道英雄，不惭愧吗？嗯？”

超乘接口道：“对付施主这种字内凶人和不齿淫贼，不择手段亦算正当。”

“梅某人怎算得字内凶人江湖淫贼，用得着劳动诸位大驾？”

“凶淫二字，世所难容。施主绰号恨海狂龙，专与侠义道门人为敌，滥杀无辜，罪在必死；何况身怀天残剑，承受当年恨海狂人嗜杀的衣钵？与江湖淫尼三音妙尼同行，淫乱佛门，而且与武林妖孽蜂衣夫人为祸江湖，淫孽满天，施主，你罪该万死。”

“哈哈……”

文俊仰天长笑，震得众人气血翻腾，功力稍弱的人如中电击，惊恐地后退。笑毕，语音转厉道：“恨海狂龙出道江湖以来，饱受迫害，时至今日，还不忍大开杀戒一洗冤屈。至于淫孽之事莫须有三字可括其全；梅某人顶天地，苦修上乘心法，至今犹是童身。你这种血口喷人的污秽言词，将令你后悔终生。”

五毒判官苗成冷然接口道：“大奸大恶之徒，无一不是与仁上与表，作为掩饰恶行，为非作歹求偿大欲的利器。狂徒，你这种自欺欺人的话，少说为妙。”

“不说也罢！反正今日武林已无是非可言。你们谁敢先上？恨海狂龙恭候大驾。”

“哈哈！笨鸟先飞，团头，咱们一齐上。”江左穷神大笑着抢出，一面继续说道：“这小子功力深厚，用不着和他讲江湖道义。上啊！”

“上啊！穷神。”侠义团头果然抢出，道：咱们两个江湖前辈联手斗一个娃儿，胜之不武我花子真怕人笑掉大牙。”

两个花子向上一挤，两根打狗棒罡风怒啸，左右齐上，搭肋挂背一点一扫，疾如狂风。

文俊玉面上杀机怒涌，屹立如山，棍未到，暗劲山涌，老花子内力委实高明。

眼看双棍左右攻到，力道似已及身。两花子心中一凛，文俊那沉静的神态，和那虎目中的冷电寒芒，使他们心惊胆跳。

两人经验丰富，知道不妙，百忙中硬将攻出的招式撤回，变招克敌。

可是晚了！光华一闪，他们连人影也未看清，嗯了一声丢了棍望后便倒。两人由头至腹，共中七剑，象是一座北斗七星，倒悬在身上一般。

四周群雄看清文俊拔剑出招的人，确是不太多。

文俊仗剑屹立岳峙泛亭，天残剑光华耀目生花，两具尸身砰然倒地，方把众人惊得骇极而呼，脸上变色，两位功力甚高，游戏风尘的侠丐，莫明其妙毙命，众人焉得不惊？

在哗叫声中，文俊身影一闪，两具尸身飞起五七，向左快右跌去。他阴森森一字一吐地，”道：“还有谁上前送死？快！”

南山四霸各执兵刃纵出，两支长剑两把单刀四面一分。这四名关洛道上的英雄，论功力出类拔萃，论行为却是不太检点，可是他们却是白道朋友；邪正之间，不能为他们遂下定论。

四霸的老大长剑一领，做然道：“姓梅的，你敢接下我们四人么？”

“你们只管上。今天你们共来了六十二人，梅某即使不愿意，你们还不是全都拥上？想不到你们这些自命侠义之徒，却全是些卑鄙无耻之辈，江湖染垢，武林蒙羞。上！”

双剑前后闪打，双刀左右急扑，刀风剑劲怒扑，排山倒海似的向文俊攻去。

文俊玉面生寒，左跨步一招“怒海藏针”，左侧大汉仍刀扑倒。身形猛旋，反手一招“回龙引凤”，后面使剑大汉脑袋穿了一个窟窿，由眉心直透后面玉枕骨。

前面和右侧两人，一刀一剑同时落空，他们看不清文俊的身影，只见光华漫天飞舞，分不出孰实孰虚。他们刚刚撤招，便看到两同伴扔兵刃向前扑倒，吓了个胆裂魂飞，慌不迭抽身后退。

文俊怒吼道：“走得了么？着！”

两人只感到光华耀目，彻骨寒流压体，赶忙叱喝一声，一刀一剑急封而出，身形猛挫，准备贴地溜走。

文俊岂有不知之理？天残剑彼出“飞星逐月”，光华贯入重重剑幕和霍霍刀光之内。

封出的刀剑，一触光华立变朽木，断成六段，两条人影咽喉和额上各中两剑，尸身又被文俊踢飞五丈外去了。

文俊连毙四霸，不过是眨眼间事，说快真是快，快得圈外人根本无法援救。

光华一敛，文俊卓立如天神当关，虎目中神光湛湛，直似利锤透入肺腑，他沉声叫道：“谁人再上？毛手毛脚之徒少来送死。”

龙虎五义与四霸同是关洛之雄，交情不薄，四霸死得太快，起初他们惊呆了，文俊一开口，五人眼都红啦，狂吼连声拼死扑出。两支剑，一口刀，一支短斧，还有一根金枪，象一群疯虎奋身猛扑。

文俊身形彼动，抢制机先，先向左一晃，一招“狂涛怒渡”反扑向右。

响起两声凄厉的狂叫，使刀和使短斧的人四脚齐膝分柔家。两支长剑到了文俊左肋，他伸手反拍而出，剑被阴柔而力可推山的潜劲震得寸裂而飞。光华顺势向左一挥。两个使剑人齐腰而断。

使金枪的大汉在最左侧，文俊先向左扑，他一枪抖出。却扑了个空。等他转身运枪时，同伴已快苑光了。他吼一声，一招“毒蛇出洞”向文俊刺到。

文俊伸出巨灵之掌，一把捞住枪尖，只一抖一送，大汉双手齐折，枪杆反而贯入了他自己的心窝，枪贯出背脊三尺方行止住。

文俊还未收势，身后劲风已经压体，他右足向左后一圈，反手一剑“回龙引凤”，直抖出万朵光华。左手箕张，迎着射到的两支双股猎叉，运劲疾抓。

十余支扔手箭和六把淬毒柳叶刀，被天残剑所发的剑气震到寸断，两把双股叉发如奔电，向飞叉来处飞去。

发叉的两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叉会回头飞回，而且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一般高手练就了高明的听风辩器术，即使是黑衣，或者由后面射来之物，他们一听就可以躲避，前面来的物体更不用说了。

可是两把双股叉飞到，贯入两人的胸膛，那声如殷雷飞叉破空劲啸之声，在两人倒下时方行传到。

这片刻间，文俊连毙龙虎五义，剑震暗器，接叉还叉；这手骇人听闻的奇奥绝学，把四周群雄掠得浑身直冒冷汗，瞠目结舌，面无人色。

无量寿佛：“施主好狠的心肠，你还有人性吗？”茅山上清观主率七名老少道侣缓步而出，上清观主面色凄然他说道。

文俊怒吼着道：“呸！老杂毛少卖慈悲，你们不是想梅某的性命吗？假使死的是我，你又有何话说？”

“施主，这又当别论。”

“好一个又当别论！你们要我的命说是理所当然，梅某为自卫而杀了你们，就算是没有人性。呸！天下的大道理都被你们这张臭嘴说歪了。

他绕了一圈，掌扫足挑，将四周的尸身全扫出十丈外，然后屹立中间，冷笑道：“你们上吧，八个人就有八名冤鬼；你们被人唆使与梅某为难，死

得真冤。”

“施主言词刻薄，你会后悔的。”八名老道分成两人一组闪开。

“好说好说，可是梅某并没颠倒黑白。在这些人中。牛鼻子你道还算有点人味，梅某不杀你就是。”他顿了一顿，突然又问道：“茅山三雄与贵观有何渊源？”

“毫无渊源，贫道与黑道中人向无往来。”

“那就好。年余之前，梅某在江口管道，曾与茅山三雄结下深怨，假使你们因此而来，哼！”他看四组老道并不是摆阵，亦不环攻而上，而是两组在左前，两组在右前，八支青钢剑斜举，老道们神色肃穆缓缓举步向前。

文俊心中暗说道：“他们要和我拼内力，哼！自找苦吃。”

双方愈来愈近，八支剑斜指文俊，发出慑人心魄，嗡嗡剑啸，八个老道的衣袂无风自飘。

“无量寿佛！”

在上清观主的喝声中，八支长剑发出刺耳锐鸣，向下一引，以雷廷万钧之威攻到。

光华一闪，响起一声虎啸龙吟，文俊的天残剑已经插入右前方四剑之中了，发出了错剑的清吟。

左前方四支剑已快如电光石火递到。

文俊故意不撤剑，让他们错住：左手剑决变掌，一掌拍出，九幽玄阳真气彼发。

这四人中有上有上清观主在内，他一见文俊轻飘飘一掌拍出，一无劲风，二无暗劲，不由大惊。他知道这种绝顶高手所发的招式，当是致人死命的绝学，看去平常，其实鬼神莫测；文俊深不可测的功力他已是亲见，怎会发这种劲道的掌势，迎接四把长剑呢？

“排云荡雾！”上清观主大叫，四只剑突然同时抖出一朵剑花，正要向上下左右荡开。

可是怪象出现，四支剑在抖出剑花的刹那，突然发出刺耳的丝丝声，四名老道脸色泛白，持剑的手抖得十分厉害，同时向后退了三步。

除了上清观主，另三名老道被奇寒的九寒真气，冻得牙齿直打架，要不是四支剑已将暗劲震散一部分，不然迫退丈外并非怪事。”

上清观主惊魂未定，突又发出一声大喝道：“稳下来！”声出人闪，四人齐向另一面奔去。

文俊一掌迫退左方强敌，右手一紧，天残剑剑气迸发，声如殷雷，四名老道错住天残剑，内力源源而出，想将天残剑震断，或者将文俊的内腑震裂。

岂知事与愿违，反被对方足可推山裂石的雄浑内功，震得他们手腕酸麻，内腑如千百条毒蛇在内造反，眼中金星直冒。他们的修为，委实相差太远了。另外三位同伴赶到了。

一退、再退；正危急间，上清观主和另外三位同伴赶到了。上清观主和另三人，奔至四位老道之后，各自用掌按在每一人的脊心上，内家真气不绝入缕，将内力道至四人身，总算将局势稳住了。

双方保持均势，文俊以一敌八，神态从容。

一旁的千手如来，突向东南角的九华二老挥手，文俊面北背南，东南是九化二老，西南是吴天堡的人，所以他事实上看不到两拨人的举动。

千手如来双手扣了两把子母金梭，这玩意是重家伙，中藏强烈的硝石火药，发出时任何兵刃一触，立时爆裂，梭中藏有四枚一小梭，以更劲急的奇速向前上左右飞去，不但中者必死，大石头也可没入半尺以上。

九华二老看了千手如飞来手中黄闪闪之物，略一点头，缓步向文俊身后走去，足上轻得草木不惊。

“不……”上清观主突然脱口叫，他想止住九华二老，因为假使俊闪开金观，遭殃定然是他们八人。

文俊功力何等精深？九华二老虽轻如鸿毛而至，岂能逃过他的神耳？

金梭宠然大物，更绝不可能没有一丝破空飞行之声发出；上清主的惊叫，和他向自己身后注视的惊怒眼神，已经明白地指出身后了强敌了。

文俊不动声色，九幽玄阴真气和六合须弥功已运足八成，准备给身后暗袭之人，一记致命打击。

刺耳锐啸由身后破空而至，大异寻常，文俊心中一动，突然感到啸声有异，这不是明明教人回身将暗器击落么？他是暗器行家，心中大疑，临时决定不接不击，反扑随来之人。

六合须弥功突由剑尖勃然迸发，“蓬嗤”一声，剑气激搅得气流功啸，八支长剑象八支流矢剂空而飞。

八个老道臂膀如受雷击，虎口血如泉涌，随着迸发的气流，倒跌三丈外，“叭叭……”。暴响坐跌和躺倒之声沉重骇人。

“呼呼”两声，金梭爆裂，八枚子梭在众老砂顶，挟着轰人心魄的锐啸一掠而过。

要不是文俊将他们震倒，恐怕有一半人活不成啦！

金梭未爆的瞬间，文俊在震退众道的同时，鬼魅似的左向倒飘两丈，半途转身，向将拐杖插在腰上赤手空拳扑来的九华二老，冷哼一声一剑挥出。

九华二老奸似鬼，文俊不上当，闪开金梭，他们便知暗器已无指望，光华一闪，他两的功力毕竟不凡，文俊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奥轻功，仍瞒不了这个老鬼。他们左右一分，横飘两丈。同时，双掌疾拍，推出两股力可推山的强烈暗劲，向文俊袭去。

文俊怒啸一声，天残剑一振，化去奇猛的掌风暗劲，再扑右侧老鬼。

老鬼功力极高，天残剑虽将劲烈的掌风震散，文俊也被阻了一阻。光华再闪，他已先行向左飞掠，与左方老鬼会合了。

文俊怎肯容他脱身，蛇缠滑身法神妙已极，半途折向，如影附形追到。

老鬼确是高明，两人一回合，倏然中分，四掌同时推出，并不叫道：“且慢！”

这瞬间的追逐，场外功力稍差的人，几乎无法看清三人的身影。九华二老虽功臻化境，在这刹那间的追逐中，根本无法拔出腰带上的拐杖。

文俊用剑化去掌风，闻声止步厉声喝问道：“不要脸的老东西！有屁快放。”

你敢收了天残剑，与老夫比拼拳脚么？仗着神刃之力胜者不武。”老鬼之一阴森森他说着。

“哈哈！你道恨海狂龙是三岁小儿么？在六十二名虎视眈眈的高手重重包围之下，梅大爷会傻得和你先耗尽精力，然后束手就死？老鬼，你天真得令人发噱，也太聪明了些，着！”

声出入动，光华疾射，一招“怒海藏针”急袭右首老鬼，左掌拍出九

幽玄阴真气，攻向左首老鬼。

罡风怒号，人影乍合乍分，耀目光华中，夹有两团黑色杖影，快得令人乍舌。

片刻之间，各攻十余招，每一招皆凶险绝伦，生死必在须臾之间。

文俊豪气勃发，十余招未能得手，他使用了全力，奇招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抢制机先猛攻气吞河岳。

九华二老满天冷汗，在文俊一阵抢攻之下，拐杖的声势锐减，身前形成的黑色拐幕，愈缩愈小。

“咱们上啊！不杀此人，武林危矣！”千手如来突然振臂呼，“今天是生死存亡之时，日后能否扬名立世在此一举。”他拂尘一摆，领先抢入场中。

四周群雄一声呐喊，纷纷撤出兵刃向前一涌。

文俊火起，发出一声清啸，功力运至十二成，一掌震退左方老鬼，右手剑光华飞旋，递出一招“寒梅吐蕊”。

右首老鬼一拐斜射，闪身暴退，可是晚了半步。

“卡噻”一声，精钢拐仗触剑立断，光华飞旋而入。倏进倏退，回头扑向左首老鬼，剑出“飞星逐月”。

右首老鬼额胸腹中了十五剑，形完三朵梅花；在倒下，瞬间，左首老鬼“嗯”了一声，天残剑贯穿脑而入。同时倒了。

群雄也同时涌到。

刹时罡风怒号，后刃劈风之声大起。

真要说围攻，真正能出招的人并不多，反而碍手碍脚，精微的招式全批派不上用场，文俊犹如猛狮窜入羊群，掌劈剑飞，来去如风，但风光华疾如闪电，满场飞旋，所经处血肉横飞，惨号之声心惊动魄，好一场惨烈的大屠杀，小小山丘成了人间地狱。

光华旋至正北，劈面撞上赛金刚葛大雄，这蠢虫大吼一声。“沉香劈出”一棍斜劈而下，重如山岳的劲道端的骇人。

“来得好！”文俊冷笑道。左手“天王托塔”硬接铁棍，一把扣住。天残剑一挥，将身侧两名冥天堡贱人挥为四段。

赛金刚自诩力大无穷，那一招“沉香劈山”足可将千斤大石击成粉碎，可是劈在文俊手掌之上，却如被磁所吸，力道消失净尽。他心中大急，虎吼一声，奋力猛夺。

浑铁齐眉棍粗如儿臂，足有三百斤以上的重量，做屋柱大概可以支撑三五千斤，两人一夺，浑铁棍立被拉长半尺。

“滚！”文俊真地怒喝。

赛金刚真听话，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撒手向后飞行三丈外，“啪嗒”一声攢倒，立时晕死。

光华再闪，左手铁棍蓦地向手斜飞。剑下死了一名黑衣大汉。

铁棍以排山倒海似的无穷力道，将身后扑来的江东许家寨许氏六雄击倒了三雄，几乎将他们扫成六段。

另三雄刚闪在一旁，刚庆幸死里逃生，光华已突然返身扑到，这次可躲不及了。

剑疾逾电闪，左右一张三雄的六枝判官笔跌落尘埃，人也先后躺下了。

少林五僧目下只剩其三，功力最高的超乘眼中全是血丝，咬牙切齿抡方便铲拼命拍到。

文俊冷哼一声，天残剑斜搭铲身，“嗤”一声顺杆滑入，不偏不倚贯入和尚右胸之中，飞起一腿，和尚倍大的身躯骤飞，向刚抢到的千手如来撞去。

千手如来不知超乘已死，只道他向后飞退呢，刚向右闪避，天残剑已经到了他的顶门，他想闪，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由额至有三朵梅花，共中了十五剑之多。

六十二个人，只剩下少林的超果和超明，与各地白道；英雄五人，和吴天堡的六名凶悍大汉，仅有十三个人了。

尸横遍野，惨绝人寰。茅山上清宫八道，早已不见了。

奸滑的五毒判官苗成，也踪迹不见，尸堆里没有他。

除了赛金刚是被用内家真力震伤内府，重伤晕倒以外，凡是被剑掌所中之人，没有一个活的。

剩下的十三人，不久只有六名在硬撑了。六人中，有少林的超明在内。吴天堡的只有一人。天残剑突然发出清越的龙吟，文俊连人带剑腾起六丈，以“苍鹰回云”身法绕飞一羽，在六人头顶掠过，然后落在五丈外。

文俊仗剑大喝道：“你们该走了！留你们一命传话江湖恨悔狂龙天涯寻仇，人不惹我我不招人，要想找我拼命，我在江湖恭候，自不量力的朋友，别再前来送死，快走！”

“我佛慈悲！”超明惨然垂泪，切齿道：“少林门下将与施主势不两立，后会有期。”

“我等着就是，但我得警告你，要不按江湖规矩使用卑鄙无耻的手段对付梅某，哼！”

少林的千年古刹，将变成白地飞灰，不信可走着瞧。”

“是的，走着瞧。”超明抹掉额上大汗，指着四位师兄弟的尸首，蹒跚地走了。

另五人也上踉退走，地下横七竖八，留下了断头折足的三十八具尸体。

终计死掉四十二人伤九人，伤的是上清宫茅山八道，和赛金刚葛大雄。纵走六人。

乘乱逃走了五人。几乎全军没，千手如来骗来的幸英大会，不到两个时辰即告风消云散。

这消息传播得极快，整个武林骚动，象一阵狂风卷起万丈滔天巨浪，不论黑白道人物皆人人自危。

这个山谷在鹤鸣峰之名叫将台谷，因为谷中间突起一座平坦的土丘，可以看到谷中每一角落。

这土丘就叫将台，也就是大屠杀发生之地。武林中人，称这次大屠杀为“将台谷惨案”，因为他们不知该说谁是谁非。

恨海狂龙出道时甚暂，仅与双凶为敌，闯崆峒根本不是他的错，斗昆仑乃是为了天残剑。前一代的仇恨，难道他该偿么。

他不是恨海狂人的门徒，持有天残剑并不是非死不可啊！所以将台谷惨案发生后，称快的人大有人在。

对付一个后辈少年，先上毒暗算，再以六十二名高手围攻；这道理怎说得过去呢？

江湖上盛传着恨海狂龙，小儿也不敢夜啼。也盛传着宇宙神龙和恨海狂龙结怨的经过秘辛，从荆山夺玉至文俊突然狭绝学出现江湖，莅临吴天堡报仇的始来，出现了许多传奇性而文真实性的传奇故事。这是三音妙尼赴怀

玉山隐修之际，沿途所传播的消息。

直接助了文俊一臂之力，使江湖人士明了的双方怨仇深结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显明，有识之士便置身事外，不愿再与文俊为难了。

晨熙初显。鹤鸣峰下的一座短茅屋草坪东面，那新搭好的草棚上，坐着六名仙风道骨的高年全真弟子，一个个面色凝重，神情凛然。

短茅草坪占地约三亩，四周是连绵起伏的矮林，正西敞开一个缺口，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向西委林中，不时传出轻微的呼吸声；如不是修为已臻上乘之人，断难听出这弱不可闻的调息运气之声。

草棚中的六中老道，名头着实虎人。自昆仑退出江湖之后，武当风云际会，从崛起江湖后来居上的姿态，跌居玄门三大剑派之首。

而武当的八卦剑法，确是不同凡响；而且百年来人材辈出，门人弟子遍天下，难怪武当的声荣日隆，武林朋友多对他们敬畏万分。

中间五名是武当目下硕果仅存的音老，从右始，依次是人极羽士清柏，赛纯阳清松，天极一剑清一。人们尊称他们为“天极三老”，清一算是老大。左首两人是地厥二仙，玄真子清真、闲散子清静。

最左首侧坐一旁的老道，手中捧着一把古色斑烂的宝剑，面色木然，正襟危坐。看情形，他的辈份比不上五老，虽则年纪与五老相差不远，胡子已全白了。

距约定时间还有二个时辰，早得很哩。

远处传来微弱的衣袂飘风之声，入口处突然闪出一个身穿青法服的中年老道，大袖一扔，止住身形，往小径中一站，脸色肃穆屹立以待。

一条青影带着劲风迎面奔到，来势奇急。老道喝道。“王师弟，有急事么？”

青影倏止，现出一个穿青色劲装背扎长剑的魁伟大汉，他拖拳躬身一体，说道：“请师兄禀报师祖叔，焦山白发婆婆老前辈驾到，现正由高师弟引道，片刻即至。”

“哦！”老道脸现惊容道：“你是说，号称字内奇人，二向不问江湖是非，隐身焦山的白发婆婆施老前辈？”

“正是她。据她说，此来并无恶意，仅观一次恨海狂龙是何许人而已。”

“师弟请便，我即禀报师祖叔。”

青衣人重施一体，向来路退去。

在一个时辰之内，陆续到了不少人。

在鹤鸣峰的北麓一座参天杉树中，传出极为微弱的语音几乎不可闻。

“方兄，昨日一仗，那小子一怒之下，几乎屠尽与会之人，宏观法兄也遭了毒手，一番心血尽付东流。依你看，武当这次可操胜算么？”

“苗兄，我看希望极为渺茫。据我在武当日来所获印象，并不太好，玉道人城府甚深，戾怒不现于色，约斗鹤鸣峰，就可看出他并无与那小子决生死之意；请出镇山之宝寒英神剑，不过是掩入耳目而已。将台谷八面埋伏，牛鼻子一味纵恿你我行事，他们却故示清白，按兵不动，哼！假使天极三老和地阙二仙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将台谷何至于一败涂地？昨日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凶其实玉道人就在谷上绝崖观战，他吓破了胆，斗志全消，今天他保证不会出手，预留退路，不信你且拭目以待。”

“哼！杂毛鬼计多端，昨天上午他就是参拜祖师爷，躲入观后不见，入暮方阴沉沉地出现，他这种手法岂瞒得了我子母飞环姓方的？他前脚刚

走，我后脚就溜了，他的八步赶檐轻功了得，姓方的也自不弱呀，可惜我对路途不熟，仅差一盏茶时光，被迫丢了，不然我非挤他出面不可。”

“这么说来，今日之会，唬当定然不会全力以赴了。”

“半点不假。”

“那……那我们……”

“咱们得先走一步。白道盟主插翅虎耿天雄，已和阎王令主到阎王谷聚会去了，当年在江西直至荆州徐家湾，阎王令主与那小畜生早已结下深仇大恨，小畜生必定要到、阎王谷生事，这场厮杀不可避免，咱们还得另行设法。”

“咱们也插上一手？”

“苗兄，你真傻！阎王谷岂此得上咱们吴天堡呢？那小畜生岂会惧怕卜世昌父子？咱们犯得着？”

“那么……”

## 十四

“堡主已兼程东下，我前日方接到手谕，属我尽可能挑动武林人物与小畜生为敌，一面牵制他的行动，一面可消耗武林实力。三月后，塞北人魔黄老前辈方能抽暇赶来中原，要堡主先来主持大局，那时，中原的人物恐已伤亡遗尽，咱们重建吴天堡之举，不是容易得多么？”

“黄老前辈真可赶来？”

“他会来的，恨海狂人消声四十余年，天残剑在小畜生手中，老狂人准死无疑，黄老前辈当前曾发重誓，恨海狂人一日健在，就永不再入中原，老狂人死了，黄老前辈岂甘莫？”

“这三月中，咱们如何缠住小畜生？”

“武当不足恃，阎王谷也危如累卵，只有禅门两大派尚有一拼之力。”

“哦！少林和峨眉。”

我已派明亮者弟护送超明秃颠返高山，相极特事。堡主取道川西，邀请峨眉掌门笑面如来，你我即和海天一叟于会后兼程往徐家湾一行，昆仑弟子在那儿聚会，这一着桩非下不可，剑圣那老杂毛大有用场。”

“方兄，我想先走一步，往阎王谷一行。”

“一起走吧，多等一天不会误事的。”

“也好，咱们且坐山观虎斗。”

“切记小心行藏，目下路们最好步步提防。”

日色近午，鹤鸣峰西面十里羊肠小径上，一匹骏马踏着轻鹿，向东驰来。

马上的文俊一身绸缎子劲装，悬剑挂囊，神态从容，虎目中不时倏现透入肺腑的冷电寒芒。

转过一座密林，暮地里，十丈外小径转角一颗古松下，弥弦发出清鸣，一枝飞矢带着一丝白影，由文俊身右带着锐啸飞过。

文俊不动神色，虎腕疾神，箭落掌心，箭杆上缠着一张白笺，他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武当道俗门下共出八十二名，惟不见玉道人出面，恩公如需助力，请发三声长啸，云彪即率各地朋友一百零六名群起而攻，云

彪既诸友顿首。”

文俊向要中拱手为礼道：“小弟心领诸位云天高义，先行谢过。小弟遵嘱行事，啸声不起，诸位兄台请秘行藏，千万不可贸然出面。”

四野沉寂，文俊微微一笑，一抖僵绳，向前趋赶，

云彪乃是九疑山主，也就是文俊在吴天堡救出的二百余好汉之一。

文俊循小径抵鹤鸣峰下矮林边沿。

“无量寻佛！”两侧林中闪出一对中年道侣，谷首合唱：“施主真信人也，恰是午时正”。

蹄声骤止，文俊耀了吓鞍，一笑道：“武当雄踞江湖，跺一脚武林震动，贵右既垂注霜从龙召，梅文俊敢不如命投到？两位道兄请代为通禀，说梅某已如约投到。”他语中带刺，不大友好。

左侧老道毫无表情他说道：“施主请稍待，敝师祖叔早侯驾多时，即将亲迎侠驾。”

草棚中响清澈的玉简声，半刻，由天机三老率领的一大群老小道人，迎出林外。五个辈份最高的老道，一色大红法服，其余的都是青色道袍。

中间领先迎出的是天机一剑清一，他寿眉微皱，老远便向文俊打量，满脸惑然的神色，似乎在说：“怎么啦！名震江湖艺惊武林的恨海狂龙，竟会是这样的一个嫩娃娃？”

但他心中疑惑，却不敢失仪，在丈外倏然止步，众道侣在两侧按序排开。

天机一剑领先稽首一礼道：“梅大侠准时莅临，迎接来迟，恕罪恕罪，贫道天机一剑清一，暂代敝派掌六恭迎侠驾。”

“在下来得鲁莽，仙长海涵。天机三老武林老宿，德高望重，在下不敢当诸位仙长亲迎之礼罪甚罪甚。”

双方客气一番，不象是生死对头。众老道左右闪开，天机一剑举手让客，循小径直趋草棚。

草棚正中空出一张檀木大桌，桌上供着不少法器，兽鼎中升起袅袅青烟。桌旁两名老道分立神情肃木、

左首一排座椅上，端坐着七名高年男女。当天机一剑引文俊登棚时，只有三个人离座含笑相迎。

天机一剑让文俊就西首主客座，众老道退在椅后肃立，仅天机三老和地阍二仙就右首主座落坐。

小道童敬过香名，天机一剑站起道：“敝掌门因俗事缠身，不克分身如时与会，但不久定能赶到，梅大侠尚请包涵一二。梅大侠驾临鹤鸣峰，敝派深感荣幸，且蒙诸位武林英杰降尊纡贵莅临指导，贫道谨代表武当派一众门下，聊至谢忱。”说完，向众人稽首一礼。

文俊站起回了一揖道：“在下鲁莽应如，仙长休怪！”

最左首那大刺刺高坐的老大，站起阴阳怪气他说道：“好说好说！清一道友礼数真多，倒象请客哩。这小娃娃就是恨海狂龙么？唔！人才倒是上选，凭他，哼！能在武林兴妖作怪？邪门。”

“这位老儿目现异彩，掌有点黑纹，定然练有天视之术，和奇毒的掌上功夫。梅某不才，等会儿愿就教高明，请教老丈大名，以便识荆。”文俊冷然的发话，嘴角上挂着一丝令人心悸的冷笑呢。

者儿还未发话，天机一剑已抢先道：“失礼之至，贫道忘了替诸位引

见。”

他先将四名老道名号道出，然后向第一位白发如银，却满面红光，生得慈眉善目的老太婆伸掌引介道：“这是隐修焦山，名重武林，与武林三老齐名的白发婆婆老前辈。”

下两名是灰发长髯的老人，虎目含威，身材修伟，一身宽大的青袍，腰悬一把三节热铜棍，用一只锦囊盛着。

“这两位是巫山双霸，罗乾罗坤两昆仲，出入三峡的朋友，无不以结识罗氏双雄为荣。”

第四人身穿灰袍，国字脸，国角挂着八字胡，剑眉斜飞入发，笑容常挂，身畔未带兵刃。他是与白发婆婆站起迎客者之一，不等天机一剑弓小先自站起笑道：“老朽冯志远，子舍位于叙州柏材岭，梅者弟如有暇在顾，老朽当洁搏之待。”

文俊笑问道：“老前辈可是人称伏龙居上的峨嵋冯大侠吗？”

伏龙居士尴尬一笑道：“老弟别多心，匪号乃江湖朋友胡诌而来，其实老朽少年之时，在江中降伏两条鳗王而已，要真遇上了龙，恐怕早就话不到今天哩！”说完哈哈一笑。

第五位也是站起迎客者之一，一头乱糟糟的银发，团团脸，却有苦哈哈的眼鼻五官，愁眉苦脸，象是受尽委屈的可怜虫；一身破烂的百袖衣，油光垢厚，灰中带青，腰带是很大草绳，斜插着一根紫竹打狗棒，一双瘦毛脚，拖着一双缺了两耳的破草鞋，窝囊之至。

文俊不等他开口，先自笑着拱手道：“这位敢情就是侠名满江湖，紫竹杖作不平鸣的紫竹乞北宫老前辈了。”

“哥儿，你好甜的嘴，哈哈！”紫竹狂乞猛笑而起道：“北宫元浑身毛孔都舒服着叶。你叫狂龙，我名狂乞，反正都是狂，咱们有聊宗的必要。”

文俊也笑答道：“老前辈见笑了，世人皆清，尔我独狂，不遭天灭，亦不为世所容；老前辈以为然否！”

“说得妙！可惜此间无酒，不然应浮三大白，哈哈！”紫竹狂乞仰天长笑，笑倒椅中。

天机一剑和众道人全皆一皱目，状甚不悦；

第六位老人傲然据坐，冷笑卑视着文俊。他看去已近百高龄，白发挽在顶端，三角脸，山羊胡，尖嘴薄唇，双目奇小，散发出阵阵绿芒。一身青布大褂：腰带上插着一把似剑非剑精光四射的外门兵刃拘魂令。

文俊心中暗说道：“这家伙眼熟很紧，他的眼神中，流露着刻毒怨恨之光，难道与我有不共戴天的仇怨么？”

“这位是塞外一世之雄殴施主异驹，武林朋友尊称拘魂一令，两位可多亲近。”天机一剑从容地引介。

文俊客套地抱拳一礼道：“欧老名震西睡，在下久仰大名，今日得见，堪慰平生。”

拘魂一令鼠目一翻，冷哼一声，阴阴他说道：“你会堪慰平生的，五老峰下杀子之仇，少不得要你还我公道。”

文俊恍然，怪不得觉得眼熟，原来这家伙是绿眼鬼王欧天报的父亲，他淡淡一笑，泰然他说道：“血债血还，又道是除恶务尽，在下等着就是。”

最后一人，就是首先向文俊挑务的老儿，他被文俊抢白了一顿，正没好气，猛地发出一阵如同鸟啼的笑声，一字一吐道：“老夫席雨村，你可记

清了。”

“久仰久仰，名字倒是雅致，可惜绰号不大见得人。”文俊也阴森森地回了过去。

席雨村虎地站起，厉声问道：“你出道太晚，强知老夫名号，小狗你说说看？”

文俊虎视神光修现，冷然发话道：“在下警告你一声，休得出口伤人。另以为没有人敢犯你的意，在下却是无所顾忌。”

“你试试看？”席雨村跨前两步，目中异彩盛炽。

“阴阳入屠席雨……”

不等文俊说完，阴阳人屠突然以奇疾的身法，掠至文俊座椅前八尺，其黑如墨的左掌，缓缓吐出。

“且慢！白发婆婆伸拐向前一震。

“好没规矩！”紫竹狂乞也不约而同一杖捣出。

“好歹毒的毒龙掌！”文俊突然亮声大喝，一掌扔出。

“蓬”一声闷响，阴阳人屠被震退后三步，方将身形稳住。

文俊上身摇幌，略一仰身即行恢复原状。

白发婆婆和紫竹狂乞，被强烈的两股气流，震得奶宾四步，拐和杖几被震飞，“华啦”一声两人身后座椅立时支离破碎。

“快退！”天机一剑突然同声暴喝，推椅闪后一丈。

台上除了文俊以外，全退离现场丈余。

两股其冷彻骨的气流，突然发出刺耳锐啸，向两侧卷去，其中并夹有一缕腥膻之味，中人若呕。

文俊寒着脸说道：“你最好是双握齐运，毒龙掌阴寒，七阳掌可烁石溶金，寒热俱出，大罗天仙亦自难逃；梅某倒得看看你是否浪得虚名。”说完，推椅而起。

原来这阴阳入屠乃卅年前绿林一条，心狠手辣，横行江湖二十余年，满手血腥，杀人如麻，十年前突然失去踪迹，想不到竟会在这儿现身。

他两手练有两种极端相反的绝学，不出手则已，出手必大事杀戳，武林朋友畏之如蛇蝎。他嫌人屠之名不雅，谁要叫出他的绰号，准死无疑。

文俊用掌发出九幽玄阴真气，二阴相遇，功深者胜。由于毒龙掌可发出令人血脉腐化的气氛文俊恐奇散飞广阔而伤人，故并未用全力反击。

阴阳人屠吃了一惊，他心中雪亮，白发婆婆和紫竹狂乞的浑雄内劲，并未发生作用，反而被文俊的劲道所震闻，即是说，文俊事实上是以一敌三，仍然占了上风。

文俊一步步欺进，阴阳人屠鬼目寒芒暴射，凝气行功，双掌缓缓上提，抱元守一严阵以待。他那一双手左黑右红，令人望之心悸。

巫山双霸兄弟，本与阴阳人屠同为黑道磨星，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道上朋友；他俩一打眼色，向文俊身后欺近。

“相好的，有我老花子在呢？”紫竹狂乞一伸紫竹杖，挡住了老大罗乾。

“宣宾夺主，也算我老婆子一份。”白发婆婆也一拐点出，拦住了老二罗坤。

巫山双霸真不敢招惹这两个怪人，尤其是紫竹狂乞，惹上他不啻惹火烧身，给你没完。

罗乾乾笑道：“老花子，你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这两位高手

艺惊武林，乃千载难逢之良机，你不想上前一观以开眼界么？”

“你还是别上前的好，我老花于是好意，阴阳毒掌一欧发，管教你魂归地府。旁观者清，你最好还是退远些。”

“老花子，你管的闲事太多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生来就是管闲事的。”

“你想和武当派做对么？”罗乾抬加大幅子压人了。

“老花子只问是非，不管其他。今日乃是武当与恨海狂龙清理旧债，用不着阁下派外之人多管闲事。假如阁下是武当人，老花子绝不干涉。可惜！武当门人毕竟自爱些，还没有发现侧身绿林之人。”

罗乾被挤得下不了台，勃然大怒，伸手按在兵器囊上，恨恨他说道：“你敢藐视我绿林道上的人物？”

“绿林朋友顶天立地颇不乏人。至于阁下嘛，哈哈！还怕人藐视么？”旁的勾魂一令冷冷地道：“各位直不通理。想两肋插刀等会儿再插吧！”

“好！咱们往后算。”

罗乾开始打退堂鼓，徐徐退下。

“老花子随时恭候。？”

这时，棚中的文俊和阴阳人屠，已准备作生死相拼了。猛地响起一声轰雷也似的暴喝，风起八步，寒涛与炽烈的气流，排山倒海似的向四面猛卷，嗤嗤锐啸，摄人心魄。

草棚在簌簌抖动，棚中这人，被这骇人听闻的雄浑劲道，吓得慌不迭向棚外急退。

文俊一击占了上风，六合须弥功将迥然不同，凶猛霸道的冷热毒焰震得四散；双方功力相差不太远，两人都未受伤。

阴阳人屠被迫退四步，胯褂凭空多了十条裂痕，他一双阴阳掌无力地缓缓下垂，鬼眼中疲态明显，额上滴下一串豆大汗珠。

他吸一口气，咬牙道：“好小子，你值得骄傲，咱们草坪中再拼百招。”说着，向棚外一步步倒退而出。

文俊缓过一口气，淡淡一笑跟出。

紫竹狂乞低声向身畔的白发婆婆道：“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少年身怀绝学，似未展露直实功夫，阴阳人屠这一记全力狂攻，你我恐难接下呢！”

白发婆婆颌首道：“老身也有此同感。看他年事甚轻，不知是那位高人调教出来的人间骏龙呢？”

“象是六合潜龙的弟子。”紫竹狂乞锁着眉，一面思索道：“他子明用的是六合须弥功。”

白发婆婆嫫然说道：那……那他与阎王令主有源远了。”

“很难说，阎王令主确是练有六合须弥功，但没有这少年精纯，且相去甚远，据江湖传闻，这少年却与阎王谷水火不相容，守护神黑白无常曾栽在他手中，此中原委，令人百思莫解。”

武当的众老道们，目睹文俊发出奇奥的神功，把艺臻化境的阴阳人屠迫四步，莫不暗暗惊心。

天机一剑慎然一震，脸色阴沉，突以传音入密之术向师弟赛纯阳道：“掌门师侄所料不差，这娃娃确已修至五气朝元之境了；今日为本派百余年之誉和命运，委实进退两难。”

“反正进退两难，不如倾力一战，以维本派声誉。”

“师弟少安勿燥，掌门自有安排。天色不早，掌门恐已苍途，我们见机行事就是。”

巫山双煞的老大罗乾，对一旁的勾魂一令轻声道：“欧老，咱们如不乘机主诛去这小狗，日后不堪设想。这小狗艺业超人，满怀激忿，委实危险可怕之至；连双雄一霸他都敢招惹。咱们日后岩能苟全么？”

勾魂一令电低声说道：“老夫亦有同感，只是那老虔婆和臭花子在一旁虎视眈眈，十分讨厌呀。”

“咱们觅机先暗中下手，再一并诛之。”

“就这么办。你老弟的七煞牛毛针见血封喉，何不赏他两枚？七煞针乃武林一绝，与紫龙须针和追魂霹雳毒针分庭抗礼，此时正好让大家开一眼界。”

“欧老，可否先与伏龙居士冯老儿一商？”

“不必了，那家伙自诩是大派英雄，要让他知道，准误大事。”

“舍弟可准备截住臭花子，至于那老虔婆……”

“由老夫负责。”

众人先后跟出，勾魂一令向天机一剑频施眼色。紫竹狂乞何等老练？他也向白发婆婆略一颌首，凝神戒备。

草坪正中，阴阳人屠面容狞恶，一红一黑的巨掌，缓缓提至胸前，鬼眼中寒芒闪缩，盯视着徐徐走近的文俊。

文俊一掌当胸，冷冷他说道：“姓席的，你尽量施展吧！”

阴阳人屠冷冰冰地问道：“小辈，六合潜龙是你什么人？”

“你用不着盘根究底。”

“哼！反正你别想活，说与不说老夫不在乎？”

“你说早了！”文俊一面说，一面逐步欺近。

只一刹那间，人就疾闪。阴阳人屠踏前半步，阴掌斜挥，阳掌急似惊雷，向前一登，潜劲猛吐。

文俊左掌一圈一引，将够可炼石溶金的热流引开，右掌扣指疾弹，随即化掌急封。

阴阳人屠只觉两股神奇的劲道，将阴阳两道潜劲，硬生主化开不能聚合，且向外引，而一缕无可抗拒的阴寒之气，以奇速贯透自己所发的催山暗劲，猛射心坎大穴。他吃了一惊，错步斜身一掌放出。

文俊似早有准备，欺身抢入，真气充沛于全身，迎着排山倒海似的扑面寒劲，伸虎腕急扣对方腕脉。

这种一流高手比拼，不需拳掌及身，那可以伤入于丈外的真气和暗缺，是以裂石开碑；以血亮之躯去挡，不啻自寻死路。

而文俊心中明百，他已测出阴阳人屠的掌力；绝伤不了他，故而近身相搏，他要冒险活擒阴阳人屠。

阴阳人屠心中一惊，脸上变色，他感到一股奇猛的反震力道，由左传到体内，气血为之一窒。他经验老到，知道不妙，赶忙将掌向外一引，消去部分反震力道。

可是他快则快矣，内腑仍然受到重击，只重心脉一紧，肌肉一弛一张，几乎浑身麻痹。总算他应变奇速，在千钧一的危机中，斜退五步，文俊的指尖，半厘之差，几乎扫过他的脉门，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文俊一招落空，哼了一声，幽灵似的紧随不舍，伸手便抓，百十个指

尖，笼罩住阴阳人屠的脑腹要害之处。

阴阳人屠魂飞天外，挫腰吸腹，一招“如对似闭”连消带打护住要害，反扫文俊握心和腕脉，他只好硬拼了。

这一瞬间，怒喝连声，同时响起一声狂笑，和怪铉交鸣之声，劲风怒号。

紫竹狂乞和罗坤硬拼了一招，紫竹杖将三截棍崩得回头猛砸，要不是罗坤功力不弱，准被自己的兵刃砸破脑袋。

白发婆婆被勾魂一令震得倒退五步，满头白发似要脱束而飞，色魂一令的奇门兵刃色魂令，也冈撇伏龙居士一记劈空掌震歪，救下了白发婆婆。

一把无影无形的七煞针，自文俊左后侧飞倒。天机一剑的长剑如银虹经天，也由文俊右后侧攻到。

要不是天机一剑急功心切，挺剑猛扑，七煞针可能射到文俊身畔，胜负难料。

文俊经过几场大斗，耳目又奇锐，动手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牛鼻子扑到，他岂有不知之理？登时怒火如焚，长啸一声，杀机怒涌。

他双掌突然加丁成劲，向前猛扑。阴阳人屠连看也未看清，右腕一紧，不知文俊用何种神奇的手法，将他的右手脉门扣住了。

文俊大吼一声，倏然转身，托起阴阳人屠，向后扫去。

同时。九幽玄阴直气和六和须弥功，以无穷力道突然进发，“砰”然一声，罡风乍起，气流急旋。

七煞针全部射入阴阳人屠体内，立时了帐，而他临死击的阴寒歹毒毒龙掌，被文俊发出的神功，向随七煞针扑到出罗乾，以更劲更猛的声势迎面涌去。

罗乾一时止不住去势，只感到腥风触鼻，浑雄的暗劲已经及身，他只觉头一晕，手心自松，接着眼前一黑，身躯和已脱手的三截棍，与阴阳人屠的死体一同飞起。天机一剑鬼精灵，他百忙中一振长剑，在文俊怒吼时向右后方飘身急退，溜在劲风袭体之前了。

响起一声清越龙吟，光华突现，接着传出文俊冷酷无比的嗓音，直透众人心坎：“好不要脸的名门大派高人，眼海狂龙今天又得大开杀戒，要让你活着，天理何在？”玉简声倏然响起，四周现出一群群的青道服道侣，剑芒耀目，声势唬人。

“无量寿佛！施主恕贫道无礼。”

赛纯阳清松一剑截出，向光临天机一剑顶门的天残剑掠去，他聪明，不架剑而攻文俊持剑的手腕。

天机三老的老三太极羽士清柏，也挺剑截出。

地闭二仙冈样剑，白发婆婆已一闪而至，冷笑道：“俩位道友未免玩火自焚，那么些三流门人，要想围斗天残剑，岂不是飞蛾扑火？将台谷的教训，两位忘了么？”

玄真子做然地喝问道：“老婆子，你是教训贫道么？”“岂敢岂敢，老身不过提醒道友而已。闲散子也插口说道：“你最好快些退出鹤鸣峰，以免有占不问江湖是非之清誉，对你大有好处。”

“忠言逆耳，直乃是在动者难逃。老身暂且告退。即使武当能幸胜恨海狂龙，恐怕亦难逃公道。”

白发婆婆长叹一声，点着拐杖缓缓退至林缘，

紫竹狂乞一杖迫退罗坤，向伏龙居士叫唤道：“冯居上，咱们联手！”

伏龙居士一双肉掌，把峨眉绝学菩提掌发挥得淋漓尽致，将勾魂一令迫得不能近身，每一掌皆力道如山，潜劲远届丈外，罡风如排山倒海，连环进袭。

这时，玉简声愈来愈急，众老道旋舞如风，步步迫近，将形成合围。

老花子一叫唤，伏龙居士已看出危机。皆因武当的玄门剑阵，在武林中号称无敌，与少林的罗汉阵有异曲同工之妙，变化之奇，且益有过之，任何高手入阵，亦无全身而退的机会。他心中一惶忙道：“不成！咱们退，在阵外伺机下手。”

“闯！”老花子喝罢，向东北角掠去。

两人身形快如闪电，几次起落，便上了东北角林梢。何魂一令和罗坤，也随后撤出。

文俊仰天长啸一声，宛如龙吟凤鸣，光华如电，人影修隐倏现，急起展开抢攻。

天机三老和地网二仙五剑纵横，出手五人如一，时又互相交叉出招，剑气嗤嗤锐啸。

每七名青衣老道为一组，共有七组之多，形成六条向左旋转的七个北斗，游现在右，玉衡在左，四十九枝长剑、恍若万饬朝天。逐步迫近。

文俊心中暗忖：“七星剑阵没甚了不起，且先宰了这五个红衣老道再说。”

五老道功臻化境，功势凌厉无匹，老一辈的武当老宿华竟名不虚传，进退有序，轻灵飘逸而又凶猛无比。每一剑皆发挥了剑道神随。

文俊先以快攻取敌，无如五老道以静制动，五枝剑配合得天衣无缝，毫无可乘之机。

他连攻十剑，皆被五老道以逸待劳从容化解。他心念一转，大周天剑法终于出手。

他身形倏止，光华一剑，天残剑收至胸前，左手剑决向左一引。

这一刹那间，地网二仙的两支长剑已递到后心，剑气厌体生寒。而天机二老的三支长剑，如闪电似点倒，天残剑歪歪斜斜向右一挥，快极地绕身一匝。

首先倒霉的是右方的清松，他明明看至妖残剑要绕住自己的剑身，他手中的剑虽是切玉断金的宝剑，可不敢和无坚不摧天残剑硬拼，手腕一沉，剑尖下降半尺，向左刷一半弧，避开天残剑急点文俊俊背。

可是他做梦也未想到，天残剑！不知怎地，反而贴着他的剑身一拂，他狂叫一声，右掌齐腕断折，一星光华又到了他的眉心。他弄不清那光华是虚是实，忍痛使出铁板桥功夫，身形贴地反穿急退。

第五个倒霉鬼是玄真子，他配合清松的攻势急点文俊右后方肩胛和胯骨，没想至恍华突然由他右肩下点到。

他也一沉腕，剑向右挥去，剑过无声，长剑立断，他可没有清松幸运，肋下开缝，大肠由创口冒出。

他大叫一声，向后便倒，几乎与清松同时倒地。天残剑再进一分的话，他不死才是奇迹。

在同一瞬间，要地响起另三道齐声，怒吼接着剑啸刺耳，龙吟之声清越，人影乍分。

原来三老道的三支长剑，与天残剑尖相交，四股其劲无匹的剑气一触即分，危极险极！

三老道每一人皆具有一甲子以上的内力修为，三力一合，堪以催山撼海。文俊毕竟年事过轻虽功参造化，仍未能一举而催毁三道浑雄的内力，被震退五步。

三老道仍未能讨得便宜，向后退了六七步，方将身形以千斤坠身法稳住，一个个大惊失色。

这时突然响起了朗唱之声：“天漩为芦！”

“天机如海！”“天权为君！”“天枢闾极！”

四句唱声发自璇玑四队青衣老道之口，二十八支长剑发出嗡嗡剑鸣，八方涌到。

文俊身形犹未稳住，二十八支长剑如万丈波涛，一涌来至。他奋起余力，大吼一声，攻出一招“罡风扫云”，千百道光华，随身涌起。

七星剑阵变化果然奇奥绝伦，看去是二十八支剑同时攻到，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真正近身的只有四枝。每一组的另六名老道，不是将剑搭在同伴的剑上，就是左掌按在身侧同伴的后心上了。

四支剑二十下，攻进光华涌起之处，但玉衡的三组老道，也在同时攻到，三支剑如入猛攻起来。

这是玄门，“分身导力”的超凡绝学，四十九人的内力，攻向一点，血肉之躯如何禁受得起？铜墙铁壁也挡不住这全力一击哩！

文俊只觉猛然一震，体内可以反震外力的神奇本能，亦挡不住凶猛的撞击；眼前发黑，且喉中有液体流出，口腔发甜，几乎栽倒。

六支长剑也被天残剑所发的剑气，迫得向后猛震，齐向后退了两步，前进不得，缓了一缓。

文俊受了沉重一击，内腑受伤，但他的修为确是超人，瞬即恢复神智。他右手的天残剑无力地下垂，左手即伸入蓝色大革囊中，掏出一把兰光闪闪的粉末，口中咬牙切齿地，阴狠残忍的神色泛上他的俊面，喃喃他说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们，可怪我不得，且说你嗤嗤大罗金仙也难活命的兰羽毒鸩。”

他左手徐徐前伸，手指渐松，作势向上飞洒。

“冬冬冬……”一阵沉闷的鼓声，突自四面八方响起，并传来九疑山主开碑手云彪那雄迈的嗓音道：“大丈夫恩怨分明，咱们上啊！别让牛鼻子们溜了。”

林深叶茂处，突然传出数声辣厉的惨号，兵刃交击之声大起，显然九疑山主率群雄赶到，和武当的老道拼了。

文俊一怔，歹毒绝伦的兰羽毒鸩粉末由指缝中漏出些许，身侧两名老道突然狂叫一声，扔剑扑倒，哀号声动人心魄。只一眨眼间，两老道脸色已变为兰色。

“兰羽毒鸩！”天机一剑惊骇大呼，又道：“决退！”

他这一叫，七星剑阵立时大乱，众道侣纷纷变色后一撤。

眼看两道人在哀号狂叫声中死去，文俊心中一软，徐徐放手入囊，一面凝神调息。

正东鹤鸣峰下，突然传来一声感人心弦的长啸，声浪以排山倒海的声威，传至文俊耳畔。沉闷，劲急，令人闻之即感到五内如焚，又似心向万丈

深渊疾沉下来。

四周呼喝之声沉寂，武当弟子一个人捧剑肃立，似亦为啸声所撼，正在以玄门心法抗拒啸声。

文俊内腑受伤，但他的九如心法乃是武林绝学，啸声传到，他身躯略为一颤动，随即平静，心中忖道：“这人以千里传音之术，导落魄神者伤我，如不是我功力深厚，定然丧身于此。”

他心中思忖；无名火勃然上冲，探囊取出两片千年玄参纳入口中，运气一周天，强行将内伤压住，光华一闪，天残剑锈迹剑倏，这证明了他的功力，并未因内伤就减弱。

啸声绵绵不绝，如狂涛狂涌，良久方息。不久，两条淡淡红影快如星飞电掣，由我峰下赶来，越坛渡枝几如大鸟，片刻即入到斗场。

文俊星目中杀机炽盛，暗骂道：“一丘之貉，蛇鼠同蒙蒙穴，这次可饶你不得。”

来人是两名身穿红袍的老道，其一正是昆仑宿剑圣至真。另一名走在前面，轻功超尘拔俗似若凌空飞行，起落间轻如飞絮，点尘不惊，更无风声带出，他身穿大明所规定的红色道官服，腰悬一把形式奇古的三尺长剑，凤目剑眉，三绺长须洁白如银，垂至脑际，脸上甚少皱纹，看去不过四十许人，惟有那银须和鬓的白发，证明他是古稀以上的老人了。

两人一落地面，直向文俊掠去。所有的道侣，皆瞑目屹立调息，如痴如醉，似乎未知有人光临。

银须老道一触文俊那冷电也似的湛湛神光，和光华耀目的天残剑，似乎吃了一惊，脱口低声道：“果然功参化境，不为落魄神音所制，他好精深的功力啊！”

此人一日安在，六大门派将寝食难安。”剑圣接口道。

“道兄所说不差，这人目光饱含怨毒，满怀激忿，行事不计任何后果，端的可虞。”

“掌门是先传讯呢，抑或先会他一会？”

“道兄不必多虑，目下以按预定计划行事为宜。但他既然光临武当，贫道断无不招待之理。”两人一面说，一面向文俊身前掠近。

文俊冷哼一声，天残剑徐举，左摇蹈前半步，左手剑袂徐引，功凝剑尖。突然，他身形平空贴地飞射，光华疾闪，虚虚实实的剑影，向老道洒去。

两老道未料到文俊会突然出手，左右急分，闪身、避剑、撒剑，一气呵成，端的不愧一代名家。

白须老道撒下的长剑，发出龙吟也似的啸音，剑身发出青虹，难以分辨剑身是虹，抑或青虹是剑，令人望之，只觉澈体生寒。

这就是武林三大名剑之一，武当镇山之宝寒英神剑。不用问，这老道准是武当掌门玉道人道全无疑。

罡风怒号，剑啸震耳，光华与青虹银芒，一涨一缩，一触即分；三人影分三方暴退。谁也未看清他们如何换招的，更没有看清谁优谁劣，反正在快逾电闪之中，三人乍合乍分，不知谁占了上风。

两老道脸上变色，眼视自己手中正在颤动的吟鸣宝剑，神色凜然。

文俊胸前起伏不定，内腑又受到震荡，真气已有浮动之象，奇怪百脉着实有点不对劲。但他吸入一口气，压下伤势，天残剑重行举动，剑上光华已不如先前之盛了。

三把宝剑愈靠愈近，眼看将行雷霆一掣。

暮地里，鹤鸣峰腰响起一声哈哈大笑，音浪似若殷雷，直贯众人耳膜。

三人神色一弛，侧日向峰腰看去。四周众道侣，和林中被落魄神音震迷之群雄，全皆尽然苏醒。

在两里外峰腰一块凸出的巨崖上，站着一双皓发男女，远远看去，尚可看出他们的身材迥异常人。两人并肩站立，一身青袍褂，手中各持一根山藤杖，迎风并立，自发飘摇，衣袂飘举。虽则看不清面目，但轮廓依稀可辨。笑声一落，众人只觉林梢掠过一双巨大苍影，奇疾无比，到了三人上空，突然“嘎嘎”两声鹰鸣，苍影凌空直上，半空里绕飞半匝，箭似向远处崖上一对年老男女飞去。

只一眨眼间，便停落在两老身侧。

玉道人向剑圣低声道：“无双老二位老前辈驾临，咱们只好就此罢手了。”

剑圣似信不信地问道：“怎么？他们还健在人间？”

玉道人说道：“不但无双老健在，一僧三道同样活得好好地，甚至会在江湖屡现仙踪呢。”

“他们不会管我们的闲事吧。”

“会的，遇上他们可难说话，就凭他们那对灵禽巨鸳，也够人心惊胆跳。”

文俊一听崖上那双老夫妇，就是与一僧三道齐名的无双老，正待运神目看清他俩的脸容，玉道人却收剑入鞘，向他微微一笑，稽首一礼道：“梅施主请了，贫道玉道人道全，迟来步，施主海函。”

文俊冷冷他说道：“你该早来一步，哼！不然贵派门人，不死在梅某天残剑下，亦丧神于天下至毒的蓝羽毒鸩中。梅某既名恨海狂龙，杀百人自不会手软。”

“敝派门下自非施主之敌。贫道倒是深信不疑。”

“不信不可再行一试。”

“今日已无机会，贫道知道施主乃是英雄豪杰，艺惊武林，誉为武林第一亦不为过。”

“牛鼻子，你最好少说废话。”

“撇开施主与本派门下之恩怨不谈，施主刚才那一招怒海藏针，不论火候与功力，皆胜似当年的恨海狂人，好教贫道羡慕得紧。”

文俊冷冷他说道：“快言归正传了。”

“贫道有一不请之情。”

玉道人仍然心平气和对他说道：“小事一件。贫道心仪施主的神奇剑法，疑于日后向主施主请益一二。”

“不需日后，你何不再上？”

“日下实非其时。池洲东北十余里，临江有一座七星山，施主可知这座小山么？”

“梅某不知。”

“那是座尚具微名的小山，中面有座七星观，乃敝派在江南各省之另一道院。”

“还是废话！梅某可无暇盘查贵派根底。”

“今日乃是九月初九，十月初十日时正，贫道在七观星恭候大驾，施主可敢再次前往践约吗？”

“是单打独关呢，抑或贵派全体皆到？”

“敝派如全体出动，岂不声誉扫地？”

“贵派早已声誉扫地了，何用顾及？哼！梅某准到。”

玉道人微笑颌首道：“贫道敬侯大轻。别忘了，十月初十日，池洲七星山七星观见面。天色不早，施主请称玉敝派鹤鸣别院小息，贫道已洁尊相候多时。”

“梅某没空，十月初十日午时见。”

文俊说完，将剑入鞘，直出林外找开碑手云彪去了。

玉道人直待文俊去远，举日向鹤鸣峰看去，巨崖上，已不见了无双老两人两驾的踪迹。

剑圣点头自语道：“这狂小子真有种，天真得叫人吃惊。”

“这种目中无人的后生晚辈，最易上当。无他，英雄之念大浓重，历练不够所致也。”

这次他可准死无疑了。

“道兄，我们分头行事罢，请通知会同道一声，必须与十月初十日卯正，方可在七星观聚会免至泄露行藏，如功败垂成，武林将人人自危矣。”

“贫道就此告辞，将道兄之计稟知敝派掌门。”

两人正稽首道别之际，西角突然传出勾魂一令，和巫山双霸的老二罗坤，数声辣厉的狂叫，还有文俊的冷笑声。两老道一怔，随向辣厉狂叫声发起处扑去。

翌日凌晨，均洲官道飞骑之上，文俊脸色泛灰，伏鞍向东狂奔。

他内伤沉重，急于览地调养，可是九崇山主等人不忍离他而去，坚持等他在鹤鸣峰附近就地疗伤，方肯如命道别各奔前程。

也是文俊太过良善，不忍让这一群肝胆相照的朋友卷人是抵故乃黑夜悄悄溜走，赶奔保康故里神异古洞将养，以哆旁及他人。

一有些江湖好汉们，出身门派不值一提，大多是家学渊源者居多，万一与象武当等名门大派冲突，不啻飞蛾扑火，日后准无容身之地。文俊知道武林中实无非可言，宁愿一身当之，不愿连累朋友，这也是他的可爱之处。

他可没料到，在那湖广省境，遍布荆棘，危机四伏；他那一身蓝劲装，已成了处矢之的。

他一夜间驰出武当地境，九巍山主等却在鹤鸣峰附近乱了一夜，等他们闻讯赶去，已经晚了一步。

老河口对岸，北距冷水河十余里，汉水狂野地奔流。武当余脉傍水起伏。这一带山区，原始森林绵延不绝，官道依山傍水南下，险峻之处比比皆是。

这是第二天入暮时分，文俊利用一夜利用，以真气自疗之术，排出经脉内血液，去复原之期不远。

幸亏他自幼勒用玉浆，浑身坚愈金钢，若不是四十九名高手全力一击，要伤他那是不可能之事。

官道绕过一个山嘴，向右穿过一座密林。文俊虽精力尚未复原，但耳目仍然锐利非常，马向前疾驰，景物却一一入目。入暮时分，正是倦鸟归林之际，但密林上空，各种飞禽盘旋桑鸣，其声急燥尖厉无比。

文俊心中一动，顿生戒心，抓起鞍后小包击在背上，左手扣了一把黑白棋子，马如流矢，向林中内奔去。

林密草深，古松杂草交柯，这里面如果埋伏下上万兵马，亦非不可能之事。

入林里途，官道向右一折。暮地一声慑人心魄的锐啸发自前面林中，把顶上的鸟雀惊得四散飞逸。

文俊勒缰，飞跃下地。啸声倏止，左右密林飞出十余枚寒星，向文俊一闪即至。

文俊早有防备，双脚一沾地，左掌倏扬，身形也凌空升起，半空中光华涌现，天残剑出鞘。十余枚寒星在他身下掠过，林中也传出数声濒死惨号。

文俊本想扑入林中搜寻，前面衣袂飘风之声凜然，现出四名黑蒙面的大汉，剑隐时后，一字排开。

“见不得人的狗东西，看剑！”

文俊声出人到，剑闪万道光华；凌空下扑四大汉。

四大汉身手委实了得，左右一分，四剑招出“万易朝阎天”。急迎文俊下车空档。

文俊急变“怒鹰翻翔”，左肩一纵，半空中突然向右扭转虎躯，放出一招“回龙引凤”。

双方都用了全力，响起一声剑啸，人影倏分，文俊亦落下地来，只觉真气翻涌，不由暗惊道：“这四人功力奇高，因何以中蒙面隐起行藏？”

四大汉退至路旁方行隐住身形，左首两人的剑身，被天残剑留下半寸深的剑痕。右首严人首当其冲，剑尖断了近尺。

在黑巾覆盖下，看不见他们的脸上神情，但由他们胸前起伏和握剑觉察手微颤中，可知他们确是吃惊非小，这种凌空下扑，半途转身出招的奇奥身法，确把他们吓着了。

“你们的功力足以跻身一流高手之林，为何掩起本来面目？身为武林之雄，却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未免有贪生怕死，偷鸡摸狗之嫌。”文俊冷然发话，语利如刀。

可是四大汉不为所动，以凌厉的目光作为答覆。

文俊傲然环顾四周，突向右侧林中喝道：“都滚出来吧！恨海狂不在乎人多。”

喝声一落，林中传一阵哈哈狂笑，笑声中，左右林中缓步走出两拨票悍江湖人。

文俊心中了俱，暗说：“不好！我内伤未愈，势难久关，却又遇上硬对头、看来恐要埋骨于此。”

左侧的人群中，最前面那人身材修伟，白须白发，尖顶头腮，颧突牙露，朝天鼻，眼皮下搭目中阴晴不定，正是徐家湾现身，字内凶名四播的阎王令主卜世昌。

他身后第一人正是活阎王卜成染，这人在徐家湾曾与文俊生死相拼，险此两败俱伤，文俊对他记忆尤深。

后面依次是屡次逃命的两大守护神，白无常巴龙，黑无常焦虎。

白无常没有左耳，吊着光秃秃没有手掌的右腕，狠狠地盯着文俊，目中几乎要喷出火来。

黑无常被击掉四枚大牙，腮帮子痒痒地，他的目光尤其怨毒，象要生咬文俊方止肯甘心似的。

再后是十大报应神，大都是熟面孔，计有一笔擎天古飞扬、单掌开碑

向化文，无敌神剑寇春风，袖里乾坤冷仲晦、火眼狡倪符唯一，且氛散人玄清，火龙尊者达稗、六盘鬼婆廖迎春，玄衣仙子聂翠华。十大报应中，百毒书生辛啸天已死在兰羽毒鸩之下，抱恨长湖，故只剩下九人。

文俊对玄衣仙子华翠黛——即翠华未脱离离阎王谷之事，大惑不解，也大为不满，故就多看了她一眼。

华姑娘面色凛然；略现惶急之色，随又恢复平静。

玄衣仙子身侧，有三个美艳绝伦的少妇，有两个文俊以得，那是绿飞鸿卜雁，红燕子卜燕，两入表情迥异，绿飞鸿惶急。红燕子惨然，文俊可无暇分析他们的心情。

另一名少妇一身粉红罗裳，光是她那销魂荡魄的目光，就可令人浑身发软；她是卜成染之妻雁燕两女之母，人称王面罗刹的淫妇金窈娘。

左右分列着二十四名黑衣大汉。最后面抄手立着一个神定气闲，樟头鼠目的古稀老人，文俊可不认识他姓名谁。

右侧林中现身之人，大多是生脸孔，仅有一人文俊曾在江西见过，并且将他要打跑的铜陵怀远镖局，江南省总镖头凤翅金刀侯如虎是也。

为首一人气度雍容，年约七十开处，端的人才一表，狮鼻海口，隆准粗眉，虎目精光四射虫顺盈尺，看去十分威猛，身長八尺以上，鸯肩猿臂，雄伟号人。

他身穿已字团花对襟劲装，头戴英雄巾，脚踏短统快微靴，腰中鸳带上，悬着一把仅尺八看去金光闪闪的萝色漆金挂囊，里面是他成名兵刃虎爪。

文俊早已听三音妙尼说过这人的名字，认得他是目下白道盟主，武胜关尊称北斗公，无人敢呼名道姓的插翅虎耿天雄。

耿天雄身后，是十余名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四川省总镖头夺魄神旗纪威乃是峨眉的俗家高弟。

河南单鞭断魂凌健，这家伙在氟氛山庄露个脸，和阎王谷的报应神火眼峻倪拼过两掌。河北五虎神枪桑天右。山东百步神拳易坤。震天神箭丘宁。最末一位是凤翅金刀侯如虎。另几人名望不够高，不提。

这一群人左右，有二十四名身穿白绢悬刀背剑挂囊的大汉护卫着，气势及排场皆不输阎王谷之人。

玉被震得向干一挫，感到右臂如受巨锤撞击，气血翻涌。

他人吃一惊，浑身一震，正想向左横飘闪避，光华已到了面门。人到绝地，自然生出与敌皆亡的意念，他一挫钢牙，反手一剑截出，仅练有五成的六合须弥功，突然由左掌发出，他要和文俊拼个同归于尽。

岂知文俊已在六合潜龙口中，知道阎王令主乃是六合潜龙之徒。

在五老峰下，冥海黑龙迫阎王令主说出六合潜龙隐居之所，卜世昌畏死出卖乃师，方有双龙聚会之事。

文俊自双龙死于忠菌时，已猜想到必是阎王今主所为，可惜找不出证据。在吴天堡擒拿五毒判官苗成的师弟，那人供出苗成盅菌毒，而他们的师父圣手华陀毕天虹，目下正在阎王谷中隐身，这已经够明朗了。

阎王令主练有六弥功，他的儿子活有王有不练之理？文俊早防他有些一着，九幽玄阴真气已在扑时发出。

九幽玄阴真气正是六须弥功的死对头，一分一合，一聚一散，谁到功力深厚谁就稳操胜卷，活阎王的功力，比文俊相去远甚，想得到要糟。

两股绝端相反的力道一接，“丝”一声卷起无数气流，向四周散去。

接着是一声吼叫，人影疾闪，一笔擎天和位掌天卑双双抢出文昌笔去势如雷如电，劈空掌排山倒海，齐向文俊攻去。

## 十五

活阎王真是鸿福齐天，也可说命不该绝；在天残剑削断奇门刃阎王令之际，九幽玄阴真气已先行袭到，他感到口中一甜，被沉重如山的浑雄劲道推倒于地，天残剑一发之差，在他顶门掠过，顶上的草雄帆和发结飞扬，差点丢掉天灵盖。

他在地面上喷出一口鲜血，被后来抢出的火眼狡狴和袖里乾坤救回，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阎王令主大警失色，玉面罗刹尖叫扑出的瞬间，文俊已大发神威，一掌击毙单掌开碑，一招“怒海藏针”贯穿了一笔敬天的眉心，退回路中去了。

片刻之间，文梅力残四名字内闻名的高手，重伤活阎王，把群雄镇住了。

“给我提下！阎王令主向扑出的玉面罗刹大喝，又向无敌神剑寇春风沉声道：“你与我先擒下他，含光剑天下无敌，只它可以对付天残剑。”

无敌神剑心中暗暗叫苦下迭，他是文俊手下的亡魂，在江西他还受辱而退，目下怎是文俊的敌手？

阎王令主命他出手，简直要他的老命。

只是绿飞红知道他的苦处，便轻声对阎三命主道：“爷爷，寇叔叔不成，何不将含光剑借与聂姐姐？聂姐姐的剑术足以应付哩。”

这贼货心细如发，已看出玄衣仙子对文俊怀有不平凡的感情。

只有女人方足以了解女人，她由玄衣仙子的目光中，已看出端倪来了。最毒妇人心，她对文俊爱入骨也恨入骨，不得另一个女人对文俊怀有爱念，故而怂恿乃祖着玄仙子出战。

阎王命主可没想到这一着，却向春风一挥手，并对大和尚火龙尊者说：“达双大师功臻化境，可与寇老弟联手擒他。”

达稗和宿春风双双从出，正欲撤兵刃。却见对面的耿盟主向他们连连摆摆手，而且目光却注视着阎王命主，嘴唇翁动，显然正在用传音入密之术，与令主说话。

他们确是在用传音入密之术谈话，耿天雄说：“卜兄难道忘了闻人堡主么？以他那一身武林绝学，加上室刀赤焰剑，仍然败在这小子之手，着贵谷十大报应神出战，不啻以卵击石，卜兄三思。”

阎王令主也要用传音之术问道：“耿兄意下如何？要是你我出手，岂不有失礼面？”他十分狡猾，语中将耿天雄带出。

“目下惟有合力残之一途可循，不计其他。”

那也好，兄弟先上，耿兄请随后接应。”

“弟即挥众扑上，请！”

阎王令主目中寒芒大盛，散下腰畔成名兵刃严王命主，大刺刺上前，

向文俊走去。

插翅虎也缓步走出，在皮囊中散出一把形如虎爪，金光闪闪的奇怪兵刃，长约尺八，柄粗如儿臂，爪端五指屈曲如拳，可以随意伸张或抓龙，指长八寸，伸缩自如，伸开时凭空出八寸，端的令人防不胜防。

高手相搏，生死毫发之差，假使能突然干将及神之瞬间增加八寸，结局将不言可知。

不只此也，爪缝中共有四枚歹毒细随，见血封侯的小型五唐断魂钉，以机簧崩出，不发则已发则对方必死。

他凭这一只紫金惨钢母筹成的霸道兵刃，经历无数次剑海山，打出白道盘主的地位，见这虎爪确是至宝。

两人一动，双方的手下纷纷撤兵刃四下里一分。

一次教训一次乖，文俊在七星剑阵中让老道们得手，分身道力之术几乎了他的命，所以一见众人齐上，便暗自警惕心说：“可不能让他们有使用分导力的机会，我得冲散他们。”

心中在说，马上付诸行动，清啸一声，人影一闪，几乎形影具闪，象是幽灵循影。

光华似电，首先扑向心中发毛的无敌神剑寇春风。含光剑乃武林三大名剑之一，千古神刃确是不凡，两道光华飞舞中，龙吟之声大起，剑气锐啸。

无敌神剑浪得虚名，也许在其他场合中确是无敌，遇上了天残剑合该倒霉。

他心中原虚，一动手更是害怕，直退了五步封出五剑，方化解文俊一招“飞星逐月”，闹了个手忙脚乱。

一旁的火龙尊者大吼一声，急忙抢进助攻，沉重的龙头方便产疾吐，“呼”一声响，火焰狂涛，热流迫得文俊退后一步，一伏身贴地卷进，击出一招“怒海藏针”。

怪！光华暴进的瞬间，由龙头喷出的火焰，突然熄灭，而一股散骨寒流，已贯穿了大和尚的脑袋。

文俊再次发现天残剑的妙处。一把抓过龙头方便铲，顺手向飞扑而至的严王命主扔去，身形急闪，光华已到了警魂未定，毛骨惊然而立的无敌神剑顶门。

无敌神剑本能的横飘八尺，一剑挥出。可是双方的功力相去甚远，他感到手腕一凉，含光剑连手掌都奉送了文俊手中，耳听左侧一声狂叫，便已晕死扑倒。

那一声狂叫，发自河南省总镖头凤翅金刀之口。他从左侧挥刀直上，要捡便宜，却被文俊一手撕掉寇春风的手掌，夺过含光剑的同时，斜剑里攻出一招“寒梅吐蕊”，结实地刺了他一十五剑，在他心胸腹留下了三朵梅花形剑浪，其中十五剑之多。江南省怀远镖局的总镖头，接不下一招。这一刹那，厉叱之声暴起，剑海刀山一推而至。

同一瞬间，三枝劲矢破空飞到，来势之疾，令人肉眼难辩，箭到，肃声犹未到达。

文俊虽有神耳，但长箭乃是从后飞到，不带丝毫风声，直抵后心，文俊方突然发现不妙。

他不知是何种暗器百忙中向后一掌反拍，六合须弥功以十成劲道蓦地爆发；含光剑以骇人听闻的神速，向后飞去。

“轰”的一声大震，六合须弥功的音爆，加上三枝震天箭的爆炸声，宛若半天里响起一声炸雷震得刚近身的贼人血肉横飞，狂叫之声大起。

后面密林边引弓待发第二次神箭的震天神剑岳宁，被文俊向后扔去的含光剑贯穿了心窝，几乎变成了两截；含光剑劲道未裹，向林木深处隐入。自此，三大名剑中的千古神刃含光，再也未在江湖出现，不知落在何处。

文俊竭尽全力运功自救，本就心血浮动：震天剑同时爆炸，力道足以化铁碎钢，与六合须弥功的劲道一接，反震的力道更大，想得到要糟。他只觉背部一股强大的推力，把他向前一撞象一座山向前压来，身不由已向前扑倒，眼前一阵黑，嘴角鲜血阵阵涌流。

但他神智仍然清明，挣扎着爬起，天残剑本能地一剑挥出，在身前涌起一道锈迹斑斑的剑墙，千百道歪歪斜斜的剑影，令人无法揣摸其来。这是大周天剑法中，守得最严密变化也最神奥的“孕育万机”。可惜他已经无力将天残剑的锈迹隐去，不然凡是近身八尺之人，绝难幸免。

这石破天惊的一震之威，地上死横五具，其中有单鞭断魂凌建，氤氲散人玄清，另三名是阎王谷的黑衣大汉。

阎王今主和插翅虎为了保持身份，缓缓上前，反而逃掉一劫，未受波及。但他们眼前惨剧发生，被文俊的绝世神功惊得呆住了。

阎王今主想不到文俊的六合须弥功会有如此精纯，宇宙神龙在汉中府夺得文俊的黑龙剑，莅监阎王谷以剑易艺之时，谈起文俊的六合须弥功如何高明，他还未予置信，今天目睹其事，他只感到毛骨悚然。

他想赶快离开，但情势已变，文俊的天残剑光华消失，玉面泛灰口角滴血，不用问，准是身负重伤，已至油尽灯枯之境了。他在警惧中泛起了无限希望，向插翅虎望去。插翅虎耿天雄也正向他望来，两人心意相通，会意地略一点头，随即柔身扑上。

另一面扑上的是一条黑影，那是玄衣仙子翠华，她凤一点头，随即柔身扑上。

另一面扑上的是一条黑影，那是玄衣仙子聂翠华，她凤目中泪光烁然，银牙紧咬挺剑急截插翅虎。

“哼！果不出所料。绿飞鸿早已在旁戒用，石火中烧，语音一起，即一剑戳出。两人功力相当，响起一声金铁清鸣，一红一黑的身影各退三步。

同一瞬间，绣影一敛一张，阎王令主插翅虎同时暴退一丈，每人的袖底，皆现出两道细小的剑痕。

他们在出招击向文俊时，突然绣影不是以直线射出的，而是神奇地扭曲闪动，大异常情，绣是不可能之事，可是事实具在，不容怀疑，他们一以一瓜刚切人仍影，袖底以感到寒气侵骨。这两个字内双凶，毕竟身手超人，而且经验丰富，在危机一发中硬将暴进的身形撤回。看了袖底留下的天残剑痕，两人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文俊眼前仍然模糊不清，谨是凭听风辩位术运剑，求生本能支持着他，虽浑身发软亦起立不倒。

插翅虎两人惊怒交加，煞气直冲华盖，阎王令主一挫钢牙，说道：这小子用的是甚么剑法神奇诡异，大异常规，咱们得活擒他迫出内情，再慢慢让他饱受凌迟之苦，方消心头之恨。”

插翅虎说道：“人可任卜兄处治，兄弟要的是天残剑。”

“耿兄如此分派，兄弟深以为然，但如何近身擒人，耿兄可有高见？”

“卜兄的辟历针，兄弟的五虎断魂针，皆是天下奇毒，霸道绝伦之物，绝不可用，何不请令媳下手，今媳一手三暗器为江湖一绝，大可一伏身手给兄弟一开眼界。”

两人皆以传音入密之术说话，外人皆不知内情。两位主人在一旁边商议，其余的人全挺兵刃在一旁戒备。

绿飞鸽和玄衣仙子拼了一招。又重行扑上。

“四妹，你疯了么？”红燕子闪在两人中间，向乃妹喝问。

绿飞红粉面铁青，气虎虎他说道：“我才不疯，那泼妇想救姓梅的；你看看她那情急模样，先擒下她再说。”说完，便想绕过红燕子的身侧。

天色即将尽黑，人影模糊，玄衣仙子脸上的表情已难分辨，但仍根本不理红燕子姐妹，面向文俊缓缓举步。

天空中响起两声鹰鸣，宿鸟突然惊鸣不已。

红燕子又将乃妹截住说道：“且慢”！从井救人，智者不为，何况在两方高手环司之下，你怎能胡说八道？”

她这话其实是说给玄衣仙子听的，文俊在五老峰下以德报怨，救她于黑龙淫威之下，大病半月，致令文俊蒙上江湖淫贼之名，她不象乃妹淫荡，本性亦不坏，常因此耿耿于心，时想觅恩图报。可是双方仇怨深结，化解无由，她只好徐待机缘，聊尽此心而已。

玄衣仙子的神情，她何尝不知。上次五老峰下拦截文俊时，玄衣仙子亦是参予者之一，自那次事后，玄衣仙子性情更为抑郁，举动怪异，有时幽幽叹息，时而独自低须苦笑，比往昔更为孤僻，更不易亲近。非女人不足以说了解女人，红燕子虽不知玄衣仙子与文俊交往内情，但已出她定然陷绝望的情网中不能自拔了；至于对方是谁，任谁也不知底细，今天总算真象大白。

玄衣仙子果然罢然一警，她想：自下局势已不可收拾，多死一人干事无补，何不静观变化，相机救他呢？这时，所有的人紧张地注视着文俊，他手中的天残剑指向前方，身形摇幌不定，正在运功调息。

插翅虎和阎主令主缓缓移步，一左一右徐徐举步。正前方，是一身淡红彩裳，色极媚极的玉面罗刹金窈娘，她双掌提至胸前，举步慢慢欺近。

文俊已逐渐清醒，星目中神渐复，天残的绣迹，亦在缓缓褪去。

突的两声长笑，一令一爪左右齐出，罡风突发。

玉面罗刹双手齐扬，淬毒针五芒球漫天飞午，柳叶回风刀盘旋而飞，有些发出锐啸，有些无影无声，向文俊胸腹飞射而去。

一令一爪近文俊，天残剑再度扬威，两朵剑花左右急射，剑气丝丝刺耳。兵刃相触之前，如山暗劲先行相搏，文俊虽说仅可用上四成劲。但神奇的大周天剑法，却有夺天地造化之功；所发的内家真力虽震回。但剑尖却由一令一爪的空隙中一切而入。

两个字内凶人不想三败俱伤，各怀私念，赶忙封招急退，差点儿被天残剑点中。文俊也力竭欲倒，摇摇欲堕，天残剑又恢复原状，星目中神光倏敛。三称歹毒暗器恰好射到，配合得天术无疑。恰到好处！

文俊神智仍清，虽已惊觉到危险到危机一发，但已无力回避，百十枚暗器四面射到，会绕旋的回风刀委实防不胜防，挥翼放蓝羽毒鸩天下至毒已经无力取出了。

五芒珠着体即堕，回风刀把他的蓝色劲装划了无数裂缝，只有淬毒针霸道，射入腹股三分之深即无力再进，其中二十枚之多。他浑身坚逾金石，

但仍难完全反震玉面罗刹的全力一击，浑身一震，屈下一腿坐倒在地。

在叱喝和尖叫声中，阎王令主和插翅虎不约而同，齐向文俊扑去。

玄衣仙子本决定以后相机行事，可是一个身陷情罔之人，感情异常脆弱，易于冲动，更经不起打击，眼看心上人生死须臾，一切打算全化乌有，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救他！

她凄唤一声，舍命扑出。

暮地里，推山裂石的狂风卷落，罡风如怒涛澎湃，林木纷折，大道上走石飞砂，两团硕大无朋的黑影自天而降，急似奔雷，黑影之前，两双火眼金睛光亮如电，慑人心魂。

在场的高手们惊得浑身发抖，只一瞬间，狂叫着向林中飞逃，跌跌爬爬狼狈已极，两个字内凶人见多识广，大惊失色，举兵刃向中急挥，双足一点火速后退。

玄衣仙子起步在后，罡风压体她便爬伏在地，没命地向文俊抓去，利用两黑影追袭众人的瞬间，他爬近文俊，颤声轻唤：“梅恩公，我是华翠黛，我负你离开这儿。”

她拉起文俊虎腕，取下天残剑迅速归鞘，背起文俊窜入林中，向西面山林密处逃去。

文俊心中清醒，他想挣扎，可是浑身力道尽失，只好由她摆布。

这期间，只有一人看得真切，那是绿飞鸿；她被乃姐拦住，气得杏眼中冒出火来，赌气走到林缘，死盯着玄衣仙子。这泼辣妇以前曾对文俊说：“得不到你只有杀你；她得不到文俊，连杀他她也干，怎肯让另一个女人插入其间？所以把玄衣仙女恨得牙痒痒地。

黑影突然凌空向众人袭击，别的人亡魂似的逃命不迭，她在一旁看得真切，感到诧异万分，怎么凌空下击的怪物，并未向玄仙子袭击？玄衣仙子一走，场中正乱得一场糊涂，她来不及出声交待，跟踪便追。

众人被怪物突然猛袭，措手不及，闹了个手忙脚乱，伤亡狼籍，等他们避入林中，惊魂初定已不见怪物的踪迹，只有夜空中传来一阵急燥的鹰鸣，久久不绝，终于越去越远，良久方寂。

插翅虎对身畔的阎王令主道：“兄，咱们还是赶快离开为妙，那小子恐怕已被两个扁毛畜生救走了。”

阎王令主心有余悸他说道：“这两个畜生在此出现，难道说出现鹤鸣峰的人，真是无双老两个老不死？”

“说不是？看样子，那小子定与无双老有些少字源，后咱们可睡不安枕了。”据兄弟之见，却恰好相反。”

“兄有何高见？”

“众所周知，一僧三道无双老这几个老不死，不管闲事便罢，要管就毫不留情，出手不留余地。目前鹤鸣峰下无双老现身，仅示警武当即行隐去。今晚亦仅命两个扁畜生吓唬我们，人并未现迹。如果那小子与两老有渊源，以咱们字内双雄一霸众多高手，围殴一个后生晚辈，即使没沾渊源，老不死也不会放过咱们，可见适逢其会的成份为多。”

“这倒有道理……”

“苍苴恩燥而鸣，事态大不正常，定然将老鬼引来，将我们由林中驱出，咱们以迅速离此地为妙。”

“兄弟正是此意。这些老鬼功参造化，非人能敌，离开此地为上上之策。”

不久，林中寂然；只有大道之上，一滩滩鲜血令人触目惊心，告诉人们不久之前，这儿曾发生惨剧而已。

半个更次后，天空中降下一双硕大的巨鸢，倏然落在路中，上面下来了曾在鹤鸣峰现身的武林前辈无双老。

老头子说道：“怪事！大苍二苍双睛可以在百里上空明察秋毫怎么会让那妙娃平白失踪了的？”

老太婆指着路旁草木堆砌的残枝，和路侧的深沟说道：“以地势而言，怪大苍不得。

他们袭击众贼之时，定然无暇兼顾那娃娃，那娃娃功力何等深厚？乘机脱身并非难事哪。”

“地面倒了这许多人，大苍怎会想到他仍能脱身？我们再在左右近搜搜看，也许他受伤甚重，晕倒附近呢！”

老头子说道：“试试看吧！老花子的重托，竟被你我一时大意断送了，真可说阴沟里翻船。”

“老花子他自己在雷音古沿纳福，假和尚又在百花洞天快活，却将难题往我俩身上推。既然那娃娃一身做骨，不领任何人盛情，自有他的缘份。你我又不能出面自讨没趣，救他两次算是已尽人力，只好看他自己了。”

“别怨老花子了，他也是后悔难安哩。那两群小配已经狼狈而循，并未将那娃娃擒住，我们仔细些搜，也许可以找到他。”声落，人影突沓，身法之快，骇人听闻。两只巨惊也分左右冲天而起，分头寻搜。

玄衣仙子背着文俊，向西面深山林密处落荒而逃。她功力甚深厚，在十大报应神中，论功力在三四名之间，身上背了一个伟岸沉重的人，毫无妨碍。

后面百丈左右，绿飞鸿刁尾紧追，她的轻功稍次半筹，但却是单身。所以始终保持百丈距离在深林之中，且在黑夜，目力仅可及丈外，全凭千锤百炼陶冶出来的听觉，追踪百丈外的轻微足音和枝叶擦动声响，紧盯不舍。

玄衣仙子亦感到身后人追踪，慌不择路倾力奔逃，想将追踪之摆脱。

直奔出二十里之遥，好感到身后追踪之人，轻功并不比自己高明，不然早该追近了。

她心中大定，认准正西方向进入丛山峻岭之中。

文俊昏昏沉沉，逐渐清醒，例以九如心法行动，将体内经脉中于血缓缓排出。至于那些针伤简直对他毫无作用，虽天下至毒地，区区淬毒针何足道哉？

他体力未复，但耳目仍很灵敏，已发觉身后远处有人以奇的轻功法紧追不舍。他感到玄衣仙子体中的香汗，已湿透薄裳，渗入他的衣内，脚下渐缓，再往前奔跑必将虚脱而死。

他低音虚弱他说到：“华姑娘，这样下去你将累死，追踪之人相距尚远，我们且找隐蔽处先且躲上一躲。”

玄衣仙子一听他已能说话，精神大振，一面向前疾走，一面问道：“恩公可感到体内有异么？金窈娘的淬毒针歹毒绝仑面如无独门解药，半个时辰内无可挽救。恩公既能说话，想是未中暗器呢。”

“这些小玩意不足为害，天下至毒亦难伤我。但追踪之人已接近至三丈以内，还是先躲一会儿再说。”

玄衣仙子不再犹豫，向左急窜。这里是无数怪石古林形成一座山谷，

夜黑如墨，新月早隐在山后，满天繁星的微光，被林木全行挡住了，这里即使白天，也是阴森可怖的鬼域，何况夜间？

玄衣仙子背着文俊，钻入一座密林，将文俊倚在一座巨石旁，找出长剑隐在一旁，专候来人现身。

绿飞鸿迫出数十丈，突然发觉前面已听不到足音，她冷哼一声，回头凝神搜索可疑之处。渐渐地接近玄衣仙子藏匿之所，逐步接近。

突然间。东北角半里外传来了清晰的门扉响动声，有一个苍老的嗓音道：“两位菩萨既然坚持，在下只好据实回报；但目下江湖大劫已临，恐非独其身所能置身事外。敝堡主深知二位循世三十余年，已参悟上乘妙谛，如能出面共诛此僚，造福武林，功莫大焉，尚请三思。”

“贫尼等隐身于此，不问世事三十余年，武林恩怨一笔勾销，不复作人世之想。施主盛意相邀无奈贫尼已经誓远红尘，自赎恶吐，只好讼主失望了。”这是一个清越的嗓音，从容而吐字有金石之声。

“施主何不请当年武林三老，一伸武林正义呢？”这又是一个清越的嗓音，带有甚浓的湖广语调道：“据贫尼所知，东海神龙，必可知道她的行踪，贫尼虽非住在三老之前，其实功力比三老相去甚远，施主邀贫尼了山不请三老，实是大错。”

“敝堡主确已亲赴东海恳请三老。可惜不迂而归。其实两产位菩萨当年行道江湖，声誉大隆，并无其匹，只消两位出面。那狂小辈怎敢再行肆虐，不久之后，敝堡主当登门拜谒，还请两位暂勿云游，尚望见允。”

“烦施主上覆堡主，贫尼实难破誓，绝不干预武林是非。”前一个清越嗓音接着说道：“此间不留贵客，施主见谅。贫尼不远送了。”

绿飞鸿听至此刻，展开轻功向说话处奔去。

另一旁的玄衣仙子心中一动，伏在文俊身畔，低声说道：“那苍老的音喉，乃是吴天堡的五毒判官苗成，他是阎王谷圣手华陀的大徒弟，打入吴天堡侦查宇宙神龙的举动，他在邀请武林隐逸与你为敌。”

文俊沉思片刻，也低声说道：“排名在武林三老之前，你想该是甚么人隐居在此？”

“听语气，象是两个尼姑。”

“是了！两尼深隐，三老潜踪，双凶中天，一霸河沟。这是二尼，三十年前脱离江湖的二尼了。”

“正是他们，菩萨圣尼与百了神尼。”

文俊长吁一口气说道：“要是她们，我们大概无妨。”

不久，东北角响起几不可闻的足音，向这儿搜来。

文俊轻声说道：“那恶贼来了，有两人的足音，刚才追赶之人，定然与五毒判官厮熟。”

华姑娘说道：“我的剑法不输与他，万一搜到这儿，我可以斗他百招以上，你可以么？”

“我可助你，小心他的暗器，不要离开我三丈以外，三丈以外我的腕力已不可及，因我内腑受伤，仅可用一成劲。请记住，万一受伤，赶忙回到我身畔，我有办法驱出体内任何奇毒。”

他挣扎着坐正身形，取一块千年玄参放入她樱口内。低声说道：“吞下这个玄参，可以却毒的。”

华姑娘就他手上把玄参吞了，感情他说道：“谢谢，我会珍惜我自己。”

她轻轻地站起，闪至一株大树后向外戒备。

两条人影相距一丈，并排搜到，已距两人隐匿处不足五丈了。

玄衣仙子暗中一咬银牙，暗骂道：“是她！这贼人。”

文俊早已看清来人，正是绿飞鸿和五毒判官苗成，左掌心扣了一把黑白棋子，右手指缝夹了四颗特制的黑棋子；那是他在江西，由三剑一奇雷安处悟出的奇特暗器，每一颗棋子中，安装上一枚小针，在江西他曾使用过。但这四枚棋子中的小针，却是浸了化血神砂的绝毒玩意，一入人体，血液渐渐化为清水，不死何待？

五毒判官和绿飞鸿一停一搜，逐步接近，身法轻灵迅捷，倏现倏没间恍如电闪。快接近林中巨石，两人聚在一起，附耳商量片刻。

文俊浑身无力，紧咬钢牙，他心中暗付：“这两个男女身手都够高明，华姑娘以一敌一我仍不放心，以一敌二确是冒险；我不可稍存妇人之仁，必须先拾下一个才行。”

对方隐身在四丈外树根旁，向这儿侧耳倾听，凝神察看良久，方稍行分开。

玄衣仙子屏息以待，手心直冒冷汗。人影突现，快似电光石火。五毒判官扑向石后，绿飞鸿则纵向右前。

“打！”文俊叱喝一声，一黑一白两颗棋子急射五毒判官。在这生死关头，他仍不失大丈夫之风，喝声在前，暗器后发。

玄衣仙子剑似游龙，迎着绿飞鸿挥出一剑。

五毒判官陡然一惊。急切中向旁一闪，右手急撤肋下判官笔，左掌劈出一劈空拳，将呼啸而来的白色棋子震飞。

他心中狂喜，因棋子力道甚弱，显然对方功力还及不上三流江湖朋友。

白棋子飞出的瞬间，黑棋子已跟踪射到。五毒判官身形下沉，单足着他，听风辩器，伸手一掌切出。黑棋子被他雄劲的掌力，震得粉碎。

“打！”又是两颗黑棋子飞到。

五毒判官已发觉暗器是瓷造的棋子，不由心中冷笑，右手判官笔急拔下盘那一粒，伸左手去捞射向盘的另一颗。他算得是玩暗器的老行家，能打能接，任何暗器也别想在他面前含糊，只消一听飞行时的啸声，或一看形影，便知是怎么回事。

六十岁老娘倒绷孩子，不是不会，那是她不在乎之后。五毒判官也是不在乎，终于着了道。

判官笔一振，黑棋子立时粉碎，左掌的黑棋子也就同时到手，他狂笑道：“小辈，哈哈！你简直班门弄斧。哈……哎呀！不……”他扔掉黑棋子，探囊去取解毒丹。可是晚了，手一按肋下革囊只觉血脉一弛，浑身发软，判官笔失手落地，腿一软，缓缓跪倒。

倚在石上的文俊，咬着牙缓缓站起，向五毒判官走去，脚步不稳，但神态仍然从容。

绿飞鸿吃了一惊，一剑迫退玄衣仙子，向这儿便抢。

玄衣仙怎肯让她如意？娇叱一声，剑势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把绿飞鸿迫得只好回身招架。

文俊走到五毒判官身畔，伸手点了他的玄机、将台、和七坎大穴，阻止化血神砂传人心室，将他身躯放平。

三丈外林木映掩处，有两个灰影向这儿凝视，两人都扣指当胸，似在

蓄劲待发。

文俊功力未复，两灰影又艺臻化境，故而并未发觉三丈外有人隐伺。

文俊冷然问道：“苗成，我有话问你，你最好从实道来。”

“快问，给我个痛快，我体内万蛊咬咬，受不了。”

“双凶一霸为祸江湖，顺者生逆者死，东海神龙全家在星子几乎被你们杀掉，还是梅某拼死将他救出。你这厮怎能信口雌黄，在两位世外高人面前颠倒黑白，把我说成武林不齿的败类？”

“那是堡主所差，少向苗爷问难。”

“闻人老贼目下安在？”

“你找他也是白废劲，对你有害无益。”

“刹师之仇，不可不地发，你说是说不说？你最好自爱，铁打金刚也难抵受梅某的酷刑。”

“堡主日内东下，塞北人魔也不久东来中原，你小心好也。”

“不劳挂心，梅某一腔热血等着挥洒。圣手华驼可是阁下的师父？”

“你很精明，正是家师。”

“蛊菌由何处得来？”

“我也不知来处。”

“大巴山云雾岭毒毙双龙之事，阁下可知其详？”

“你是何道于盲，阎王谷之事，苗爷一概不知。”

“你师徒分处双凶之所，两得其利，瞒得了双凶，却是逃不过在下耳目。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你真是个毛孩子，暗中客人之事，虽亲如父子亦不令知之，即使家师下手，他怎肯让我知道？你真是莫名其妙！”

“你推得一乾二净，在下也不为已甚，反正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屡次暗算我的帐，一粒棋子两下里扯直。”一说完，伸手解了他的穴道，又说道：“你中了化血神砂之毒，半个时辰内还可解救，你号五毒判官，自然知道解毒之方，少陪了。”

五毒判官心中一惊，他知道那是假话，半个时辰之内，早已成为一具僵尸啦，除了取得千年玄参，根本没有解毒之药。他在绝望中涌起了杀机，乘文俊站起的瞬间，强动真力于右掌，大吼一声拼命一掌扔出。

“拍”一声响，文俊向后一挫坐倒，喷出一口鲜血，他虽有防袭之心，无奈功力已失去九成想避亦力之从心，结结实实挨了一掌。

五毒判官妄用真力，穴道刚解，化血神砂毒立侵心脉，嗯了一声，手足一伸立即气绝。

文俊踉跄爬起，注视着五毒判官的尸体喃喃他说道：“恶贯满盈，报应昭彰，你可说死得其所。”说完，缓缓移步向两女恶斗处走去。

暗影中的两个灰影，象两俱石翁仲，眼看惨剧发生和结束，始终未移动分毫。

玄衣仙了和绿飞鸿恶差别正酣，半斤八两势均力敌，剑如游龙，幻出缤纷电芒，吞吐之间，危机一发。

两人力拼卅照面，各展奇才，换了百十招谁也抢不到优势，再拼百十招或可分出优劣。

“华姑娘，小心暗器！”文俊在一旁大叫，他知道绿飞鸿深得乃母玉面罗刹的真传，在氤氲山庄的他就挨了她三柄回风淬毒柳叶刀，所以替玄衣仙子

担心。

玄衣仙了一生不用暗器，上次五老峰解文俊之危，用的是须上银替攻袭黑白无常，危是解了，几乎死在玄阴死毒之下，要没有文俊援手，恐已活不到今天。

不善用暗器之人，避暗器不见得有绝对把握，所以她步步提防，不敢解胆他攻，这也是久对百余招不分胜负的主要原因。

绿飞鸿是在找机会一显手段，她的一手三暗器比乃母在而罗刹差做不太远；玄衣仙子步步提防，她也就不敢贸然出手，以免劳而无功。

文俊在旁一叫，她可心中一动，一剑错开玄衣仙子的一招“玉女投峻”，接着突出“分花拂柳”将“玉女投峻”点来的三剑一一化解，左掌向文俊急伸，三把回风柳叶飞舞而去。

玄衣仙子大惊，她知道文俊真力已失，绝对躲过三把可以回转的飞刀，惊叫一声，飘身急绞去势如电的回风力，她这一动妄动，被绿飞鸿料个正着，扔手振臂抬腿拧腰五芒珠淬毒针还有九把回风柳叶刀一齐出笼，向斜扑而出的玄衣仙子射去。

文俊早知不妙，左掌中的黑白棋子电射而出，“满天星罗”的手法端的高明，锐啸飞旋密如骤雨。

三把口风刀闪电似射到，在身前三尺外突然分，一左一右一向上升，“呀”一声齐向左右胁和后脑折向急射。

文俊是暗器大家，他的黑白棋子就是走弧形道路的怪物，刀到他声色不动，徐徐踏前半步向身后劈出一招“倒打金钟”，怪！这一掌与暗器袭来的方向，相差万八千里，但暗器如被神奇的吸力所引，丝丝发啸随着折向，跟着掌风向后飞走了，三声轻响，贯入后面大树之内，同一瞬间，玄衣仙子和绿飞鸿同时惊叫一声，双双探剑栽倒。

原来满天星罗手法，并未能将飞玄衣仙子的三种暗器全行击落，五枚淬毒针射中玄衣仙子的右臂、脐下和右腿外侧，玄衣仙子怎能不倒？

绿飞鸿也被三粒棋击中，一伤左子乳子期门穴，一中脐下中极穴，另一粒直贯心室，她也倒了。

文俊一见玄衣仙子倒下，狂叫一声，踉跄向前猛扑，跌倒玄衣仙子身侧，急声问：“听姑娘你……你伤在何处？”

“不要紧，只有脐下一针深入内藏，恩公可带有磁石么？”

“糟！我没有磁石，”文仅仅额角上冒汗大喊道：“我功力未复，不能以内家真力吸出铁针，这……”

“目前尚可支持，好在先服上千年玄参，针上剧毒无法肆虐，倒无大碍。”

文俊扶她坐起，安慰她道：“我静养一天，或可恢复六成功力，再替你取针，只好苦你一天了。”

“恩公放心，我还能忍受一日之苦。请劳驾看看华姑娘伤势如何？”

文俊放下她，蹒跚走到绿飞鸿身畔，扶起她的上身，不由摇摇头，长叹一声轻唤到：“卜姑娘，……”

绿飞鸿脸色死灰，眼角挂下一串泪珠，手足淡冷，鲜血由伤口涌出，将胸前和腹下染得一片腥红，她正魂游大虚，文俊一声轻唤，却又使她醒转，张开无神双目，她发觉上身正倚在文俊怀中，便幽幽一叹，微弱他说道：“能死在你的怀中，我已无憾，万一你死在我怀中，我不知该如何悲痛啊！”

“卜姑……”

“文俊，对不起，我是这样对你。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可是爱极生恨，因为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相爱，清泥渡深陷情网，不可自拔，我是一个万人唾骂的……”

“别说了！卜姑娘，我……”

“不！让我说，没有机会了，我知道我配不上你，阎王谷是人间地狱，为江湖所恶，你绝不会失身贼侧身阎王谷，所以我发誓，得不到你毁了你，阎王谷联合武胜关和吴天堡全力对付你，并不全为了天残剑，在我的其中捣鬼。”说在这儿，语气渐弱，稍停又道：“我卜家祖孙三代，多行不义，可以道出报应临头，天幸我是死在你的手中，我死冥民俊，请记住，情之一字误尽天下苍生、”

你，你不是木石人，我可以看出你的心地，终将为情所误，你得小心谨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愿你收起愤世疾俗之心，还你本来。”

文俊浑身一震，两颗泪珠滴下尘埃。

“俊，我不怨你，濒死之时请答应我的不情之请。”

“卜姑娘，你说吧，梅文俊只要力所能及，必如所命。”

“为我卜家留一香烟，不可赶……尽……杀……绝”

“我将尽力而为，姑娘请放心。”

“俊，叫我一声，我可九泉……安……慰。”

“雁，我……我……”

“谢谢……你。俊，我……去了，来……生……再……见。”她长叹一声，眼廉缓缓阁上，溢然长逝。

两人一问一答之间，一旁的玄衣仙子听得直皱眉，这个逢号恨海狂人愤民嫉俗的男子汉，竟然是个婆婆妈妈妇人之仁的大丈外，岂不是奇事么？但再一想，却又泛想无穷感慨，和深深的内疚，这显出他内心本是善良，不失赤子之心，比那些自命英雄，杀人如儿戏的好汉们，不知高明了多少千万倍，她自己也因一念之私，在马背上暗算了桃花仙史，比起他来，不是大大不如？

文俊抱起绿飞鸿的尸体，吃力地起向玄衣仙子，突然，他骇然一惊，两脚生了根，腹中冒出一股凉气，玄衣仙子一怔，随他的目光去，也骇然失色。

三丈外怪石之旁，也知何时现了两个灰影，头上光光，灰袍飘飘，分明是两个老尼姑，正向文俊注这高，眼中神光湛湛，显是两位武林高手。

“阿弥陀佛！”

后面突然响起一佛号：“贫僧晚来一步。”

文俊和玄衣仙子转身一看，又是一惊，身后丈外，也现出一个高大的中年僧人。

“无量寿佛！”银铃似的嗓音又从左方林中响起，道：“诸位见死不救，未免有失慈悲宗旨，贫道来，诸位皆已先临，何以袖手旁观？”

文俊和玄衣仙子又是骇然，转首一看，三丈外不知何时，现出一个美如天仙，风华绝代有青年道姑，玉色道袍飘举，手中拂尘迎风飘摇，看去恍若仙子突降鹿环。

“贫尼不问世事，略一犹豫，救应不及，仙姑休怪。”

“贫僧闻声赶来，已迟一步，此女与贫僧骨肉连心，岂有见死不救之理？实是罪过。”

美女冠笑问道：“道友莫非是四海游僧云非大师么？”

“贫道偶经五台，途遇令师善远，承告道友身世，并请代促道友回山，令尊及令弟多行不义恶根深种，人力不可回天，逆天而行，将惹无穷杀孽，愿道友三思。”

文俊心中一惧，暗叫“糟了！”听青年道姑的语气，这位云非大师，分明是阎王令主的长子十余年前披发入山不知所终的卜或练，目已功力未复，动起手来实不堪设想。

“请道友明示仙号，贫僧斟酌，事在人为，贫道虽为佛门弟子，对因果之说，尚未能大澈大悟。”

女道士仍然含笑相询道：“道友是明知呢，抑或故问？”

云非语气颇不友善道：“要修至心如明镜，贫僧尚须一甲子苦修，但今日之事，贫僧不可能撒手不管。”

“道友如何打算？”

“要这一双男女，偿贫僧侄女一命。”

“贫道虽未目睹经过，但令侄女临终数言，贫道在三里外以天听之术尽入目中，是非明矣！道友如坚持如此，贫道亦不能撒手不管。”

“道友咄咄迫人，贫僧只好领教高明了。”

“你？说句不中听的话，你还不配。”女道士不笑了。

“哼，道友好大的口气，云非倒不信邪，”他双掌缓提，举步向道姑走去。

道姑淡淡一笑，若无其事他说道：“令师世高人，拳拳无敌天下，也不敢在贫道面前放肆，你的能识确值得一赞。”

云非一怔，停步不前，怒声问道：“道友究竟是谁？”

“贫道蓬莱真如。”

“善哉！原来是三仙门人，人称飘渺担娥的真道友。”两老尼中之一上前合掌一礼，又说道：“卅余年前贫尼隐修之先，曾风闻道友中原前往昆仑，此后无缘一见，想不到三十年后，道友仙颜常驻，诚已修至金刚不坏玄玉归真之境了。”

飘渺担娥稽首回礼，含笑问道：“这位定是人称菩蝗圣尼佛光道友了，那位可是人称百了神龙的百了道友？幸会幸会。”

“道友修为至深，一看即知贫尼名号，可佩可佩。”百了神尼回了一礼。

三人打招呼，云非吓得倒抽一口凉气。飘渺姐娥在江湖籍籍无各，识者极少，但三神仙的名号可吓坏人，当年白龙一役，蓬莱三仙为了要和雷音大师较技，将各大门派弟子全行赶跑，功力不深，令人心胆俱寒，这乃是尽人皆知之事，云非怎会不和在，他心中发毛，但又不相信这位娇艳如花，看去弱不禁风的女道士，会有真才实学。

他心中生疑，却又不敢鲁莽，想罢手却又不甘心，故而十分尴尬。

飘渺担娥知道他心中不服，娇然一笑道：“道友心中不信是么？”

云非吓了一跳，口中却说：“也许……”

“蓬莱以玄天神罡独步武林，道友请看是与不是。”她截住云非的话头，一面道，一面玉掌徐伸，虚空向身侧丈外，两株合抱古按去。古木纹风不动，她已将掌收回，淡淡一笑。

云非正茫然莫解，突然，古木“哗啦”一声，向外轰雷也似的倒去。他吓了个胆裂魂飞，半响做声不得，良久，他长吁一口气，步至文俊身畔，茫然接过绿飞鸿的尸体，大踏步越林而去。

缥缈袒娥注视文俊良久，突然向两尼稽首道：“不再打忧道友清修，后会有期。”音落，白影一闪，立时形影俱缈，只留下一丝幽香，流动在空间里。

文俊心中百感交集，心道：“我错了，世间奇技异能之士，比比皆是，我不该急于报仇，鲁莽下山，我该花一年功夫，把师父所授浩然正气练成，方能行道于江湖，报仇雪恨何至于如许艰辛？”

自此，他动了潜修一年之念，可惜与愿违，一直等到身惟大难之后，方悄然隐名埋姓苦修，也由于他心有所奇，仇恨深埋故能夺心一志，摒除杂念刻苦用功，加以他先天秉赋大异常人，只三月之间，便将浩然天上气练成，一举而震惊天下，武林感动。

“既入柄谷，也是有缘，女檀越身受毒针所伤，贫尼愿略尽绵力，竟此功德。”菩提圣尼语毕，上前抱起玄仙子，向东北角缓步而去。

“小可如同身受，谢谢二位前辈大德。”文俊一躬到地，向两尼施礼。

“檀越内腑受伤奇重，请移玉蜗居，贫尼尚可勉尽绵薄。”百了神尼亦含笑相请。

文俊不愿留此，他怀念保康故园那神奇的石洞，和清凉山下那缺乏温情的家，虽然后母对他百般凌虐，但亲情仍在，人在年岁增长饱经风霜之后，惟一魂牵罗嗦之事，就是那块土生土长的故园，和孕育自己的那个家，文俊也不例外，后母虽外贤，但父子之爱永存，手足之情长大，他要回家叙天伦，幌早四年余，父亲头上的白发又增几许？弟弟该长高许多了吧？

甚于内腑之伤，他不在乎，他有把握在短期间自疗痊愈，而且他也不愿受人恩惠，那是精神上胜负荷的重担，象他这种做骨天生，而又感情脆弱的人，有这种念头原不足异。

“小可重事缠身，不能久留，神尼好意，感铭五衷，愿神尼清修有成，法体万安，小可告辞了。”说完躬身一礼，向讶然回身的菩提圣尼走去。

圣尼怀中的玄衣仙子惊问道：“恩公可是走么？”

“叶姑娘，请谅小弟苦衷，不得不先离去，且听小弟一言。令尊堂已脱魔掌，可能已隐居武陵福地，姑娘仍留阎王谷，定然是为小弟之事而危处江湖，此恩此德，梅文俊没齿不忘，江湖鬼域，隐恶重重，小弟恩仇了了，亦将隐成化外与草末同腐，姑娘千金之体，宜自珍重，万一有三长两短，小弟万死莫赎。伤愈之后，请速返武陵以叙天伦，他日有缘，小弟当专诚前往请伯父母金安，姑娘珍重，后会有期。”

“俊……”玄衣仙予以袖面，低声饮位。

“别了，珍重，请记住！速返武陵，免伯父倚间相望。”说完向菩提圣尼深施一礼，转身走向巨石，提起小包裹投入林中。

两尼怔怔地目送他身影消失，方叹息一声摇摇头走了。不久，一只巨大的苍鹭在林梢掠过，向东北角一闪即逝。

三天之后，清凉山后那神奇的古洞前，文俊换了一身新的兰色劲装，身背包裹，佩剑挂囊，乘皓月初升之时，搬来一块千斤大石将洞门堵上，以垂下的藤萝掩住形迹，向保康故园展开绝世轻功掠去。

在月色如画下，一缕淡淡黑影快逾电闪，飘过深山古林，令人不辣形影。这三天中，他不但内伤复原，功力又上了一层楼，他第一次以绝世轻功，“御气蹑空”赶路，意动神动，得心应手，感到无限欣慰。

初更将尽，厅堂中据椅闷坐的梅春冰这几年来已经象是换了个人，当

年的风采已不复见。头上已经白发。目时无神，额下肌肉松弛之象，额上皱纹说明了他这四年来，乃是在忧伤而又无奈的心境下度过的遗痕，他茫然的目光，从门内直望门外苍茫的夜空，他的心空虚得象白纸，似有所见又一无所见。

厅后穿堂里，一灯火。这里虽介乎内院与外厅之间的空敞厅堂，外客至此止步，改由两侧走廊进入别院客舍，往里走就是内院了，内院里转出两个妇人和一个小孩，右面妇人正是文俊的后母盛氏，她牵着的小娃儿，就是她的心头肉梅文彦，文俊的八岁弟弟。

这四年来，梅春冰因爱子的失踪，日困愁城，性情渐变，除了经常流连在保康城中诗酒朋友之家外，在家亦极少与盛氏周旋，把一个温暖之这有，搞得冷如冰天雪地，以往盛氏发横耍泼，他还在形色中表露喜怒哀乐之情，而这两年中，他仅是淡淡一笑毫无表情地出门一走了之。

盛氏这几年也受够了，她开始懂得了人生，开始发觉自己的愚蠢，开始怀念四年前温馨的甜蜜岁月，更开始了解丈夫痛失爱子的深刻心情，她变了，变得了解什么是亲子之情，什么是爱，她更染上了忧郁，恐怖的阴影爬上了她的眼里，梅春冰衰老颓唐的心境，让她看到了未来悲惨的远景。

她变得比以前温婉，宛若两人，暴戾之气一扫而空。可是她无法改变丈夫的生活，梅春冰的哀伤始终抹之下去。她知道绝望了，悲痛往昔自己一手造成的错误，只能日夕以泪洗脸，承受那漫长无尽的痛苦折磨，她脸上消失了往日的风华，眼角现出皱纹，神情木然地牵着文彦的小手经过穿堂走向外庭。

梅文彦已开始懂事了，父母之间冷冰冰毫无欢乐的气氛，也影响了他，他变得木然而消失了童真，也像四年前的文俊，沉默而孤僻了。

主侠三人出到外庭，梅春冰似无所觉，无神的目光，遥向遥远的天际。

“老爷，妾有一言……”盛氏在一旁坐下，低声道。

“唔！梅春冰并不看她一眼，举手乱摇止住她往下说。

“老爷，妾……”

“好罢！我到张同年家中下两局，有事晚会儿说，或者对李艰妈说去罢”他推椅而起，缓步向外走。

“爹！”小文彦突然脱口叫，语音沉重。

梅春冰一呆止步，缓缓回头，注视人脸涌起孤独不满神色的小文彦半晌，突然闭上双目喃喃他说道：“多像他的口气啊！四年余音讯全无，多漫长哪！四年！”

“爹？你怎么了？”

梅春冰以颤抖的手，一抹额角，仍在自语：“一场惊梦，了了无痕，孩子，魂兮归……”

“哎……”盛氏和侠妇同时尖叫一声，倏然站起，梅春冰如槁木，任何警扰也不动心，他感尖叫声来得突然，缓缓张开双眸，他看到了她们望向门外惊骇万分状的神色，小文彦也面现惊容怔怔地望向门外。

他徐徐转首，不由呆住了，大门外，站着一高大雄伟的身影，一身兰色劲装，显得英气勃勃更为伟岸，佩剑挂囊，凭添三分威武。

黑漆惟的发结光亮照人，白玉俊面上，颊肉轻微地抽搐，澄清如水的双眸，以无可言宣的神色，盯着梅春冰已经开始衰老的面容，接着，两颗泪珠顺腮滴落脚边。

梅春冰突然双目放光，张口结舌。来客的脸上轮廓，像一声霹雳震动了心中那久干了的的心湖，他跨前两步，抖颤着嗓音，脱口叫道，“你……你是……俊儿！”

“是的。爹！”文俊感情激荡，抢入门内，张虎腕拥抱住父亲，跪下一腾颤声道：“想不到爹竟然如此衰老，好教孩儿心疼。”

梅春冰老泪纵横，浑身颤抖着抚摸文俊宽阔的肩背，头面一面说道：“四年多了，孩子，我想得你好苦，天见，可怜，你在我思念殷切愁绪难排之夕，神迹地平安归来。”

“哥哥！”脸上未观笑容的小文彦，突然走近文俊身边，含笑牵衣相唤。

文俊看小弟已长得比两年前高了许多，那时他为了恨海狂人而返回古洞汲取玉浆，在屋前曾经见过，他这弟弟自小就百般呵护哥哥，情分深厚，经过四年的漫长岁月，手足之情更浓，文俊感上心头，放开父亲的拥抱，一把将文彦抱起，深情地轻唤：“弟弟，一别四年多，你长大了，哥哥身在天涯，心却在家中，旦夕怀思你对哥哥的情分。”

“哥哥，你怎么不早些回来呢？”

“弟弟，哥哥有不早些回来的原故，以后你会懂得。”

“以后？哥哥不会再离开我们吧？”

文俊苦笑：“会的，哥哥打算小住三天，今后又将奔走天涯。”

“不！”文彦大叫：“哥哥，你不能走。”

盛氏愁容满面嗝喘着说道：“俊儿，你不能走。自你离家之后，你父日夕思念，不啻衰老廿年，妈知道往昔心肠窄狭，而致铸下大错，至今仍感痛伤，千不念万不念念你父亲将届风烛残年，忧伤蚕蚀之下，健康大不如昔，你也该遵守亲在不远游的古训，以慰父亲四年的哀伤，孩子，妈不敢奢望你如视亲母，但妈将待你逾亲生，以赎往昔罪行了，你不能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说着说着，她哀哀饮位了。

文俊想不到后母竟然能说出这种感人的话来，姑不认发也是真是假，所给予他的感受却至深至重，不由低声沉吟。”

梅春冰沉痛地问道：“俊儿，你当真不愿在家伴我么？”

“爹，俊儿不想久离膝下，负上不孝之名，但孩儿真重任。必须离家一段时日，少则三年，多则五载，孩儿不管事否可成，必将返家奉养爹爹天年，怨孩儿不孝”孩子，你的事能对爹说么？”日后，或许可以禀告，目下却是“不成”

这时，大厅外人声嘈杂，都是家中的仆人佃户，他们知道失踪四年的小主人突然回家，都赶来一看究竟。

文俊一听人声渐近，不由一惊，他怨满武林，目前绝不能露面，便匆放下文彦说道：“爹切不可将孩儿今晚的穿着打扮向外传出，切记切记。孩儿先更换衣着再说。”他牵着弟弟投入内庭，巡自走向昔日所居的小小书房。

次日，文俊一家先至祖堂祭日，他哭倒在母堂前，午间梅春冰带着兄弟俩，到保康城拜望亲友，文俊头戴便巾，身穿一袭黑绿长衫，显得风华翩翩，调悦出群，谁想得到这位温文尔雅的浊世佳公子，会是武林轰动艺压群雄的恨海狂龙呢？

第二天上午，回拜的戚友络缘于途，文俊的绝世于华，轰动了保康城，梅春冰家道小康，家世右谓出自名门，他自己高魁弦治六年第二甲进士，在保康是第一个获有：“进士第”荣誉的人，文俊本身虽未入学，不够格披一

袭儒衫，但道学先生穷经诂难，却挡不住文俊渊博如海的反掌、一个个理穷词屈，感叹后生可畏。

儒林狂生皇甫洁才华盖世，他的弟子怎会差劲？所以文俊成为父老们赏试的对象，他的询问温文，如芝兰玉树的风度，更成了街头巷尾赞慕的主角。

而那时学舍中的幸幸学子，由于朝庭重文轻武，以八股文章为取士标准，一个个埋头啃八股叶得骨瘦如柴，和文俊那七尺以上的伟岸身材相较，简直像小鬼遇金钢，不成比例，爱才的美人是有，要说爱一入虽有才而却是痨病鬼的美人，恐怕不会大多，爱英雄的美人都是比比皆是。文俊在保康出入拜望，偷偷掀起的妞妞们不能说没有，这种美男子伟大夫还未结婚，要不赶快抓住他，抓准？难怪那些吾家有女初长成的父母们，一股劲往梅家跑。

一天忙着应酬，文俊不在乎，梅春冰可吃不消，要不是文俊在古洞取来王浆给他做饮料，他真难以应付。

午后，仆人来报：“翠猿主人东言平回拜梅先生。”

小霸王梅文俊怒打东方兄弟，以致离家出走，乃是尽人皆知之事，双方家长都为了这事心中内疚，翠圆主人家中楼高院深，极烽与外界往来，圆中不留外这和，主人也甚少在家，这些年来，双方从未过往，仅在途中相遇时，略为点头问好而已。昨日梅家父子登门拜望，翠圆主人恰好不在家，父子在人留下拜贴即行返回，想不到他会突然上门回拜。

文俊早已摸清翠圆主人的根底，而且向东方兄弟拼过老命，他知道兄弟俩已随阴山天魔走了，所以取登门拜望，他知道东方是老江湖，故而十分小心免露行藏，略一整衣，与乃父一同迎出来，东方平带了一名健仆，满脸春风步行而来。

他父子俩长揖迎客，梅春冰含笑道：“应昌公移玉在愿，蓬华生辉；后来疏于拜候，尚请见谅。”东方平表字应昌，故春冰称他应昌公。

文俊也上前行礼，恭敬他说道：“东方东伯万安，小侄文俊，久疏问候，老伯海函。”

东方平眼中阴翳之光已经阴去，回了一揖，掀须朗笑，打量了文俊半晌，说道，“春冰兄恭喜了，令郎失踪四年余，骤然安返，出落得幌如临风玉树，可喜可贺。”又向文俊道：“贤侄，如果不是你脸上那双凤目依稀可辨，在外真不敢相认呢。”

春冰含笑让客，在大庭落坐，文俊在旁立陪，仆入本上香茗，春冰打开话匣里，说道：“太子日前返家，昨日专诚至尊府拜候，适语兄离府未归。不克致候，吾兄不吝移玉蜗居，愧不敢当。”

“兄弟自荆州赶回，得知令郎安返故里，特赶来致贺。”又对文俊道：“贤侄，你一别多年不知何处如意？”

“小侄游踪四海，至各地书院请拜名贤，惜四年于兹，依然学无所成。好教老伯见笑。”

“你于四年前突然失踪，急坏了多少人，贤侄，你能平平安安返家，我也安心了。”

“叫、侄当年无知，误伤英群两兄，承蒙不究，小侄铭感丑衷，但不知英群两兄目下可好。”

东方平长叹一声，惨然他说道：“他俩人离家经年，至今音讯杳然，目

下生死难料，好教人耽心，我相识满天下，竟无一人知道他们的讯息，亦是怪事，这次为小女婚卺致荆州一行，想不到我那亲翁反而在汉中见过他俩一面，怪的是时至今日，他俩仍未返家。”

文俊没做声，他不能将内情说出露出马脚，春冰却说：“恭喜吾兄，据说令媛行将远适荆州不知那家儿郎有此厚福？”

“那是荆州长湖徐家，小女目下寄居荆州亲友家中，下月初兄弟即至荆州为其完礼，本来婚期定于前天初十，但徐亲家为了宵小所乘，因孙子之事大起风波，不得不将婚期礼延至下月初，兄弟为了此事，大为烦恼。”

他这一说，文俊却心中狂跳，东方玉将成为自己的义弟妇已无疑问，因孙发之事大起风波，显然指的是义妹延芝，难道说她又惹下什么麻烦了？

听东方平的口气，绝不是他的两个难兄难弟的兴风作浪，那么，是昆仑派在其中捣鬼？他想起了剑圣偷袭之事，已料中五六分，不甲一阵烦躁，恨不得插翅飞到长湖一看究竟。

幸好东方平并未注意他的神情，继续往下说道：“世间其世盗名之徒，比比皆是，无内作浪这种人确是可厌，我那未来小婿倒是今人满意，亲家一门大小亦无可非议，只是他那些三朋四友，都是大名鼎鼎大有名望之人。却实在今人不敢领教。”

春冰正色道：“朋友非类，理他则甚，吾兄大可放心。”

“兄弟当然放心，只是看不过心里难受而已。”

三人又说了一些俗事，东方平起身告辞，文俊父子送出院门外，东方拍拍文俊的肩膀说道：“贤侄，咱们毗邻而居，极少亲近，有空请光临舍下，也好增进你我之间的交情，目下我子女皆远离膝下，甚感寂莫，有空来吧！贤侄。”

“小侄有暇，当亲往拜候，并向伯母问安。”

客人一走，文俊坐立不安，虎目中神光倏现，玉面上泛重重杀机，他端起茶怀，在厅中踱来踱去。

梅春冰突然发觉他神态失常，他那罩上一层寒霜的脸色，和那炯炯发异彩的眼睛，令人惊然而惊，不由大骇。

文俊心有所思，并未发现父亲的骇异神色，他心说：“八成儿是昆仑门人无耻地迫害芝妹，这一群卑劣动物，假使真如此无耻，哼！昆仑将万劫不复。”

“得”一声脆响，接着了阵“沙沙”之声，他手中茶怀，成了一把粉屑，纷纷散落方砖之上，梅春冰惊得一崩而起，张口结舌注视着那堆粉屑。

文俊也顿时惊觉失态，神色一弛，正色向父亲说道：“爹，请恕儿失态，碎杯之事，千万别让人知道。”

“孩子，你回家之时箭衣佩剑，今日赤手碎怀成粉，你……你是非常人。”

“孩儿目下不便将详情禀告，但请爹爹守口瓶，孩儿在外四年余，所行所事正大光明，俯仰之间可质鬼神，这点爹爹大可放心。”

“孩子，为父双目不盲，你眩正神情满脸正气我万分信赖于你。”

“孩儿重任在身，明晨即须远行，短期内不可能回家侍膝下承欢，尚望爹爹恕孩子不孝之罪，一待事了，孩儿当皆速赶回。”

他踏入穿堂，突又回身叮咛道：“爹爹与弟弟每晚饮用的奇香乳汁，乃是无价至宝，一滴之星，万金难求，可生死人而亮白骨，切记按日服完，千万别让外人知道，不然将有祸，孩儿书房之内尚留有一瓶，非至生死关头，

不可用以救人，即一用，亦不可令人看见，至要至要。”

当天下午入暮时分，父子俩又至各处辞行，托言游学中州，须三年两载方能返回故里。

午夜一分，一个淡淡黑影离开了庄院。

文俊去创以箭，换了一袭褐衣，脸上涂上一层薄薄的锅烟，头裹青巾，一路伏夜行，向荆州急赶。

两夜之间，他赶了八百里，他在十三日的下午夜离开保康，十五日清晨便到了荆州，荆州怖面容滥如恒，他落店休息片刻，饱餐一顿，出东门缓缓向徐家湾走去。

徐家湾九现云龙徐大爷庄中，笼罩着一重愁云惨雾，庄中住了不少客人，大部分是牛鼻子老道。

湖湾之傍，有一双人影在低声私语，看背影，都是俗家打扮，其中之一是年登古稀，目光阴蛰印老人，腰带下悬着一把面刀，腋下吊着一个革囊，他就是吴天堡的智多星，子母飞环方士侠呢。

另一个也是老头儿，后脑从左耳根到玉枕骨，有一道光秃秃的创疤，他是吴天堡中，在天残剑下逃得一命的海天一叟卫恭，那剑疤就是文俊留给他的终生纪人念。

海天一叟轻声道：“方老弟，你这一着棋，看来确是高明。”

子母飞环自负他说道：“要不是如此，昆仑派怎会与咱们走一条路？龙虎真人那老杂毛，已经传人令谕，半年之内，不准与那小子为难，只有这样才能引那小子找上昆仑弟子，他们又焉能不出手自卫？”

“万一老杂毛不速而至，岂不前功尽弃？徐老匹的儿孙辈并不算是昆仑门人，老杂毛自然不会过问人家儿女之事，这把火就烧不起来了。”

“卫兄大可放心，老杂毛恐怕早就到了西昆仑啦，他准备闭关参修上乘剑道之事，已够他忙的了，怎会在这时赶来？假使他急于闭关，出现在原恐是三年以后的事了。”

“剑圣那家伙靠得住么？”

“绝对可靠。试想，昆仑弟子中，剑圣那家伙最为狂做，自命不凡，且无半分容人之量，由他那剑圣的名号中，可以看出他自负高做到如何程度了。而在两次较剑中，全败在那后生小子之手，表面上他不得不遵从掌门令谕，骨子里却将那小子恨之入骨，无时不在打主意洗雪前耻，食肉寝皮这难消心头之恨，千手如来宏观法兄在汉中府略施挑拨，他便落入壳中，这条妙计她全力进行就是明证，所以绝对可靠。”

“那小子万一不来呢？”

“会的，在灵官庙的吴天堡你不见他和那丫头的亲热劲，和狂怒的狠劲？天下间情之一字，足可令英雄豪杰洒热血抛头颅。”

“昆仑这一群，并无交手出群的高手，连剑圣也挡不住那小子十招：那小子一来，我想，哼！一切枉然。”

子母飞环染樊冷笑道：“卫名子，你真够笨，那小子定可将这些蠢材全行兵解，事情闹得愈大愈好，龙虎真人受得了，昆仑门人岂肯甘休？这次到中原的门人，只是在东昆仑几个货色，而真正的绝世名宿，却是在西昆仑修真，你想，龙虎真人往西昆仑用意何在？半年内不准找那小子生事的用意何人？嘿嘿？我倒希望那小子能将他们杀光，干脆咱们也在暗中下手，帮那小子一个忙，驱狼吞虎之计，才算是万分圆满无憾。”

## 十六

两人商量半晌，方掩住身形绕到庄院北面入庄。

良久，五丈外丛草中，一道灰影以低矮的身法，借水草掩住身形悄悄走了。细心的人可以看出，灰影头顶光光，还可看出前额之上，有四行戒疤的形影。

文俊踏着晨曠，走入徐家湾，村中人一个个表情沉重，面带愁容，不时向东面的徐家庄院偷虚一眼，以进入的陌生人甚是注意，文俊身穿褐衫，身背包裹，脸上黝黑，毫不起眼，但也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一出徐家湾，就可看见徐家庄院前那座大松林，松林前缘，有两个老道倚在树上低声说话，眼睛却注视着进入庄院的小径。文俊伛偻着背，踏着沉重的步伐，沿小径直越松林。

这两个老道直待文俊到了身前丈余，其中之一方站正发话：“无量寿佛！看施主满脸无尘，定是远道而来，莫非是找仁义大爷有要事商量么？”

“小可由宜昌来，奉敬东主之命，前来禀明大爷有关店服之事。”

“哦！”老道听他一口土腔，倒未怀疑、接着说道：

“你由荆州经过，可曾见到一个身材高大，穿一身兰色或白色箭衣，肩下挂兰色革囊，腰插破剑的少年么？”

文俊故意沉思片刻，摇摇头，打着土腔答道：“荆州人真多，唔！好象没看这么一个人，道爷要找他有事么？”

老道不耐地说道：“别问有事没事，快进去！”

另一老道走近阻止道：“且慢！你的脚下，唔！靴子倒是真够派头。”说着，伸手便抓文俊右手脉门。

文俊脚下穿的是兰色薄底快靴，他虽将庐土掩住本来颜面，可是那精工缝制的形式，却瞒不住老江湖，那年头，大明天子有令，庶民不准穿靴，尤其是华丽的靴子；北方寒冷，也只准穿牛皮真缝靴。那老道确是细心，在靴上看出了毛病。

文俊一看马脚已露，只好先动手再说，对方五指一搭上腕脉，他若无其事一翻掌，反将老道扣住，右足飞浇，足尖点在他的胸前鸪尾穴，同一瞬间，左手扣指一弹，一缕劲风击中另一老道鸪尾穴，两老道乖乖躺倒。

他一动手，林后突然响起金锣的狂鸣，他脱口自怨：“糟！我该留心附近的暗樁，该死！”

他知道暗中混人已不可能，索性明干，既然知道是昆仑门人捣鬼，他火啦！剑圣在汉中府传言，半年内不同他报复，但不到一月，剑圣就在天河口附近，与千手如来、道圣、道通、海天一叟，苗成等六人，乘夜偷袭他和三音妙尼，在武当也和玉道人一同出手。现在，他们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找他的麻烦了，他怎能不气？

他急怒交加，不动脑筋思索如何设法混入，竟然与起明闹之念，以致被制于人而不知谋取主动。他火速将包裹扔入林中草丛，褪去外面褐衣破裤，现出里面的兰色劲装，将天残剑插好，向庄门急闯。

他一进庄门，朱漆门扉突然大开，闪出两手赤手空拳的老道，和一个

壮青年人，老道他不认识，年青人是在汉中府曾经见过的铁胆郎君葛云鹏。

“文俊兄，别来无恙。”鹏云葛拦住门外先行礼招呼。

文俊只好站住，回了一揖，冷冰冰地说道：“托福，葛兄倒记得在下，难得。”

“足下虽容易前来，但穿着打扮一目了然，岂有不记得之理？”

原来文俊虽然恢复原来装扮，但脸上黑烟并未洗掉。文俊的语音冷峻无比的道：“阁下拦住去路意欲何为？”

“汉中府本派掌门曾颁下令谕，不许敝派弟子与足下交往，徐家师祖叔乃是昆仑门人，足下难道尚须在下解说么？”

“是否与在下交往，乃是阁下昆仑派之事；但在下的义弟妹，却非昆仑门下，在下找的是义弟妹，与贵派毫无关连，阁下用不着这儿自讨没趣。”

“梅兄此言差矣！徐家师祖淑身列昆仑门墙，师门恩怨，无可化解，与足下自然是势同水火，而他老人家的儿孙辈，断无与敌结交之可能，足下既然深爱义弟妹，交情固然无可非议，但他俩岂能置亲于不顾，甘冒大不韪与足下交往么？祖孙三代之间，何以善后？令人骨肉相残，乃是世间最不人道之事，梅兄乃人中蛟龙，请自三思。”

文俊被说得呆住了，长吸一口气，做声不得。

“梅兄如强欲入庄，在下有自知之明，不敢拦阻，请自便。”

文俊沉吟片刻，突然转身大踏步走了。

铁胆郎君返身入庄，劈而撞见剑圣和海天一叟，子母飞环两人匆匆赶来，剑圣急问道：“那小畜生呢？”

“禀师祖爷，他不入庄自行离去了。”——“什么？”剑圣吹胡子瞪眼睛大吼道：“你怎么不激他入庄？”

“禀师祖叔，葛师侄确已出言激他，可是那小辈不予置理，冷哼连声竟自走了。”是随伴的两个空手老道插口。

“哼！你为何不出手拦他？”剑圣指着老道怒吼。

“弟子遵守师祖叔吩咐，不敢妄自出手。”

“死人！他走了就该动手呀！”

“弟子未奉钧谕，不敢冒破坏令谕之罪，而引致大祸。累及师门。”

剑圣点足大恨道：“混蛋！你这没用的废物。”

“弟子无能，乞师祖叔让弟子回山苦修。”两老道同声说：“滚你的！”

“谢师祖叔恩典，弟子即行拾夺西返。”两老道行礼退下。

剑圣突然说道：“且慢！我在此地的一切所为，不许你在掌门之前道及。”

“弟子既返甘州，恐不能迂见掌门师尊，师祖叔大可放心。”两老道毫无表情地走了。

子母飞环不怀好意地说道：“仙第难道就此罢手不成？”

“笑话，他非入竟不可，徐家湾已布下十面埋伏，贫道不信会功败垂成。我们快赶！”

“方老弟和道长请便，老朽立等佳音。”海天一史乘机撇身，他的一双狗眼轻撇铁胆郎君一眼。

“走！”剑圣声出人闪，向前急追。

海天一叟等两人走远，对铁胆郎君阴恻恻地说道：“好小子，你这欺师威祖的罪名闹大了，那小子盛气而来，断无不入庄之理，是你透出口风，告

诉他这儿危机重重，把他吓跑了的。”说着，渐向铁胆郎君走近。

铁胆郎君若无其事的屹立，冷冷地说道：“守老儿，你想你的挑拨离间恶毒诡计，在昆仑门下之前可以得逞么？哼！未免太天真了。”

“别忘了，贵门下四护法中，无一不是火爆性儿，急欲制根海狂龙于死，老朽身为局外人为贵派仗义助拳，一无所求，请问四大护法信你抑或信我？”

“你也别忘了，本派弟子任谁智和阁下与那姓方的，全是吴天堡的余孽，只不过碍于师祖爷金面，不好发作而已。你更不可忘了，师祖爷与你和那姓方的，彼此之间各怀互相利用之念，你真以为本派堂堂名门，能和塞北人魔携手合作么？你简直在做梦。”

“你这些话，老夫全盘算过了，但有一事你却并未计及。”他一面说，一面有意无意间将进入庄院的拥道了阻住了。

“你象真够自信的。”

“不错，你可知那位方老弟，伏计在湖边练武场设埋伏，将庄院中的人全集中东面的用意？”

“集中全力对付恨海狂龙，在下记得这么说的。”

“你猜对了一半，请看，这儿花要木成荫，距大庭有五十丈之遥，大庭与及左近一无人迹，惟有你我在此，阁下难道没想到后果么？”

“阁下心怀叵测，瞒不了我铁胆郎君。”

“瞒不了是一回事，事实上你已身中奇毒，只消你用劲出声呼叫，真气即行闭死经脉，不信你不妨试试，保证你的声音一到候间即可倒下，老夫的功力，你该心里有数，在庄内放上一把火暗中乘乱下手杀人。”他掏出一把黑白棋子，接着往下说：“毒药和棋子，都是那小狗的拿手玩艺，这一来，贵派不是与恨海狂龙不共戴天么？”

铁胆郎君骇然变色，因为他乘间暗中运，发觉呼吸略一沉重，气海即行一窒，他怎得不惊呢？额上大汗如雨。

“好毒的心肠！你这……”他刚想破口大骂，稍用些劲，便感到气往内流，不能出声，眼前渐黑。

“要不毒，怎能在吴天堡中座一把交椅？小娃，你可怨我不得。”

“哈哈……”一阵笑声乍起，在十丈外花丛直冲飞霄，接着传来一个宏亮的嗓音说道：“牛鼻子，你可相信我和尚的话了罢？可笑你们这一群所谓修真之士，愚蠢得真是无可救药，且慢别隶动，老鬼身上可散发闭气毒药，没有解药最好避远些。”

海天一叟吃了一惊，知道大事不妙，形迹一露，大大的糟。他有自知之是有，昆仑的四大护法他只能以一敌一，再不走只有倒霉，不待对方说完，龙头另往臂下一挟，展开奇快的轻功，他向庄外奔去，一出庄门，他心中喊叫一声“苦也！”

庄门与松林不同，半弧形排出四个老道，正是昆仑的四大护法，无影仙太风。火真人太火。旋人现道人太云、雷电手太雷，风火云雷全到了。

四老道的右首，站着个窝囊老和尚，眯着眼，裂着嘴，似笑非笑地盯着海天一类，他就是江湖多管闲节，与文俊大闹瘟氛山庄葬和尚。

雷电手为人最为燥急，他已听清海天一叟与铁胆郎君的对话，早已按捺不住，大吼一声撒下一把银芒闪缩的长剑，拦住去路恶狠狠地说道：“狗东西，你好歹毒的心肠啊，好卑鄙的嫁祸毒针吴天堡的这东西到底不是人。”骂完，作势扑出。

无影仙也散下长剑叫道：“师弟，屏住呼吸！”

“他走不了，让我来！”火真人不慌不忙地将两人拦住，取出系在腋下的一技长有三尺，粗如鸭卵的火红短棍，对海天一一曳道：“阁下是府首就擒呢？抑或是想尝尝本真人的雷火棒的滋味？两条路，任你抉择。”

“哈哈！”海天一叟知道走不了，强作大笑道：“卫某远没将诸位放在心上，凭你们几块料想留下卫某，可笑之极！”极字一落，龙道拐反扔而出，乘势向右急窜，捷迂流失，幌眼间便逸出三丈外。

昆仑四大护法岂会上当？他一动四人亦动，劈面撞上璇玑道人，银剑幻出千朵剑花，剑鞘震天，向海天一叟扑到，老鬼冷哼一声，身随拐转，收龙首现杖尾，一仗扔出，响起一声金铁交鸣两人同被震退一步。

海天一叟心中一惊，暗说道，“这卒毛竟能以长剑震开我的重兵刃端的名不虚传，我得走！”他想走便走，仍向右急闪。

旋玑道人怎肯让他脱身，剑闪万丈银红，一招“落叶飞花”截出，攻敌首点敌腹迅若惊雷。

海天一叟唯有出招反击，别无他途，另三名老道在一旁仗剑戒备，将老鬼围在当中，两人剑来往，缠斗三十照面，但听罡风怒发，只见人影飞腾，端的是势均力敌，棋逢敌手，不久，庄院中响起罗声，昆仑弟子纷纷向庄外赶。

在延芝的绣闺内，恰于其时展开了生离死别的场面。

文俊被铁胆郎君若心孤指，以一顿利害悠关的说词把。他劝走，本来决定一走了之的，但一入松林，目光落在已被制住的两名老道身上，恨意油然而生，付道：“这些人如此卑鄙，难道这就罢了不成？不！我得入庄一看之妹，如果这些人硬要阻拦，哼！”

他抚摸着天残剑柄，面涌杀机，虎目中神光倏现，展开御气摄空盖世绝学，向庄北绕道惊去了，他一走，剑圣和子母飞环便到了。

剑圣解了两老道的穴道，询问经过和文俊的去向。两老道只将点穴道之事说出，余事一概茫然，因为他们人事不省，自然不知文俊的去向，剑圣和子母飞环问不出所以然，只好越过徐家湾村落，向荆州方向急赶。

文俊绕至庄院前面，这一带他十分熟悉，剑圣将人布置在东面近长湖的演武场左近，庄中除了庄丁，并无高手驻守，庄丁们虽学了几手防身功夫，怎能发现文俊的身形？被他毫无阻碍地进行入了廷之的香闺。

香闺里没有延芝的身影，大概也到了演武场去了，文俊不动声色，坐在了绣榻旁软榻上等候，这里是内院女眷所居的楼房，是男人的禁地，在这儿绝对完全，没有人会发觉有陌生人敢于进入这禁地，不久，外面金罗狂鸣，人声汹涌，文俊置之不理，凝神倾听着香闺外的声音。

良久，走廊里传来了轻灵的足时，愈来愈近，文俊倏然站起，闪在流苏锁金帐后。

房门悄悄地推开，幽灵似的飘入一个人影，那是廷之。她浑身一色蓝，蓝衣蓝裙，蓝色的坎肩，垂至胸前的流苏，也是蓝。腰腋下裙带之侧插着一把连鞘匕首。

她那凤目之下，已消失了往昔明媚的光耀，眼圈红肿，眼神涣散，茫然地向前直视，往昔吹弹得破的芊容嫩颊，泛出了苍白之色，消瘦了不少。

房门并未随手关上，她目光徐徐由左面庄台扫向右侧书案，最后落在绣榻之上，突然，她扑向绣榻，伏在绣裳上低声饮位，房门无声地合上，姑

娘毫无所觉。突然她感到一只温暖而颤抖的大手，轻轻地按上了她耸动着的粉肩。

姑娘虽深陷于悲痛之中，但神智仍清，首先她已嗅到一缕至为熟悉令她永铭心坎的幽香，不由心弦为之狂震，肩上大手一落，她轻呼一声，霍地翻身坐起，眼前蓝光耀目，她意乱情迷地抱住文俊，放声大哭。

文俊一手挽住她的细腰，一手抚着发她额头上的三丫髻，颤声说道：“之妹、苦了你了！”

“哥，这……这不是梦么？”她抑住哭声，抬起致首惨然问。

“之妹，我终于来了，可是……”

“我梦寂之中希望你来，可是又不希望你来，相见不如不见，徒增心中悲痛。”

“我知道你内心沉痛，可是我情难自己。”

“哥，你来了也好，自此一别，惟愿缘结他生。”

“之妹，你说什么呀？”他惊骇地扶正她的娇躯，神色紧张地问。

延芝强抑悲伤，注视着他的俊上，又道：“你你今生无缘，惟有缘结来生。师门仇怨深结，势同水火，爷爷是昆仑弟了，师门戒律也不敢故违，那种结果将是人间惨事，我…我怎能要看爷爷受门规处治，冒天下大不韪，不顾骨肉之情，谋一己之福呢？”

想不到昆仑门下，以侠义道扬名天下的名门大派，竟也如许卑……对不起，我失言了，这样吧我们可以结伴隐居高山大泽，循世清修……

姑娘打断他的话道：“哥，那不可能的，他们似我为要挟，惟爷爷是问，假使我不别而行，爷爷将受门规之处治，哥，我不能置爷爷于不顾，逆女之名将受天下人唾骂。

“天下人自管不暇，难道说，昆仑就不怕天残剑奇惨的报复？只要他们敢于动此地一草一木，东西昆仑将血流成河，用他们的血，洗清他们的罪恶之手，恨海狂龙……什么人？”他突然向房门低喝，又说：“何得自误！”他的手按在天残剑鞘上，虎止中罩上一层浓霜，转身放开芝姑娘，目注房门眼现异彩。”

房门轻轻推开，现出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婆婆，和一个明艳照人的少女。文俊认得，老太婆是鹤鸣峰下现身，助他一臂的白发婆婆，少女是翠园公主东方玉，他未来的义弟妇。

“姨婆婆”延芝低首轻唤：“玉姐，请进来坐。”她苍白的秀颊，染上了酡红，一个大女儿的闺房，出现了一个大男人，她脸皮再厚，也羞得不敢抬头。

白发婆婆没有答她，却向文俊正色道：“哥儿，芝丫头的话，确是事实，再退一万步说，即使你能诛尽昆仑门人，但他爷爷却难于九泉瞑目，君子爱人以德你爱芝丫头，怎能忍心陷她于不义？即使她愿随你浪迹天涯，有生之年，她亦将梦寐难安，终生痛苦，无法消除内疚之心，哥儿愿你三思。”

芝姑娘一声悲鸣，伏在枕上痛哭出声。

文俊钢牙挫得格支格支的响，后面上泛起痛苦的神色。他长吁一口气，恨恨地说道：“罢了，希望日后别教我撞上昆仑门人。”

“哥儿……”

“不会主动动手，但愿他们自爱”。“俊哥……”

“四载余结义之情，当年山盟海誓之爱，芝妹，今从此绝。我会将你永

铭心坎，惟愿缘结他生。”

“俊哥，待一年半载之后，我将随姨婆婆反依佛门，青灯目叶以了余生。江湖险恶，人心鬼域，别后愿你珍重，勿以我为念。”

文俊悲从中来，虎目挂下两行清泪道：“芝妹……你如果反依三宝，我将终生难安。

好好听爷爷安排；别太苦了自己，请转告芳弟，我祝福他。”

他深注延芝一眼，幽幽一叹，一咬牙大踏步出房，突对东方玉沉声道：“玉姑娘请归告今尊，令兄东方英群两人。已随阴山天魔出关，不久或许会在中原称雄道霸，他两目下的功力，足可跻身绝顶高手之林，令兄与我恨海狂龙之间，因芝妹之故曾于汉中府较量过，”请转告令兄一声今后休得再找恨海狂龙，不然将后悔莫及。”说完，蓝影一晃，形影具缈，只有延芝的哀哭声。震荡在空间里。

东方玉对这脸上黝黑的高大蓝衣人，感到莫名其妙，他怎会知道她的姓名，恨海狂龙不是一个俊美少年么？怎么却变得如此黝黑难看呢？

文俊以绝世轻功越出庄院，心中哀痛与奋恨交煎，形如风虎向西急掠。

庄门前，突然传出一声垂死的哀号，海天一奘浑身是火，倒在地上四处乱滚，一旁晕死着两名老道，那是旋现道人和雷电手。他，他们大概是步出铁胆郎君的后尘，中了闭气之毒。文俊眼角已将场中景象看清，但他心中痛恨昆仑门人，懒得管他们的闲事，径自向荆州赶去。

徐家湾村落前半里，有一条小河钩，他扑至沟边，伏下将头埋在清澈的流水里，许久方抬起头，恨恨地自语道：“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在江西我已知她是昆仑门人，明知这段结缘之情将成为眼云烟，为何又眼巴巴地千里赴援，牵惹这许多麻烦，昆仑门人也大过无耻，未免欺人太甚好教我进退两难，我能不顾一切以血报复么？”

“不！”他心中在替自己回答：“爱屋及乌，我不能让她为难，我不能负她。”他洗净手脸的黑灰，紧了紧背上包裹，洒开大步，向荆州走去，一面心中暗忖：“七星山会期还早着里，我得先到阎王谷一走，阎王令主杀师逆贼，活得太久了。”

他肯定的认为，以蛊菌毒暗害双龙之人，必定是阎王令主所为，只消抓着圣手华驼，自会水落石出，不怕他不承认，正走间，突然见里外官道尽头，现了一群人影，正向这儿速快而来。他虎目神光突现，面泛杀机，暗说：“这杂毛可恶！我真得好好教训他！”他冷哼一声，大踏步向前走。剑圣和子女母飞环一阵急赶，将近荆州，一路之上不时询问道上行人，是否看见一个蓝衫挂剑少年经过，回答皆令他两失望，谁也没见过这么一位蓝装少年。

正当他们将要返回徐家湾时，突见由荆州方向来了一大群老少僧人，剑圣大喜，对子母飞环说道：“方施主，我们的实力，足以让恨海狂龙丧胆了。”

“道长眼力确是高明，峨嵋的监寺五老来了三位，少林弟子一向极少出现江湖，想不到达魔师三僧竟然莅临，委实异数。”

“方施主见多识广。一眼便出你们的身份，贫道佩服。”

来的一众僧人，都是有道高僧，共有十六人之多，峨嵋监寺五老，都是掌门笑面如来法性的师弟，这次来了排名第一的法生，老四法行，和老五法尘，这监寺五老，在武林的名望高人一功臻化境，嫉恶如仇，可是他们极少在江湖行走，在四川活动的妖魔鬼怪，谁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胡来。

少林自大明统一天下，颁布了许多有关寺庙的禁令，最度少林头痛的是，未成年的人不准出家，收容的僧人如敢故违而被查出，脑袋准会搬家。其次是胆廷崇奉喇嘛，中原的十宗不吃香，所以少林僧人只好闭门苦修，不问外事。

达摩院三僧，是超字辈僧人中，功力较使伎出群的高手，方能荣膺达摩院知客僧，接待慕名而来，瞻仰达摩祖师圣绩的天下英雄豪杰，与达官显贵。三僧的法号是超缘、超若、超精，所以辈份相同，但功力相差极为悬殊。以丧身将台谷的超乘。宗、觉、果，与幸保首领的超明来说，比起达摩院三僧，相差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同时超字辈弟了，修为相去天壤。目下少林掌门超尘，已是超字辈门人，不但年岁相差甚远。功力更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六名甚有名望的僧人外，其余十人在武林无籍籍之名，大概他们极少在江湖露面。故剑圣对你们皆感到陌生。一群僧人也看清这一道一俗，彼此皆有一面之缘，不算陌生。

双方都紧走两步，行礼厮见，少林超缘首先向剑圣发话，“真道友东来中原，皮纳日前方知故友行踪，特此程赶来礼会，并问候贵门仙驾圣寿无疆。”

“贫道俗务缠身，未克分身亲的诣嵩岱，一谒贵门法驾。道兄海涵。”剑圣喜悦地答，并向法生大师道：“法生道兄乐健如昔，想必已参透大乘，可喜可贺，一别转瞬十年，久未通音问候，想不到竟来此不期而遇，道兄极少行道江湖，清修峨嵋金顶，在湖广能与道兄相遇，大出贫道意外。”

超缘脸色铁青，沉声道：“老衲由襄阳，惊闻敝师弟超乘等人，于武当山将台谷，惨死于恨海狂龙之天残剑下。为此，老衲亲诣三元望玉道人道友，不想玉道人恰于日前已动身北上关洛，据说已出简法贴，召集六派掌门人聚会江南省黄山。而武当的道友们，对将台惨案皆讳莫如深。老衲与敝师弟超乘，原得腔恫乾坤一剑玄真仙长之玉柬，示知四十余年前大闹六大门派山门的天残剑，已再次肆虐武林，恨海狂龙仗天残剑焚南崆峒，行将重与我六大门派不扔梗迟敌，故奉敝掌长大师法偷，到江湖一控虚实，想不到老衲迟发三日，敝师弟等已遭毒手，老衲在武当未得其详，风闻道友于徐家湾等候恨海狂龙，因而冒昧前来拜会，一看究竟：在荆州恰逢法生法亦闻讯赶来，故而结伴而来，老衲倒得破戒与恨海狂龙一算血仇，至于天残剑倒是次要。”

剑圣正想说话，法生已抢着说道：“月前恨海狂龙火焚吴天堡，敝师弟因与少林的觉非大师适逢其会，即行返报掌门法驾，得知天残剑目前的主人，较当年恨海狂人功力更高，而且胸愤怀恨，更具危险性。敝派于四十余年前，虽遭恨海狂人骚扰，但我派有错在先，并无追究之意，半月前，吴天堡主宇宙神龙闻人杰，突然光临峨嵋，力除早害，促敝派掌门共参为武林诛害之举，但敝掌门不愿重惹是非，惟有婉言回绝，仅派贫僧率师弟七人下山，一探武林动静，别无他意，亦无与恨海狂龙为敌之念，特先行表白。”

说到这儿，轻蔑地瞥了子母飞环一眼，不屑地说道：“敝师北法因与少林觉非大师，均目睹贵派在灵官庙与恨海狂龙冲突之经过，贫道不敢妄论孰是孰非；但贵派与吴天堡势不两立，却是尽人皆知之事，恨海狂龙火烧吴天，直接替贵派拼尽全力，而道友却与吴天堡的方檀越并肩而行，实令贫僧大惑不解，惊诧莫明，此中原故安在，道友何以告我？”

剑圣窘得老脸发赤，呐呐地说道：“闻人杰毁我昆仑门下的庄院，双凶同时现身，联手……”

法生冷冷地语气中饱含不平地接口道：“那次也是恨海狂龙冒死援手，

要不是蓬莱神山三仙人及时现身，恨海狂龙也将陪殉贵派门人。”

“那是恨海狂龙适逢其会，各行其是，并非有意助本派却敌。”剑圣强辩，又道：“闻人堡主与恨海狂龙，有杀师大恨牵涉其间，亦是尽人皆知之事。”

“因此，道友就可名正言顺与吴天堡合作啦！”法生嘲讽地说，并淡淡一笑。

“方施主并未与敝派为敌，奇迹是吴天堡亦只是权宜之计，今与闻人杰已断绝交往，愿助敝派一臂之力，法兄怎能不分皂白，血口喷人？”

法生故装愚昧地捧腹大笑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贫僧未免少多怪了，呵呵！”

少见多怪，血口喷人一语，道友说得是。但不知道友可候着恨海狂龙么？”

面含阴笑的子母飞环插口道：“那小子就由这儿向荆州逃了，天残剑四十余年后，力闯六大门派山门，相信峨嵋对此事不无耿耿，大师在此说此无关宏旨若无其事地话，方某真大出意料之外。”

“方擦越与真道友果然不愧称武林翘楚，能将恨海狂龙赶得逃向荆州，贫僧佩服得紧，呵呵佩服得紧。”

超缘一看双方要闹僵，忙接口道：“老衲与法生兄由荆州来，并未发现传说中穿蓝衣佩天残剑之人，可能仍在后面，你我何不向长湖一搜？”

剑圣乘机下台道：“缘大师所料不差，如果不遇，诸位大师请至徐家湾，贫道聊尽东道了”

“诸位请先！贫道到想一开眼界。但得先行言明，贫僧未奉师门法谕，不敢妄动无名，不尽之处，诸位休怪。”法主合掌退下，却未留意母飞环向剑圣递眼色。

剑圣说声“请”与子母飞环伴随超缘，同徐家湾往回赶，不到一里地，子母飞环眼尖，已看清远处大踏步而来的梅文俊，他先向剑圣冲左右们！的法生一奴嘴，说：“这小子果然落在后面瞧！他那狂傲之态，似乎他的武功可登天下第一一般。”

众僧人闻声远望，果见一里外蓝色身影，昂首阔步而来，似乎并未将任何人放在眼下。”

剑圣神色一紧地说道：“果然是他！咱们小心了。”

法生喃喃自语道：“阿弥陀佛，法因师弟形容并未过份、师弟们，遵守师门法谕，不可妄生是非，不得为师门招祸。”他领先缓下步伐，在一丈后跟进。

双方愈来愈近，文俊毫无所惧，迎面撞到，虎目在剑圣和子母飞环脸上不屑地扫过，子母飞环心怀叵测，不等少林僧人开口，蓦地一扬左手，一枚拳头大小，银光闪闪的飞环脱腕飞出，去势如电直射文俊胸前七次大灾。

文俊冷哼一声，不闪不避，环反飞进，急逾电闪，伸虎掌猛抓飞环，“卡卡”两声飞环在文俊掌中突然爆炸，中间爆出两个锋犀利刀，比母环略的子环，可是文俊虎掌坚如铁石，内力惊人，那一抓之力，足可化铁为泥，飞环怎禁他一抓？三只环立成铁粉。

子母飞环本来有一手飞环绝技，一出三杖，三三变九。一流高手亦难毒手，可是他今天只发一枚，环出即飘身急退，方向正是后面的峨嵋众僧，剑圣早知他的用意。就是先行出手，引发文俊的无名火，诱入峨嵋众僧之中。这么一来，文俊势必出手伤人，峨嵋僧人焉能置身事外。

文俊果然上当，捏碎飞环，如影附近猛扑，快逾电光石火。法生蓦地一惊，喝声“退！”首先向右跃开，让开了母环的退路。可是他身后的七名师弟，却出奇不意闪避不及，只能临危旋身，吸腹扔肩向两旁一分，其问不容发中让过子母飞环退势奇急的身躯。

蓦地里响起数声闷哼，人影纷飞，方便铲向两旁脱手飞落，蓝影已扑过人丛，法生跌足骇叫道：“我多么愚蠢哪！中了狗贼移祸之计了，师弟们，别妄动，先救人要紧。”

原来文俊来势逾电，他认为这些僧人们，都是剑圣和子母飞环请来助拳的人，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双手左右一分，将阻路的三名僧人震得内脏重伤，直飞出两侧丈远近，身形渐进，直取子母飞环。

剑圣大吼一声，闪电似拔剑出手，在旁截出，“先擒下他！”少林僧超缘心被油蒙，也同时大喝，八把收埋曝的方便铲，向文俊的背影递去。

文俊身形奇快，快得令子母飞环魂飞胆落，他只觉蓝影象一道炫目的光亮，一闪便到了眼前，他临危自救，身在半空双掌齐挥。左二右三五枚闪闪发亮的飞环脱手飞射，双手急出一招“如封似闭”想将蓝影阻挡。

五只飞环齐出，那是他破天荒第一次如此使用，过去最多不过用上三枚，尽够将比他更强的对头收拾掉了。而且双方距离又近，躲闪的机会绝无可能，五三共有十五枚可以裂石切金的白金环，想完全避开那是不可能之事。

文俊知道这家伙飞环了得，刚才已试他的腕力和飞环爆炸的威势，果然不可轻视，这次他不再冒险，体内先天真气引发了六合须弥功，突然向外一进。

正前方留一空隙，力道不向前爆，左掌一探，右手乾二指疾挥。子母飞环狂叫一声，左掌齐腕折断，接着“蓬”一声闷响，文俊的左掌拍在他的右胸上，身躯飞跌三丈外，眼看活不成了。

同时，怒吼之声震耳欲聋，十五枚飞环被六合须弥功震飞，以更为凌厉的声势，锐啸刺耳，向两旁飞射，剑圣首当真冲，他顾命要紧，一剑振出无数青芒，剑气丝丝中，三枚子母白金环被他浑雄的内力，震得偏向而飞，也幸而相距甚远，不然将被六合须弥功波及。

扑来的少林僧人，也双铲并施，在叱喝中将飞来的白环全行击落，生死间不容发，好险！

文俊击来子母飞环方士侠，身形骤转，响起一声清越的龙吟，天残剑光华耀目生花，一招“怒海藏针”急似奔电，攻向剑圣青芒茫茫的剑影，剑圣是天残剑下的亡魂，光华一到，他斗志全消，赶忙旋身撒剑，摆脱四周光华所发的吸力，向下飞退。

无奈文俊来得大快，不等他定下身形，另一招“七星联珠”已临顶门，他骇然失色，身形在一发千钧中向左急转，昆仑绝学龙腾大九式中的“旋龙循影”用上了，眨眼间便到了文俊身后。

“着！”文俊蓦地大吼，一招“回龙引凤”向后点出，身形向后急闪，刚好截住剑圣所攻出的，鸿钧三旋”，这招玄天神剑中的绝学，急如星火，厉若惊雷，在剑圣手中发出，大有功参造化鬼神莫测之机。

可有他所遇的龙韬十二剑是，“回龙引凤”正好突然伐住他旋转的方向，出其不意抢制机先，牛鼻子如不变招刚好撞上天残剑。

剑圣名不虚传，硬生将身躯钉住，斜里一剑振出，双剑交错，剑气丝

丝刺耳，响起一声朗吟，文俊手腕略挫，剑圣被震退八尺，青芒一敛，他发觉青芒蒙蒙宝剑，缺了一粒豆在的缺口，手腕酸麻，真气为之一窒，两人拼了内家真力。两人奇快绝伦换了三招。

一旁的十六名和尚骇然色变。等他们喘过一口气，形势不变。

老道刚吸入一口气，强压翻涌腾跃的丹田气血，光华疾闪，随着文俊的冷哼攻到，一照面间文俊紧攻五剑，把老道迫退了两丈余，“着”文俊阴森森的叱喝，攻出一招，“梅花三弄”

牛鼻子手忙摇乱，挥出一招“乱石崩云”挫身运剑，以进为退，在光华临腹的瞬间，百十朵剑花狂振，迎着光华飞射，身形急撤，他快，文俊何当慢了？嗤一把响，光华贯入青芒蒙蒙中最后一杀梅花，将牛鼻子的头上九染冠击成粉碎，一发之差，脑袋幸未开花。

文俊的灵官庙力拼剑圣十招，最后以大周天剑法取胜，心里大是不服，他不信龙韬十二剑胜不了玄天神剑，在这一段时日里，他又参悟龙韬十二剑不少清微之处，故而攻势绵绵而出，抢进机先。他不愿取剑圣的老命，所以剑势略向上扬，击碎他的九染冠，给他一次危机险机，惊心动魄的教训。

他收剑不追，天残剑光华收敛，昂然屹立，看着披头散发的剑圣，用冷似寒冰的语气说到：“下次相逢，在下不再和你客气，凭你这块料，哼，还得再下二十年苦功！”他扫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僧众，发出一声长啸，蓝影一闪，流星似的向荆州方向飞射。

荆州东门外，也有一群人向徐家湾走，最先那人身法异常轻灵，宛若行云流水，络腮灰胡迎风飘飘，招风耳摇摇若动，绿色团花罩袍下，不时现出一把朱红如火的剑鞘盛囊，他，正是宇宙神龙闻人杰。

法生用救伤丹救了三名师弟，目睹文俊以凶猛凌厉的剑法，将剑圣的九染冠击碎，不由慨然道：“看来这场武林劫境在所难免。法因师弟所料不差，此子技绝群伦，艺臻化煎之下，势必贡事，尤为可怕。我得回山禀明掌门，峨嵋如想置身事外，惟有召回门下弟子，不问江湖是非一途，免得为人所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他饱含深意地瞥了剑圣和超缘一眼，合掌唱出一声佛号，默默地行告别之礼，参起师弟们缓缓地向荆州走了。

他想返回峨嵋禀明掌门，召回门下置身事外，可是晚了一步，大错已成，半途中三位师弟的内伤恶化，沿途耽搁，最后在叙州柏树岭伏龙居士家中，耽误十天，峨嵋掌门长眉拂超尘，已经应当掌门的玉简法贴之名，到黄山应约去了。世间事冥冥中似有主宰，半点不由人，由于法生这一耽误，峨嵋几乎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少林僧人超缘，虽未插手和文俊一拼，但反震而回的几只飞环，已把他们震住了，少林的菩提禅功，为佛门降魔至宝，却不是每一位少林僧都可学的武林绝学，没有大根基大恒心的人，连想也不必想。那也是不为多魔所侵，可反震外加力道的奇学。

文俊的六合须弥功已练至化境。可任意发出或消除气流爆进的响声，超缘不明内情，他只看到子母飞环一近文俊身畔。突然以更急更疾的速度折向两侧飞射，他怎得不惊？还认为文俊也练有与本门的菩提禅功相伯仲，或者更胜一筹的神奇功力呢。

他茫然地注视远处子母飞环方士侠的尸体一眼，尸体已经变僵，面色略为苍白，看不出任何异状，鲜红的血水，仍在缓缓沁出。

“阿弥驼佛！师弟们，我们埋了他吧，也是一场功德。之后，我们得赶

回嵩山复命，你我的功艺相去太远，不必和恨海狂人拼死了，那是鸡卵击泰狱，极为愚蠢之事。”

八个和尚的方便铲，正好派上用场，掩盖暴露的人畜尸体，乃是走方和尚的天职，不消片刻路旁推起了一个土馒头，前面一株去皮大本，用铲刀刻了两行字：“方公士侠讳仲达之墓。大明嘉靖三年冲秋吉日立。”

八个和尚念了一遍任生咒，转身向路上一看，牛鼻子老道不知何时已经走了，地面里遗留着一些金边闪烁冠的碎片，和几段碎发。

“我佛慈悲！师弟们，走应城出武利关，远着哩，走吧！”八个和尚踏着沉重的步伐，向荆州走了。

剑圣羞愤交加，披头散发悄悄地溜走，这位一代剑术大家，号称剑圣，自诩天下无敌；宇宙神龙虽然击败了昆仑掌门，但并非他的剑术胜了玄天神剑而是赤焰的火精英迫得龙虎真人晕头转向，仗宝刀之功，非战之力也！

可是他却一连二三次败在文俊手中，全凭真本事硬功夫，剑圣他输得毫不冤枉，这剑圣的名号可以休矣！他狼狈地返回徐家湾，火真人将海天一叟的嫁祸阴谋向他一一禀明，所幸昆仑的九还丹，乃是传林治伤培本的三宝之一，而且铁胆郎君和两名老道中毒不深，救治及时未酿大祸。

这血淋淋的教训，把剑圣吓了个冷汗淋漓，假使三个师侄辈送掉老命，他有何面目回见掌门人呢？他总算惊得悔悟，自己一世聪明，一时私愤蒙心，竟然不惜假公济私与恨海狂龙为难，反而落入宵小圈套，身败名裂，实堪痛惜。

他安慰众门下已毕，接着暗异九现云龙，不必再与文俊为难，静候掌门人今谕行事，待三门人伤愈即刻率领众门人西返。他们由长水西上，走北栈道入甘凉。而他们的掌门人龙虎真人至清，已由涵谷奔向江南省，到黄山应约去了。

等他们迎注不省尼昆仑的老宿星夜赶返中原接应，在中州恰好迎住胜利西返的龙虎真人，一行人欢喜好地西旋，认为恨海狂龙已死，天残剑不已归武当保管在三元宫石室，该是天下太平啦！岂知大祸已伏，昆仑派为此恭下血统标杆之无穷祸患。

文俊洒开大步，向荆州走去，扑面秋风，带来阵阵凉意，他心中的凉意，却愈来愈深。他想得很多：荆门道义结金兰，育溪黑夜蝶血，江西抚州道神功退敌，汉中府千里寻仇……他喃喃自语道：“芝妹，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四年之前，谁想到会有今天？师门恩怨。注定了你我的命运，人定胜天，这句话是多少缈茫！其中包含了多少血泪，又包含多少辛酸哪！”

说着说着，突觉心潮一阵汹涌，无形的警兆蓦地涌上心头，他不由一怔，忖道：“心潮无端汹涌，不是骨肉之间的心灵交感，定然是前途有惊，我得留神些儿。”

他紧了紧腰中绸带，将天残剑移至顺手之处，整理背上包裹的带结，神止如电留神四周动静，大白天，大道上行人不多，因长湖并非来往通埠要地，往来的人大多是三两名怀要事的村夫。

荆州城远远在望，稻田中空无一物，无垠男野一望无涯，问或有些竹林村舍拦住视野，但道路上却可达及三五之外。

突然，他虎目神光似电，似要冒出火来，俊面上杀机炽盛，但片刻间，玉面上又恢复原状并低声呼道：“师父，俊儿将尽全力，不容仇人免脱，梅

文俊哪梅文俊；你该临事沉着，不致因急怒距变而愤事，你得在修养二字之上，痛下功夫。”

他玉面肃穆，目放异彩，向对面施施然迎来的人群，大踏步迎去。相距里余，便将背上包裹顺手弃入田间干洁的沟渠中，一面调息因激动而加速汹涌的气血，一面从容迎上前去。

对面来人正是宇宙精龙一伙凶悍恶贼，共有二十五人之多，每一个皆是武林中赫赫有名之士，或者是驰誉江湖的一代枭雄，文俊一向少与江湖人来往，故而感到陌生，有些人的特殊面目，曾由三音当尼和绛衣夫人口中道及，他毫不在意，也懒得去想。

宇宙神龙自力也是大佳，文俊那将近七尺的雄伟身材，和一身蓝缎的劲装，还有腰带中烂稀稀，毫也不想眼的天残剑，简直是块活招牌，老远他便发现了，他确是有点心虚，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因为他是有所备而来，不但是人多势众他心中无惧，而且这次由寨外东返。确是多学两手诡异剑法，内力也在寨北人魔的特别指示下，进步了许多，有备无患，他心下大定。

最令他夷然无惧原因，就是大援在后，就是万一还是不成，不出两月，他的师父寨北人魔将亲临中原，不怕恨海狂龙再利害，也难逃师徒的雷霆一击，也令他放心的是，只消拖过一盅茶时分，后面赶来的阎王令主的插翅虎，即可如期赶到，双凶霸三个顶尖高手，收拾不下一个后生晚辈，谁也不会相信。

他一面走，一面脱下外面绿底子团花罩袍，交给身侧一个中年人，露出里面鸦青色的薄绸紧身，并退下赤焰剑外面的红色锦套，亮声儿说道：“说曹操曹操就到，诸位，蓝衣小子就是恨海狂人，咱们且上前去。”

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惊叹声，不屑声，不予置信的嗤的鼻声，冷哼声……象了一阵狂潮，向四面八方飞涨怒涌。

直至双方接近至十丈之近，骚动方行平息，他们终于骇然而惊了，有些人竟然越趋不前啦！

这些自命拳头上可以站人，胳膊上可以跑马，饮血如毛剥皮折骨如同儿戏，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玩命好汉们，从来也没有见过梅文俊这么一个临危冷静的人。他足下一步步凝实而队容，俊目中发射出透人肺腑的冷电寒芒，玉面上罩着浓霜，双唇紧闭将面部刻划出坚强刚毅的线条，面对着二十五名凶悍绝伦，江湖闻名丧胆的武林高手，也似视而不见，昂然无动于衷，只将那令人不寒而凛的目光，凝视着宇宙神龙，一步步接近，

众贼久历江湖，阅人多矣，一看就知道壮雄如狮的年青人，不令艺臻化境，更有如万年寒冰似的躯体，和一颗坚如金刚又冷又硬的心，而他那钢铁般的意志，也够人心寒的。

这附近是一块荒地，荒地左近的稻田，大概主人太过疏懒，并未作冬耕的准备。大路贯荒地而过，左右形成一块广有五六亩的枯草地，这地方作为搏斗之场，真是最理想不过了。

一接近至十丈左右，众人皆屏住了呼吸，声息全无，寂静如同死城。宇宙神龙在中，另外二十四恶寇神色紧张地向两侧缓缓散开，并向文俊采取包围之态，撤出了兵刃。

文俊本来是俊美可爱的俊玉面，这时不可爱了，每一颗细胞都已经冻结，凛然肃穆着实震人心弦，

九丈、八丈……三丈。两丈了，一双生死对头终于面又、现实，仍然

在缓缓接近，两个粗眉大眼，粗壮如牛的大汉，一左一右悄悄地接近文俊身后，备擎着一把沉重鬼头刀。

响起一声震天叱喝，人影乍合，光华一闪，蓝影一晃，“仓郎郎”钢刀落地，两大汉双手掩胸，慢慢的跪下，慢慢地扑倒，慢慢地蹬蹬腿，慢慢地断了气。

文俊耳目何等锐利？光天化日之下，两大汉想掩近身后偷袭，简直是儿戏，他拔剑、幌身、他手出招，歼敌，一气呵成，漂亮极了！动作并不快，恰到好处，由于并不快，所以才教人吃惊。他连回头看也不看，脸上神情丝毫未变，象是并未发生任何意外之事一般，倒提着剑向前徐徐举步，刚走了四步，突变又生。

“杀！”是他见面以来所说的第一个字，声如沉雷。天残剑突发龙吟虎啸之气，人影似电红光崩现，并无人发出声响。兵刃落地声，尸体飞跌声，人头滚地声，与四周众人骇极而叫声打成一片！

文俊的蓝色身影倏隐倏现，屹立原地幌如狱峙州亭，天残剑光华闪烁，微发龙吟向前斜举，剑尖略向下垂，他脸上神情一无异样，甚至连眼皮电未眨动半下。

左右两则，两丈外倒了四名凶悍大汉，两个不知怎地，竟然丢掉了斗大的头颅；另两名胸腹各中七剑之多，待一切声息静止，文俊方垂下剑，仍向前徐徐举步，接近至一丈距离，夺去了六条人命。

宇宙仰龙脸上神情也丝毫未变，仍是那略带嘲笑神秘莫测的笑容，可是，他被文俊眨眼间连毙四名一流高手的神奇剑术，感到心中暗惊，谁也未看清他的手眼身法步，光华倏涨倏缩，人影突隐突现，如此而已。

宇宙神龙绰号之由来，固在是他本人爪牙满天下，行动飘忽四海现踪之故，但主要的是他武林无上绝学轻攻，“凌空虚渡”已练有十成火候，飘渺如神龙，神出鬼没，确是快得可以，但今天比起这位恨海狂龙，他可有点相形见绌，杀两人时招法潇洒从容，杀四人时则快得令人肉眼难辨，却又有雷霆万钧之威，令人莫测高深。

他有点心悸，但神色不露，淡淡一笑道：“请止步，我有话说。”

文俊没理他，沉着地仍向前走，已近至八尺。

宇宙神龙又说道：“不争在片刻，你该听我一言。”他虽然神色大变，但已经运动戒备，护身真气弥漫全身，不时发出气流波动的轻啸，但这种轻啸，绝非外行人所能听到的。

文俊站住了，八尺之距离，正是生死一搏的最佳位置，他已看出宇宙神龙运动护体之状，心中大惑，忖道：“阎王令主是六合潜龙之徒，练有六合须弥功不足为奇，这老贼怎么也练有六合须弥功！他以护身真气辅以六合须弥功发出伤人，到是威力倍增！但照目前他运动情形来看，只有五成火候，不足为害。”

宇宙神龙见文俊直欺至身前八尺方止行步，是怒火上冲，当今之世，敢对他这般无礼之人，可说是未曾有，但他乃是工于心计的一代果雄，喜怒不形不词色，强抑心头怒火，淡淡一笑，道：“尊驾毁我吴天堡，余恨还未消么？”

“阁下还待多问？”文俊也含着一丝淡笑容。

“冤冤相报，何日方了！”“在你溅血五步之时。”

“杀孙毁堡之仇，抵不了阁下一师之命么？”

“阁下茁起武林，英雄盖世，闻人杰一生未逢敌手，对阁下却备极推崇，至今冤仇了，两败俱伤，你痛失师，我悲丧孙，两处亦该扯直，两不直亏，以你的英雄，加上我的权谋，赤焰天残携手合作，定为武林大放异彩，星星相借，天下英雄，惟君与杰，咱们何不连袂交欢，为武林留一千古佳话？”

“尊驾别忘了，目下日将中天。”

“本堡主并未睡着，故能坦诚相告。”

“你知道就好。恨海狂龙出生入死，皆出阁下之赐。除了你我之间必有一人溅血以外，别无商量，阁下想逞口舌之能，未免可笑之极，你准备好了么？”

“阁下真无可商量么？”

绝无商量余地，不过念在你孙死堡毁份上，可让你免去剖心沥心血以奠在下先师之惨刑，吞下你留在白鹿岭石笔的一粒千日醉。”他拍拍革囊，又道：“这东西仍在这儿，是你留下之物呢！”“阁下如意盘打得够精”

“拔剑！”文俊怒吼，手按在天残剑靶上。

宇宙神龙从容地说道：“阁下别忘了江湖规矩，咱们都是武林绝顶高手，且先较量拳掌，人死留名，豹皮留皮；咱们可不能学村夫般乱来，该有个令人远念的场面留下”他自知自己护身真气可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提出先行较量掌拳的要求。

可是文俊不上当，他精明多了，普天之下，有三种登峰造极的无上绝学，不受外力所伤，一是佛门的菩提禅功，也叫伽蓝神功；一是玄门的罡气；一是内家的先天护身真气。这三种功参造化的无上绝学，除了彼此之间可以修为的精纯来一决胜负以外，其他绝学断难争一日之短长，但如果功力高深的高手，仗千年宝刀之力，或可制胜。

文俊知道，宙字神龙的护身真气，天下除了更高的菩提禅功，或者罡气勉可一较以外，就只有假和尚雷音大师的雷音神掌，和东海神山的玄天神罡，方是宇宙神龙漠北绝学的致命克星。

他不愿比拳掌的另一原因，就是宇宙神龙的九绝掌的确是高明，目下他更辅以六合须弥功，不啻如虎添翼，犯不着打没的把握的仗。他确切明白，惟有天残剑把万年寒犀角所造的神刃，才能击破宇宙神龙的护身真气。胜算在握，他绝不会做拼掌的傻事啦。

“我叫你拔剑！”文俊以冷如寒冰的语音厉喝。

“本堡主给我一次成名机会，你因何弃如敝履？”

“恨海狂龙视名利如粪土，只要你的心肝。哼！你不拔剑悉从尊便，反正我已再三给我机会那是你的事，恨海狂龙照样杀你，江湖议论，在下可从不顾及，”文俊面上突然神色一整，目现异彩，庄严。肃穆、气定神凝、灵台空明，天残剑缓缓上举，光华大盛。

蓦地里，他感到心中一震，他已看到剑上的光华有异往昔，似乎感到剑尖有一道奇异光华，射出尺余长寒芒，似隐似现，如虚如幻，伸缩不定，不由大喜。他记起恨海狂人授剑之时曾经道及这把剑已受禁命，如逢内力通玄之人以真力催动，可发出三尺寒芒，无坚不摧，也就无敌于天下。

他任督二脉已通，但还未练至通玄之境，其实通玄二字，乃是玄门的术语，也就是所谓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他感到天残剑已隐约可尺余寒芒，证明了他的功力在日夕辛勤苦练之下，日有进境，距“通玄”之期之为时不远了，他发现奇迹，必胜的信念益坚，天残剑斜举，轻划一道径尺圆弧，最

后剑尖在眉心之前，再徐徐下降。

宇宙神龙停身在八尺外，已感到寒气直迫肤发，护身真气已有波动之象，不由心中暗凛，事已至此，他不撤剑是不成了，他右手落在剑把上，目中冷芒似电，沉声道：

“阁下的处境甚是不利，可曾想到……”

“拔剑！”文俊打断他的话，沉声喝他拔剑。

宇宙神龙一辈子也没受过这种气，实在忍无可忍，面上虽未变色，但心中恨极。他阴阴一笑虎腕徐抬，一缕红芒耀目，接着愈来愈炽盛，剑啸如龙吟，赤焰剑终于出鞘。

两人相距仅有八尺，假使双剑同举，中间已毫无间隙，该是生死一搏的最佳位置。

文俊的天残剑早已举起，如果按规矩，只消对方剑蛤部出鞘，他就可立时出招。可是他不愿占宇宙神龙的便宜，红芒一闪，他便向左横移三步，双方便可以拉开六尺以上，使对方有公平的出招机会。

一个是字内一代霸才，一个是后起的武林奇葩；论功力修为浑厚精纯，宇宙神龙稍胜半筹，论兵刃则文俊居于绝对优势，双方相交，势均力敌，这一场双龙决斗，惊险重重，生死须臾，不知该谁倒霉，鹿死谁手。

宇宙神龙亦防备着文俊急袭，剑将脱鞘，便向左缓跨三步，方将剑全部拔出，晶莹的光华，与耀目红芒，在日影中吞吐闪缩，剑气直迫三丈外。

十八名悍贼神色凛然，各以兵刃护身缓缓向外退去，让出中间亩大空地，在外围全神注视这场即将到来的大风暴。

两把剑徐举，两双锐利的神目遥远相对，互相捕捉对方的眼神，无形中在较量内劲和定力。双方仇深似海，已无谦让礼数可言。

## 十七

文俊目中异彩慑人，威风八面，气吞河狱，左足徐伸，向前跨进一大步。

宇宙神龙也凝重地跨出一步，虬须无风自插，威猛的神采，取代了他平日笑里藏刀的可亲容色，双方又同时踏出一步，左手剑缺徐引。

十八名旱贼手心直冒汗，屏息着不敢喘口气，惊城里暴出两声轻吼，人影乍合，红芒和光华飞射，接着红芒一剑，人影倏分，红芒突以又炽盛。

两人皆横退五步，身形倏止后，方传出令人心魄下沉的剑吟之声，直搏耳膜，可见两人分合之快，委实唬人，两人换了一招，脸上神色渐变。

宇宙神龙已下定拼死决心，故尔全力一击，他虽内力浑厚，可是赤焰剑不争气，只消一近天残剑一尺以内，所发的红芒和炽热的气流，竟然突即消失，而天残剑上彻骨奇寒的剑气，却直迫内腑，他确是大感威胁。

第一招，谁也没抢到优势，”文俊心中一凛，暗说：“这家伙的功力，比在吴天堡时精进了许多，能以崩字决震开我这招‘飞星逐月’的人，并不多见，我得小心了。”

两人缓缓移步，准备全力相搏，赤焰剑斜举，天残剑向右下徐降，暮

地地光华飞旋，红霞一涨一敛，人影肉眼难辨。在人影倏止时，方传出一阵龙吟的剑啸。

文俊退了三步，上身幌动，玉面略泛白色，宇宙神龙退了六步，须怒张，夹上肌肉略为抽搐，身形一定，额际滚下两颗豆大汗珠，他刚喘过一口，光华已漫天澈地而至，并传来文俊的清叱：“着！”身剑合一，来势捷若迅雷，无数光华迎头罩到。

入影三进三退，剑影漫天，双方皆以全力抢制机关；三冲错之间，两人各递五招以上，攻招折招之间，令人根本无法看清剑影，只见光华和赤霞将两人身形裹住，如何运剑，外人茫然不知只有当事人心中有数。

三冲错之间，宇宙神龙退离原位两步，他被天残剑射出的彻骨剑气将护身真气，冲得不住散气，文俊步步迫近，每一招都是绝着，龙韬十二剑发挥了无穷威力；他斗志高张，以神御气放手抢攻。

光华又闪，红霞逐渐萎缩，龙吟虎啸之声，慑人心魄。一旁戒备的十八名高手，浑身大汗淋漓，高手相搏，一切花招全然无用，每一招皆是生死交关的狠着，生死在须臾之间，势非全力以赴不可，半个时辰后，已经交手近十招，剑势渐缓，身法亦无先前迅疾。

宇宙神龙已退出原地二十丈以上，面如血色，大汗如雨，鸦青色的劲装可以挤出来，目中几乎象是喷出火焰。握剑的手微颤，额际青筋跳动，颊肉抽搐不已。

文俊却脸现苍白，虎目中寒芒闪烁，额际亦见汗珠，铜牙挫得吱吱直响，兰色劲装腾起一阵阵薄雾，缓缓上毕，但他握剑之手，稳实如金铜所铸造。

先前两人身法太快，剑气直荡五丈外，迫人肌肤欲裂，进退迅若惊雷；所以十八名旱贼除了退在一旁袖手以外，谁也不敢插手。

半个时辰一过，两人真力损耗过巨，不得不提高警觉。一面调息一面相机攻出一两记杀。剑气渐弱，身形也渐见迟滞。

十八名狠贼知道双方已至最后关头，真力衰竭，正是插手的大好机会，时不我留，夜长梦多，他们想：这时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生有时，死有地，有劫者难逃，合该他们送命。

文俊屡经大战，心思灵巧；他知道宇宙神龙修为已臻化境，可以久斗不疲，目前的景况，最多不过耗掉四成真力，除了天残剑，仍不可能一举击散对方的护身真气。所以在久斗之中，他步步留心，保持真力，准备予对头致命一击。

在甘斗千招之中，他发觉宇宙神龙的剑招，不时有突如其来的怪异招式出现，在危险万状之中，会突然以轻描淡写的一招，化解了自己必能得手的绝着。

因此，他心中俱慎，一面抢攻，一面思索那突如其来的奇异剑招，这也就是他一直以龙韬十二剑制敌，不用大周天剑法的主要原故，知己知彼，方能稳操左卷，他在思索宇宙神龙那些怪招的经纬，是否可以克制自己的大周天剑法。

这时，宇宙神龙已退了约三十丈，他感到压力并不因久斗而减轻，文俊的天残剑仍然狂野泼辣，他心中暗急

十八名旱贼逐步向前欺步，刀光霍霍，剑气丝丝，他们看到好机会想拣便宜了。

字神龙已经发觉有利形势，文俊亦同时感觉到了警兆。

文俊的左后方，是一个时隐虎尾鞭悍中年人，和一个横持五尺追魂枪的雄壮大汉，他们正神情紧张地欺近。宇宙神龙心中暗喜，但他不动声色。

使虎尾鞭的中年人，乃是邢都大大有名的独行大盗，名叫伏地虎江源；一条三十斤的沉重虎尾鞭，使开来可以控制五丈方圆的地面，鞭法中掺以地堂刀法，专攻对方下盘。

沉重的鞭去攻下盘这玩意真不简单，可见这家伙的助力和身法之灵之巧，确超人一等。

使追魂枪的人，更是个狠家伙，雄据大白山，做案遍天下，尤其关洛道的武林朋友，提起这家伙就头痛。凡是途经陕甘的江湖朋友，要不知大白山的神枪客严汝成，那他该赶快卷包袱退出武林道，打破江湖碗回家扛锄头种庄稼，免得将脑袋让人摘来做夜壶。

他那枝追魂枪与别的枪大大不同，看去象根齐眉棍，只是多了个青芒闪闪的八寸枪尖，下没有红缨子，枪后没有杆头，如果交起手来，对方，口果拨下开枪头，准翘辫子，因为他的枪杆构造不同，中含一根二尺五寸的滑杆，一找到空隙，一按枪身卡簧，滑杆和枪尖突然射出，五尺长的枪，加上两尺五，想躲开这歹毒的一击，千难万难。一枪中的，只消一按卡簧，滑杆又闪电似的缩入枪杆，死在他枪下的冤鬼，连严贼自己也记不清，只有阎王爷的帐簿内，或可查到底案。

这两人是宇宙神龙花了不少心血，方将他们请来，在二十四名汗寇中，功力在水推以上，但神枪客的追魂枪，却最为诡异歹毒。

要想这两个恶寇能顺利出手，需要造成机会，如果文俊能向左后方连退五步，大事定矣！但迫退文俊五步，必需使用杀着，不太容易哩！

宇宙神龙不再犹豫，猛地清叱一声，赤焰剑向右攻出一招“笑指天南”。

文俊冷哼一声，右移半步，就远了一记“怒海藏计”，六尺圆径的一圈光华，向四面崩散，中间一股奇异的浑雄吸力中，突然贯出一道神奇的淡淡光芒，四射宇宙神龙左胸。

宇宙神龙功力到家，他不怕那神奇的吸力，赤焰剑先攻向右方，乃是欲擒故纵的虚着，天残剑一出，红霞倏剑，寒流袭到，乘那外圈光华一崩之力；左撤一步，大吼一声，电光石火似的撤回右足，身形急旋，赤焰剑捷如迅雷，涌起千百朵红莲，猛袭文俊右肩，同一瞬间，三枚无声无息的淡淡紫影，向文俊右撤的方向射去。

文俊果然上当，向左后撤步，收招一剑震出，天残剑截住赤焰剑，龙吟之声倏扬。

三枚原是射向文俊右侧的紫影，突然中途转向，向文俊右侧方向疾飞。

文俊仅可截住剑，无法兼顾同时由右侧射来的紫影，因左手不易迎击右方之物，而宇宙神龙这一招又势在必得，那一剑已用了全力，根本不容许文俊能将撤出，对付三枚紫龙须针。

文俊心中一惊，只好乘双剑交错的瞬间，猛一振腕，借反弹之力，向左后方疾退丈外，真巧啊！那三枚紫龙须针，被文俊急剧后退带起的气流所吸，如影附形飞到。

文俊恰于其时身形向右半旋，想用剑气将紫影震落，在他刚将身形旋过的刹那间，眼角已将身后扑来的两名恶叛贼看清。

虎尾鞭“贴地扬尘”攻到下盘，无声无息急如星火，追魂枪宛如幻影

灵蛇，“毒蛇吐信”点到背心，将及身时的瞬间，“崩”一声卡簧响，枪尖快逾电闪，向前猛吐。

好文俊，临危不乱，死中求生；他没有护身真气，不敢以兵刃难伤可反震外力的躯体，硬挡一流高手的雷霆一击。半空中一扭腰，却刚要沾地瞬间，突向上一缩，侧身向左飞射，并一剑挥出，他用上了两种身法：“蛇缠身”和“只穿林”危极险极。

光华闪处，神枪客狂叫一声，枪断臂飞，身躯被震得响左一踉跄，恰好接住三枚紫龙须针，全没入胸腔，身形向下一扑。

说巧真巧，虎尾鞭在文俊足底掠过，“噗”一声扫中扑下的神枪客右肩骨，血花飞溅，肚破肠流，免了神枪客龙须针毒发的痛苦。

文俊的右肩下，肩衣带走了半截枪头，一发之差，几乎肩下开窗，好险！他无名火发，虎腰一扭，半途折回，在神枪客中鞭的刹那间，光华一闪，伏在虎背上开了一道大缝，脊骨全由中间分开，一声未出，扑倒在神枪客的后脚，向阎王爷报到去了。

文俊一剑得手，单足一点地，就是一招“回龙引风”，响起一声龙吟虎啸，入影倏分，身后的宇宙神龙被震得五步，文俊也飞退八尺。

这一连串的变化，说来话长，其实乃眨眼间事，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不怕死的人大有人在，喜拣便宜的人更多；文俊被震退八尺，背脊全暴露在身后二名悍贼身前，他身躯还未落地。两把剑已临背心，一根骷髅已兜头砸到，他灵台清明，临危不乱，一振右腕，身躯向右便倒，天残剑回后猛挥。

“嗤”一声裂帛响，接着“叭”一声尘土飞扬“叮”一声剑尖堕地。最左一人剑尖贯人文俊右肩，恰在先前中枪之处，把衣服刺破，带走了一幅巾；他的剑一挥之下，剑尖立断，连半截枪尖一同落地，暗袭之人功力相当了得，剑贴肌而过，文俊感到肩下一凉，也有点热辣辣的感觉。

那一声“叭”，乃是骷髅鞭鞭梢触地声，文俊向左倒下，左手还未着地，右侧刚才一剑落空之人，以闪电似掠到，一剑向文俊双足挥去。

骷髅鞭鞭稍一沾地，猛地向上一振，呼啸着划一半弧，向文俊腰部猛砸。

断了剑尖那家伙，乾脆将断剑向文俊脑袋急扔。对面的宇宙神龙，也一幌便至，赤焰剑“潜龙入地”，向文俊腹下点去。

文俊一步失机，立陷危境。他脑子反应超人，已看出只有向后滚是惟一生路。前有宇宙神龙足后有挥下的长剑，头部有半截断剑呼啸而来，向上升又有千钧力道砸下的骷髅鞭。假使向后滚，虽有两个人等着，但一个是扔了剑的人，赤手空拳并无大碍；另一个就是骷髅鞭的主人，他收鞭定然不及。近身相搏，长鞭的作用不大，危险锐减。

不容文俊思索，生死抉择在于眼光一扫之产是，他急伸左掌推地面，身形借力向后急旋，看去象最下乘的“懒驴打滚”，但天残剑是置于胸前的，与“懒驴打滚”兵刃前伸的功架迥异，由兵刃放置之处看来，他的身躯并未沾地，仅用左掌用劲，不然天残剑准将他自己割伤。

他这一着端的险极，功力不够火候，不但无法滚开，还得死在自己剑是，滚得慢，两剑一鞭之下仍难幸免；滚得快，免去两剑一鞭之厄，但后面有两人在等着呢。

谁也没料到他能死里逃生，更没料到他用奇异的身法脱险，就在宇宙

神龙猛喝一声之下，文俊去势如电。

使骷髅鞭的人果然了得，顺手一抽，想将文俊压在鞭下，并且飞起一脚。

可惜文俊来势太急，一鞭落空，他该死，一脚恰好踢在天残剑上，想得到够意思，不等他狂叫声落，文俊仍向后滚，那家伙的左脚立告分家；双足一断，人向前一扑，恰将宇宙神龙阻了一阻。

文俊冒险成功，脱出危境，人如狂鹰振翼，倏然站起，天残剑如两翼俱张。

扔断剑那家伙还没看清刚才的急剧变化，突觉光华由右一闪，冷气压体，他陡然一惊，一手按住右臂，死鱼眼一翻，右膝一软，叹口长气跪下右脚，躺倒地下闭上了眼。

“饶你不得！”文俊怒吼，象一头发疯了雄狮，返身猛扑用剑砍他双脚的悍贼。

那家伙惊得浑身发软，那一声怒吼，惊走了他两魂六魄。但求生是人类的本能，他迎着光华炳炳的剑影，一剑点出护住全身，双足疾点身飞退。

他快，但文俊比他更快，光华一聚，连人剑倒下了。同一瞬间，他右足疾点，身形左疾，天残剑如经天长虹，向刚闪开断足大汉的宇宙神龙扑去。

剑啸刺耳，罡风怒号，两人拼命抢攻，一接触间，各攻十余剑，换了三次照面，文俊放手急攻，直接宇宙神龙迫得不住后退，有点招架吃力，赤焰剑的红霞，愈来愈暗淡。

死剩的十三名悍贼一看不当，其中悄悄地溜走了三名，余十名齐声怒吼，纷纷向前一拥。

文俊正一剑将宇宙神龙震得横飘三步，身后已感到劲风压体。

长湖方向人影急窜，那是扶着受伤同伴，向荆州赶路的峨眉八僧；他们已看清这儿的景况，急急赶来观战。

文俊暴喝一声，跨前半步，蓦地“猛虎同点”旋身出剑，光华左右怒张。

“哎……”两声尖厉刺耳的狂叫，两名使剑悍贼胸腹各中两朵梅花，立时扑倒。

文俊眼角已瞥见八名和尚到了斗场。而他们的后面半里之遥，另八名少林僧，以少林绝学流水行身法，流星划空似的向这儿泻来。

少林僧埋个了子母飞环，向荆州赶去，想走建阳驿出应城。他们的功力比峨眉八僧要高半等，而且峨眉僧人有受伤的同伴拖住，故而脚程甚慢，被少林僧几乎赶上了。

少林僧后面半里地，葬和尚也以奇快的轻功，盯住少林八僧不放，也向荆州赶。

文俊只道十六名僧人，都是找他算帐的债主，心中大为着急，也感到愤火中烧。他发出一声长啸，天残剑突然变缓，从容地在身后划一半弧，幻出无数歪歪斜斜的剑影，大周天剑法终于出现了。

首先抢近的是两名悍贼，一把沉重的砍山刀，一枝浑铜打造重约三十斤的狼牙棒，一左一右狂风似的掠到。

后面相差丈余扑上的，是咬牙节齿的宇宙神龙。

文俊神色倏舒，怒火顿消，换上了极端庄严肃穆的面容，剑诀多伸了一个无名指，成了三指朝。

一刀一棒来势凶猛，罡风如潮，潜劲如排山倒海似的袭到，两贼身手委实高明，刀出“力劈华山”，棒变“横扫千军”。

刀棒距体三尺，文俊从容向前一滑，两贼“吭”了一声，“砰”!“当”刀棒落地，同时冲前俩步，双手按住心窝，瞪大一双金鱼眼，俯视着地面，踉跄举步面前走。“噗”一声闷响，两人撞个正着，身躯一歪，倒在一堆，双手仍紧按胸上，双腿抽搐了几下，方寂然不动。

这是大周天剑法中，顶神奇的“飞虹戏日”，它袭击的方位共有三处，就是脑袋，心房，下阴，皆是象徽“乾”“阳”之处，下阴也叫阳具，所以也可名之为阳，这一招只消按对方仆来的形态出剑，随意袭向其中之一点，两贼心房挨了一剑，那还有命？

宇宙神龙赶上，由两人头顶飞越，大喝一声，身剑合一向文俊背影飞点，这次他出剑狙异往昔，既无剑气，也无万千朵剑花，平平无奇，毫不起眼。

文俊似乎未觉，若无其事地向前踏出一步，天残剑斜举，箭尖在左肩前。

宇宙神龙来势如电，凌空下击，红芒看看已袭近文俊顶门，眼看要毙命于赤焰剑下。

峨嵋八僧已卓立在十丈外观战，同时惊叫出声。少林八僧还差二十余丈，还未赶到，但他们已看清景况，也同时心中狂跳。

文俊的左右前方，一根长家伙蛇骨鞭，和一颗可攻击三丈外目标的流星槌，一上一下几乎同时袭到。

“糟……”五六十丈外的葬和尚尖声惊叫。

文俊玉面上神色丝毫未变，甚至咀角竟然泛起笑意，光华突然疾吐，他身形在不知不觉间转向后面，如可转法谁。也没看见。

骇人听闻的怪节出现了，令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蛇骨鞭向上反扔，使人鞭只觉手上一震，象被人抓住鞭梢把他向上提，连人带鞭向后蹦，要不是他功力深厚，最少也被扔飞两丈，使使如此，也踉跄退八尺，方将鞭势止住。

流星锤突然脱索，向左飞射七八尺，使锤人只觉手上一轻，只剩一条金丝丝绒索，同一瞬间，响起一声剑吟，赤焰天残相错而过，宇宙神龙脸色死灰，回头倒飞三丈外。

他的赤焰剑距文俊后脑不足三寸，突然红芒一剑，剑身“嗤”一声由天残剑愕上穿过，恰发了卡在反卷的吞日上。而那晶莹透明的天残剑尖，划过他的护膻，由近肩骨处割开了肩臂之间的三角肌，也将肩骨割开了一条缝。

幸而他身手够高明。功力超压拔俗，天残剑攻破护真气的刹那间，他便知大事不妙，百忙中沉肩运臂，死中求活，左手登山一记掺合着六合须弥功的儿绝掌，拼全力将剑抽出，展开绝学凌空虚渡轻功，借那一登掌之力，向后飞退。退是退了，仍然挂了彩，假使不是他知觉沉肩，他不死也得丢掉落膊。

他一落地，光华赤临胸前，他惊得毛骨束然，右足一点地面，左飘三步，赤焰如信手挑出。

接着是一连串的剑啸，两人的剑象是纠缠在一块，似乎双方都没有用上劲，更象小娃娃存玩竹快，但却传出阵阵龙吟之声。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宇宙神龙已危在须臾，只见他右肩血流：口泉，

一歇一停往外冒，整个右臂一片腥红，显然他在运动止血，却又力所不逮。

他脚下更糟，一步步往后退，每一步地面皆留下一个三寸的深寸履痕，而且双腿不住颤动，他脸上几如厉鬼，成了铁灰色，虫须根根竖立，额上豆大汗珠被青筋跳动得直往下掉，牙齿咬得死紧，象是万分吃力。

反观文俊，恰是相反，脸上庄严肃穆，三指剑诀向后引伸，右手天残剑歪歪斜斜地左旋右转硬往赤焰剑的空隙里钻，逐步压迫，紧追不舍。

这突然的诡异变化，和奇怪的拼斗，把在场的高手们惊得呆住了，也感到一头雾水大惑不解的，死剩的六名悍贼。张口结舌百了傻子。

众人正在发呆，突然发现二十余年迅捷如电的人影，由荆州方向如飞而至，一声不叫便投入了斗场。

到得最快的是插翅虎耿天雄，和阎王令主卜世昌。

这两个恶贼拦截文俊未成，被无双老的一对灵禽苍鹭惊吓跑，胆战心惊往回走，他们原定一同返阎王谷。因插翅虎的老巢在武胜前，他是武林的白道盟主，住所除了宏坐壮观之外，当然不能象阎王寒一般，设下重重埋伏，来防止江湖人前来报仇打搅，和抗拒官兵的攻巢。他们害怕文俊和无双老有渊源，假使要让两老找上门来，阎王谷比武胜关安全得多了。

两个字内凶人结伙经过之处，岂有无人知悉之理，他们经过荆州，刚乘上徒子徒孙准备好的华丽客船，到了右首附近，便接到宇宙神龙由蜀中发出的柬贴，说请他俩到荆州长湖徐家湾共诛恨海狂龙。

宇宙神龙比他两人高明，徒子徒孙始终盯紧文俊的行踪，各大门派间也隐有暗线，所以他能消息灵通。吴天堡虽被焚毁，但潜力仍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仍保存着庞大的势力，难怪他能在武林黑白道中儿得开，并且势力更胜插翅虎和阎王谷令主，实非偶然。

两凶贼一接书贴，大喜过望，立时覆书答允准时到达，并转航荆州，到得正是时候，一近斗场。便看清了场中情景，宇宙神龙已身陷困境而且身上带伤。

“耿兄，咱们是否立刻插手？”阎王令主一面用传音入密之术问。

“免死孤悲，目前咱们只好出手了。”插翅虎也用传音入密之术答。

其实他也是好似鬼，双凶一地霸之间，表面上尚保持均衡客气的局面，骨子里谁也想将其余两人连根铲掉方快心意。阎王令主套他的口气，他乐得做好人；目前恨海狂龙已和双凶一霸怨仇深结，确也不能少掉了一个臂膀，使宇宙神龙一死，他两中就势孤中单啦！

峨嵋八僧已经看清来人身形，法生寿眉一轩，一摆手中方便铲，凛然地说道：“师弟子们，我们得出面，这种毫无江湖道义违反规矩之事，我们得主持武林正义。”

其余七人还未回答，少林的超缘冷笑到：“法兄，你这是以卵击石，愚不可及。而且别忘了恨海狂龙亦是贵派之敌，诛去了他，对贵派大有裨益。”

“哈哈...”法生狂笑起来。

超缘不悦地问道：“法兄因何狂笑？”

“少林派技绝江湖，源远流长，武林尊重，共尊为泰山北斗。想不到今日法生亲聆法兄高论委实大失所望，焉能不狂笑出声？”

“法兄，贫僧就是好意，假若法兄坚持已见，贫道不使你失望说法便。”常超坐说完，也拈起方便铲，不怀好意地盯视着法生

法生知道绝不能强行出头，少林九僧这一关就过不去，冷冷一笑道：“法

兄值得骄傲，贫僧佩服。江山不改，绿水长流，但愿日后相见之期不远。”说完，向师弟们又说道：“咱们走！”

八个峨眉僧人，拖着方便铲径奔荆州。

这瞬间，响起一声葬和尚的大吼道：“不要脸的狗东西们！你们为武林蒙羞？”

接着一声惨叫发出，血雨飞溅。

原来是六名剩下悍贼，突起发难，将葬和尚一下子击倒了。

插翅虎和阎王令主，也在这时到达。

文俊侧面就是少林八僧，葬和尚之死尽入目中，八僧无法阻止凶杀之发生，文俊可红了肌他愤火中烧，清叱一声，全力出剑。

“哎呀”一声，宇宙神龙肩骨又中一剑，惊叫出声，拼全力一振腕，六合须弥功和护身真气以雷电万钧之威，由赤焰剑上发出。

文俊也将六合须弥功由剑上发出，突然剑啸摄人心魄。人影乍分，气流象狂彪向外猛卷。

宇宙神龙飞退三丈，站立不牢，右膝跪倒，面色如同死，胸前起伏不定，可以闻到喘息之声；他右肩血如泉涌顺着手臂流至赤焰剑上，由剑尖渗入土中。

文俊也被震得退近丈，只觉气血一阵翻涌，他想胜身再行扑上取宇宙神龙性命，可是真力未复而且晚了一步，插翅虎和阎王令主已经到了宇宙神龙身旁。

插翅虎和阎王令主，本是向文俊左右扑倒，岂知六合须弥功一发，力可撼山的无穷潜力，直向他们迎面涌至，两凶贼大骇，好在先已运动护身，赶忙双掌齐推，借力反弹脱出危境，即使逃得快，仍觉浑身血脉一窒，真气若散，两人勉强从至宇宙神龙身旁，表面上象是救人，其实是想合三人之力，防备文俊追袭。

文俊一看机会已失，长啸一声，身剑合一飞射十丈外那六悍贼，快得肉眼无辩，光华过外血纷飞，在暴喝狂叫声中，六具尸体躺在葬和尚遗骸之旁。

文俊目注视葬和尚模糊的遗蜕，不禁辈从中来，这位天河口的一代高僧，竟而为了他而命丧黄沙。

他俊上面泛起无穷杀机，仰天长啸，悲愤地大吼道：“你们要的是恨海狂龙之命，不该诛连无辜，你们，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我探手入蓝色革囊，取出一只蓝色小瓶，打开瓶塞用在姆指压住瓶口，发出一声怒啸向宇宙神龙立身处掠去。

那儿除了双凶一霸外，还有后来赶到的一群恶贼，这些人共有二十六人之多，名头响亮的计有火眼狡倪符惟一，六盘鬼婆廖迎春，活阎王卜成梁，玉面罗刹金窃娘，红燕子燕，还有文俊不认识的一个黑凛凛大汉，身上系着阎王令。是活阎王的长子，好色如命的花花太岁卜飞，还有一个上次肾有一面之缘，但不知其名的樟头鼠目老人，他就是圣手华驼华天虹。以上是阎王谷的人，还有许多文俊不知他们的名号。

武胜关的人，文俊认识的计有夺魄神旗纪威，五虎神枪桑天右，百步神拳易成，其余的也是陌生人。

文俊一到，三名不知死活的家伙虎吼一声，两支长剑夹着一根三截棍，形如疯虎向前一拦，兵刃先出并同声大喝道：“小子慢……”

文俊叫道：“该死！”

天残剑左右一幌，刀断棍折，歪歪斜斜的剑影，在三人的心口留下一个直透背脊的小孔，三人摇摇晃晃向前跨了两三步，方砰然倒地。

众人大骇，只一眨眼便死了三个，他们怎能不惊。

文俊仗剑起立在众人前一丈左右，左手蓝瓶提至腰际，舌定春雷吼道：“谁先上？动手以后我有话说。”

没人上，他又吼道：“我恨海狂龙自出道江尖只找闻人杰老贼一算杀师之债，并未惹事生非，与诸位……站住！闻人杰！”

宇宙神龙刚服下药止住伤势，向后退了两步，便被文俊喝住了。

“谁要想出花样，我这瓶蓝羽毒鸩就足够他们消受。”除了那瘴头鼠目的圣手毕陀，所有的人全都脸上变色。

“所有的人站在一旁，我恨海狂龙要斗斗双凶一霸，谁要扬手，玉石俱焚，退开！”

众人略一迟疑，花花太岁和百岁神拳右足倏动，象两头疯虎闪电似的掠出，卜家的摧枯掌，少林的百步神拳，以排山倒海似的劲道，相距丈外猛袭文俊。

文俊冷森森一笑，天残剑一振，将袭来的劲道震散，左手一扬，两线蓝色的粉末，箭似般向两贼射去。

“快躲！”圣手华陀抢出大叫，一掌向蓝粉击去。

圣手华陀的掌风，刚猛有如狂彪，可是晚了半步，蓝色粉末已击中两贼脸面，在两贼滚倒狂嚎声中，圣手华陀踏前一步，袖底一掌翻出，向文俊连吐三掌。

罡风袭近，全被天残剑震散，文俊突然虎目怒张，他鼻中嗅入一丝草霉气息，光华一闪，快逾电闪。

“哎……”圣手华陀一声狂叫，双腿立仰天便脚，他刚举手向天灵盖拍去，文俊的足尖已经点了他的软穴。

“大峰山以盅菌毒暗算双龙，可是你么？”圣手华陀痛得死去活来，根本不管。

“你可是圣……”

“啊！”有两个狂叫着倒下，在一旁哀号，他们乘文俊问话的机会，想出手暗袭，挨了一丝蓝羽毒鸩。

文俊若无其事地问道：“你可是圣手华陀毕天虹？”

“老夫……正是。”

“大峰山下毒之事，你……”三枚指大灰影一闪而至，另三枚淡得肉眼难辨的紫影，也同时袭到。

文俊不知利害，他对紫龙须针已制胜把握，故尔大意，功贯剑尖，六合须弥功发如怒涛，向射来的六枚暗器卷去。

“呼呼呼”三声闷响，紫须龙针翩然向后飘飞，但三枚灰色暗器，突然一爆，无数灰色毒针似满天花雨，向文俊急射，相距又近，想避开已不可能。

他百忙中急振天残剑，左手护住头面，六合须弥功再次。勃发，可惜，六合须弥功连续发出力道锐减，飞针来势又急，“得”一声脆响，蓝色的粉末，被六合须弥功震得向前飞散，文俊身上，挨了近百枚毒针，他的功力大非昔比，身坚如金石，毒针一抵肌虞即行止住，好险！阎王令主的霹雳毒针，不愧武林一绝。

这一瞬间，人影飞窜，惨号之声惊心动魄，除了见机溜走的人，其余的英雄好汉们，全被蓝羽毒鸩所伤，在地上挣扎呼号，惨不忍睹，不久，都成了一具具缩小而其色蓝汪汪的尸体，宇宙神龙逃得最快，其次是阎王令主，最后是插翅虎。

插翅虎不知他两人暗器一击手，即抽身急溜，故而走在最后，合该倒霉，三人之后，是两名悍贼，最后是红燕子和玉面罗刹母女俩，她们站得最远，是所以未被波及。

二十六个人，连宇宙神龙算上，合计二十六名，只走了七名，其余的人大概是老了，左近摆了四十四名贼尸，还有另一具葬和尚，少林人僧惊得腿也软了，不住合掌宣告唱佛号。

文俊怎肯罢休？要说出轻功胜过“九幽凌虚魁影”的轻功并不算多，要胜“御气凌空”的确少见。宇宙神龙的“凌空虚渡”勉强拉平，但他受伤不轻，功力打了折扣。

文俊追上了玉面罗刹母女俩，不由平然心动，他想绿飞鸿临死前嘱托，也想起五老峰下义救红燕子的一段情分，便轻喝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回去好好做人，忏悔你们的一生，要找我报仇，总会相见的。”他说得飞快，声落已超出她们七八丈外去了。

母女俩面面相觑，半响动弹不得？

前面人影已没入左侧密林，她们低商片刻，突然奔向荆州，返回阎王谷。

等她们到了潜山，突接谷同头目传来的恶耗，说阎王谷已于五天前，半夜被人闯入，一把火就把阎王寨烧成平地，谷中高手皆随令主外出，仅孙二少爷在家，被来人贯入火场中活活烧死。

至于来人是谁？小头目莫知所以然，据说是百余名蒙面大汉，一声中吭见人就杀，还有一个银须银发老头儿，一手黑白棋手比判官的勾魂笔还灵光，点一个死一个，骇人听闻，整个阎王谷活着逃出的不足二十人。

母女俩已无家可归，阎王令主始终不见返回，在她们在潜山等候的第五天，江湖又传出骇人听闻的讯息，说武胜关白道盟主插翅虎的庄院，在阎王谷被毁后的第六日，一群蒙面人杀入庄中，一门老小全部毙命，庄院烧成平地，那夜插翅虎不在，据说他离开武胜关一月之久，始终未见返家，是谁所为？没人知道，被列入武林悬案。

此后，始终没有双凶一霸的讯息，短短期间，三个闻名色变的字内凶人，竟然落了个家败人亡，形影俱消，委实个人难解，整个武林轰动，大快人心。

这三把无情火，确是造福武林，功德无量，所有的江湖朋友，莫不感谢恨海狂龙，但也对他心存畏惧。

文俊超越玉面罗刹母女，御尾直追双凶一霸，双凶一霸落荒而走，直向左侧两里外的密林急奔，前面逃的人快逾追风。后赶的急似驭电。

距林缘还有半里之遥，文俊赶上了两个倒霉鬼，两名悍贼不识相，不该跟着双凶一霸逃命，一看文俊追到，临危拼命，猛地左右一分，旋身拔出招，大吼一声，双剑左右猛浑，罡风怒号气流被带得丝丝狂啸。

文俊恨他们碍事，手下绝情，天残剑招出“狂鹰振翼”左掌往后一带，剑随身转，信手猛挥。

右首悍贼狂叫一声，扔剑扑倒，天残剑贯穿他的咽喉，立时了帐，左

道悍贼高明些，剑一触光华，他伏身扑地，三枝断魂镖又沉又重，分上中下三路射到。右手弃掉断剑，一按地面，招出“贴地盘龙”，双足贴地扫出。

文俊天残剑一振，中上两枝断魂镖崩飞十丈外，伸虎掌捞往下一枝，信手向地下悍贼扔去不管他的死活，急向正要入林的双凶一霸追去。

那悍贼被巨大的断魂镖由脊心射入，摔死在地，两贼虽死，总算把文俊阻了一阻。

宇宙神龙和阎王令主首先入林，插翅虎刚近林沿，突感到澈骨冷气已临后心。他知道跑不了，大吼一声，虎爪一招“回头反噬”向后猛摔，同时旋身斜掠两丈，文俊挫身避招，一剑荡开虎爪，想脱身追赶宇宙神龙，岂知人注定要死，拉也拉不回来，插翅虎脚一沾地，稳住冲势，突然侧身猛扑，虎爪荡起罡风。直探文俊小腹。

文俊急怒如狂，眼看宇宙神龙的身影行将消失，焉能不急不怒？暮一咬牙，功行双臂，天残剑点出一招“孕育万机”，这是大周天剑法中，功参造化的杀着，万千光华由四面八方成弧行向内汇聚，右手剑决变掌。六合须弥功融合着九幽玄阴真气，突然以撼山搅海的力道，随掌倏吐。“嗤”天残剑透爪影而入，“彭！”掌劲力可憾山袭到。

“丝丝……”虎爪中四杖特细的五虎断魂钉，脱颖而出

文俊存心拼命，已用全力以赴，光华似电，插翅虎身上连中十余剑，尸身又被震飞，跌入一个深坑内去了，他那赖以成名的虎爪，被天残剑削成三段。

四杖五虎断魂打，有两杖被天残剑所毁，一杖被文俊闪过，一枚直贯入文俊左臂，入肉三分方被崩落，可见机簧这力是如何强劲，连文俊那金钢似的躯体，亦不能完全无损。也由于发钉在六合须弥迸发之后，故能乘隙攻入。

此许小创，文俊不当一回事，回头追入林中，也是双凶该死，他们入林逃匿，本可逃得性命怎奈在生死关头，一点私心便送了他们的老命。

“遇林莫入”还是江湖朋友的禁音。

这有两种意义，一是林中容易遭人暗算，一是表示畏惧对方，既然怕了你阁下，阁下该感到骄傲啦！何必再追？

双凶入林半里，鬼名堂来啦？

阎王令主一面走一面说到：“闻兄，那小狗恐不会愿意江湖禁意，定然入林追索，咱们分道扬镳，不在一起，免得玉石俱焚。日后在敞谷见面。”

“令主此言差矣！咱们在一起，还可以和小狗一拼，分则力弱，合则或可一拼，咱们赶快离开，摆脱了那小狗，再言其他。”

宇宙神龙并不傻，他知道文俊的对象是他，要是分开。文俊绝不会去追阎王令主，必定盯着他到海角天涯，有两人在一起，至少力量可加强些，他怎敢分手？

阎王令主可不大愿意，他当然看出这里面的利害，可是宇宙神龙虽伤了肩，但他的轻功绝学，“凌家虚渡”太过高明，想摆脱他那不可能之事，不由心中大急，忙道：“即使走在一道，咱们也不是小狗的敌手，莫如分头脱身，再纠合同道，到敞合商量，与小狗一决雌雄，胜以同行惹人注意，堡主意欲何在？

“家师约期下月赶至，嘱兄弟回汉中府接驾，为时不……”

“那可好，堡主住北，兄弟即向西返回荆州，令师如……”

兄弟先至贵谷……”

“千里迢迢恐误堡主大事，再会，兄弟先走一步，”说完，转身西走。

宇宙神龙正色道：“且慢！令主的伴已死伤殆尽，兄弟的得力助手风道长仍留驻荆州，咱们先至荆州，可找他替咱们召集同道，还是一同前返为宜。”

“松风道长在兄弟途经荆州时，他已起程先下武昌了。堡主不必前返啦！”说完，向西急走了。

宇宙神龙亦步亦趋，一面说道：“兄弟荆州还有伴当，且先到荆州再说。”

两人一面走，一面分伎挑草高脚下自然不能太快；而且入林已深，胆子未免大了些。

文俊生长山林，对林汇总情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不走林下搜索，展开御气蹑空绝学，踏着枝梢有上飞越，向楼鸟惊飞处急追。

双凶穿林急入，把林中飞鸟惊得躁鸣窜飞，他们还在争论各奔前程之事，文俊已从天降？

双凶功力确是不弱，文俊相距一二十丈，他们硬已发觉不妙，但文俊同时也发觉他两人了。

宇宙神龙急撤下赤焰剑，叫道：“分即必死，合则同生；卜兄，咱们并肩膀上。”

文俊阴森森地站在枝上说道：“你们都得死！卜世昌，你怎样毒死双龙的欺师减祖，你罪该万死。”

卜世昌一听，浑身凉了半截，文俊即冲他而来，想独自溜是不成了，他存心一拼之心，撤下腰间中阎王令，手扣霹雳毒针，嘿嘿阴笑道：“小狗，你问对人了。”

“若要入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也算是一代枭雄，相信你不会否认的”文俊一面说，一面落下林中，又道：“你一身血胆，杀人如麻，仅阎王谷人皮走道一事，就足以将你挫骨扬灰，今天你恶贯满盈，恨海狂龙替天下人诛害，也替老朋友清理门户。”

一声龙吟，天残剑出鞘，光华如电，令人心悸，又说：“你不否认杀师之罪罢？”

“那老鬼只传我一半之艺已无师徒情义，该遭此报，用不着阁下强出头。”卜世昌不敢说出因自己泄露师父藏居这所，怕师父以后门规治他，因而他先下手为强，将只龙毒之以毙，他却以为这不成为理由的理由了，强辩他下手下得正当。

“无耻之极！”文俊怒骂，一面逐步欺近。并对宇宙神龙扫了怨毒的一眼，用冷冰冰的声音说道：“闻入杰，你真不愿服下阁下用以杀人的千日醉么？”

宇宙神龙阴阴一笑，从容地笑道：“本堡主一生杀人如屠狗，在刀山剑树中创业扬名，要死也死在剑下，阁下未免小看了吴天堡主。

“恨海狂龙成全你，你两人一起上。”

宇宙神龙肩骨中了两剑中，流血过多，右手已经不能再行运剑，赤焰剑交到左手，与阎王令主左右一分。

林密草疏，视度还不算太坏，只是树干密布，动手碍手碍脚，十分不便，文俊神情肃目，天残剑徐举，剑身光华如电，寒气直追丈外。

红芒一闪，宇宙神龙一剑点到，看去毫无劲道，轻飘飘毫不起眼。

卜世昌从左方同时欺近，沈重的外门兵刃严王令，攻出一招“无常勾

魂”向下一搭，突向怀中一带，歪风虎虎，势如警雷，也用了十成功。

文俊久斗两个时辰，知道不能再往下拖，身形一转，大周天剑法中的“斗移星移”出手，四道歪歪斜斜的光华，在红霞上一闪而入。

红芒一敛，宇宙神龙只觉得华冷似万年寒冰，在他脑袋四周向内急射。他心中大骇，仰面便倒，赤焰剑火速上抬，身形向左侧射八尺外。

在电光石火似的瞬间，光华突向下反穿，贴地楔入阎王令主的下盘，恰好将罡风带向一侧，阎王令主确是不弱，一振腕，只足后扬，斜飘八尺。

“华啦”一声，他左右两株海碗大巨木，齐根截断，他警魂初定，不由倒抽一口长气，刚才靴尖透凉之处，裂开了一张大口，指尖鲜血缓缓泌出，再慢分厘，他这只脚掌准完蛋。

“第一招！”文俊用冷酷无比的音调说。

双凶互相一打眼色，突然叱喝一声，分左右闪电似急仆而上，来势凶猛惊人，死中求生的作孤生一掷了。

文俊从他们怨毒厉恶的眼神中，已看出他们已不顾后果全力一搏，心中暗惊，功力运至十二城，六合须弥功也蓄劲待发，待一剑一令行将及身，突然掌剑齐施，大周天剑法绝学“孕育万机二次动手。”

“鼓彼”一声狂震，血雨飞溅，人影倏分，四周林木枝断干，划药似被罡风所扫，五丈内砂石纷飞。

文俊面色苍白，退后近丈。目中神光一敛，天残剑下垂。地面，持剑的手轻抖。他左手抓住一条乌光闪闪的软带，虎口前一个龙首，龙口内的珍珠不住滚动；另一端带尖，由他腰中绸带左方贯入，贯入处藏现血迹。

这玩意，竟然是他在汉中府用来救命，被宇宙神龙得去的黑龙剑。他感到奇怪，怎会在阎王令主手中飞出的？

三人全用上了六合须弥功，而且宇宙神龙还以身直气发生，假使他右肩不伤，文俊恐难逃一劫。

严王令主飞退两丈外，撞折了四五株大树。他面色死灰倚在一颗大树下，口角流血，闭上鹰目，急促地喘气。

他胸前全被鲜血濡染得湿淋淋地，左手齐地折磨，右手的外门兵刃阎王令主断了两尺，右上臂和肩骨，共有六只小孔，正在缓缓流出鲜红的血液。

宇宙神龙长袍脱落，倚在三丈外一颗大树下，不住颤抖摇晃，竭力支持着不让身躯倒下。他一条右腿断掉二半，创口就在膝上六寸，只有内侧一丝皮肉沾连。左肩内销骨之下，也有三个天残剑留下的小孔，直透后面瑟巴骨，血将左半身染成了全红。

那把闻名天下，所向无敌的赤焰剑，已经断成三段，仍在散发着耀目红霞。他左手五指握得死紧，扣紧剑把不放。他双目睁圆，散发出怨毒之光，牙关紧咬，虫须乾起如畏。突然，他吸入一口气，喘息着说道：“少年……人，天下是……是你……的了。恩恩怨怨，一笔勾……消，不许……你损毁我……的……尸骸。”

说完，他合上双目，不住急喘，一膝支身，仍未倒下。

文俊浑身脱力，站立着以九如心法调息，片刻，方徐徐拔出黑龙剑。

这把神刃刺破弯带，将他的腰肋划了一条血槽，幸未伤及内腑，剑是神剑，阎王令主投出的功力也够吓人，差点要了文俊的小命，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近宇宙神龙。

宇宙神龙正用那无神的目光，茫然地注视着他。”这家伙果然标悍，身

受致命之伤，不但不死仍然硬撑着不倒。

文俊默默地取出囊中一个粉红色的纸包，收剑入鞘，取出一颗粉红色指头大的丹丸，沉声说道：“反正你活不成了，千日醉可以令你平静地死去。梅文俊也是一翻好意，你愿吞下么？”

宇宙神龙软弱地点点头，合上双目。

文俊伸手搬开他咬得死紧的牙关，将千日醉送入他腹中；片刻，酒香四溢。宇宙神龙浑身崩紧的肌肉一松，赤焰剑把脱手坠地，呼吸越来越沉，终于缓缓倒下了。

文俊伸手将他扶住，徐徐平放在地，说道：“你也曾是一代霸雄，我得好好安葬你，让你九泉安心。”

他站正身形，突然转身。

四丈外，阎王令主咬牙切齿，正歪歪倒倒地向他走来，右手的断刃高举，作势欲刺，逐寸接近。

文俊冷然注视着他，一字一吐地说道：“你荼毒江湖，罪恶滔天，阎王谷人皮走道惨绝人寰。白骨堆积如山，指使绿林毛贼做案，流毒天下，血案罄竹难画，罹发难数。

你不死，天理何存？”

阎王令主已说不出话来，仍逐步踉跄接近。文俊直立如山，冷然发话道：“你也算武林绝顶高手，今日天难逃公道，你该用你自己的残刃自行洗清你的罪恶，以谢天下人。”

阎王令主幌如不闻，接近至一丈以内了，高举令柄，准备击下。

文俊探手入囊，取出一颗蓝色丹丸，扣指一弹，飞射阎谢下主腹部，“扑”一声，即没入腹中了。

阎王令主浑身一震，“格崩”一声，满口钢牙尽成粉碎，令柄彼然掉落尘埃，她双目一合，挣扎片刻突然扑倒。

突然，阎王令主的尸体，冒起一阵蓝烟；片刻，却像冰溶山化似的，只剩下袭衣衫，和一堆蓝色寸裂的骨殖。

他用上了百毒天尊的蓝色化尸毒丹。

这次全力一拼，文俊真力丧耗至巨，他感觉浑身脱力，比那次搏阴山天魔只重不轻，确是吃力十分。

创他调息良久，方感到舒泰了些，便用天残剑的掘土，将宇宙神龙埋了，把那断成三段，依然红光的赤焰剑，作为陪葬之物，并替他立下了一株木牌，用剑写上。

“吴天堡主宇宙神龙闻入杰之墓，嘉靖三年月日。”另有墓旁挖屯个小穴，将阎王令主的灰骸也埋了，自此。双凶同眠荒林，江湖上消失了双凶一霸的踪迹。文俊走出荒林，在林缘找到一霸插翘虎耿天雄的尸身，草草掘坑埋了，再到先前找脏和尚的尸体，他一到现场，除了血迹一无所见，所有的尸体全行失踪，鬼影俱无，他长叹一声，回头找到自己的包裹，换了一身月白长衫，向荆州举步走去。

荆州南门大街天成老店中，文俊结束一切，想趁晨义初现之前，多赶些路程。

梳洗毕，他换了一身开蓝色两截胯，青布缠头，腰带上插上天残剑，蓝色革囊用青布袋盛了，挂在腋下。这一来他变成一个跑单帮的生意人。

他提了包裹，正想出房，“达达达”房门上响起三声轻叩，他不由一怔，

这是店伙的叩门声么。

他放下包裹，信口道：“进来！”

房门打处，进来了九峰山主开碑手云彪，他在房外一躬到地，然后豪爽地笑道：“恩公万安，云彪昨旬方由荆州赶到，荆州兄弟报说，恩公在东门外杀双凶一霸门下高手四十三名，大获全胜后落脚于此，特专诚前往拜候。”

文俊一笑，摆手道：“云兄请至房内稍坐。”

开碑于躬于告罪，跨进房顺手将门带上。

文俊续说：“云兄不是俗人，可否将恩公二字去掉？”

“兄弟高攀了”开碑手又是一礼，坐下又道：“梅兄弟你从鹤峰悄悄一走，急坏了许多兄弟哩！我们在武当左近搜寻三天，然后分头寻觅，深恐那些狗东西另有阴谋，直至三天前，兄弟方接到双河口传来的急报，说梅兄弟你已赶向荆州，兄弟得报，即率诸友连夜赶来，惭愧，仍未赶上为梅兄弟一尽心力，他们都感到甚是不安。”

“云兄的眼线真不含糊，怎知小弟往这儿赶？”

“呵呵！梅兄弟，实不相瞒，这一带的隐伏眼线，全是在吴天堡救出的英雄豪杰，大材小用，他们甘心情愿想图报兄弟你的恩德，不论日夜，官道上从不缺人，兄弟你虽在晚上赶路，但也有暂歇之时，双河口午夜之际，伏线看见一条黑影缓缓穿镇而过，你虽经过化装容易，但腰中这把天残剑却是活招牌哪”“哦！原来如此，诸位对小弟爱护之情，小弟永铭五衷。”梅兄弟，闲话少说，目下荆州左近全有我们百余名好汉隐伏，只消兄弟你吩咐一声咱们找双凶一霸去。”

“谢谢诸位盛意，不用劳动诸位虎驾小弟……”

云彪正色道：“梅兄弟！咱们这些汉子们，虽则往昔五方杂乱，良莠不齐，但也算得铁铮铮的大丈夫，恩怨分明。”

“云兄，小弟并无别意，请别误会。”文俊微笑着打断他往下说，又道：“诸位云天高义，小弟心领就是，双凶一霸不用诸位费心了，他三人已经埋骨荒林之中啦！”

“啊！”云彪高兴得一蹦而起，脱口惊呼，并大叫道：“谢天谢地！不，谢谢老弟你替武林造福，把那三个妖孽诛去。”

请问兄弟你今后行止如何？兄弟与诸名子弟希望能为你效劳。”

“请问小弟向诸位大哥致意，近期内小弟须西上访友，日后有暇，当专诚向诸位问好。”双凶一霸虽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难保没有他们的余孽。重新横行江湖。”

“小弟师仇已报，不再过问江湖是非，随他们去吧。而且小弟须克期赶路，不能耽搁。”

“这样罢，请梅兄弟在荆州勾留一日，他们渴望一见兄弟你的风采。至于余孽的善后，不挂心；兄弟告辞，一个时辰后再来促驾，咱们欢聚一日，亲近亲近。”

“云兄，请记住，双凶一霸的死讯，千万别往外传。不家一事行祈拜讫，玉面罗刹与红燕子母女，小弟已答允不再伤害，予她俩一条自新之路，尚望诸位成全。如云兄应允此两事，小弟既与诸位盘桓一天。“全在兄弟身上。”云彪拍胸承诺，又道：“一言为定，等会儿见，告辞。”

第二天清晨，文俊独自束装就是，出南津关径奔白鹿岭。他要祭告恩

师在天之灵，同时到峡谷探省恨海狂人。

当天午后，云彪与一群英雄好汉们，分批上船下航。一个个磨拳掌兴高采烈，象是有大事待办，黄山，这座皖境三大名山之一的山岭在徽州西北，原北点山与南面的点山遥遥相对，大唐天宝年间，正式名为黄山。山共三十六峰，以天柱为最高。每一座名山，大概都有一座甚么“天柱峰”，黄山自不例外，最高那座峰头海拔不过五千尺，名之为天柱，未免过甚其词，形容得太过火了些。

大明嘉靖三年十月初二日午时正，天柱峰头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其中僧道俗俱全，每一个人都有一身出类拔革的身手，要让人知道他们的身份，准教人吓得打哆嗦，或者肃然起敬，打躬作揖惟恐礼之不周。

峰顶靠南一面，三株巨松之下，六个人团团坐定，似在商讨一件极为机密的大事。

这些人中有几个熟面孔。

正北盘坐着武当掌门玉道人道全，他的右首是昆仑派掌门龙虎真人至清，左首是腔恫的掌门乾坤一剑玄真。三个三清羽士，志同道合自然的坐在一处，武林中大名鼎鼎的玄门三大剑派全都到了。

西南角危襟正坐着，一个年近百龄的老和尚，雪白的长眉直垂至观骨以下，湖脸皱纹，显得清瘦而又朗健。他就是字内尊崇，卓行超绝的少林目下掌门，长眉佛超尘。

东南首，倚在松要下的一个大和尚，正在眯着眼似在打瞌睡。他年岁看去不过五十龄，其实已过了八十大关。身材高大，腹大如鼓，肥头大耳。满脸红光，任何时间都堆着和煦的笑容，令人感到十分可亲，他把那权威象徵的九锡禅仗，随意倚在肩上，右臂屈倚松韩，脑袋枕在臂弯里象是睡着了。他就是峨嵋的掌门人，笑面如来法性；

正东是一个古稀老人，土佬儿装扮，但脸皮白净，目光不时透出冷似寒冰的异光，白须拂胸身材修伟，他背着手，不时回走动，低头沉思。他是雪山派名义上的掌门冰魄神剑岑人龙。

这里且略提雪山派的来龙去脉。当宋室南渡之际，许多不甘金人奴役的中原奇士，纷纷离开中原。有些渡江南逃，而有些看不惯金陵那群苟安君臣嘴脸的人，却远走边荒异城，岑公亮率三姓子弟，经常外出到中原一带行道，格杀朝廷派来统治的鹰狗，兴之所至，戏称自己是雪山派的创始人。

## 十八

雪山脉的立派圣地，在玄山主峰之西一百八十里，距打箭炉也有三百里，那儿有一座神奇的山谷，名叫长春谷，三家人老小不过五六十人，就在这谷中无忧无虑地生活。

雪山派的门下，其实也只限于三姓子弟，平时极少出山。

白龙峰之役，雪山派出接到请柬，可是他们不想卷入旋涡，仅派了三名门人袖手旁观，好次昆仑、崆峒、峨嵋、武当四派，死伤奇重，原来是前来相机排解的少林弟子，也遭了无妄之灾，只有雪山三位门人，未受波及。

恨海狂人怒闯六大门派山门，在长春谷外放了一把火，未得其门而入，雪山派仅受了一顿惊忧而已。

概略表过，书归正转。松风怒号，声似万马奔腾，黄山之松，为天下之冠，这一带丛山中，全是一望无崖的松海，初冬罡风凛冽，松涛的声势确是震人心弦。

乾坤一剑沉声发话，打破沉寂，他向玉道人说道：“全道兄，咱们不请黄山派的霄道友，岂不失算？”

玉道人淡淡一声道：“这才是万全之策。黄山派立派不过三十年，门人弟子恐天下不乱，要让他们参予，不管成败与否，六大门派的声誉，不堪设想。”

乾坤一剑冷笑说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道兄多虑了。”长眉佛木然地说道：“老衲认为，全道友所虑甚为至当。”他昂首向天，又漠然地道：“这次六大门派掌门人，为了门派今后存亡，共聚黄山商讨，计算一个后生晚辈，虽胜亦无面见人，何必多让旁人参予？”笑面如来坐正身形，拍拍大肚皮道：“贫僧亦有此想，但不知岭檀越有何高见？”

岭人龙淡淡一笑，道：“老朽毫无意见。雪山派一向是独善其身，诸位不用老朽解说吧？”

乾坤一剑阴笑问道：“岑施主不怕天残剑又闯贵派长春谷吗？”恨海狂龙与老朽一无牵缠，相信他绝不是疯狂之人。”

乾坤一剑仍在阴笑道：“阁下别忘了。当年的恨海狂人了，又何尝与贵派牵缠了？咱们六大门派息息相关，祸福利害相共，江湖中人每一提及即说‘六大门派，可见彼此之间已可算血脉相连，恨海狂人当年敢于分闯六大门，就日用证。目下恨海狂龙公然与武林为敌，与江湖不齿的淫妖，其行止正邪不两立，他绝不会放弃与六大门派为敌之图，岑施主并非健忘，火焚长春外谷的教训，想必记得，旧事重演，并非不可能之事哩。”

岑人龙仍在往来度步，想得到他定然心中烦躁，委决不下，片刻，他无可奈何地说道：“老朽就是想到当年之事，故应道全仙长玉简之召。总之，祸福无门，惟人自择，权衡日沽利害得失，目下未免言之过早，老朽以诸位马首是瞻，决定迫随骠尾就是。”“既然来了，不用思考啦！”笑面如来仍在抚摸着大肚皮大笑，令人无法揣测他心中的意念。

“就请道全兄将行事概况一说。”龙虎真人第一次开口。

长眉突然站起道：“且慢！咱们在搜左近一次。”“超尘大师所虑甚是，咱们搜搜看。”五条红影和一条灰影，各以惊世骇俗的轻功，向峰下闪电似的流动，四下里一分。

武当是“八步赶撵”。用的是“点”字诀。

少林是“流水行云”。用的是“移”字诀。

雪山是“飞絮随风”。用的是“飘”字诀。

峨眉是“浮光掠影”。用的是“闪”字诀。

昆仑是“龙腾大九式”。用的是“窜”字诀。

峨眉是“步步踏虚”。用的是“提”字诀。

六个人的轻功纵术，已臻登峰造极之境，快逾飘风，捷如电闪，真的不愧一代掌门，武林翘楚。

不久，天柱峰四周人影又往上飞掠，他们已经四周搜遍使得左近狐鼠难藏，鬼魅掠隐。

六个字内声誉盛隆的掌门人，回到峰顶仍在原地坐下，玉道人缓慢而低沉地说道：“池州东北约九十里，有一座颇江小山，高约百丈，山上怪石猿蹲虎踞，而且质松软。

颇江一面，有一处伸出江面的悬崖峭壁。往外悬空之一面，土质尤松，其上怪石耸立，茂草密布，大概不过三五十年，即使不受外力震动，亦会自行堕坍入江，在悬崖之南百尺，怪石小丘之旁，就是敝派江南省惟一之道院，这小山就是七星山，道院即叫七星观。

那儿的敝派主持，七星观主道争，平时观中香火倒还鼎盛，善独池州施主门的好感。

靠悬崖一面，本有竹造栏挡住，禁止香客及观中道侣误入险地，免生不测。“贫道与恨海狂龙约定之地，即是这七星观……”龙虎真人截住他的话，又说道：“且慢！”“那小子艺臻化境，你我六人虽能困住

他但想阻他不是易事，万一被他溜走，或以兰羽毒鸟突围，岂不糟透？六大门派的山门重地，不堪设想。

“兰羽毒鸟的盛瓶，已是荆州被毁，诸位仅可放心。长眉佛插上了口，他的消息得自法生八僧。

玉道人面涌阴笑，泛上无穷杀机，续往下说道：“他不可能活着离开七星山了，观后栏干已经撤除，那儿草木繁茂，不易看出是一处绝地。初十那天，贫道与敝派道侣，将他迎往七星观，动手之地，邓是那座危崖。那儿已经布置妥当，地下埋有可套住身躯的圈绳，诸位先埋伏于石后草丛之中，待贫道引他到临江一面，在拔剑之瞬间，突起发难。诸位神功盖世，以六人全力一击足以摧山裂石，危崖绝难禁受此雷霆一击，何况贫道已先得了手脚？”

乾坤一剑不屑地说道：“哼！道兄当真是智珠在胸，咱们也跟着陪葬，多好！”

“真道友少安毋燥。”

玉道人若无其事地答，又道：“危峻一塌；前有百丈下的大江，后有请位堵截，他能不死，在诸位隐身及预定发招之地面，全埋有可套住足腰之套索，危崖塌陷，诸位定然有惊无险。诸位如不放心，大可先行检视，道全并非无耽小人，岂敢冒与诸位万千让人结仇之险？”“那小子轻功世无其匹，恐怕……”龙虎真人领教过文俊功艺，所以不以为然。

“那就得看你我六人之功力，是否能先将他击伤了。”

玉道人泰然地往下说道：“据贫道所知，鹤鸣峰下七星剑阵中，那小子被震伤不轻，如无那双老公母俩及时现身，他已没有今天了，长眉大师的陪提禅功，岑施主的冷魄掌，昆仑绝学天罡掌，真道兄的金铜掌，再车上法性大师的金顶绝教天心掌，贫道不才，一气掌有相当火候。以六十大门派的武林绝学同时行雷霆一击，天下问别说无人可挡，铁打金铜亦成灰粉，何况那小子是血肉之躯？”“善哉！咱们好不惭愧哪！”笑面如来不矢。“大师别念善哉了。”

乾坤一剑站起冷笑，又道：“诛恶务尽，恶天悯人之心误人误己，咱们暂且收下吧！”

龙虎真人问道：“要是那小子不往悬崖走呢？”

玉道人笑答道：“他会有的，贫道在前领路，他不地台湾省怎成？年青人雄心勃勃，无惧无恐，任性而为，天不怕地不怕。

“贫道走在前面，水里火里他会夷然无惧跟着。”

龙虎真人轻声道：“但愿如此。”

乾坤一剑又问道：“全道兄，七星山左近，是否已有万全准备，那小子精明过人，七星观敞派让人全无更换左近亦一无戒行，免得引起他的疑心。今日黄山之会，贫道选择此处人迹罕到之地，亦是此意。”长眉佛问道：“我等何时方前往七星山？”“初九日午后，诸位可到池州北码头相候，贫道亲迎诸位抄小道前往，入暮时分进入埋伏之地，检验防身套索，初十日午正之前，一切当能就绪。七星观王简声一起，就是那狂小子光临，诸位道友即准备出手可也。”

岑人龙微唱着说。他脸上爬上一丝隐忧，倏然一叹道：“生死存亡，在此一举，胜则六大门派必能安如盘石。败则玉石俱裂，老朽想：咱们似在玩火。”

龙虎真人说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岑施主太过虑了。”“是啊！生死有命。”

咱们大都是挑出三世外，不在五五行中的世外人，行事但求害择其轻，对本门但求多福。

这次冒险确是如同玩火，但火把操之在我，何患之有？”玉道人趾高气扬地说，并缓缓站起，笑面如来拍拍大肚皮站起来道：“我们都走了，初九日午后池州北码头见，阿弥陀佛！”“珍重”“再会！”人影疾闪，不久，一一隐入峰下松海之中。这六个自私的掌门人，一念之差，竟明知火不好玩，偏要玩，终于玩火焚身。在六位掌门人聚会的同一天，武当三元宫当夜来了一个夜行人，身躯高大修长，一袭黑布长衫飘飘以令人变色的奇快身法，掠过宫门夹走了一个值更老道。而反有道侣，并未警觉到山上来了人。五龙严石则怪石古林中，传出了以下的对话：“杂毛，你要不从实招来，我人魔叫你饱尝‘九绝搜阴’的奇妙滋味，说不说悉从尊便。”声音异常阴冷，不象发自人口，人闻之毛骨悚然。

“哎……我……我说就……是”这声音微弱得令人难觉，象在呻吟。“嘿嘿！那怕你不说？治了你我可以再弄一个来问。”“掌门确已远出，我……我知无不言。”“贵派和恨海狂龙真在七星山一拼吗？”“是的”“为可真派高手全在三元宫，你们那没用的牛鼻子掌门，能和恨海狂龙一拼？”

“本派天机三老和地阔二仙都出动了。”

“嘿嘿！全是恨海狂龙手下败将，你道我老人家不知道吗？去了也是白送死，其中定有内情你还是实说的好。”

“这……这……”“别这这，我老人魔顶讨厌。”“那……哎强……那……”“你再那那试试？”“因六大门派掌门人全都赶往参予，用不着本派人手。”“说在七星山？”“是的，七星山上有本派的道观。”“你该早说的，嘿嘿！”

语声突然沉寂，稍停，又传出那带有鬼气的声音：“这倒好，免了我一场心事。但我仍得前往，也许用得着我呢，阴山那老不死的该在途中了，我得迎上一程。”

声落，一缕淡淡黑影，闪电似向北一闪而没。

初九日入暮时分，小孤山下一叶小舟，箭似向下游疾，舟中，文俊一袭兰缎子劲装，玉面上微泛着笑容，正和操舟的大汉轻语。操舟大汉正是分水飞鱼陈家谋，他豪迈的笑声震动江面，突听他说道：“老弟台，你还是那么神秘，令人难以猜测，不将往池州所办之事，告诉咱们的弟兄呢尸

“家谋兄，亏你还是吃江湖饭的英雄人物，寻根究底，犯了江湖大忌哩，闲话少说，明天已牌时分，能赶到池州吗？远着呢？”“喝！要赶不到，分水飞鱼怎敢拍胸膛？可惜风不对劲，不能吃满帆，不然还可提前一个时辰赶到。”

分水飞鱼的语声愈去愈远，小舟轻快地滑过了小孤山。

当夜三更天，湖口官道有一条淡淡白影，向东冉冉逝去，快很令人无法分辨是人呢？抑或是光？

而池州七星观旁，在武当出现的黑影，和另一个灰影在远远向六个人影工作之地，定神凝气视探。

初十日辰初。一艘大官船沿江而下，驶过安庆下游的浮州，船行似箭，向池州飞驶，午正刚到，大船将近池州下游六星山下。午初七星山下上山小径大踏步走着一个人，他就是应约而来的梅文俊，武林中誉毁参半的恨海狂龙。他一步步向上盘升，打量着四周形势，惑然地自语道：“这老杂毛竟然约定在这儿较量，委实令人难解。武当的七星剑阵威力骇人听闻，在这儿似乎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施展呢。哼！假使他们仍用什么阵来对付我，要让他们得逞，除非红日由西山爬起。”

他拍拍囊中的棋子，淡淡一笑，又道：“满天星罗，中夹折向旋针，人多正好派用场。可惜兰羽毒鸩被死鬼卜世昌的霹雳毒针毁掉了。”七星观在山顶靠江一面，山上草本葱笼，大概土质甚松，草木特别繁茂。

快接近山顶，已经可以看到七星观了。

响起一阵清越的玉简声，七星观祭天桓之前，并肩卓立着一排老道。中间站着身穿大红法衣的玉道人，右道是天机三老，右首是地阃二机，和一名恭捧着寒英剑的老道人。

玉道人神情肃穆，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心中有点紧张，但并未现于神色之间。

天机三老却怒形于色，被文俊斩掉右腕的赛纯阳清松，更是咬牙切齿，眼中怨毒的寒芒慑人心魄。

地闭二仙也沉不着气，尤其是玄真子清真，他肩下挨了文俊一剑，恨不得把文俊食肉寝皮才肯甘心。

日正当中，午正已到，文俊恰在玉简声落之际，踏入观门。观门走道末端，就是正殿前的祭天坛。文俊一路上走，道两廊下的香火道人，由七星观主道净率领，同时稽首相迎。

“无量寿佛！施主真信人也，恰是午正时分。”玉道人说完，与六名老道同时稽首一礼。

文俊回了一揖，扫了玉道人一眼，再轻瞥两廊下二十余名道侣一转，徐徐发话道：“道长一代掌门，在下乃武林后学，焉敢失信？”

“门规所限，未能远迎，施主海涵。”

“自少林不问外事，昆仑西隐流沙，武当跃居武林六大门派之首，名门大派，自有名门风，恨海狂人武林未流，岂敢奢望道长远迎？”文俊语中带刺，玉道人心中暗。恼。

“施主远道而来，请至客室待茶，休嫌简慢。请！”

“筵无好筵，会无好会，用不着假惺惺，在下心领道长盛情。”“施主词锋健甚，贫道甘拜下风。玉道人的语气亦了

“在下不是斗口而来，道长见谅。当初汉江道中，贵门下道通道长，约

在下于贵派三远宫一决，但不久之后，贵派俗家高弟湘江大侠谭瑞，又改约于鹤鸣峰一会，这次七星之约，算起来该是第三次了，在下似乎成了贵派玩物，动不动就约定时地，未免于理不合，在下有一事相商，道长尚望俯允”

“但不知施主相商何事？”

“小事一件，在下既然来了，想道长绝不肯甘休，定然以贵派绝学与在下生死相搏，已无化解仇之可能，但在下时才说道，此举未免有失公允，七星观乃是贵派道院，在下不愿在此相搏，山下有一片平阳之地，大可十余亩，正适合贵派绝学玄门剑阵之推动，道长可肯与在下于山下一决？”

玉道人大惊，心中暗暗叫苦，论身份，他是一派掌门，理应接受晚辈的请求，这是最起码的武林规矩，何况文俊的要求并非不合情理，势非答允不可啦！

他心中大急，千百种念头齐闪，最后把心一横，心说：“反正事已至此，此间亦无外人，不允他之情，不会让人知道，自不会有损本门声誉的。”

便呵呵一笑道：“施主既然来了，岂有更改场地之理？今日之会，贫道仗一把寒英神剑，一搏施主的天残，并未以玄门剑阵相难，观后有一宽阔草地，正宜两人一搏，施主既认为有失公允，下次就由施主相约，亦无不可。”

文俊毕竟江湖经验不够，他七星占地甚广，认为可能内设机关，引人入伏，他在古记楼石室之中，差点儿被绛衣夫人困死在内，所以他怕万一重陷覆辙，岂不遭透？既然观后有空坪，还有什么可怕的？他可不郑重付量，凭玉道人这块料，怎敢大言不惭单斗他的天残剑，有何可恃之处呢？

另一个原因也令他自陷罗网，这原因就是太看重自己的信诺，认为这是大丈夫的行径，对方不允他就不再坚持。

两人的声音都够大，可把隐伏着的人惊出一声冷汗。

“那也好，道长请领路。”文俊上勾了。

“施主难道不先歇息片刻？”牛鼻子心中狂喜，故作大方。”免了，道长道：“玉道人为免文俊生疑，首先脱下法服，露出袍内青色紧身裤袜，取掉九梁冠，接过老道递来的寒英神剑，用丝条记在背上，结束停当，向观中众道侣正色吩咐道：“本掌门即与梅施主至观后一搏；汝等不许插手，可随在身后旁观，也可增长见识。”文俊对一旁咬牙切齿的五个老道说道：“贵派天机三老与地阁二仙，在下还想请益二番。”“贫道如果失手，施主还有机会。”玉道人冷冷地说完，向观外伸掌往外请，说道：“请施主出观，由左侧花径往观后草坪，以免施主疑心贫道在观中设伏。请！”“道长请！”两人相距八尺，并肩出观。身后近三十名老道，则在后面三丈外尾随，鱼贯而出。

观后，三方俱种有不少花木，原是观中道侣平时稽息之处，怪石形成古意盎然的假山。沿悬崖之旁，是一排高约人齐的翠柏，看不见柏外事务。地面靠北七八丈外，假山花木之后，是一块大约四丈的草坪，四周草高及腰，最外面仍是一团翠柏。初冬之际，除了翠柏之儿花木茂草皆已一片枯黄，寒风掠过时，虎虎之声尖厉刺耳。

文俊留心周围可疑事物，可是他却没留意那些翠柏之外便是悬崖绝壁，更没发现假山之后隐伏着五个武林顶尖儿高手。众道侣在一排假山和花木之前停步，一字排开，挡住了身后的事务，也掩住了五个隐伏的形迹。

玉道人与文俊仍往前走，到草坪中央止步。玉道人往右侧正东站立，文俊在西，中间相距约有一丈远近。

两人面面向对，玉道人心中大定，含笑稽首道：“这儿人迹罕至，游客

稀少，正是大好约斗之地。今日之会，贫道占地主之宜，略占上风，失礼之处，尚望施主海涵。在生死相搏之前，施主有何交待吗？”“在下四海飘零，恩怨已了，今日已无他求，没有任何琐事交待了。”

“施主并非世外之人，难道世间无一可依恋之事？”

文俊心中一震，脑中闪电似掠过一些前情往事，但为时甚暂。他感道玉道人之语气，大异往昔，似乎甚是得意，而且流露出必胜之概。不容他再进一步怀疑，玉道人又淡淡一笑，面上杀机上涌，又道：“敝派一气掌，誉为武林一绝。所向披靡，施主可肯赏脸与贫道一较？”

文俊毫不思索，坦然地答道：“道长有兴，在下奉陪。贵派一气掌乃直系门人的不传之秘，在下有幸，得观武当绝学，当以至诚向道长请益。道长请！”玉道人傲然一笑，左足踏出半步，立下门户，说道：“施主请！”

文俊也踏进两步，按辈份，他该先出格，便左掌直立如刀，右掌向右一抄，左掌轻飘飘猛向玉道人削去。

玉道人由于大敌当前，已存下毙敌之念，将武林则矩置于脑后，下手绝情。掌到，他向右一闪，欺身抢进，左掌疾剪文俊掌背，右掌叫足十二成功，一气掌暗蓄先天真气，一招“闪电雷鸣”疾出，急攻文俊肩肋。

武当以内家拳享誉江湖，出手似无力道，借力打力、以柔克刚，看去并无异处，但掌如及身潜劲突开，则力可摧山。文俊当然知道内情，但他没想到玉道人会不守武林规矩，在第一招便突下杀手，这是前所未有之事。掌到，他向右前跨出一步，右掌变削为封，将玉道人的左掌错开，左掌一招“金丝缠腕”虚缠老道右腕。

突然，他心中一凛，他由老道煞气炽盛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些警兆，同时他出招一半，按理老道该变招出招，虚应一招，方是武林必需的礼教，可是老道并未变招，那招“电雷闪鸣”突然加快，不闪不避惊雷似的攻到。

这不过是百万分之一秒的事，已不容他多想，双方内掌将接实，想变招自己已不可能。幸而他内力已臻化境，劲道收发由心，只是不可能仓促间，将功力运足十成而已。

意动神动，真力亦突发。“砰”一声巨响，双方力可撼山的潜劲接实，地面草石纷飞，罡风怒发，人影各自向两侧挫退八尺。

玉道人脸上变了颜色，感到气血不住翻腾。

文俊仓促间运劲，仅能发出四成真力，只觉左掌略颤，身形被对方巨大的推力，震退了八尺。他无名火起，身形一落地，蓦地大吼道：“好杂毛，欺世盗名，无耻！也接我一招。”招字未落，人已势如奔电，揉身抢扑，双掌俱出。

玉道人心中大骇，他已试出这少年人的功力，十分浑雄凶猛霸道，反震的力道可以直渗内腑，他苦修了一甲子以上的先天真气，也禁不住人家仓促间所发的真力轻轻一举。

文俊大怒攻到，他怎敢硬接？便向左一闪，往悬崖外侧急飘，同时左掌急伸，将行将及身的奇猛暗劲向下一带。

“轰”一声大震，奇猛的罡风，被玉道人借力打力的一气掌带得一歪，劈在地面上，刃。掌风所及处，草木纷飞。

文俊只感到脚下微震，但并未在意，叱喝一声：“别仅躲！”向左疾闪，截住玉道人，双掌连环劈出。

武当的八禽身法确是高明，在飞跃腾挪间，躲过了多少次危机，偶或

看破好机，回敬了三两记一气掌。玉道人越打越心惊，在文俊紧迫猛攻第七掌之间，他已退抵悬崖东面翠柏之旁了。文俊在含愤急攻之中，由于草木纷飞，罡风怒号并未留意脚下不时震动的地面。

在玉道人有意退闪避让下，文俊正处身正北草坪之中，仍在排山运掌，步步近迫。

正南众道侣悄悄地分开，留出了五处缺口，文俊毫无心机，并不知其中原委。

玉道人一看时机已至，猛地长啸一声，向左疾闪，伸手去拔背上的寒英神剑。

文俊只道他掌上落败，要拔剑拼老命，也冷哼一声，伸手拔剑。蓦地里，他感后身一股奇猛的劲道一拥而至，及身之瞬间，方听到罡风怒号。

对面的玉道人，突在这一瞬间凌空而起，以“鹞子翻天”身法直上三丈，“飞燕穿林”由北向南急射，由文俊上空一掠而过。

同一瞬间，文俊本能地回身一掌扔出。

“轰然”一声大震，似乎天动地摇，在草木纷飞中，四周的翠柏和巨石的簌簌作响。

文俊似被万千巨锤所撞击，飞退两丈余，刚退抵翠柏之前，他只觉眼前一阵黑，金星乱飞，真气一窒，血脉倏沉再向上涌，似欲脱体迸散。

天残剑仅出一半，连拔出的力道亦失去。

他身前衣衫已裂，“叭”一声响，腰中剑带寸裂而碎，天残剑鞘亦同时落地，他手上无力地垂着锈迹斑斑的天残剑。

“哇”一声，他喷出一口鲜血，神智倏清。

在五派武林绝学雷霆一击之下，铁打金刚亦禁受不起，他一掌扔出，不啻飞蛾扑火。

他感到天地动摇，浑身疼痛欲裂，头晕目眩，力道尽失，但他仍能踉跄站稳，支持不倒。

淤血喷出，他神智倏清，定眼一看，只觉愤怒如狂，气血一涌，又喷出一口鲜血，咬牙恨说道：“你们好！六大门派全到了！”他对面三丈外，散站着六个人。

捧剑肃立的是刚越过顶上的玉道人。

乾坤一剑正怨毒地徐徐拔剑。

龙虎真人脸上灰白，不敢和他正视。

三个玄门羽士他都认得，代表了玄门三大剑派。

那长眉垂夹的老和尚没见过，但一看就知道武林掌门长眉佛超尘，一个武林尊崇，与为武林泰山北斗，范可风的有道高僧，如不亲见，谁也不信会是他。

另一个高大雄伟，挺起大肚皮，虽不笑但脸上仍有笑意，而面目可亲的大和尚，文俊虽感到陌生，但由于直迫心派的天心掌上揣测，不用问，准是足不出川，德高望重，可敬可前的峨眉掌门笑面如来法性。

唯一的俗装老人，文俊更是陌生，但由那及身其寒澈骨，血脉欲凝的冰魄神功猜想，更由他腰中所悬寒光令人发冷的古剑上，就知道他是不问江湖是非，远处边荒，与冰雪同在的雪山派掌门，冰魄神剑岑人龙。

所有的道侣全不见了，文俊面色灰白，向岑人龙道：“你声言与我武林为敌，与淫妖三音妙尼同流合污，我

七星山下，一条白影以骇人听闻的逸奇，向山上急掠。

远处天际，两只奇大的苍鹭，背上载了两点灰影，向这儿闪电似的急赶。

池州至铜陵官道中，开碑手云彪率领百余名好汉，向铜陵缓慢而去。

池州地内，七泽苍龙刘氏兄弟，刚率水路英雄赶到，会合了分水飞鱼，在客店中专等文俊归来。

“别我了，岑大侠，你也是为了这把天残剑而已。”

玉道人寒英神剑徐举，和众人缓缓欺近，阴森森的说道：“恨海狂龙，你不用怨我们，明年今日，是你的周年忌辰，该好好地去了。”

文俊气涌如山，天残剑徐举，他拼最后一口元气运功，却无气答话了。

官船距七星山悬崖，不足一里。崖根的沙地，纷纷下坠，草木飞舞而下。

后艄的艄公突然叫道：“大家小心，那悬崖行将落下，我们往左靠，免曹波及。快，下半帆了。”

船向左一靠，风帆骨碌碌地滑下。

七星山下，行将展开生死之搏。

天残剑无力地举起，锈迹斑斑。

玉道人长剑一举，除了冰魄神剑和长眉佛以，全部运功提掌，他们心惧天残剑，想先以掌劲遥击，然后乘势扑上，因为他们必须注意脚下隐埋的套绳，事实上亦不敢大过欺近。

突地风动雷鸣，雄猛的罡风夹隐隐风雷，急愈狂彪，向文俊卷去。

同一瞬间，一黑一灰的身影，由玉道人身侧电闪而出猛扑文俊，并向天残剑伸手便抓。

玉道人和乾坤一剑惊叫一声，同时一剑挥出。

长眉佛念声。‘我佛慈悲！’向黑影一拳捣出。

罡风袭到，黑灰两影随之。文俊低吼一声，拼最后一丝真力，一掌攻出六合须弥与九幽玄阴真气的溶合神功。

“扑”一声闷响，文俊向下一挫，地面突然下陷，他神智一模糊，天残剑脱手飞射，人亦随塌崖向江心飞去。他承受了奇猛的推力，身躯远射六丈外，在千勘崖石碎泥之上，向江心飞坠。

双方劲道一接，黑影和灰影向上一扬，突然惊人奇速。向后反飞。天残剑悄然无声，冲破黑影颈旁，向七星观飞去。这是文俊以最后一点灵智，以气驭剑扔出天残剑，想将黑影击毙的绝着。可惜他功力已失，黑影又挨了长眉佛一记少林绝学“百步神掌”，再被罡风向上一震，准头已失了。

龙虎真人和笑面如来收势不住，随悬崖急堕，脚下浅埋于上中的套索，套住他俩双足，将他们挂在崖上。

黑影倒飞落地，玉道人疾退五步，反手一剑挥出，在血雨飞溅中，向天残剑落处纵去。

灰影在越过玉道人身侧之瞬间，乾坤一剑那一剑扫过他的腰肋，罡风二暴，他向后反飞，刚一沾地，双掌齐扬，两股罡风狂卷而出，攻向冰魄神剑和长眉佛。

在这刹那间，山下的白影恰好赶到。

黑影双足齐折，颈上血如泉涌，要不是天残剑已收了他大半条命，玉道人绝不可能得手。黑影跌落一块巨石旁，双掌按处，陷入石中半尺，人也

立时气绝。

灰影腰肋受伤，但所拍出的“寒魄玄精凝肌功”，仍浑雄无比，无声无息一涌即至。

长眉佛舌定春雷，大吼一声，百步神拳连环击出，共捣三拳之多。

冰魄神剑也无暇思索，左掌打出冰魄神功，右掌寒魄精英的冰魄剑同时振出。

在连珠暴响罡风怒吼中，三人同时倒下了。

白影一到，春风随之，塌崖之前，迎风卓立着一个风华绝代，身穿玉色道袍，腰悬长剑美如天仙的女道冠。

她下望滚滚江流，幽幽一叹道：“迟来半步，天丧英才，可惜！这朵武林奇葩！”

她缓慢转身，向刚爬上崖来的龙虎真人和笑面如来撇了不屑的一眼，又向有气无力浑身发抖勉强站起的长眉佛和冰魄神剑，一撇她那樱桃小嘴，然后目光落在一旁，伸手拾天残转回向玉道人，冷冷地扫过，她这举动，把六大高手惊住了。

片刻，响起一声冷哼，银铃似的语音随起：“你们干得好事！无耻已极！中原六大门派，竟是如此卑鄙，实在出人意表，哼！武林蒙羞。”

玉道人怒声问道：“道友，你何人？”

“何人？你日后自知。”

她玉手一招，怪！玉道人只觉身躯被一股无穷力道，吸了一踉跄，手中天残剑不翼而飞，变戏法似的到了道姑手中了。

她察看天残剑片刻，黛眉紧锁，然后将剑仍在玉道人脚下，冰冷冷地说道：“为了这把天残剑，你们做下这种令人齿冷之事。留下吧！中原武林实在该整顿一下了，看来我东海蓬莱门下，得出面重整一番，你们再不倒晦，也许神仙门下会卷土重来，但愿你们今后自爱，真有那么一天你们将后悔嫌迟。”

声落，白影一闪，瞬即失踪，只留下阵阵余香。

六位掌门人惊得浑身发冷，半晌做声不得，她那手下已臻化境的“虚空接引”，把六人吓得毛骨悚然：“蓬莱神山”四字，更令他们倒抽一口凉气。

正张口结舌间，顶上一声鹰鸣，罡风扑面，两头神鹫在他们五丈外疾落，纵下一双一身灰衣高大健壮的老夫妇，鹤发童颜色，目中异彩四射。

六人又是一惊，抽口凉气情不自禁倒退三步。

“无双老”乾坤一剑和玉道人脱口低吼。

老头子面上泛寒，沉声道：“你们乱子闯大了！那小后生乃是百结神乞属意之人，你们六大门派联手，将他打落江中，老花子一生嫉恶如仇，怎肯放过你们？”

“百结神乞？他……他老人家还……还健在？”笑面如来战抖着问。

“不但老花子健在，假和尚伏魔大师雷音，已修至金刚不坏之身，他俩人活得好好地。”老太婆也冷冷地说。

长眉佛结舌地说道：“老神仙，我们难道已铸下……”

“是的，你们已铸下大错了，人已死了，你们难以善后哪！在老花子那儿，我老人家尽当可能替你们说项，能否挽回此劫，看你们的造化了。”

声落，两老已上了鹰背，巨翼倏张，凌空冲天而起。

好半晌，六人方神魂入穴。长眉佛开口道：“我佛慈悲！贫道须赶回嵩

山准备了。”

笑面如来也说道：“贪道二字，害人不浅，贫道也该走了。”

龙虎真人默默无语，无意中一脚将灰影翻转，“突然失惊道：“这位象是传说中的阴山天魔”

“怎么不是，不然贫道不会施用百步神拳。贫僧和岑施主，也中了阴山的寒魄玄精凝肌功，一月内无法行动了。”

长眉佛说完，掏出两粒少林至宝“八宝紫金夺命丹”，将一粒递给岑人龙，自己吞下一粒，又说道：“那黑袍怪物更是唬人，我一记百步神拳亦未能伤他，要没有恨海狂龙以天残剑刺破他的，咱们一个也虽想活。玄真道友对他不陌生，请去一看便知。贫道告辞，我得亲到祖师爷，金身之前，以十年面壁赎今日之罪。”

长眉佛说完，默默垂首，踏着沉重的脚步，下山而去。

乾坤一剑走到石前，一阵腥味令人作呕，他闭住气拉开尸体一看，赶快缩手倏退五步，颤声惊叫道：“塞北人魔黄……飞……鸿！”

“无量寿佛！贫道该走了。”龙虎真人头也不回的走了。

“善哉！咱们将海狂龙迫死，但他临死还救我们。贫道即使忏悔十年，也难赎此愆。”笑面如来合掌向江心一拜，木然宣诵佛号，大踏步走了。

不久，七星山一切平静，七星观的道侣们，着手收拾行装。

池州至铜陵宫道中，开碑手云彪率人四出探访文俊的消息，将一群恩怨分明肝胆照人的江湖朋友，终于在经过七星山下之时，先后见到六大门派的掌门人，由七星山下来奔向池州。

云彪不愧称老江湖，他心中一动，便返奔池州。入夜，他率领众英雄夜袭七星观，把七星观主和二十余名道侣擒住，一问之下，不由心胆惧裂。

七星观二十余名道侣葬身长江，升起熊熊烈火。

只一夕之间。恨海狂龙被六大门派掌门人迫死七星山飞下崖的消息，象一阵狂飙掠过无垠的大漠，又急又快地传向江湖每一角落。

水陆两路的朋友，展开了一连串的火辣辣的行动。

被双凶一霸迫得无路可走的人，刚喘过一口大气，便得到他们的救主恨海狂龙的恶耗，也迁怒六大门派，展开了复仇之举。

江湖大乱，血肉横飞，热火在六大门派门人弟子的房舍中冲天而起，“为恨海狂龙复仇！为武林主持正气！”这呼声响彻行云，连那些怀疑文俊是淫贼的人，也意念开始动摇了。是的，三音妙尼失踪，武当会解散，迷魂姹女归正，这岂是一个淫贼可能辩到的功德吗？

江湖大乱月余，六大门派子弟，皆一一销声匿迹，各门派的山门，警卫森严兢兢业业。

天残剑落在武当山，武当山门下处境委实险恶重重。

恨海狂龙象一颗慧星，在人间一闪而没。

他真的死了吗？要是死了，本书也该结束了。

文俊昏昏沉沉堕下百丈高崖，他浑身除了一双蓝色快靴以外，已经身无寸缕，全被六人的绝世神功震的粉碎，要不是他自小得玉浆之助，浑身坚似金钢，恐怕也得化为肉泥了。

土石落势比较快，而且他未落下时先被震飞，所以在最后落下。

说话真巧，一株株翠白，被江风一刮，下落速度比土石慢，恰好在半空与文俊相合。

文俊在昏迷中，突觉背部与树枝似要接触，本能地手一张，双手和背部恰好搁在枝叶上，仰面朝天向下飞堕。在轰隆连声，惊天动地的大震中，千吨土石砸下江心，水柱掀起一二十丈之高，端的惊心动魄。

无数水柱未落，碎石和林木随即堕下，被水柱一托，坠势锐减。

在浪花飞卷中，翠柏丛“华”然一声，随水柱没入江中。

文俊只觉得浑身一震，肌肉筋骨气血皆似欲脱体而飞，并未被波及。

内舱里伸出一只纤纤玉手，掀开绣帷，露出半片娇嫩无比吹弹得破地粉面似不介意地回望下的碎石残枝。

所有的舟子，全目定口呆注视着江心巨大的水柱，如奔腾而下的碎枝残叶，骇然变色。

突然，绣帷一动，那与花竞艳的粉面不见了，却传出一阵脆甜无比的嗓音：“爹，叫家树叔准备救人啊，山上有人落下来哩！”

“傻孩子，铁打的人也跌成肉饼，还救什么？”声音文静而且温柔。

“不嘛！人死了，尸体也得捞上来，人土为安，爹怎忘了？也许有救呢！”

“好，乖女儿，你的菩萨心肠，为父确是引以自傲。家树弟，叫他们泊舟，速派小艇到落崖处下游左近，看是否有以救上遇难之人。”

舱外有人答道：“老爷，家树就吩咐下去。”大船上从多，七手八脚放下两只小艇，向上游急划。大船一转，缓缓向右岸靠去。

官船一靠岸，小艇已有一艘转回，艇中躺着赤身露体的梅文俊，有位好心的船伙计，脱下一件外衣罩着他的下身，老远便向船首的人大叫道：“救了一个人，还有一丝游气，怪！浑身苍白却没有一丝儿伤痕。”

小舟一靠大船，船上人一阵好忙。舱面上站着个穿绿底团花长衫，器宇轩昂的中年人，团团脸，齿白唇红，目朗神清而神态可亲，三缕长须黑油油地光可鉴人，他指挥着船伙计，将文俊抬入舱中，一叠声吩咐备参汤，并请来船上会救溺的伙计施行急救。

文俊昏迷不醒，他腹中无水，用不着急救，身上也无伤痕，自然不用敷药。

一杯参汤灌下后，他呼吸逐渐沉重，不久，呕出不少紫色汗血，但人尚水转醒。

另一小舟一无所获返回，只拾到一只内有防水油绸包紧的兰色革囊，里面有许多小瓶小盒，还有不少黑白棋子。

船伙计将革囊交给中年人，一面笑道：“大人，这落水少年恐怕是个棋迷，这革囊准是他的，如果能将他救活，大人不愁没有对手了。”

大人审视囊中物，他发暮瓶盒内的丹丸药粉和木片草根，都是有异味的东西，有香有臭，与常药不同。

他不敢乱动，交给身畔一名家仆装束的人，说道：

“别乱动囊中之物，放在书匣之内。”

“是，老爷。”仆人自去了。

“启航，大约人暮可以赶到了。”大人吩咐船伙计。

官船缓缓起锚，启碇东下，向江心缓缓移去。中舱房一间客舱中，两名健仆取来一身青裤褂，替文俊穿好，用薄裳轻轻盖住。对一旁的大人说道：“老爷这人身材好壮！”

看他呼吸十分细沉，全身无半点伤痕，只是口中不时渗出些少血水，恐怕受了极重的内伤，要不要送他到铜陵就医？他至今昏厥未醒，恐怕……”

“且待会儿看看，反正今更必可赶返家中，要是伤热不变，想必无妨。”

正说间，进一来一名仆妇，低声道：“老爷，小姐请您。”

老爷点点头，向两位健仆微笑道：“你两人好好招呼，有何动静速来告我。”

说完，随仆妇出舱。中舱后第二室，乃是内脊所居，老爷推开舱门，含笑跨入。

舱中布置得相当幽雅，一色翠绿穿帷，矮小的桌儿光可照人，两旁是一排绣墩，显然这儿是内脊的起坐间。

左侧绣墩上，并坐着一双母女，母亲约三十四五年纪，面如春花，未显老态：那高贵端肃的风华，令人见之不但肃然起敬，而且感到和蔼可亲，身穿银底碎花家常团衫，同色百招长裙，除了一对金珠耳环外，淡装清雅，没带其他首饰。

她身畔少女，美得教人屏息，就是刚才掀帷采看落崖情景的美姑娘，头上三小舍，宝钗珠头巾，穿袖子彩衣，一色绣绿色长裙，绅绢小坎肩，流苏儿轻轻颤摆。

说美真美，俗气些说：国色天香，美得教人虽赴汤蹈火亦是心甜。不单是眉目如书，玉面桃腮，而且骨肉匀亭，不能加减半分。好在她未施脂粉，不然准污了她的颜色。

可是也有点美中不足，就是她那一双黛眉，不时微蹙，乍看去，大有淡淡青山淡淡愁之慨。这位正届黄金时代天仙似的少女，怎会平空生出无可言宣的淡淡薄愁呢？

母女俩身旁，傍立着一名打扮整齐的中年仆妇，和一位头双髻双舍，长袖短衫，水色长裙的梳环。

老爷一进舱，母女俩盈盈站起，同声含笑请安。

“爹，那人有救吗？”少女随后问。她目中有些忧郁，薄愁未褪。

“很难说，他并未跌死，真是奇迹。”

老爷摇头答，在对面绣墩上落坐，又道：“也真怪，浑身未伤，脉息细沉，口渗血水，却又昏迷不醒，一碗参汤灌下，毫无动静。”

姑娘说道：“那……恐怕是内腑经脉，是受了极重的内伤。”

老爷讶然问道：“茹儿，你说什么内腑经脉是何所指？”

茹儿自知失言，急忙掩饰道：“那是指内脏受到损伤，而脉受阻，并无他意。”

“可惜”

老爷并未追问，说了声可惜，接着说道：“如果雷平兄弟俩在此，这人就有救了。”

“老爷，那人是否自寻短见的？救了他，恐怕日后麻烦哩！不如在铜陵靠岸，将他交与知县算了。”夫人说话了。

老爷说道：“夫人，这断然不可，黄同年为人固执，一丝不苟，任何事皆秉公处理，势必耽误行程，恐怕十天半月还弄不清头绪，岂不误事？”

顿了一顿，又道：“这人身材伟岸，俊秀绝伦，而且、年纪轻轻，绝不是低三下四之人，也绝不是自寻短见之辈。”

“这人身上可带有物件吗？或许可以测知他的身份哩。”夫人甚有见地，提出了意见。

“除了一双薄底短统的兰色靴，浑身精赤一无所有。”

“兰色靴？”姑娘倏然站起，脸色一变。

老爷并未留意，接着往下说：“后来船伙计又捞起一只兰色大革囊，里面有些小瓶小盒，装了莫名其妙的丹丸草药，可是他的所有物。”

老爷若无其事的往下说，姑娘每听一句，心中便冬冬乱跳，脸上神色瞬息万变，紧张的神色愈来愈显明。

女儿的神色，没逃过心细如发的母亲，她也随之紧张，但并未惊动女儿。

老爷刚说完，姑娘突然向船外望，以难以分辩的语音说道：“是他！是他！那次他没死！又旧事重演吗？你……你使我痛苦了一年有余，度日如年，你……你……”

夫妇俩同声惊问道：“茹儿你怎么了？”

茹儿陡然一惊，一整神色，平静地说道：“爹，那兰色革囊可以让女儿一观吗？”

夫妇俩惊诧地注视着女儿，发现她深也似的美眸中，隐有一丝泪光。

老爷向仆妇轻声说道：“徐妈，到中舱书匣内取那兰革囊来。”

徐妈应声是，正待出舱，茹儿突然说道：“徐妈，千万别动里面的物品。”

老爷又是一怔，夫人慈爱地将茹儿揽入怀中，轻声道：“茹儿，你有许多事瞒住妈。

自从你由南昌到峨嵋朝山归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整日里默默寡欢。张大爹走后，你更终日郁郁，好教爹妈忧心啊！茹儿，有心事告诉妈，妈或可替你分扰，可别郁在心里啊！”

茹儿不言不语，伏在乃母怀中，浑身轻颤，直至徐妈进舱，她才挣脱乃母拥抱，一把抢过革囊，轻呼出声：“果然是百毒天尊之物，是他！”

她打开革囊，检视各物，握住一把黑白棋子，按在胸前缓缓闭上秀目，喃喃地自语道：“果然是他，谢天谢地！”

夫妇俩同声惶然地叫：“茹儿！”

茹儿又是一惊，突然进入内间。片刻，她提着革囊出来，对徐妈和警环说道：“徐妈，请和秀秀到中舱稍候好吗？”

徐妈点点头，困惑地带着秀秀出舱，茹儿掩上舱门，伸开玉掌，掌中有一颗指大的白色脑丸正色说道：“爹，请恕茹儿不孝，茹儿确有许多秘密瞒住爹妈，日后茹儿再将内情详禀，这是一粒救伤圣药，请爹给那人服下、不久他会醒来，却不可让人打搅他，大概抵家之时，他可能自行会出舱。”

她取出兰革囊中。一卷翠绿的叶卷，又道：“他若问起谁用药救他，爹可说一时好奇，曾将这卷绿叶塞入他口中，其余一概不知。这卷绿叶，待丹丸入口片刻，即可塞入他口中。爹，求求你目前不要问女儿为什么，女儿心乱如麻，日后定将该情向爹妈禀告。”

老爷茫然地提过丹丸和绿叶卷，困惑地说道：“茹儿，爹被你弄得一头雾水。”

“请恕茹儿！”

老爷突然清醒过来，脸上涌起神秘的笑容，点头道：“李正嘬呀李正嘬，亏你身为知府，半生仕途，满口儿济世治民之道，却连自己的惟一女儿，也摸不清她的肌细，你好惭愧！”

茹儿忸怩地叫道：“爹！”

“好！爹等会儿再听你的秘密。”他含笑出舱。

“爹，这革囊可在你醒后交给他，切记不可令人启开瓶盖之盖，里面的药末，一颗之量，可死人亦可活人，千万小心。”

老爷转头笑问道：“真有那么严重吗？”

“岂只严重而已？爹可会听说过龙芝、千年玄参、和化血神砂，那里面全有。”

“什么？茹儿，你不是说笑吧？”

“女儿岂敢？爹手中的翠叶卷，就是千年龙芝叶。快去啊！”

老爷惊得张口结舌，迷惑地走了。

“孩子，你该告诉妈了。”

读者大概早就明白了，李正璞就是卸任不久的南昌知府李大人，茹儿就是雷音大师的爱侣云裳金剑之徒，她，也就是神秘香车中美人儿，也就是出现长湖徐家湾的彩衣姑娘李茹。

至于那功力超人的张大爹，已经完成他秘密守护的重责，回去与老伴合籍双修，合家团聚去了。

远摩剑和三剑一奇雷家兄弟，自南昌道中与五怪冲突深感技不如人，早就返回少林苦修了啦！

铜陵至繁昌之间，长江江面特宽，江心有许多大小参差的岛屿州。在两县交界之处，江流一合，向东狂泻而下。就在江流东泻的一段水程中，南岸有一座不算小的小村落，土名儿叫双汉沟，但大多数人叫他双汉李家。

村落近百户人家，正座落在两处河湾的正中交叉点。两处河湾不算深，严格的说，勉可算湾而不能算汉。

李大人的府第，在村落的西面，一般说来，沿长江一带肥沃的平原上，自晚唐以迄大明中叶可算得是全国精华之地，端的是民丰物阜，鱼节之乡。怪也怪在这儿，自古以来，定都金陵的皇朝，大多是国祚不长的短命皇朝，龙蟠虎踞的金陵，保不住大好的江山，也许是江南太过富饶了饱暖之余。酿于逸乐，消失了建国时艰苦奋斗开疆拓土的精神，膘悍豪迈的蓬勃朝气消磨净尽的关系吧！

双汉沟李家虽仅百户人家，但占之广，足可茹美一座小城镇，村中那座大柯，大得足可容纳千余人，在内设宴两百席，可见这村庄富得教人眼红。

村西的李大人府第，占地更广，可是没有祠堂那中广大古板的建筑。

一座西面花木扶疏的大型花园，亭台楼阁泉林假山一应俱全，近南一面是一座三进院厅房，两廓向东西延伸，又是一栋栋客舍和仆人的居室。后面，是一个大荷花池，池旁奇花异草陪衬着一座座小阁小亭，一座九曲小桥，直达池中那座精美的“望仙小阁”。

池两旁是古香的東西两廓，翠绿的调字栏杆，每一根雕花大柱下，有一盆以玲玫花托住的白玉兰，两廓蜿蜒而来，中间才是内眷专用的花厅，花厅后是富卢清雅的楼阁，楼高院深，这才是主人和内眷的居室。

更北近江一面，才是真正的林园，有两座月洞门可通，平时园丁和仆妇，是不许进月洞门的，每天清晨，自有召龄小环到门外取去经过修剪的鲜花和果品。

园占地约三十余亩，以两丈高的围墙圈住，园中一丛丛的桃梅李杏不胜其繁的果木，和数不清种类的奇花，还有一座座小巧玲珑的小楼花谢雅亭。正北门是外园门，两侧共有四座园丁的居室。时值初冬，草木凋零，看园人大多另有工作分排，不住这儿居住，只有三个年届知命的老花匠，仍在这儿

照顾园中琐事。

官船过了铜陵，进入分岔的河道。

舱中空荡荡地，只有面呈焦急之色的李大人，不安地坐在矮墩上，目不稍瞬注视着呼吸渐正常的梅文俊。

文俊服下丹丸和龙芝叶，浑身气血渐归流归脉，内腑的沉重伤势，慢慢地复原。

而小伙子的苍白俊面，相的地愈来愈润，肌肤下似有。光中流转，溢显得齿白唇红，剑眉虎目，英俊已极。更令他吃惊的是，已散了发结，满头光可鉴人的长发四面散开，每一根都象在跃然活动。

再往小伙子胸前一看，那雾气是起时伏之际，可以看到他的宽阔胸膛，他吓了一大跳，怎么没气啦！一动不动嘛。他伸手轻按，不错，真没气啦！大事不好。

## 十九

他脸上变色，站起来拔步就走。

片刻，他面露喜色跨进舱来，将门带上，手上多了那兰色大革囊，坐下后，目光竟在文俊浑身上下打转。

串牌左右，文俊已经过近两个时辰的行功调息，浑身衣着全干了，白雾早敛，胸际已可看到悠长的轻微起伏。

他渐由空明中返回现实，只觉百脉舒泰，神意两通，已经恢复了十成功力，睁眼一看，倏然坐起。

他对水上环境不算陌生，一看就知道这是船上的客舱。身旁矮墩上，坐着一个眉清目秀气度雍容的中年人，正把玩着他那兰色大革囊，含笑注视着他。

不用问，他知道自己得救了，定是这位仪表非俗的人，将他在江中由死神手里救回，便缓缓站起，将长发挽上一结，整好衣衫，向中年人拱手长揖，说道：“小可姓文名俊，不慎堕崖，险遭没顶，幸遇先生及时援手，得庆生还，再生之恩不敢或忘。请教先生台甫，伸铭五衷。”

李大人看到他身材魁梧，文皱皱地未免好笑，站起身口了一揖，笑答道：“鄙姓李名红，草定正嘏。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听老弟台口音，似是湖广人氏，但不知府上令尊堂安否？”

“小可四海飘零，一无挂虑，好教长者见笑。”

他在醒来的片刻中，已经决定此后一年中，隐姓埋名找处清静角落，先将儒林狂生所授的至高绝学浩然正气练成，方重出江湖，一雪七星山六派掌门偷袭之恨，所以将一切全行瞒起。

李正嘏不知他说的是假话，接着问道：“看老弟台你的器宇风标，当不是四海飘零游手好闲之辈，请教今后有何打算。”

“江湖落魄，人海浮沉，天下之大，何处无容身之地？宝舟可否暂泊江右，小可登岸？救命之恩容图后报。”

说着，一指他手中兰革囊，又道：“这革兵乃上可之物，尚请赐还。”

李大人将兰革囊递给他，又含笑相问道：“尊驾之物，自应璧还，可否听我一言？”

文俊淡淡一笑，挂上革囊，说道：“先生请说，小可洗耳恭听。”

“老弟台气字超绝，肩阔膀圆，定然对武事造旨极深，闯荡江湖，毕竟毫无着落，今东南海疆烽烟时起，何不投效朝廷，为国出力，也不在人生一场。”

“李先生谬矣，文俊一介俗夫，一无所长，岂敢妄想？当今之世，武备废弛，武臣气折，即使官至总兵，领束之时亦须长跪部堂，令人寒心。”

“老弟台未免太……”

“此非雄辩所能掩饰之事，事道如此。”

文俊抢着说，稍顿又道：“小可落水迄今，已么两个时辰，不知是否曾蒙先生以奇药将小可救醒？”

“老弟台昏迷不醒，无人敢于下药，因偶然发觉革囊中翠绳叶卷可散发清香，料无大碍，故大胆灌入老弟腹中。”

文俊吃了一惊，心说：“乖乖，你要是弄开了化血精砂的盛瓶，那真不堪设想。”

他正在想，李大人已经说话了：“入暮时分，船即抵敝村双汉泻，如果老弟台不弃，请暂住舍下疗养一段时日。舍下位于村西，甚富园林之盛，住处清幽，远离尘俗，正是静养之所，老弟可愿小驻？”

文俊心中一动，沉吟良久，突然问道：“听先生说，尊府甚富园林之盛，远离尘俗，小可对园艺略有所得，愿借一隅之地，小作勾留，并照顾尊府园林，先生可肯俯允？”

“此乃求之不得之事，老弟……”

“小可须言之在先，小住期间，绝不接受任何命义供奉，小可能自食其力，亦不接受任何差遣……”

“老弟，你多虑了。”

“小可绝不会为尊府带来任何烦恼，还请放心。”

“老弟，一言为定，尔后之事，日后再作深谈。今后老弟就是舍下佳宾，悉从尊意。”

还有一个时方可抵步，老弟夹囊中携有棋，定然是其中交交，请至中舱小饮三杯，且领教老弟一局如何？”

“小可自当奉陪，领教高明。”

此后，文俊在双汉沟定居下来，他谢绝李大人请住客室的盛意，在后园园丁的住所左近一座荒废了的花房中，辟室住下了。

他那革囊中，藏有十余颗用做药引珍珠，拿到繁昌卖了，这儿接近金陵，珠宝可卖高价，两颗珍珠便够他渡过一年岁月。将自身行头备好，自己起炊，在这偏僻的角落，下苦苦练浩然正气。

他一看到这座园林，便觉恰合心意。在穷山僻野里，可能有人搜索他的踪迹，在这江边籍没无产承的小村，谁会想到这儿住了武林谈之色变的恨海狂龙呢？这也就是他在这儿斗留下来的原因。

小村民风淳朴，与武林毫无牵连，他也不与人接触，对外界的消息全行断绝了。江湖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为他燃起了复仇之火，血肉横飞，但他丝毫不知。

转瞬一月，已是十一日中旬。园中除了苍松翠柏，一片枯寂，花木保

暖的工作，他已助那三名老园丁完成，无所事事。

每夜二更后，一个孤独的人影，整衣危坐在小池旁一排垂柳下，浑身腾起阵阵轻雾。

他面对池塘，怪！四面的枯草，在他身旁有节拍的摇摆，时向外倒，时又内吸，而小池平静的水面，一圈圈水纹向对岸荡去。

清晨，室门紧闭，内行人细心在外观察，可以发现缝隙中的气流，绝不是平常的对流，而是时进时出，似有人在内鼓着一个巨大的风箱。

不久，小池的水纹愈来愈大，而小室进出的气流，竟然丝丝发啸了。

下午，是他暂停练功恢复体力的时间，有时李大人会派人或亲来接他，在前院书室中下上两局。宾主之间，相处十分和睦，文俊自从重获天伦之乐，与后母言归于好，而且师仇已报，心愿得偿，已将从前冷傲而愤世的厌气，一一摒弃，唯一的愤怨就是六大尊门人七星山暗袭之恨和与廷芝解除婚约的苦恼，所难也比往日随和得多，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不够爽朗，傲骨仍在，这难怪他。

到了十一月下旬，小池的水纹变成小浪，他正坐之地，所有的雨花没有一颗沾身，天空中，气流的啸声刺耳。

在他练功之时，远处一座高楼中，靠北一个绣帐深垂的房间内，不时出现一双深潭也似的秋水明眸，在窗帷缝隙间向这儿凝视。

他拨起一件天青色短衫，敞开壮实如山晶莹如玉的胸膛，推开小室门一步跨出，仰天吸入一口凉气，喃喃地说道：“怪！师父说，半年之后，真气方可在身畔结成气墙，拂动之间，丝丝发啸，我仅练一月零八天，怎么已达到这一境界了？”

他思索片刻，不解地摇摇头，大踏步走到花房右侧另一间小室，那是他作为厨房的房间。

门一开，他剑眉一皱，食枝上，摆着一个暖锅，一阵扑鼻食物香，令人直吞口水，饶虫直往外爬。

他轻瞥一眼，自语道：“这丫头！若冷的天，叫她别送来偏是要送，真是！”

远处响起弓鞋踏雪之把，他转身外出，走出花房门，却慌不迭将敞开的衣襟扣上。

林下瑞雪满砌的走道中，冉冉而来是一个小小身影，一身天青夹衫跨，外罩披风，小脸蛋红勃勃，笑意盎然，他认得，这是小姐的贴身爱婢秀秀。那天下船之前，他除了小姐以外，全由李大人引见过了，小秀秀伴着夫人，还有一个体面女仆徐妈，由夫人领着，对他一阵子好盘，比江湖朋友盘道还复杂，他硬着头皮，瞒天大谎扯到底，他认为相当满意，没露马脚。

李家人了不旺，庭院虽大，亲人却少。也许是李夫人年纪大，倚老卖老叫他一把龙哥儿，没办法娘们嘛！反正她确是够格做他的长辈，一把俊哥儿，硬将他矮了一辈。人家李夫人曾南昌府知府夫人，算得上是朝廷命妇，多大场面没见过？不光是口才、风范、气度、才华，应付文俊这个自小孤独，性格倔强而涉世不深的小娃娃则且她又在爱女口中知道他的些少根底，当然绰有余裕。慈祥。亲切，还有母性的温馨，只三言两语，就把文俊降伏了，乖乖地叫他一声伯母，李大人当然高兴，由先生尊驾突然升为伯父，他能不高兴？

秀秀这小丫头，小得不足十岁，她叫他大哥。她说：她比小姐稍大，

叫大哥是顶自然的事。

夫妇俩在来硬留他住华美的客厢，可是文俊处处拜下风吃瘪，这次却大获全胜，终于自己单独迳进废花房。

其实也是李菇在玉成他，她知道，他跌下悬崖，绝不是“失足”，二字所能解释得了的，恨海狂龙会在悬崖不小心“失足”岂不是天大笑话？他既然留下，定然有难言之隐，让他单独自处确是必要，不要将他迫跑了，岂不大糟？

他虽自己起炊，其实根本用不着他动手，小丫头秀秀上午来，徐妈下午到，送来的东西无他全是精美的食物。有时他刚练功完毕，李大人或者秀秀也恰好到达，不是请他饮酒下棋，就是舞文弄墨，不用说，定是一顿大嚼。

真怪！李大人和秀秀总是来得恰是其时，申时一过，也绝不将他硬行留下便饭，那是他晚上练功开始的时候。

文俊这笨蛋就不用脑筋去思索，为什么这般巧？七月余以来，文俊经度与李大人夫妇俩盘桓，就是从未与小姐见过面，难怪，卸任知府的爱女，千金小姐非同小可，尽管两老待他如同亲子，还是无缘相见。

文俊心无旁骛，也从未想到府中还有一个小姐在焉，尽管小秀秀不时小姐长小姐短，他从不理采。

大雪纷飞，寒气砌骨，小丫头不但已将花物送来，而且第二次又踏雪而至。文俊只觉感上心头，蓦地奔出，张虎腕将她抱入室中，抱怨他说道：“秀秀，若大的雪，你还跑来，不怕冻着呀，真是！”他放下她，用手拂掉她风帽和披风上的雪花。

秀秀笑咪咪的说道：“我不怕，老爷叫我来请，等会儿内院花厅相见。据老爷说，以前在南昌时，有两个姓雷的兄弟，曾在衙中任护卫一年余，后来他们回中州去了。这次闻知老爷告老还乡，特专程派人捎书问好，并送来一具恩玉古筝，那不是自己和丘玉琴合奏那一具吧？据他所知，自玉古筝世上不可能大多，难到就是那一具吗？自丘玉琴与绛夫人和义姐同行，至各地解散武空会，屈指算来已经将近三月啦。要是这具古筝就是那一具，那么，她们定然……”

他愈想愈心惊，脱口道：“秀秀，我们马上走。”小丫头扭着身子说道：“不！你得先将那盆三仙并寿吃了，那是小姐亲手做的。”

文俊不管谁做的，一把将她抱起，说道：“留待晚上再吃不迟，走！”

说走就走，洒开大步冲入风雪茫茫之中。

花厅左侧一条回廊，直达书房，书房里温暖温暖如春，兽鼎中香烟袅袅，罩炉内炭火熊熊，书架上琳琅满目，正个书房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与学也无涯之洁叹，文俊在这儿来了多次，甚为熟悉了。

书案之前，端做着李正璞，听门外轻叩三下，他手放下书站起说道：“文贤侄吗？请进。”

文俊已命秀秀返内厅，他推门进入书方，行礼道：“伯父庞召，恰好无事，所以先来了。”

“贤侄请坐，你看那儿。”李正璞含笑向古琴台一指。

琴台在临窗一面，上面正搁着一具白玉古筝。文俊走近纹，正是丘玉琴那一具无价至宝，比那具玉琴并不稍底一品的白玉古筝：

他强抑心神轻声问道：“这是世上难寻的奇珍。伯父，能将进处相告吗？”

“送筝人名家雷安，乃是少林派的弟子，我当年在中洲任所，曾对雷家有周全之谊。

后来移任南昌府不久，雷安和乃兄雷平突然光临，自愿任保护府中家小安全之责，直至去年秋间方返回中洲。雷安确是师出名门，身手极佳，武林朋友送他一个绰号，“三剑一奇。”

“哦，是……”

他想说“是他”，但突然咽噎了。

他恍然大悟，原来那次南昌道中，雷氏兄弟教训夺魄神剑沙东旭，引出五怪现身，神山门下出面，最后中了赤琼草之毒，还是他迫百毒天尊取来朱瑶花救他们。”

他暗叫道：“哦！李小姐就是那香车中的姑娘，这世界不大呢？”李正璞含有深意地问道：“贤侄知道他们吗？”

“这……这小侄可未见过。”

“这次他命人送来这具古筝，因为他知道菇儿素喜丝竹乐器，并附来一函，一是恭贺我早离忧人宦海，一是道及这具古筝的来源。”

“怕父，雷安信上怎么说呢？”

“据信上说，月初少林关闭山门，因近来该派与人不合，时生事端，他们的什么掌门要在明年新正面壁，说要苦修十年，比他们的师祖还多一年。”

“这秃颅！你面壁我就不找你算帐吗！哼！”

文俊在心里暗骂，但不现于神色。

正璞继往上说道：“本月中旬，有一批男女大闹嵩山，被少林弟子赶跑，后来搜查客店，想找出闹事的是哪方面的人，可是一无所获，只搜出这具古筝。据说，有人曾见过这白玉古筝是一个姓吴的姑娘所有，可惜她不知逃到那儿去了。”

文俊心中先是紧张，最后心下稍定，不用问，定是义姐得知自己丧身七星山的消息，跑去纠集朋友去找少林算帐，不敌而逃，将古筝遗失了。义姐是一个精明人，她不会任性而为，宁关智不关力，他放了心。

由于这消息，他便矢志用功，期能早成。

“贤侄，你棋品之高，大出我意料之外，即授九子我亦不敌，甘拜下风，琴棋不呆分，想贤侄当有超人造诣，筝与琴相同手法颇多，能调琴，弄筝亦是易事。贤侄能让我一开眼界一饱耳福吗？”

文俊笑：“小侄略解音律，惟恐有读清听。”他见物思人，忆起筝中丘玉琴筝琴合奏的情景来。玉琴姑娘的音容笑貌，逐渐在他脑海中显现。这古筝是原是她，他情难自己，缓缓向琴台走去。

他目现异彩，俊面上现出神秘的笑容。

内室门轻轻拉开，出现了李夫人和秀秀，夫人笑说道：“老爷，俊哥儿还未进食，让他先……”

“伯母，谢谢你，小侄不饿，呆会儿再打扰伯母一顿。

他向李夫人道谢行礼，再向正璞告罪，方整方落坐调弦。

他的心念已飞向远方，在那东海漂渺的神山里。他目中涌现那罗衣胜雪，风华绝代的玉琴倩影。

响起一连串幽远深邃的音符，伴以遥远而抖动的和弦。整个书房，突然充溢着扣人心弦的天籁，将伯意念带向遥远的幻境里，沉醉在迷人的乐章中。

两夫妇分坐在书案两端，李夫人怀中挽着秀秀，三个人如痴如醉，半目垂帘沉醉在乐章里了。至于他俩幻想些什么？在他们的甜蜜笑容中，或可窥知端倪。

音符徐剑，但室中仍似有袅袅余音。正嘬似突由大梦中醒来，瞥了夫人一眼。她粉颊似醉，不正在向他凝住吗？

正嘬徐徐起坐，向文俊鼓掌三声，喝采道：“好一曲意绵绵，神采其神，叹为观止矣！贤侄，琴棋双绝，你足可当之无而无愧。”

“伯父谬赞，小侄愧不敢当。”

他正欲离座，内室门进来了徐妈，她在夫人耳畔低语数声，在一旁含笑侍立。

李夫人招手请老爷过来，也低耳片刻。

李正嘬不住颌首，突向文俊笑问道：“贤侄，月余以来，伯父可将你当外人吗？”

“伯父伯母对小侄视同骨肉，小侄铭感五衷，伯父怎有此问？”

“贤侄既有此感，我倒放心了。夫人，你对他说吧！”

文俊本来可以听清徐妈的话，他功力大进，即使是隔室落叶飞花亦可分辩，何况一室之中，可是他一向不想探入私隐，徐妈既然耳语，他根本就不愿听，所以对正嘬的话，感到莫名其妙，十分突兀。

夫人却接口笑着说道：“俊哥儿，这些日来，小女茹儿一直身体不适，近日告全可，既然你不将我们视同外人，小女自应出堂一见，你是知书达礼之人，不会见笑我们矫情吧。”

“小侄怎敢？伯母这么一说，小侄可坐不住了。”

“徐妈，叫茹儿到书房来。”

夫人一说，秀秀却领先走了，徐妈应诺着走出书房。

不久，内书房门悄然而开，文俊眼前一亮，赶忙站起。

李茹一身彩裳，但在她身上不见丝毫俗气。她，脂粉不施，天香国色，点漆双睛宛如一泓秋水，瑶鼻樱唇恍如书里真真，袅袅停持伴秀秀进入室中，低垂臻首，粉颊飞霞。

李夫人接过她，笑着说道：“茹儿，见过俊哥儿他比你略长一龄，为免生分，你可叫他大哥。”

李茹到底不失大家风范，盈盈敛住，吐出历历驾声，“小妹茹，大哥万安。”

“小兄愚鲁高攀，贤妹休怪。”他回了一揖。

夫人挽爱女在身畔坐下，说道：“茹儿，刚才你要徐妈前来，问弹筝的人是谁，你可别大惊小怪，请俊哥儿再弹一曲吧！”

茹姑娘心中怦怦在跳，她等这一天等得太久啦！南昌道见，意念长在心头，长不湖建阳河晚来半步，哀伤刻骨铭心载余，只道幽冥陌路，谁知七星山下异地又相逢。她在追踪文俊期间已知道他的为人，所以一直在找一次名正言顺的机会，以极自然的方式接受他。今天文俊弄筝，那些妙的音符不知其意寄何处？她忍不住要来看个明白，也乘机相见。

李茹羞答答地说道：“大哥神乎其技，筝声感人至深，小妹无比神往，还请大哥重奏一阙，意绵绵，不知可肯俯允。”

“让令贤妹见笑了，小兄只好献丑。”

李茹一双星眸，凝神注视着，不放过他脸上任何一丝表现的变化。

终于，她心下大定。在他那弦声之中，显然他属意之人，中间存在着梗阻，并非两心相连美满的共鸣。

其实文俊是另有所思，他在暗忖：“怪事！她的声音有点耳熟哪！怎么从未见过她呢？”

在星子，李茹曾用“千里传音入密”绝世神功，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力溶合而成，她要他用朱他瑶花放走众贼，不可多造杀孽。他照办了。但怎想到那用千里传音入密劝告他的人，会是眼前这位如花少女呢？

一曲终了，徐妈送来一管玉箫交给小姐。

不等文俊开口，李茹便说道：“果然超尘拔俗，小妹耳福不浅，大哥，小妹略谙音律，愿以玉箫攀附大哥，合奏一阙，天上人间。”

文俊一怔，也悚然一惊，“天上人间”亦是古曲之一，共分三段乐章，前一段清逸高雅，缥缈如烟，中段沉郁凝重，变幻万千，后一段即是精华所在，如花初放，如月将圆，充满甜密欢笑的情综。难在其中音符跳动的缓急差别极大，音域极广，以一管箫吹奏这曲乐章，即使是修为极深的健壮男人，也不敢轻于试当，何况是这弱不禁风的如花少女？但假如她没有超人的造诣，怎敢和他吹奏此曲？他心中一惧，便诚意正心凝神一志，徐徐扣向箏弦。

出乎他意料之外，李茹的造诣，竟然不在他之下，伴着弦音和鸣，神意相通，美满已极。

乐声徐止，袅袅余音久久不绝。文俊喜悦地站，向姑娘含谢道：“贤妹的九天仙音，衬得小兄的箏声臻于佳境。小兄这是谢过。”“小妹弄巧，幸未成拙，大哥别见笑。”

“好了好了，不许你们再调箫稳啦！”

正喋哈哈一笑，又风趣地说：“艺臻化境，世无其匹但我可不敢领教，再听奏一曲，势非废餐忘食，非痴即迷不可，夫人，以后再让他们多奏几阙、今天俊哥儿还未进食呢。”

二更过后，李茹在香闺换了一身银色紧身，她一面换妆，一面心中暗说：“想不到他的功力进境快得如此惊人，一别年余，时日并不长啊！我得去看看他究竟在练些啥？”

三更刚敲过，她从南面出窗，向西一闪而没。

大雪仍在飞舞，大地象一片银色世界，她一身银装，即使走近至三五丈内，也不易被人发觉。她知道文俊功力已非昔比，绕道正西，再转头直奔后园，越墙而入。

文俊正坐柳树下行动，他前面小池中的坚冰积雪，被他双掌徐徐按出的无声暗劲，化成了清水。涌出丈外又行。凝结。他一面行动，一面留意四周动静。他行动之处，距围墙足有五十丈以上，中间果木甚多，视线被阻。

李茹一见园中，百花洞天的奇学“飞行绝迹”举世无匹凌空向文俊练功处缓缓欺近，将接近州内三十丈以内，可看见柳树下的文俊头部了。文俊功力确是日进千里，突然警觉到正西雪落之声有异，心中一凛，倏然站起，向那儿看去。

李茹见他站起，吃了一惊，也芳心大喜，知道他功力确是足可与自己不相上下，可能已被他发现了。

行踪既露，她想悄悄退走，可是青影向上一腾，奇迅快疾地向她扑来啦！她想也来不及想，展开“飞行绝迹”绝世轻功，向西飞奔。

文俊本来没发现有人，她由枯林顶端掩近，不易发觉，所以腾起空中

察看，她心虚撤走，到真被发觉一个小白影啦！

他练的轻功“九幽凌虚魅影”和儒林狂长所授的“御气摄空”都是正宗的旷世奇学，功进一分，便加深一分。这时他展开御气摄空轻功，竟然向电光骤闪。

小小白影向西正飞射，快逾闪电，追了两三里，竟然又拉开一二十丈，只可看到一点点模糊白影了。

他愈追愈心惊，几乎怀疑白影不是人，破空飞去，越林越陌竟似不沾地面，不沾枝借力，不是鬼吧？

追出五六道，终于将白影追丢啦！他骇然地返回，偏搜径路，雪松枝脆，就找不到半个足迹了。

他暗暗惊心，心说：“这到底是人是鬼？如果是人，冲谁来的？我的处境危险着哩！

好在练功时可随意收发由心，不然要在练功之时被人突袭，准够麻烦的，我得随时小心了。

李茹脱身后，仍由南面返回香闺，她芳心怦然但也欣欣莫名，她证实了心上人功力将达由神返虚之境，焉能不喜，但欣喜中，也带有一丝恐惧，假使他仍和往昔一般，与天下武林为敌，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转眼有新年将临，李府将有一阵子好热闹了，大户人家嘛！新年不闹还成？

这一段日子里，文俊和李茹之间，由于接触频繁，双方之间心灵自然会逐渐接近，何况爱好相同呢？李茹是有心接近，温柔似水，小鸟依人，将女性的温婉本能。在不着形迹之下发挥无遗，有乃父乃母在，她和他谈琴棋书画，光有乃父在，她帮着乃父运筹帷幄，一盘棋令文俊兢兢业业；如果是两人独处，她是三个字，静。婉、柔；一颦一笑，无不令文俊怦然心动，虚寒问暖，更令文俊心感。

情之网逐渐收紧，文俊在对廷芝绝望之时，三神山的玉琴姑娘，中间梗着曾刺了他一剑的凤姑娘，他怎能到神山去找她呢？凤姑娘不是蓬来的少主人吗？

眼前的茹姑娘，音律之学比玉琴更精，更柔婉可人，而且相处的时日又长，他能不动心？鬼话！

这天午后，文俊踏着初云朗日的阳光，手捧一束经过细心修剪过的腊梅，巡往书房倏然而去了。

书房门在他刚欲轻叩时，悄悄地拉开，他略一怔神，咎中已嗅到一缕极为熟悉直沁心脾的幽香，他心中暗笑。书房内静悄悄没有人影，他轻轻跨入，突然偷出右手，向门后伸去。

一声轻笑，茹姑娘象只彩蝶儿，在他虎掌将及的瞬间，类向书案旁转去。她捧起一只本朝大内窑所出的景泰蓝花瓶，转身向文俊展开闭月羞花的微笑，喜悦地轻呼：“啊！

多美的腊梅，俊哥，别放在书房里，你该给我的。”说着，盈盈走近、这些日来，他们亲热得你你我我啦。

文俊就她手上将花插上，一面笑道：“本来是想送给你的，可是我感一世上没有一种花可以敢亲你，只好留给我这凡夫俗了。”

“怎么？你说我不是人间凡物？”

“介于仙凡之间。”

“胡说！”

她将花瓶放好，摘一朵初放的蓓蕾递给他，绽开令人感到飘飘然的甜美，依近文俊道：“只羨……人间不羨仙，还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比较真挚，谁看见神仙是何种模样呢？”

文俊接过花，替她插在鬓边，她双颊配红，缓缓闭上浪眸。文俊注视着她那扇形的长颊，和朝霞也似的粉颊，憎不自禁，颤抖着双手，将她挽入怀中，感情地轻唤：“茹！”

茹姑娘浑身如触电流，埋首在他宽阔的胸里，她感到天旋地转，用梦一样的声音，喃喃地说：“俊！愿花长好，愿月长圆。”

“人生变幻。但是，茹，我会对这一天寄予厚望。”

两人相居良久，姑娘仍没抬头，好半晌又说：“俊，明晚是小年夜，你……你能来和爹妈团年吗？”

文俊心中为难，这些天正是他练功吃紧之时，他怎能因一夕欢乐，而搁下功夫？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但钢铁的意志，亦难抵受情火的锻炼，不由低首沉吟。

姑娘何尝不知他难信？只是情难自己，但他毕竟是过来人，知道万万不可耽误他日常的功课，终于又说道：“啊！恕我，我不能耽误你的行动……你的正事，来日方

文俊心中一震，“行动”两字他听的真切，出诸一个知府大人的千金闺秀之口，岂不可异？他打断她的话，轻问：“你曾说行动两字吗？你……”

“俊，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但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有许多事瞒着我们，你的身世如迷行径怪异；俊，我好耽心啊！”她将话岔开，将大主题搬出来了。

文俊只觉无比羞惭，她一家老小以亲骨肉待他，他却一直不吐真情，怎说得过去呢？便在她耳畔柔声说道：“茹，请恕我，我确有难言之隐，其实亦无隐瞒的必要，明日午后，我当和爹妈深谈，一吐衷曲。我其实姓梅，文俊是我，我父也是进士出身，只是生性耿介，未蒙外放而至于其中，明日一并奉告。茹，明日你不必前来，有些事不宜惊扰你。”怪的是姑娘毫无惊态，只偎得更紧，幽幽：地说道：“我依你，俊。”

当夜，文俊心绪不宁，他想……李正璞知道了他的身世和行事，该作何感想？也许会吓得赶他走路吧！李茹呢？她……他不敢往下想，叹口气道：“不管她如何想法吧！”

大丈夫行事，但求心之所安，凡事不可勉强，我该找一个志同道合，能伴我仗剑邀游天下的伴侣，而不是深闺弱质！”

想到这儿，他怀念起海天深处的丘玉琴，却又幽幽一叹，摇摇头，巡往柳下坐下。

真气一动，万虑俱消。灵台空明，立臻忘我，体内奇经百脉任意所之，神与意合，他已到了由虚生明之境界了。

体外，真气在一尺以内结成一道无形的气墙，随着补意波动，他不敢用掌劲发了，因为力道太猛，他还无法将丈外的狂劲收回，势必发生冰雪爆裂的响声，那会惊附近的三个老园丁，甚至内院道的李大人家大小。

他双掌略向前伸，掌心向外，徐徐向前援推，丈外池中的雪花，突象被人用一块木板禹外推一般，缓缓向外移。他吸入一口气，双掌向内缓文。前移的雪堆停止不动，而距身前六尺远近的雪花，缓缓向他身前移来。一推

一移之间，中间现出一个阔有八尺的小坑，深有一尺。

菇姑娘在香闺内，也是坐立不安，突然她和衣在枕畔，自语道：“啊！不知他是否也在想我？他是不是至今还未将恩怨了结，在阴性埋名苦连绝学，要重出江湖报仇雪恨呢？看他日常举止中，功力已等非闲，即使言谈之间，也用，胎息之术控制呼吸，不知他到底在练什么奇门绝学？可惜！他功力似比我还高，一连三次都被他发觉，无法接近。

师父要明春才能到来。要是师父来就好办了。”

她又坐起，面对窗个注视片刻，突然转向到了衣橱房，一面取衣一面说道：“我一定要再走一趟，看个究竟，而且……而且看看他的身影也是……也是可以安心的事啊！”

她用银帕包上一头青丝，将衣裳全行脱掉，只留贴身内衫，换上一身银色薄绸紧身，外罩披风，一面换一面微笑道：“这套紧身是新的，没带那讨厌的肌香，即使他在后追来，也不会知道是我。”银烛一熄，白影去似流星，老规矩向西走，再半途折回后圆。

进了后圆，这次她特别留心，由林下悄悄掩近，站在雪地里，分不出她是人是雪，全身与雪同色，只有一双寒星也似的眸子是黑的。

她一接近甘丈以内，隔着一排排果林，便被文俊发觉了，这天他上身精赤，下着紧身灯笼裤薄底子快靴，闻警然站起。

他已经发觉在他练功之时，共来了三次夜行人，每一次都追丢了，他怎能不怒？第一次他怀疑是鬼魅，第二次他怀疑是野兽？但那有比他还快的野兽？第三次他可确定是一个人，他火啦！决定下次非弄到她不可。

他的功力日进千里，耳目之灵敏，几乎可与玄门天视地听之术并驾齐驱，姑娘一到，他突起发难。

姑娘刚看到黑影一长身，便知不妙，还来不及转念，黑影已贴地射来。她一看要糟，向左急窜，展开“飞行绝迹”轻功越上林梢，向西逸去。

文俊一扑落空，突然一扭身，凌空直上，奋起猛追，空气被他急剧转身搅动。发出刺耳锐啸。

姑娘闪开文俊，再展绝学逃逸，所以慢了半步，这次双方距离不过十丈左右，她不知文俊的功力，旦夕不同，进步神速，所以仍以九成功力御气，向正西河湾茂林中飞射，以为文俊绝迫不上她的。

可是她错了，文俊今夜势在必得，距离又比前三次近得多，何况他的功力比以前进步多多呢，迫不到一里地，已经追了个首尾相连。

两人的轻功都快逾奔电，急若迅雷，想开口说话十分困难，也无法传出，文俊观个真切，急射两步，伸手便抓。

姑娘感到不对，功力提至十成，双足一加劲，身形突然加快飞掠。

这可糟了！文俊一看白影突然加快，怎能不急？冷哼一声，右掌骤登。

一声樱吟，姑娘护身真气四散，无坚不摧的浩然正气发似怒涛，冲散雷音绝学护身真气，巨大的潜劲一发不可收拾，无声无嗅击中姑娘右肩上琵琶骨。总算她修为已臻化境，不然非粉身碎骨不可。

那一声樱吟，把文俊惊得顶门上走了真魂，惊叫一声，向飞跌在雪地上仍向前急滑的白影扑去。

他一把将白影包入怀中，竭力大声叫道：“是茹妹吗？你……你……你……”

“俊……我我不……行了……”声若游丝面若银，在覆面银帕下发

出，不是李茹是谁？“天哪！”

文俊惨叫一声，捧着地向后圆如飞而去。

他一入室，将她放在床上，火速掌起灯，找到革囊，取出两卷龙芝叶，这是对内外伤最神圣的圣品，掰开姑娘闭关的牙关，手一用劲，龙芝叶立成粉末，滑入姑娘咽喉，取杯清水送下腹中。

他形如疯狂，手忙脚乱，非不得什么男女之嫌，解开她的腰中，让浑身肌肉放松。

她的披风已被震得七零八落，背上衣衫碎如粉屑，整个右肩直至肋背肿起老高，羊脂白玉似的肌肤，奋起处布满红色的细丝，把文俊吓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她呼吸微弱，气若游丝，樱口不住泛出腥红色的泡沫，但知觉并未全失，闭着眼挣扎轻唤：“俊，原谅……我……我……去了！”“不！你不能！”

文俊泪如泉涌，竭力大叫。突然，他心中一动，又去解蓝草囊，取出一个玉瓶说道：“茹，玉浆或可救你，你不可想到死啊！”他拔掉瓶塞，将一瓶玉浆全倒入她咽喉中。

果然是无价至宝，起死回生的续命仙品，不片刻，灰白的粉颊泛起一阵阵异彩，喉中血沫全消，呼吸渐趋正常，创伤处红丝渐隐，整个背部肌肤下也泛起隐隐光华。

她突然睁开双眸，衰弱地问道：“俊，你说什么玉浆？”

“是的，茹，就是玄门弱士羽士踏破铁鞋寻找，仗之成道的玉浆，我已将一瓶倒入你的咽中了。”

“真的？”姑娘目中突泛异彩，惊喜地问道：“一点不假，啊！你的气血翻腾着呢。”“哥，真元导引之术。”她说完，闭上了眼，粉脸上，泛起淡淡红潮。

文俊略一迟疑，随即“扑”一声将灯吹灭，右手虎掌伸呢人姑娘背心灵台紧紧按住，左掌探入她衣中，按在脐下，腑下上身，吻住她那爱煞人的樱桃小口。

真气一发，如怒涛澎湃，先天真气由双掌源源输入姑娘体中，而口中一道元阳之气，直透姑娘内腑。他原是童身，真元回异常人，而且他体内玉浆溶合的潜力，更是以惊人的神效，注入姑娘的体内。

一个更次悄然度过，姑娘的瑶鼻中，两道白气源源而出，浑身象在水中刚浑起来似的，浑身的肌肤下，光华隐隐流转，昔后奋起的创伤早已无影无踪。她抱紧文俊双肩，也在以她百花洞天的心法，在文俊真元之导引下，神意合一行功。文俊已入忘我之境，精赤的上身，每一条肌肉都在徐徐跳动，光华在肤下流转如潮。

整个小室中，幽行扑鼻，那是玉浆渗和着肌香由文俊体内发出。姑娘身上先天带来的女儿似兰非兰，那是十分特殊的香味，品格极高的体香。

四更正，文俊略感疲乏，徐徐收回真气。姑娘玉手抚上他的双颊，他也就慢慢停止引度真元之术。终于，他颓然倒在姑娘身侧。姑娘一手抱住他，一手在身畔蓝革囊中，摸出一卷龙芝叶，缓缓塞入他的口内，仍偎在他怀内并肩侧卧调息。

文俊吞下龙芝叶，以九如心法行动，半盏茶时分，精力尽复，他双手一紧，将姑娘抱实，感情地问道：“茹，你怎样了？”“哥，因祸得福，可惜我不是玄门弟子，不！”

“我不要做玄门弟子。”

“背上的伤处……”

“已经好了，只身上略感软弱，得休息一两天。”

“谢天谢地！不然我将抱恨终天。茹，你知道我发觉你时，我当时是如何的感觉……”

“不许你说，哥，都是我不好。”

她怎样不许他说？很简单，良久两人都没做声，两颗心狂跳，其实做声也不可能，他和她的嘴都没空。

一度深吻，两人象一交跌在云端里，飘飘然如羽化登仙，身外物已一无所觉了。

良久；传出姑娘梦也似的声音道：“啊，哥，留不尽之欢，你……你送我回好吗？”

黑影如流星划空，抱着一个白影，直射内院。

在绣帷深垂的香闺里，银烛一亮，照亮了全室。文俊一手仍挽着姑娘，将也轻轻放上绣榻，姑娘粉面红霞如火，半闭着眼睑，似醉非醉地偷看着他，他替她盖上薄裳说道：“叫秀秀来替你换衣吧，珍重，我走了，明儿见。”

他刚站起一半，姑娘突然掀裳坐起，拥抱，甜吻。

新年期间文俊伴同李正璞夫妇遍拜乡中父老，忙了个不亦乐乎。他已经跟着菇姑娘叫他俩爹妈，李正璞夫妇高兴得上了天。

正月初十日，登州西北一处海湾滩岸上，一个美如天仙的女黄冠，腰悬宝剑，手持拂尘，轻灵飘逸地上了一条小艇。她，正是在江湖行走一年，搜寻雷音大师，蓬莱神山三道门下，大师姐缥缈姐娥真如。

距奶海狂龙被六大门派掌门迫死七星山之日，恰好整整三个月。

小舟上共有九名雄伟的舟子，八只长桨一入掌舵。缥缈姐娥卓立船首。白衣飘飘，恍若仙子凌波。八只长桨疾动，小舟向西北简明似飞驶，舟尾划出两条向外伸长的浪线，宛似破空飞去。小舟只剩一点点黑影，终于隐没在烟波缥缈间。

谁见过蓬莱三山，恐怕只有在“史记”里看见过，司。马迁他可能见过，但不是在勃海，而是在牢狱里。

登州之北，海面确是有无数岛屿，其辛牵大老，有长山，庙岛。大竹山。猴现、旋矶、大小钦，城隍……喝！谁也没弄清有多少岛屿。

在登州西北一百里，旋矶岛之西六十里，那儿有三应孤零零的小岛，鼎足形并立。

岛屿并不大，终日掩映在阵阵烟波之中，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如虚如幻，显得万七神秘难测。这就是武林中名之为蓬莱三山，神山三道所居之地，也是他们与世隔绝，逃避尘世清修之所。

岛中并没有尽白的禽兽，更没有黄金白银所造的宫阙。倒是各岛的命名，确以史记为蓝本，正北那座叫瀛州。西南那座叫方丈，东南最大最高那座就叫蓬莱。

蓬莱岛上奇岩怪石比比皆是，参天古林覆盖全岛，飞禽走兽名目奇繁，见人不惊。

神山三道就住在这小岛之上。

要说神山三道是玄门道教中人，那是鬼活，他二人胸罗万有，满腹珠现，怎会舍本逐末，去做三清羽士？他们学的是骑青牛过幽谷那位李先生的

道，与张道陵那位驱神役鬼胡说八道的仁兄所创的道教，相去十万八千里。

第一，蓬莱三道都是有家有小的。岛上住了六姓人家，子孙、不下一两百之多。

第二，他们不哄神骗鬼，不捧着桃木剑作法兴妖，他们的道服是玉色的宽袍。而大明的玄门羽士，一律是红常服，法服、朝衣。都是红、破烂的走方道士问或有穿青道服的，那是不入流的货色，要是穿玉色袍服，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玄门叛徒。

蓬莱岛之南，依山筑了一座巍峨的庄院，飞檐画角高入云，享台轩树点缀其间，四周有参天古林围燎，庄中有四时不谢之花，经年常绿之草，奇禽兽异兽倘佯其间，与庄中小儿辈为友为伴一条白沙小径，直抵海滨，海滨是一处深入内陆的小港，一片银白色的小沙滩，令人赏心悦目。

港湾内，泊着五艘巨大的华丽客船，沙滩上搁着二三十条棱形小艇，这儿，是海上的乐园，也是武林的圣地。

翠微园在庄院之左，那是一座天然的巨大花园，在灵飞阁下一座华丽的八角凉亭中，分坐着不少男女老少。

正北，正中坐着两位英风超绝，朱唇玉面的老人，一身玉色宽袍，结发，看去像是中年人，其实已有百四五高龄。

一旁是一位娇美的中年女人，也是一袭玉色宽道袍，高髻、珠簪、风华绝代，可是美中不足的是眉锁春山，默默含愁。这三人就是八十余年，绝足不进中原的神山三道。

东首，是五男五女，同样的气朗神情，透逸绝伦的中年男女。

正西，第一。位是缥缈姐娥，她已换了一袭银色便装。依次是一。身翠绿的风姑娘；她玉容惨淡脸色苍白，正半闭着双眸，倚在玻姑娘的粉肩上。

两位姑娘身后，是往昔的瑶台仙子，她依然朗健如昔。

瑛姑娘肩下，是丘姑娘玉琴。以下还有四位少女。

缥缈担娥展开甜嗓儿，正滔滔不绝往上说道：“……从昆仑东返，半年中踏遍江湖，所迁的所谓高手们，全是浪得虚名之辈，并没有雷音神掌出现，好教人失望啊！”

“江南一路，你会走过吗？”三道的老么问；她就是迷恋雷声大师的道姑。

“如儿正是由江南而下，毫无所见；只是，却发现了一位少年英雄。”

“他是谁？”丘玉琴粉面略现紧张。

“他叫恨海狂龙。”

“什么？恨海狂龙？”凤瑛和姥姥同声惊问，倏然站起。凤瑛两姑娘虽大病经年，略现清减，但一双明眸“减”不了。所有的人全都一怔。凤姑娘惊喜地道：“他……他没死？”三道的老大站起急问道：“凤儿，怎么了？”

“爷！啊……”

她扑入老道怀中，哭了个哀哀欲绝。“你……你……”

老道慌然结舌。

姥姥站起说道：“主人，老身尔后当将祥情禀告。”

缥缈姐娥长叹着说道：“唉！我还是不说的好。”

瑛姑娘颤声说道：“大师姐，求求你，往下说。”她似乎已有不祥之感，但她仍须问清结果。

缥缈姐娥用目光微求老道的意见。老道身色一正，说道：“往下说吧！”

“那恨海狂龙在一年之前，江湖已有传闻，他和横行江湖的圣凶一霸结下了深仇大恨。我由昆仑东下，走大巴山出汉江，在壳城以北山林中，第一见到他，果然是人中之龙，风华绝代，恍若玉树临风，那时，他身受重伤，但那不凡的器宇，仍然超绝尘寰。”

风姑娘一老道怀中抬起粉首问道：“大师姐，往下说啊”“往下说，风妹，你可……唉！他尔后出现荆州左近，尽歼双凶一霸门人，双凶一霸同时失踪。那以前，他焚崆峒，斗武当、战昆仑、财少林峨嵋门下，武林震动。”

丘玉琴喜悦地说道：“天残剑天下神刃，他是人间大丈夫”缥缈姐娥问道：“你见过他吗？”

“是的，瑶表姐就是被他感化回岛的。”

“日月忘记春常在，英雄豪杰不长久，可惜啊可惜！我第二次见他，是得到少林僧人透露的消息，说武林六大门派的掌门，在黄山聚会，我赶去时，已是人散山寂，我又赶到武当，出个擒住他们一位道字辈弟子，方问出六位掌门人。要在池州七星山计算恨海狂龙。我心中大急，夜间以千里脚程飞赶池州。”

三个女娃儿变色地急问道：“师姐，他……他……他怎样了？”“可惜！一步之差，他已……”

三位姑娘连姥姥也同声惊问道：“他怎么了”

“六大门派的绝学，你们知之甚详，同时集六种奇功一击之下，本门第三代门人即使以玄天神罡相抗，也是难免抱恨，何况还在百丈悬崖下设下圈套，一举偷袭？”

三道也变色地问道，“偷袭？你说是对一个后生晚辈偷袭？”是的，祖师爷，正是六派掌门人一举偷袭，更有如儿所知的两个魔头亦参予其事。”

大老道怒问道：“谁？”

“寒北人魔和阴山天魔。”

“怎样结果？”

“恨海狂龙身受重伤。。在第二次重击齐袭之下，人和千吨危岩同时堕下百丈长江。

临死之前天残剑贯穿塞北人魔咽喉，救了六大门派万千门人。”

三位姑娘倒了两个，那是凤瑛两姑娘。丘玉琴仰首向天，两眼发直，“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也倒了。

亭中一场好乱，远处红影一闪，来了绛衣夫人南宫，瑶。

在灵飞阁上，蓬莱仙境的长辈们依次危坐，中间是神仙三道，下首是风姑娘等晚辈子弟。

东海神山阴盛阳衰，子弟门人中，女的比男的多三分之一，真是怪事。所有的男女，全是秀美超群的人，也算怪。

第一个被询及的是姥姥，她祥禀与恨海狂龙相遇的经过，和所见的事实：自然包括文俊的为人。

第二位是绛衣夫人，她坦率禀明一切，第三位是丘玉琴。第四位是缥缈姐娥。她说得最多，包括从江湖得来的传闻。

最后，由凤瑛两位奄奄一息惨痛万分的姑娘加以补充。

众人一一述完，阁中诸老议论纷纷，商量了许久。最后大老道综合意见，站近朗声道：“恨海狂龙的为人毋庸多述，一句话：人间大丈夫是也。为卫戒中原那班自命英雄六大门派，本门弟子有往中原一走的必要。八十余

年来，伏魔大师音讯杳然，可乘这次一走之便。或可怜他闻风赶来出面。

顿了一顿，又说：“这次可分两批前往，一明一暗，第一批明目张胆直挑六派山让，由三妹率凤瑛两丫头，华姥姥与玉琴瑶侄孙女珠行六人。第二批暗中前往在旁呵护，非必要不准出面，由我和二弟，还得借重碧姐，组成神山三道三支青虹剑阵。碧姐可愿一走？”

长老席中，站起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少妇，她笑容答道：“求之不得，愿就此行。”

“谢谢你，碧姐。且听我将行程细说。假使我们先袭最近的武当，势必走漏消息，尔后攻少林，则峨嵋雪山定然先行四散，如攻峨嵋袭雪山，少林崆峒亦依然漏脱。我意认为，先袭最远的昆仑，次攻崆峒，再经雪山捣峨嵋，一举而下武当，最后放决少林，恰好绕一圈子，尽在我掌握之中。”

有人在赞同道：“这是上上之策。”

“我们也不必赶尽杀绝，先诛各派高手；然后教训他们的掌门，限令各派掌门到少林投到，让他们六人斗一斗蓬莱的玄天神罡，也可令他们死得心服口服，给武林留一次公道的教训。”

“他们要不来呢？”

“不来？哼！公开告诉亿们的门人，他们的掌门要是不来，对不起，一把火烧掉他们的山门杀光他们的门人，他能不来，非来不可。要是雷音出面，那就一举两得，再到白龙峰斗上天。正其时也。”

灵飞阁一番商议，决定了六大门派的横祸飞灾，武林的浩劫，要没有恨海狂龙重出江湖，六大门派真要被连根拔掉。正月十五元宵一过，十六日登州陌出现了一个美道姑，率领着一红两绿和一位罗衣腾雪的姑娘，另一位姥姥带着一条龙头拐，六匹千里驹扬起轻尘，冒着纷飞大雪。向西又向西，走关洛出玉门，直捣昆仑。三位少女鬓边各插一朵小白花。她们的后面，两男一女白袍飘飘，夜行昼宿相距三二十里，紧盯不舍。

情之一字可以颠倒众生，情火所至，玉石俱焚，三个少女怀着被情火烧起的无边仇恨，君临江湖那该是多么不幸的事啊！开碑手云彪，和由归德府闻耗赶来的迷魂汽女，在少林失手后，便在武当周围巡后，要了武当弟子，就杀无赦，他们的入数众多，水陆朋友皆备，陆上由云彪负责，水上归七泽苍龙兄弟统率。

天碑手云虎用迷魂谗女，其患难多次以手，双双坠入爱河，他们是理想的一对。

这里且表表昆仑山。

假使要按科教书上说昆仑，笔者无法下笔。从帕米尔高原往下走，中国所有的山，绝大多数是昆仑山的余脉。甚至台湾和日本，都是东昆仑的南岭余脉。

大明皇朝刚和西洋人发生密切关系，咱们这个古老的民族，那时还不信“邪”，所说的昆仑山却又不同。

玄门羽士所说的昆仑，是指人的脑袋，所以脑袋之上叫做“昆仑顶”。一般人所说的昆仑是指我国最西的大山岭，你要问它在那儿？阁下可曾去过？他准会交手往西一指，说：“在那儿远着哩！就在那边在底下，对不起，仁兄，我可没到过，那是鸿均老祖的住所，凡人岂能人去得

废话少说。咱们所说的昆仑，就在玉门关的西南，靠白龙堆之南的叫东昆仑，再往西就是西昆仑。也就足教科书上所指的阿尔金山。或者叫中昆

仑的那一“小”段山岭。

东昆仑紫虚宫，就在白龙堆西端南面一座奇峰之下，可不是在山顶上人迹罕到之处，没人出香油钱，牛鼻子们难道吃石头喝西北风吗？

山麓下建筑了三十余间道院，最大的就是紫虚宫，宏丽壮观，气象万千。止殿里代的是鸿均老祖，二殿是原始天尊，三殿才是骑青牛过函谷的老李，他老人家被人抬在这儿吃冷猪肉，张冠李戴，张道陵未免缺德。

出了玉门关，白龙堆就是黄泉路，罡风连人心可以刮走，不行老命的人葛与乎来。

冰封雪冻，幸而掩住厂滚滚黄沙，只要耐得住零下二三十度的好汉，不怕罡风刮跑，白龙堆仍叫冒险一走。

男人不敢走，女人敢走，玉门关一家五流客店生，来了六个老少女人，她们当天住宿一宿，第二天一身劲装背剑挂囊，披着一件与身上衣衫同色的披风，将马匹寄在客店里，带了干粮出关。

关上的官关，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娘们，想盘这，第一眼就看到她们背上的宝剑，第二眼就看到她们满脸杀机和利如民矛的星目，乖乖地让她们出关了事，她们一走接着二男一女跟着出关。彤云密布，大雪飞舞，白龙堆一望无渊，白茫茫一片无垠的银海。几个不畏寒暑的奇人，流星似的向西飞射。

入暮时分，她们到了昆仑山下。

天刚泛鱼肚白，大地黑沉沉，大雪漫天，紫虚宫玉简声和着钟鼓声，传向遥远的天际；一群道侣在紫虚宫正殿主剑圣至真的率领下，向天罗拜，在举行叫开天门的日课。

两白两绿一红一灰四个人影，已经到了宏大的观门外

观门大开，可以看到正殿前拜天坛之上，牛鼻们鬼划符。凤姑娘寒着脸问道：“三祖姨我们闯进去吗？”

三祖姨淡淡一笑，向顺门两侧两只大鼎一指道：“不用急，让他们出来，先吓他们。”

绛衣夫人亮声儿叫道：“老道们滚出来！”

昆仑乃武林禁地，也是圣地，怎会这么松懈？一是刚好是叫开大门的人大典时间，二是这种严冬时分，谁会想到有人会来生事？三是六个人现身得大快。

喝声一落，人影疾射，道士们应变甚有章法，有些人火速掠出。一部分人赶着甸去取兵刃。

老道们刚涌到门边，两只千斤大鼎来势急如惊雷，轰然一声巨震，观门连院墙“华啦啦”全垮啦！把老道们惊得大冷天直冒热汗，四面急散。“好！全出外面来。”

声似银铃，但其冷彻骨，发自凤姑娘之口。

上百老道雁翅排开，中间是昆三圣：至真、至善、至净，还有四大护法太风、太火、太云、太雷。

“什么人？敢到紫虚宫生事？好大的……”

凤姑娘黛眉带煞，独自上前回答道：“叫龙虎真人滚出来！七星山暗袭恨海狂龙的事东窗发了，你们都不想活了吗？谁上来试试？”

雷电手太雷抢出行列，迎面挡住凤姑娘骂道：“你配叫本派掌门的仙号？给我快滚！”“不知死活的牛鼻子！”

凤姑娘冷冷骂完，脱掉披风扔给姥姥，一掌按出。

雷电手真不知死活，他经验老到，一看掌前落下的雪花突然向前一摆，便知对方了得，闪身拗步斜刺里扑上，双掌交叉拍出，端的迅邱无比，不愧称雷电手。

呵是他注定非死不可，在劫难避，天罡掌力一近姑娘身畔，奇猛的反震力立时传到，他想撤但来不及了，凤姑娘已向他一掌斜向挥出。

雷电手“嗯”了一声，贯出三丈外，滚了两滚，升天去了，昆仑护法两招毙命，可把众老道吓傻啦！

剑圣铁青着脸问道：“你们是谁？为何替恨海狂龙出头。”

“叫龙虎真人滚出来，不然先杀你们再说。”

凤姑娘切齿地说，一步步向剑圣欺近。

“道友，谁是龙虎真人？你还是叫他出来的好。”

“三祖姨远远地说，口气也够冷的。”

“你们，哼！本派掌门仙驾，岂是汝等可随便……”

语声未落，白影似电，如山暗劲先至，牛向牛鼻子。

剑圣大骇，大吼一声“退！”火速斜飘三丈，剑似龙吟，振出无数剑花，半追踪而来的暗劲震散。

他退得快，他身后三名红衣老产偷不了，“嗯”了一声，飞退三丈，上天找鸿均老祖请安去了。

白影一止，原来是氏玉琴姑娘，这位天性良善，似水温柔的小姑娘也动手了。

姥姥在向她招手道：“王琴，别乱来啊！”

“奶奶，琴儿心里难受啊！”她怎不难说，想起石窑相处那刻骨难忘的情景，她几乎痛断盯肠哩！”

突然传出剑圣的虎吼道：“亮阵！五朵梅花点点红”

人影疾闪，剑影飞腾，五朵梅花点点红的阵势立即布成，灵官庙的旧啊重演了。

“杀啊！”绛衣夫人大叫，赌物思人，她抑止不住了“睁”一声剑啸。她撒下长剑。

三祖姨也有点不悦道“好，先警告他们。”

两绿一红一白四头雌老虎母大虫。二支青芒四射。支银光闪闪的长剑突然扑入阵中。

二祖姨和姥姥，在一旁袖手旁观。

青芒银光所过之处，如同虎入羊群，如汤泼雪，飞旋搏击所经处，波汗浪裂，血肉横飞，惨叫之声摄人心魄。

游走阵心的一朵梅花，由昆仑三圣加上大风大火所组成，劈面撞上风瑛姑娘，四支剑一存雷大棒一合。

玄天神罡如狂涛怒涌，天一慧剑发出万道行芒：“轰”一声巨响，雷火棒喷出熊熊烈火，可是并没向两姑娘喷出，竟然回头反奔，大风大火自食其果，狂叫着滚倒。

青芒飞射，至善至真身首各异，剑飞头落。

剑圣大吼一声，目眦若裂疯虎似的攻出一剑，剑气狂啸，青芒飞射。

可是他只觉对方的青芒，宛若万千颗寒星，满天闪烁，直迫肺腑的剑气雷霆似的压倒。他大吼一声，“鸿均三旋”绝招出手。

他不旋到好，只旋了一旋，胸背腰肋共中了十八剑之多。一声不吭扔剑扑倒，余伤未尽。还在雪地上旋了一圈。

三祖姨叫道：“够了，回来吧！”

青芒银虹一一敛，飞射而回。

雪地上的惨状，凄绝人寰，横七竖八倒了六十四具尸体，银色的雪上，染满了鲜血。

## 二十

百十名老道有一半完蛋，其余的吓得心胆俱裂，面无人色浑身发抖，有几个软瘫在地。

绛衣夫人蓦地大喝道：“叫你们那内龟掌们爬出来！”

右侧山麓突然遥远地传来一声长啸，声音殷雷。

三祖姨缓缓拨剑说道：“大概是来了，唔！有六名之外；我们只留第一个人。”

天已大明，视野极广，白茫茫的雪地里，三五十里都可一览无遗，六名红衣人影流光电火似的向这儿赶，大概是西昆仑的人到了。

“迎上去。”

漫天剑影纵横，剑气漫天，地面的雪花，被荡得向四面八方急舞。玄门罡气和玄天神罡相触发出震天雷鸣，大罡掌力如炸雷，神出“天一慧剑”不到片刻，已经主宰了战局。激斗中，人影不分；好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搏，多残忍的场面啊！渐渐地，声势逐次下降，地上出现了血迹和尸体；有人影退出，第一个退出的是凤姑娘，其次是瑛，玉英、姥姥、最后是绛衣夫人，四周，有五个高年的老道尸体。

只有一双人影在围旋，那是三祖姨和龙虎真人，她背着友手，右手青芒吞吐，徐徐地在左一剑右一剑信手乱挥，着无其事地轻移莲步。

龙虎真人浑身血污，衣袍零落，头上顶端光光，四围短发飘摇，衣袖衣摆早就飞掉了，身上少算些，没三十也有二十道剑伤，他拼命还剑想脱开纠缠，可是力不从心，双足不稳，浑身脱力，但仍在作垂死挣扎。

终于，青芒一阵，她的剑脱手而飞，青色的剑尖点在他胸前七坎大穴上，三祖姨略带讽嘲的语声响起了：“玄天神剑如此不灭，道友，你是怎样练的？天罡掌只有六成火候，你不惭愧？玄门罡气也只有七成，你在虚废光阴哪！你可是昆仑掌门虎龙真人？”

虎龙真人脸上色如死灰，摇摇幌幌勉力支持不倒，半闭着眼，有气无力地说道：“你是谁？昆仑六陌似乎并未见过施主，你万里迢迢前来毁我昆仑基业，所为何来？”

“六星山事发东窗，你忘了？”“七里山？天哪！”

老道仰天哀号，喷出两口鲜血，终于坐倒，又说“你是蓬来神山门下？”三祖姨徐徐收敛，冷笑道：“你能想到就不错了，卑鄙之徒！哼！”

“贫道自食其果，你……你不该迁怒本门弟子，你动手吧！”“要杀你早就杀啦！”

告诉你，你也休自行兵解。二月初十日，你要到少林寺投到与六大门派掌门人联手，一会神山绝学，你要是届期不到，东西昆仑尽沦九幽，休怪我心狠手辣，言之不预。再会了！”

人影去如电闪，那是神山的绝世神功“驭风飞行”。

西崆峒和凉洲的崆峒，共死了一百零八名门人。

狂飚掠至大雪山，由打箭炉括入长春谷，共宰了十二名高手；长春谷人并不多，杀得也少。

长春谷和峨嵋毗邻而居，隔不了两天，的嵎金顶变成了屠场，六十名高僧被超登佛籍，到极世界报到去了。

血腥洪流向东涌下，下一处屠场是武当。可是，她们晚来一步，赶到武当得到了令他们大喜若狂的消息，恨海狂龙重出江湖，夺回天残剑，捣武当烧三元宫，往少林找长眉佛去了。文俊不是在双汉沟吗？怎么又出现江湖了？

新春一过，情况逐渐平静下来了。他是十月十五日开始练浩然正气，到初十日就快三个月啦，他感到迷惘，三月不到，他已经可以将真气从有形练至无形，由一发不可抑止练至随心所欲，且可在两丈之内，任意推吸了，据师父所说的进程来估量，不是将大功告成了吗？这是不可能之事呢！任何一种功力，一到颠峰状态，便不可能再巡了，尔后更是求精求纯，在功力所达的范围内向更深的变化，更神妙的运用，所以功力是愈修愈精深浑厚，这也就是苦修一两甲子的精义所在，这是第二步功夫；文俊的第一步功夫将近完成了，在这短短时间内完成，难怪他感到迷惑。这天五更三点刚过他由忘我中返回现实，匆匆站起迈步向小室走去。

推开房门，房内漆黑，他鼻端突然嗅到一缕令人十分熟悉而陶醉的幽香，房中无人，香从何来？但他此时的功力，岂同小可？他心中暗笑，在迈进第二步的瞬间、突然向上凌空直升，半途转身，张虎腕将一个香喷喷软绵绵的娇柔胸体抱入怀中，向下疾落笑“又捉着你了，这次侵入内室该当何罪？”

那人影本来用摇贴在门框上，身躯凌空斜挂，本等文俊进室之后，向下抱住他的后颈，可是她万没料到形迹败露，还没动手，就被文俊抱入怀中，她只觉浑身发软，噗嗤一笑，撒赖说道：“不成！你早发觉我来了，存心吓人嘛。”

文俊将她放在床上，笑道：“不是的，你的功力又精不少，我没发觉你来。”

“你骗人！”

“不骗你，谁教你体内的幽香诱人呢？你根本就不配做夜行人。”

“贫嘴！”

“好！贫嘴就贫嘴。”

他狂吻她的粉颈和粉颊，姑娘浑身发热，她喘息着沉迷地轻唤：“哥，你……你……”下面听不见语言，原来樱口被吻住了。

文俊吻了个够，刚松开拥抱，却见姑娘玉手上伸，将一粒丹丸纳入口中，蓦地抱住他的颈脖主动地吻他，他还来不及转念，一股十分熟悉的香味，和着一粒丹丸，已在姑娘的丁香妙舌下送之下，滑下了腹中。”

半晌，他在她耳畔轻问道：“茹，那是什么？”

“百花洞天稀世之宝，百花参露丹，固本培元，练功圣品，你不谢我？”

“哦，怪不得我感到进境神速。茹，你为我调制的食肴，经常放有此物吗。”

“谁教我疼你呢？”说着，腻声甜笑不已，真够大胆。

文俊只觉心神一荡，鲁男子乱啦！不知是感抑或是爱？他有点不克自恃。右手览实只胜上握的小蛮腰，大手不老实，由她怀里和上一探，暖玉温香满握。

“小冤家，不……”她在他怀里喘息着呢喃，口中说不，玉手却紧压住他在玉乳上动着的手，并未推开。

所谓“得寸尽尺”，这句用在男女情人之间，真是已得字义神髓，没经过这种场合的人说了等于白说，亲身经验之后，准会对这四个字大喝其采。

天色渐明。室内渐泛光亮，满室春光一览无遗。小姑娘欹横鬓乱，罗襦半解，玉肌胜雪，粉面春潮未退，瘫软在文俊怀中，意乱情迷地软语道：“冤家，你……再放肆我咬你……”

“这次饶你，亲亲，我该送你回去了。”他抱起她，替她整衣理裙。小姑娘一切由他，闭上星眸不敢睁眼。蓦地人影一闪，人影顿杳，半空中，传来她“千里传音入密”旷世绝学甜蜜蜜的声音：“哥，这几天我师父要来了，好好用功啊。”文俊也用同样的绝学，向声源来处笑说道：

“要让你师父知道你私传雷音掌心法，有挨板子的份哩！”

元宵一过，大地春回，冰雪虽未溶化，但艳阳高照。文俊的浩然正色已大功告成，进而精纯二字上下功夫，只需在午夜以后行动，直至卯牌刻即可停止，闲暇略多。

每夜初更一起，在姑娘香闺内，或者在文俊的小室中，一双情人先卿卿我我缠绵一番，虽未真个销魂，已够他们沉醉了。然后携手同出，在左近展开轻功追遂，不时对拆两手，一沾即走，迅若电闪，破空而飞，如果有人经过，准以为是两只不见形影的幽灵，在这一带幻形，惟一可疑的是，空气中不时掠过阵阵淡淡幽香。

两人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大。村南有一条大道迤迳而南，二十里到达铜官山余脉，铜陵至繁昌的官道，就沿山麓绕山向东北蜿蜒而过，官道东南一带，是连绵的丛山峻岭。

这天是正月二十一晚上，月华须待二后方能升起，初更正，繁星满天。两條淡淡人影恍若星飞电闪，烁火流光，超越田陌园林，遇南飞射。越出村甫三里，两下斜向分掠直出一里，然后相对急射，恰在小道上空相遇。

响起两声殷殷轻雷，和两声气流锐啸，人影旋了两圈、倏然乍分又合，然后携手向甫急射，并传出极为轻微的语音：“哥，向南走，到山边去。”

人影越过官道，在山间追逐了许久，二更将尽，他们在一座可以俯瞰官道的岩上停住了。

岩上古松盘纠，古松下有一块突出岩石，文俊拂掉石上积雪。将她抱在膝上坐下，一面用汗巾拭掉她鬓旁隐隐汗迹。柔声笑道：“茹，你的飞行绝迹轻功确是高明，谁会相信十六岁的毛丫头，有如此高深的造诣呢？”

姑娘闪开鬓旁汗巾，偎上喷了他一吻，点着他的嘴，妮声说道：“瞧，好甜的嘴哪！”

只是不及你多多，是吗？唔！是有，你好意思说我是毛丫头？请教，亲亲，你多大了？”“不用问，坐在我的膝上，你和我一般高，怎样？哦！我不该说是毛丫头了，大明圣律十四岁就可找婆家

姑娘“嗯”了一声，粉拳儿在他宽阔的胸膛上雨点似的轻擂，文俊虎腕一紧，姑娘乖乖地倒在他怀里。

由东北官道最无，两个白影快如流失，沿官道泅铜急赶，身法快极。

姑娘偎在文俊怀中，象只可人的刹丝猫；她闭目垂帘，嘴角挂着甜笑，醉人的两只酒窝儿一直在逗人，她在回味刚才销魂荡魂的爱抚和甜吻吧？

她正在沉醉，耳畔突然响起文俊的声音：“那边来了夜行人，不！夜间的赶路人，往铜陵赶身形快极，不象中原绝学，茹，我们要不下去瞧瞧？”

姑娘嗯了一声，偎得更紧，用梦也似的声音道：“不！别管人家的闲事，我不要人打扰我们。”

她探手入他怀中柔动着她温润如玉却喷起如山的肌肤。

“那就管我们自己吧，亲亲！”

罗带儿突松，绣襦儿半解。下弦月悄悄地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天在旋，地在转，气息休休娇喘诱人。

猛地一声叱喝传自山下，“当”一声金铁交鸣划空而下

两人一惊，松开拥所，文俊赶忙替她掩上罗襦，向山下望去。官道白茫茫可远视十余里，在铜陵方向距山下五六里之遥，刚才经过山下的两个白影，正拦在路中，手中银剑闪闪生光。路中被拦住的是四个黑影，有两个身材矮小象是女人，另两个黑影一高一矮，双方似在争论。

由于距离甚远，风讽又不对，说话的语音又低，所以无法中的清。姑娘一面整衣，一面说道：“哥，我们去瞧瞧。”

文俊笑问道：“不是不管他们，管我们自己吗？”

“啐！”

“姑娘含羞啐他一口，点着他额上说道：“你呀！真……真……”

文俊亲她一吻，放她下地，说道：“真可爱，是吗？”

人影一闪，携手向山下掠去，好快！

接近至里余，文俊突然说道：“哦！是他们。茹妹，我们且隐身探听一会。”

“是谁？”“我的好邻居，东方英兄弟，还有……有

“谁？我义妹徐廷芝。”

“哦！徐家湾那位芝妹妹？啊！我见过她的，那次就是她告诉我你离去的方向呢，怎不见见她？”

“我和昆仑产愉裂，不是告诉你了吗？等会儿再说。”

两人隐入山侧暗影中，向前掠去。

官道中，剑拨弯张。两个娇小身影一是徐廷芝，一是东方玉，高大的黑影，是文俊曾经见过的天外飞虹武心平，昆仑俗家弟子，比铁胆郎君高一辈，稍矮的黑影是白发婆婆。东方玉的惶急浪振荡在长空：“哥哥，你不能，不能这么鲁莽。”“三妹，你就别管了。这事我已在江湖朋友处打听清楚，一错不能再错。哼！昆仑派是什么东西？一群卑鄙小人。”说话的是东方英。

东方群欺近一步，冷冷地说道，“姓武的，为了廓清你的心地，我得先行说明。不错，我兄弟确是因芝妹的事，与恨海狂龙略有误会。但是我兄弟也算得是人间大丈夫、敬重的英雄好汉并不因他死了而不加敬重，只有你们这些狗东西做的大绝。芝妹是有海狂龙的，起初我大哥确是对她痴心，勉强结合，绝非双方之福，我大哥也看开了，尤其是恨海狂龙已死，我兄弟更无脸旧事重提。哼！人被你们迫死了，又迫芝妹到相山出家，你们昆仑派岂不

教人寒心？老狗，你上先让你三剑，小爷今天且替恨海狂龙报仇，割下双耳一臂，回报贵派门人，今后昆仑弟子不入中原便罢，来两个杀一双，你上！”

天外飞虹也不是弱者，他屹立不动，凛然道：“武某奉师命所差，当然惟有倾力以赴，少不得领教阁下绝学。但敝派的家事，还不劳驾费神，施老前辈，请带两位姑娘先走。”

“你做梦，抬起你的剑！”

东方群怒声叫，走到路旁飞起一脚，一道银光飞射，天外，飞虹大概是刚才被震飞的。武心平一把捞住剑把，拉开门户。

东方玉情急地叫道：“大哥，你劝劝二哥。千万……”

“嫂嫂，让我说，群哥稍待片刻，听我一言，出家之事，并非人所迫……”

东方英昂然地接口道：“芝妹，不用说了。昆仑为何派人跟着你？不是被迫是什么？护送吗哈哈！有大名鼎鼎的白发婆婆施老前辈在，方便敢打芝妹的主意？芝妹，人各有志，不便相强，从前我愚蠢，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恨海狂龙，今后我绝不打扰你，但这事我非管不可。我师父也惨死七星山，这次和群弟在关外走了一趟，明白了师父的为人，我不敢说为师父报仇的话，是非好歹不明，岂配为人，我是为你着想。也许你今生终将抑郁而终，但绝不可度青灯，叶生渊，那会使你更痛苦。在家上有爹娘，下有子侄，总可以获得温馨。我反对你出家，二弟，别等了。”

白芒一例，又是一声剑啸，天外飞虹和上的“虹”又飞出三丈外，真成了“飞虹”，人也飞退丈外。

东方群正揉身扑上割他双耳，延芝又急叫道：“群哥，住手！武师叔是奉命所差，他老人家是同情我的，我不能让你们毁了他。要不我先死。”

她翻腕击出一把匕首，抵住前胸，又道：“英哥，刚才你说得对，我爱俊哥、而且一度以身相许，可是师门仇深似海，化解不可能，如此则终生痛苦，何必多此一举？他死了，我和他只有兄妹之情，出家是我替昆仑赎罪，这次我在七星山祭奠俊哥，决定提前跟姨婆上焦山落发，并不全是师门所迫。英哥，你要不让我走，我……我……”

泪如雨下，匕首已贯穿外裳。

“芝妹！”文俊激动地突然高呼，直出暗影。

众人大惊，齐向声发处看去。只见一个高大的青影冉冉而来，后面跟看一个彩衣姑娘。

“俊哥，是你吗？”

芝姑娘惊叫，“叮”一声匕首落地，她向前冲了两步，突然又刹住。

“啊！哦……我以为做梦，真是你！”

她伸手握住他的虎腕，那是温暖的，绝不是幽灵，她“哇”一声哭了。茹姑娘走近挽住她，柔声说道：“别哭了芝妹，你该欢喜啊！可认得我吗？”

廷芝拭泪痕，仔细打量她，轻摇臻首道：“姐姐，恕我。小妹眼生，似乎没见过姐姐呢。”

“难怪你，那天我以绣帕蒙面，记得双凶闹长湖那天吗？”

“哦！你就是那幕彩衣姐姐。”两人亲热地拥在一起。

东向英收剑入鞘，上前伸出虎掌，豪迈地说道：“俊兄弟，月前我回家一趟，发现你就是小霸王，这可好，咱们从小打到大，该懂事了，是吗？”文俊紧握她的手，笑道：“不打不相识，何况咱们是邻居？英”大哥，包涵些儿。”

“没话说，我惭愧死了。群弟，先点上他的穴道，别伤他，免得耽误咱们兄弟叙旧的时间。”

东方群扣指一弹，天外飞虹当声倒下，他收剑入鞘，过来挽住文俊，呵呵大笑道：“俊兄弟我可记得你扔我大马爬的滋味哩！”说完，叹口气道：“回家听爹说你回来了，长象如何如何我和英哥恍然大悟，芝妹老叫你俊哥哥，不是你是谁？我兄弟难过死了，从小老欺侮你，追得你亡命江湖，竟又为芝妹的事，几乎闹得血肉相见，不够窝囊？所以我两人一方面到长湖探妹夫，一方面想向芝妹道歉，同时安慰她。岂知玉妹奉命送芝妹到焦山，那都是昆仑的一个什么一剑伏魔太成牛鼻子在捣鬼。我兄弟气不过；打掉他满口大牙，随后赶来阻止芝妹，是太快，只好回头。果然在这儿赶着了。老狗气势汹汹，不教训他还成？老弟，你这回可以放心了，大哥不会和你拼老命啦，哈哈！”

“两位大哥这么一说，不是还在欺侮小弟吗？哈哈！”三人抱在一团，大笑不已。

笑毕二人过来重新引见白发婆婆和茹姑娘，文俊只说她是朋友的妹妹，到此练功而已，并将自己落水。幸得茹姑娘救起，暂在这儿栖身的事略予说明。

白发婆婆也恳切地将昆仆相迫之事说出，主要是不许姑娘在长湖怀念文俊，至于尔后之事，并不坚持，乃是姑娘自愿剃度。老人家言词之中，暗示双方结合是绝不可能之事，九现云龙事实上不可能脱离昆。对姑娘出家之事，他也极力反对，只是姑娘的安顿，倒是煞费周章。

文俊经过一再思索，心中便决定撮合东方英和义妹的一段姻缘，便代罪离开，将茹姑娘请到一旁，用传音入密之术将自己的打算说出，请茹姑娘劝解延芳，做好出主意，起初茹姑娘极力反对，她要将芝妹留在身边，在张结为姐妹，也就是说同侍文俊。

文俊不得不将利害说明，还一来不但双方痛苦，九现云龙一家将永无宁日。费了许多唇舌，陪了不少小心，茹姑娘只有应允，她自然也费了不少唇舌，方将芝妹功得回心转意。便将结果告诉文俊。

文俊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便对东方群道：“群哥，姓岳的穴道是晕穴吗？”

“就怕那老狗偷听，所以要他又晕又睡，十二时辰，他休想醒来，阴山的点穴法能解的人不多。”

“我想，芝妹不必再谈出家之事了，安顿之事，得劳驾英大哥，可否借宝宅时避避风头，要不烦英大哥送芝妹到保康舍下安顿，小弟日后反家时亦好照顾，英大哥，你不会推辞吧？冲小弟薄面，小弟这儿先行谢过。”说完一揖到地，东方群知道乃兄为难，他无法回答，便一拍胸膛说：“别问大哥，俊兄弟，一切惟我是问，那老狗怎办？”

东方英冷冷地说道：“怎办？冲芝妹金面，咱们也不亏待他。先带上，找到水上朋友给他喂一粒失神丹，照顾他三五个月，才带往城市里灌杯解药一放了事。”

“一切有劳大哥了，不久小弟会返家，请向家父致意。芝妹，为恐走漏风声不敢留你在这儿小住，请恕我，来日方长，请多珍重，再见！”

又客套了一番，然后殷殷惜别。东方英兄弟与两位姑娘夹了在外飞虹上路，白发婆婆自口焦山。

临行，东方英拉文俊到一旁，轻说：“有一个开碑手云唐和姓吴的姑娘，纠合了许多水陆朋友，目下在武当左近，与武当弟子为难，据他们说，与你有深厚的交情，有否其事？”

一声珍重，各奔前程。

文俊和茹姑娘赶回双汉沟，姑娘不管三七二十一，携着他的手直奔香闺，放下窗帷点起银灯，小粉拳轻往他胸腔上擂，厥着小嘴说道：“你……你这薄情人，得还我一个芝妹妹。”

“茹，你希望我痛苦一生吗？”他痛苦地低下头。

姑娘一怔，突然扑入他的怀中，颤声轻唤道：“不！哥，我错了，怨我。”

“哥不是薄情人，为了她，我出生入死，是为了兄妹结义之情。长湖之战之前，她剖心示爱我是个感情不能自主的人，明知无相爱之可能，事实上我亦无爱她之念，但仍然相允。后来情势所迫，我不得不慧剑先挥，免得双方痛苦终生，我心之痛，自不待言。”

“哥，我无知，我向你求恕。”

“我闯荡江湖为时甚暂，真正所爱的人就是你。昭昭此心，天日共鉴，惟愿你我永结同心，希望你了解……”

“不等他说完，姑娘板下他的上身，用小嘴把他的嘴给堵上，他不能再罗唆啦。

一等三天，菇姑娘的师父云裳金剑始终没来，文俊心里焦急，他对义姐的安危十分挂念。

这天，他俩在香闺中卿卿。我我好半天，文俊言归正传，诚恳地对她说道：“茹，我有一事心中耿耿，特和你商量商量，不知你可答允？”

姑娘甜笑着说道：“答允？哥，你客气了，说啊！”她偎在他怀中，捧着他双颊且等下文。

“就是义姐的事，九崇山主云唐，是一条铁铮铮的好汉，可是不可能与武当一争长短，我不能让他们为我冒万千之险。我想，必须亲自走一趟武当，算一算七星山之债，要他们当天下武林朋友之面，仍由六大门派掌门人与我一决胜负，这事一了，茹，你能伴我回一次保康，见见我爹娘吗？”

姑娘沉吟良久，没做声，神色相当沉重。

“茹，这事一了，我将埋名隐居，不问任何是非，我不是江湖人，只愿和你合籍双修，同偕白首，做一双恩爱夫妻。茹，答应我一次，好吗？”

姑娘好半天，才幽幽地说道：“哥，我不会阻止你做任何事，只除了争气逞强好勇对狠，我知道你在七星山所受的委屈的绝不可能没没了之，但愿你能上天心，少造杀孽，得饶人处且饶人，为你我多修冥福，你能答允我吗？”

“这可以办到的，只消破去他们气血二门，不许他们再横行霸道，于愿足矣！”

“那你后天动身吧，早去早回，我……我伴你保康。”

她埋首在他怀中，无限深情地轻抚着他的玉面。

“谢谢你，茹，爹娘见到你这位淑德兼备，温婉可人的媳妇儿，你猜，他们将多么欣喜啊！”

姑娘嗯了意义，娇羞万状，将他扑倒榻年，用粉颊掩住他一双不老实的点漆双睛，不依地轻语道：“不害羞，你要做你……你的媳……”

好半晌，她躺在他身侧，突然慢声问道：“别忘了把吴姐姐请来啊！你说过她叫什么迷魂姹女吧？她多大了？”

文俊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故意逗她说道：“她嘛今年大我半龄，可真迷人哩。”

“啊！那多好？你定将她请来，我得看看她是怎样的迷人，人请来，没你的事，不然，我给你没完。”她在笑。

“你可没听清下半句，大我半，一半年龄之谓也，她命要是好些，可以做你的妈妈。”

“啐，你骗人！那配称迷魂姹女？你怎会着迷？”

“不骗你，她确是哪些，不过我没着迷，她那种迷是回然不同的，你才真的令我……”他的手不老实地。

“啐！哥，啊！你……你……”她沉醉了！香闺里满室生春，恨海狂龙东山再起了！

消息象一阵巨大的风暴，卷向江湖每一个角落，震撼着武林。

首次发现他的是九江府的武林朋友，一身蓝缎子劲装，肋挂蓝色大革囊，蓝色弯带，蓝色快靴，高大、雄伟。英俊、飘逸。端的是人中之龙。惟一与昔日不同的是，玉面朱唇上已没有那愤满的神色；代之而起的是，予人和蔼可亲春风满脸的温煦之感。

江南春雨将临的前一段时日里，有一段晴朗的日子。让人享受踏春郊游的假间，一赏大好春光。

一匹骏马由儿江官道西下，马上是一色蓝的梅文俊，他并没有道出身份，但武林朋友眼睛雪亮。他走武昌出襄阳，在宜城附近，便被七泽苍龙刘氏兄弟接着了。

宜城北岸是大洪山的丛山峻岭，过了壶口镇进入一小片平原。在正驱马上路，迎面一大群骏骑狂风暴雨似的卷到，他目力奇佳，已看清先头两骑的马上人面目。

相距百十丈，双方缓进，对面突然响起一声豪迈的在长笑，接着苍劲的嗓音突起：“梅老弟，别来无恙吧！”人影纷纷下马，徒步相迎。

文俊翻身下马，大踏步相迎，亲热地众人相见，笑道：“有劳贤昆仲挂念，陈大哥，一向可好？”

来人正是七泽苍龙刘琢，洪湖蛟刘钰，分水飞钱陈家谋；分水分鱼紧握他的虎掌，虎目隐含泪光，说：“老弟，是我送你到池州的。只道你去儿华山访友，那知次日即由九巍山主的兄弟们阔中，知道你含恨丧身七星山的恶耗。老弟，我想抹脖子了事，但我不能死，我得替你报仇，虽然我技当中人，不成大事，但杀一个是一个，总算豁出去了！”

七泽苍龙也抢着接口说道：“咱们不管什么以卵击石，不管他什么桃李满天下的名门大派，一明一暗，咱们还可以一拼。两月来，开碑手云老弟和令义姐负责陆上，我三人负责水路，闯少林捣武当，对智不对力，倒闹得有声有色。可是早些天出了大纰漏，令义姐……”

文俊急问道：“大哥，她怎样了？”

“在老河口对岸青山坳遇伏，她和云唐老弟力竭被擒。”

“目下怎样了？”

“消息不明，同时失手的还有六名兄弟。”

“她要有三长两短，咱们火化三元宫。刘大哥，这就走！”这天，二十名好汉在前开道，一我青衣，青布缠头。文俊赤手空拳，走在最前面。二十名好汉包括刘氏兄弟和分水飞鱼，其余大多数是吴天堡被救出的一流高手。

他那一身蓝色劲装，把巡风放哨的武当门人，吓了个胆裂魂飞，防守各地的弟子纷纷被召撤回武当去了。二十一个人沿途无阻，直赴山下。

文俊一听义姐被擒，云唐被捉，天残剑落在三元宫，早已火起，顿忘茹姑娘的万千叮咛。

山下，两翼排开五十名官军，两名小武弃手提金枪，在宏大的迎宾馆前列阵相待。

“站住！不许登山，武当山乃皇上敕封之地，谁敢前来骚扰？想造反吗？”

小武允耀扬威摇枪大喝。

文俊举手请峰后人停住，大踏步向前，直迫近小武并一丈以内，冷然地说道：“我们找得是龙虎真人，与阁下无关，要是不让咱们上山，哼！将爷，你准备卷包袱，闹大了你还得被杀头。说造反小民不敢，大明天子可管不着咱们这些人，你还是乖乖地让开的好。”“狂徒住口！反了！”

两枝金枪一业记：蛟龙出海”兜心便刺。

文俊虎腕一翻，抓住枪尖左右一抖，喝声“撒手”！扣指连弹，两小武弃乖乖下了，“放箭！”有人在叫。

弓弦未响，文俊已提起两个活死人，挡在身前向前欺近，一面叱道：“要不速行滚开，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声出人飞，小武弃向两翼砸去，文俊扑入人丛，夺过一根枪，一阵子乱点乱挑，片刻间便把五十名老弱残兵赶散。他蓦地怒吼说：“放火！”

二十条猛虎掏出浸油破布，在迎宾馆四面放起火来，直待火舌高窜，方向山上急闯。

经过“大和太岳山”御赐碑亭，巨大的牌楼下，排开十六名老道，和四名俗家弟子，其中有湘江大侠谭瑞。

文俊一到，道俗众人同声合唱“无量寺佛”纷纷行礼。

“用不着假惶惶，恨海狂龙不吃这一套，不想动手的人快走开！恨海狂龙不和你们磨牙。打吧！”

单掌一扬，向左右林立的巨大碑石中，一座不知是何人所留的大石碑，楔距丈余扔出。

石碑不知怎的，象座溶化了的冰山徐徐垮下，成了一堆石粉。双方四十名高手，全惊得变了颜色，张口结舌，倒一口凉气。“快走开！我要毁掉这大牌楼。”他向前赶，没将对面二十名门人放在眼中，向他们中间撞去。

中间老道躬身道：“施主可径自登山，决无人阻拦，敝派与施主结怨，自应以身当之，本石无罪，尚请施主掌下留情，湘江大侠也正色道：“本派掌门仙驾座下各院主，均于三元宫恭候大驾，何苦如此煎迫？望阁下三思。”

文俊怒问道：“谭大侠，你说在下煎迫你们吗？”

谭瑞惶恐地答道：“在下意不指此，失言之处，尚请休怪。”文俊傲骨天生，吃硬不吃软，对方一软，他这“恨海狂龙”“恨”不起来了。便大声说道：“看阁下颇有侠名份上，不毁你们的基业。滚开些！”

众老道和俗家弟子惶然而退。文俊大踏步登山，后面众人分两列在三丈后跟进。

不久，解剑沁在望，池阁之旁，虽也有七名老道，但七子之中道通道微已死，道圣伤重功力大不如前，所以另换了三人。文俊一到，解剑池七子职责所在，在池畔撤了七星剑阵亮剑相待，他不和老道罗唆，蓝影一闪，抢

入阵中。

七老道刚念了半声“无量……”。便开始发动，但突变实在太快，措手不及，七支长剑连珠似的射入池中，七名老道嗯了几声，“叭达叭达”全损了。三元宫各处声道观钟狂鸣，玉简急响，各处红影飞闪，剑气飞腾。

宫前大广场大有六七亩，全以巨大青砖砌成，中间石条走道直达二元宫大阶下，四周是朱红栏杆，两侧是花木亭阁，乃是各方施主休息之所。

三元宫止殿巍峨壮观，偏殿两侧向两面伸展，不知里面究竟有多少殿宇。观门与大殿还有一段距离，高大华丽的门楼上，挂着一块朱漆大匾，上面是五个斗大金字：“敕建三元宫。”广场正南，也就是大殿对面，是一座白石砌成，约有五丈见方的祈福坛，两侧有焚鼎，上面有拜挥和香鼎，后面是旗斗，高悬着七星旗和乱七八糟的符录旗。

观门前，一片红色人海，还有穿青法服的入海，最西面是男女老少俗家弟子，喝！

不下五百人之多。

观门中间，留出一条阔约一丈的空隙，大概是留给掌门人行走的，因为人丛中并没有玉道人的法驾。

五六百人肃然而立，雅雀封锁声。一个个悬剑挂囊。外披法服，脸上神色肃穆。

文俊大踏步而至，他走得相当慢，就是等他们亮排场，他不理牛鼻子们，折到祈福坛，抓起两侧巨大的焚鼎，三不管扔出十丈外，登上坛，手足齐挥，祭坛上的摆设一扫而光，合抱的耸天旗斗应手立折，“轰隆”一声砸个稀烂。他大刺刺往祭台一坐，俊面上杀气飞腾。二十名好汉两侧分立，俨然公候升座。

他蓦地举手一挥，二十名大汉各在腰带上取出一根毛竹做成的油筒，长有三尺，中贯破布桐油。有人躬身上前，也递给他一枝，火析子一抖，甘一枝油筒火光熊熊。

他高举油筒，对甘丈外有一群牛鼻子沉声道：“七星山上，玉道人纠合六大门派掌门与塞外恶魔，设下暗袭毒谋计算我恨海狂龙，武林已无道义存在，已成蛇鼠横行之局，恨海狂龙幸而未死，六大门派报应临头，必须自食其果、今天恨海狂龙前来讨取公道，解散开当，火焚三元宫，以做效尤。喂！叫玉道人爬出来说话。”

那一声“喂”恍若半天里乍与起一声焦雷，震得众人气血翻腾，耳膜若裂。红法制道侣丛中，走出三名高手老道，迈出行列往祭坛走来，在石介下一字排开，中间老道开口说道：“施主此来，敝派……”

文俊冷然说道：“升级说话！免得江湖朋友说我无礼。”

二老道只好乖乖升级，先前老道稽首行礼。继续往下说道：“敝派未能礼迎，施主恕罪……”“废话！你们是想与武当基业共存亡呢？抑或乖乖滚蛋？”“施主……”

“别施主舍主，恨海狂龙重如山，我道会前来听你的废话？”“按武林礼数，施主不应如此对付贫道。”老道也火了，“呸！提起武林礼数，昨晚在下主不应该先赏你们一把火，废话少说，我只问你一句话：是滚蛋或一拼？”

“施主未免大小虚了武当门下，未免太狂了些。”

“那就好！”好字一落，身形闪近，伸手便抓。

三老道大吼一声，三下里疾分、伸手拔剑。但晚了！蓝影一闪，剑还

未拔出，玄现穴一麻，翻身栽倒。

“搁在一旁，等会儿一起算。”

文俊吩咐水分飞鱼，独自手持火把，向众道人行列走去，到了广场中间，蓦地吼虎道：“恨海狂龙单身一人，谁来领死？你们上！”

有一个老道拨剑说道：“无量寿佛！七星倒旋，风云变色。”“功星倒旋，风云变色。”四十九名道人齐声合唱，拔剑急步而出，立时将文俊围在中间，四十九支长剑高举，恍若万窃朝天，每一组七人，玉衡在前，璇玑于后，阵形一成，徐徐将剑降下。

文俊上次吃了大亏，正想一雪前耻，火把交于左手，默还神功，浩然正气旷世绝学，将全身裹在一道无形的气墙内，左足徐徐向前一引。

一声叱喝，阵势发动。向左急旋而走，令人眼花缭乱。刹那间，剑气锐啸，白芒吐出千朵白莲，四面八方寒光齐闪，七支宝剑在前，剑气以雷霆万钧之威，一举袭到。

文俊左足一带，身形蓦地后飘，伸虎握向后一抓，抓住一支长剑，喝声：“来得好”！

长剑一扔立即抓住剑靶。白芒倏涨，响起一声龙吟，和惊天的吼叫，摇光拉是七个老道，一个丢了剑，另六个长剑寸裂，撼山似的反震潜力，将后面的导力的六名老道，震得连连后退，长剑无力地下垂，不少人嘴角隐含血迹。

蓝影快逾电闪，在阵中飞掠，所经处波开浪裂，惨叫之声和飞仆之声此起彼落。

只片刻间，文俊仍然回到原地，左手火把烈火熊熊，右手长剑斜指，地下躺了四十二名老道呻吟哀号之声不绝于耳。他低声吼道：“把这些脓包般开，恨海狂龙要会会你们的十绝剑阵。”一旁的数百名道俗门人，惊得腿也软了。

文俊喝声一落，还没有人来得及出手抢救伤者，突然身后响起一声惨叫，一个人影手握长剑飞抛五丈外，“叭达”一声跌了个脑崩肠裂。

原来有一个受伤不重的人，乘文俊说话的空隙里，突然爬起一剑向文俊背心猛刺，剑距背心一尺，突然他浑身一震，飞掷五丈外，立被惯死。

文俊似若未见，又说：“快！别拖时间，恼得我火起，你们谁敢别想活。”“罡气！”有人惶急地叫。“不，是菩提禅功。”另一批人叫。“天亡武当，咱们拼了！”有人大叫。“你们知道就好，上吧！等什么？”文俊怒叫，举步而进。人影疾飞，出来了天机三老和地阩二仙，五支青芒蒙蒙的长剑向前一拦。

“好啊！你们早该出来的，七星山有你们几位呢。”

文俊冷笑着上前迎去。

天机一剑咬牙切齿地说道：“施主，你还有人性吗？四十二条人命，就为了出一口气，上天也不会饶……”

“住口，狗东西你还配讲人性二字？为了一把天残剑，你们为所不用其极，你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滚！”兰影一闪，快逾电光石火，一闪而进。

五把剑疾吐，剑气嗡嗡慑人心魄。他们应变不可谓不快，在武当门人中，五个老杂毛可算得目无余子，技臻化境，可是他们向兰影将剑振出，兰影已经消失。耳听“仆”一声闷响，红影仰面坐倒。众人一惊，四下一分。对面兰影一动不动，而天机一剑坐倒在地，左颊上伤痕恰好有剑尖大小，血如泉涌，浑身发抖，两眼泛白。

四老道骇然大震，冷汗直流，慌不迭抢上前去察看，蓦地又响起文俊的阴森语音：“你们也躺下，算是人质。”罡风压体，徘山暗劲已行袭到。”

四老道大吼一声，左手拍出武当绝学一气掌，右手剑攻出一招“天地分光”，想将文俊迫退他们不出招还罢了，一气掌力一近文俊身畔，以更劲更猛的力道反震而回，火光一闪，白芒耀目，四老道四支长剑一触白芒，寸裂而飞，“哎”了一声，抛飞上外。

文俊夹住剑，将五个半死的老道堆在一块，朗声说道：“五天前，贵派擒了不相干的八位男女，快请他们出来，换回你们这五个半死的什么老和仙。要快些，不然，哼！”这一声哼，冷得令人发抖。

蓦地红影来势如电，十六个人如同十六头疯虎，长剑急挥，要来抢救五老道。

文俊不屑地冷笑说道：“你们不行，别在送性命。”

没有人理睬，十六支剑狂疯似的卷到。

银芒如经天长虹，一暴一敛，接着红光“呼”一声四面飞射，惨叫之声雷动。十六支长剑都断了两尺剑身，十六名老道身上全是火，滚烫的桐油连火飞洒，十六名老道怎受得了？浑身着火鬼叫连天，满地乱滚想将火压熄。

钟声三鸣，玉筒声响了三遍，观门出来了十六名老道，拥着王道人踱出观门。他扫了场中横七竖八哀嚎鬼叫的门人一眼，脸上现出愤怒而又痛苦的神色。

“哈哈，老杂毛，你终于出来了。七星山一别三月余，老杂毛你别来无恙，可喜可贺。”

文俊将火把插在石中，入石近尺，说完，狂笑不止。

玉道人脸上阵青一阵白，凄然道：“施主，你太过份了，如此残杀，你不怕天谴吗？贫道想……”

文俊剑眉一轩，截断他的话头说道：“天为不明，鬼为不神；如果鬼神有灵，第一个该遭天谴的就是你，你是世外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贪嗅之念，促令你做下令人不齿的恶行。我恨海狂龙并非残忍之徒，即使报复，亦限于一身，并无株连之意。自第一刻起，在下就声言要找你算帐，不想你龟缩不出，让这些脓包前来舞爪张牙，怪得谁来？难道说，你龟缩不出，我就拍拍双股走路，任令你的贵门下高手赶我走？哈哈！老杂毛，你太老了，老得糊涂啦！哈哈天地间有的是理？你间直做清秋大梦。”

“施主，即使如此，你也不该这么心狠手……”

“闭上你这张臭嘴，恨海狂龙不和你废话，猫儿哭老鼠之举，留着给你的徒子徒孙看，你来得好，咱们该一清七星山之债了，但在清债之前，先做一笔交易再说。”

“贫道方外之人，不做交易。”

“你非做不可。五天前，贵派擒了八名不相干的男女，恨狂龙做事独来独往，恩怨分明，不愿朋友因两肋插刀而受苦受难，赶快放他们出来，我也把贵派的什么老和仙交换。所以，这笔交易你非做不可。”

“武当派擒下之人，断无轻放这你少做梦。”

“喝！尊驾神气起来啦！也罢，那几位朋友与我还无一面之缘，不知是否专为我而来？我也懒得管他们死活。而这几个老杂毛，还是你的长辈呢，大概你也不管他的死活了，咱们各行其事走着瞧就是。”

手一抄，火把在手，“嗤”一声响，焦臭触鼻，闲散子的右腿火光熊熊。

“谁敢上？哼！谁上谁死，休怪我言之不预，老牛鼻子，你可不能再说不该了，是你叫他们上的，最好叫他们走近些。”原来玉道人在文俊行刑的瞬间，举手一招，抢出十六名老道，拔剑涌到。

文俊阴森森一说，把他们唬住了，抖动着长剑，不知如何是好。文俊轻蔑地扫了他们一眼，又说：“既然来了，我就不怕武当山上有上千高手，我没把握怎敢到武林圣地三元宫撒野？老实说，一千八百我已早请阎王爷先挂在帐上了，不信你们试试看？上啊“杂毛们，怎么，不上啦？那我办我的事。”“嗤”一声，火把火烙在断了腕的寨纯阳小腿上。两个杂毛被烙得杀猪般嚎叫起来，但穴道被点，动弹不得。

火把向太极羽士腿上点，玉道人已极力大叫了：“住手！贫道愿交换。”

“那我等着，请听清了，八个人如有被弄了手脚之嫌。或者有三长两短，一个人必须以甘条性命交换，当场格杀，绝不稍待，恨海狂龙说一句是一句，言出必行，我听候你的卓裁。”

说完，俊面上泛上无穷杀机。

玉道人确是弄有弄手弄脚的打算，这一来只好死心塌地认栽，喝声“带人”！十六名老道缓缓退去。

不久，云彪和迷魂姹女以及六名大汉带到，他们容色憔悴，只受到外伤。

迷魂姹女和云彪一见到文俊，惊喜地正待大叫，文俊已阴森地说话了：“解缚！让他们自己走过来。我得先查验一番，看武当正派门下是否对我的朋友施了手脚。”

八人身上的牛筋一除，向文俊奔来。文俊突以传音入密之术对他们说道：“不必激动，诸位受惊了，有话以后再谈，小弟先行谢过诸位云天高义。”

说完，逐一检验他们的气血两门：气是呼吸，血是脉息。真是百毒天尊的解毒真经得主，当然内行，发现一切正常，便对云彪说道：“云兄且和诸位到祭坛上会合，即和刘老英雄等人下山，小弟大事告竣，再向诸位道劳。”

又向迷魂姹女轻声道：“姐姐，苦了你了，下山之后，小弟再谢你，目前大敌当前，恕我对你冷淡。”

迷魂姹女含着一泡珠泪，会意地点点头。八个人径奔祭坛会合刘深兄弟，然后高举火把，浩浩荡荡下山而去。

文俊拍开五老道穴道，退回坛旁，朗声喝道：“快收拾场子，恨海狂龙要重会贵派的寒英神剑。一气掌八卦剑亨誉武林，是否浪得虚名，立可分晓。”玉道人脸色铁青恨声向道：“施主心犹未足吗？”“哈哈！恨海狂龙事还没办完怎能罢手，你道区区在下是三岁小儿吗？哈哈！”

“阁下要报七星山之仇、这些人的血，还不够吗？”

“他们是受阁下之赐，与我无关，天残剑现在三元宫后殷石室，仍然安然康在，你想我会罢手吗？”

“武当宫观乃皇上束建，修真的道侣上千之众，为惊世骇俗扰乱道侣清修，你我何不另行觅地了断？”

“牛鼻子，你少玩狡猾，在七星山我曾说过，再另行觅地了断也该我选选了。”

“就由你选择就是。”

“今日先行了断，我不会要你的命，下月初十日，六大门派掌门须在少林大雄宝殿会聚，恨海狂龙单人独剑，再斗你们这六个卑鄙无耻之徒，今日

事了，你必须再传玉简，以一日夜千里脚程召来各派掌门，一人不到，我惟你是问。来来来，今日先与你一搏。”他插好火把，倒提着“剑，缓缓向玉道人走去。玉道人虽是他手下败将，但欺他没有了天残剑，雄心一壮，脱掉道袍，接过寒英神剑，呵呵一笑道：“贫道只好领教高明了。”两人徐徐走近，五丈、三丈、一丈了！

## 二十一

文俊仍倒提着剑，要理不理地欺近。玉道人徐徐举剑，他的玄门罡气已练有八成，有恃无恐。寒英神剑人间仙品寒芒闪缩，迫人肤发，发出慑人心魄的嗡嗡剑啸。

寒芒暴涨，剑气丝丝，千百道光华疾吐，上下飞旋而出，向文俊涌到，势如惊涛骇浪。这是天地分光，在玉道人手中使出，大大的不同，威力何止大了两三倍？

文俊已看出老道有恃无恐，定以为他没有神刃，绝攻不破护身罡气，不由暗暗冷笑，他要在第一招中，就给玉道人难看。寒芒施到，吸力和推力同样猛烈，他泰然地一剑浑出身形暴进。响起一声令人心往下沉的剑啸寒芒倏敛接着兰影急进，白芒闪缩“嗤嗤”两声裂帛响，兰影将红影迫得连退三丈，方行停止不迫。

玉道人脸色死灰，心惊胆落，寒英神剑不但没将文俊的普通长剑削断，反而被崩得寒英剑要破空而飞，一连串的急封狂架，仍止不住贯入的剑影，更令他几乎自抹脖子：的是，可反震任何外加力道的护身罡气，不但没将人家抢自门下手中的长剑震开，反而让人在胸前划了一个大十字，一横在乳下，一直从胸前到衣带，恰未伤及肌肤。

一招失手，武当掌门接不下一招！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令人不能置信之事，但不信是一回事，事实俱在。

文俊在牛鼻子身前两丈冷然注视着他，手中剑若无其事地轻轻垂下来回拂动，他嘴角现出嘲弄的微笑，说道：“别急，先调息片刻，罡气极耗真力，等你恢复真力再来不迟。”玉道人气得“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踉跄站稳。身后众道人哗然惊叫，只道掌门不测，向前一涌，“退下！”

玉道真人有气无力地叫。之后抬首望天，喃喃地说道：“这是什么奇功？无量寿佛武林危矣，武林危矣！”

“这给你一次小小的警告，你若无力再拼，我该办正事了，天残剑在贵殿之内，我懒得找，神浑乃是万年寒犀角所造，可克任何火毒，火一起，我就可以找到了。”

了字一落，火把凭空飞到他的手中，蓝影一闪，破空飞去，越过观门立时不见。

众老道还没弄清他是怎样失踪的。三元宫正殿上层，突然冒起两处火头，浓烟骤升，接着第二次火舌又起，宫中惨叫之声动人心弦。众老道狂叫一声，声震天地，齐向观中奔去。

玉道人又喷出一口鲜血，拼最后一口元气，用千里传音之术向内叫道：

“恨海狂龙，天残剑还你，不可毁我武当基业！”蓦地里一声长啸划空而过，兰影出现在祭坛上，火把熊熊，长剑隐于时后，正是恨海狂龙，震天巨雷骤响：“我等你片刻，天残剑不交出，所有宫观将成火海，血流成河。”

玉道人颓然坐倒。片刻，一名老道提着没有剑鞘的天残剑奔出，刚近台，天残剑突然飞入文俊手中。“别忘了，下月初的少林之约。”声音似在耳畔，人早就不见了。三元宫人声鼎沸许久方将火扑灭。

二月初，一匹骏马自湖广出武胜关，踏入河南地境，马上人正是恨海狂龙梅文俊。

周一时间内，六大门派在少林聚首，少林的长眉佛已经闭关，由监院三者接待五派掌门人，藏经阁二佛笑面佛慧因，冷面佛慧法二人主持大局。五派掌门，各带了一名派中长者同行，看样子，有孤注一掷的打算。”

双汉沟李大人府上，茹姑娘在望穿秋水，等着心上人平安归来，她对江湖毫无所知，无法打听消息。屈指计算时日，小冤家该回来了，但事实上人并未回来。

姑娘空自焦急，坐立不安，这等待的滋味确是不好受，她恨不得插翅飞到武当一看究竟。

这天她倚在窗前，眉锁春山，愁怀百结，正凝望着远处丈俊的小室默默出神，心儿早飞到小冤家那儿去了。

忽然房门轻轻推开，秀秀笑嘻嘻地踱入，将一个素封在她眼前一幌，扑嗤一笑道：“小姐，治心病的仙丹来了。”姑娘眼尖，早已看清封上那铁笔银勾的四个大字：“茹妹亲启。”她手急眼快，手一抄便抢在手中，忙拆开封盖火漆，芳心怦然地展笺一看：“茹妹庄次：一切顺遂，天残剑失而复得，吴姐平安救出虎穴，勿念。小兄即赴少林，约会六大门派掌门，日中当可安返。此行深具信心，浩然正气所向无敌，小兄内力修为已可以气驭剑，天残剑可发三尺晶芒，故深具必胜信念。吴姐端齐书拜会，请善待之。

临书神意飞驰，依妹庄畔，纸短情长，望妹珍悵。俊。”

她将书信贴身藏好，急问道：“秀秀，吴姐姐呢！”当夜，两女挑灯夜谈，一见如故，迷魂姹女将与文俊结识及尔后的一切所为，毫不掩地娓娓细谈，把茹姑娘喜得心花怒放。女孩子在一块，琐琐碎碎无话不谈，无足为外人道之事，亦百无禁忌，姑娘由迷魂姹女口中，总算彻底地了解小冤家的为人，怎能不喜？

迷魂姹女在李府逗留两日，方告辞重返武昌，她要的云彪先往归德府一走，尔后可能结婚后返湘南九华山定居，临行一再祝福茹姑娘，并希望她能文俊同至九华山一游，或者到归德府参加她自己和云彪的婚礼，方依依惜别。

姑娘放下了重重心事，但对文俊的赴少林，却又有一丝忧虑爬上心头。

迷魂姹女走后，当夜她正在香闺静坐行功，正在物我两忘中徐徐醒来，鼻端突觉沁入一股幽香。她蓦地喜极大叫一声：“师父！转身扑入一个宫装打扮，明艳照人的少妇怀内。来人正是茹姑娘的师父，假和尚雷音的爱妻，百花洞的主人，百年前群魔闻名丧胆的“云裳金剑”。

她已修至金刚不坏的境地，明艳如昔；谁相信她两甲了以上年年纪老女人呢？她挽住茹姑娘，慈爱地笑道：“噢！你的进境大出我意料之外，我看了你好一会了，小小年纪已修至由神返虚之境，难得啊，丫头。且先别说，让我猜猜；唔！笑靥如花，忧郁一扫而空，比我那次带你到百花洞之时，

相去天坏。孩子，不用问，你已经知道他的消息了，是吗？”姑娘粉面红似西在晚霞，但她故意装傻，据着小腰儿不依，厥起樱桃似的红艳艳小嘴，绽起笑窝儿说道：“不来啦！师父，那一个他呀？师父你得说。”

“他就是他嘛！小鬼头！师父也替你欢喜哩。”她的手凝摸着姑娘的粉颊，突然一怔，又说道：“啊！你的肌肤有异，光彩在内流转，着手似柔若无骨，却又潜力澎湃；孩子，你定然是吃了……吃了……”

“玉浆，师父，玄门至宝玉浆。”

“真的？你这孩子缘份不错哩！你自小就单弱，百花参露丹只能辅你后天之不足，玉浆方能将先天之不足加以充实，方能更上一层楼，致于真善。孩子，你怎样获得的？”

“是……是……他……他给我的。”她羞答答地埋起粉面。“怎么？你们已经见面了？亲密到……”“师父！嗯”

“怪不得，师父的猜测不错吧？但这事有点小麻烦呢。”姑娘抬起蜂首，惶急地问道：“师父，为什么？”

“我迟来半月，也就为了此事，在途径峨嵋之时，忽然发现峨嵋突遭大变，细查之，发现三神山门下已经莅临中原，把峨嵋闹了个落花流水。起初我疑心是她们找你师公不着；迁怒佛门子弟致有此举。后来再打听，可大惑不解，她们问句为恨海狂龙复仇崎来，先找六大门派结算我便上雪山经昆仑探查真象，果然是确有其事。据你说，他已经中了神山门人一剑，跌落建阳河是死在神山门人手中的，怎又在年余之后，被六大门派迫死七星山呢？神山门人直捣六大门派泄忿，约定六派掌门人，二月初十日在少林一决生死，我一知确实消息，便回到百花洞天，将所见告知你师公，劝他乘这个机会，一方面解武林之危，另一方面与神山那位痴心小妹和解。你师公答应初十日赶到少林，一到武昌，便听得恨海狂龙火焚三元宫，夺回天残剑，真巧，也约定二月初十在少林寺相决，我为你担心，孩子，神山那位师姑娘与你师公的事未了，你恐怕又得和神山的晚辈门人夺爱了，这不麻烦吗？”

姑娘蓦地一惊，脸上变色，突然问道：“师父，神山门人这次西来，是否有凌云风在内？”“孩子，有好几个哩。”

姑娘沉思片刻，忆起迷魂姹女所说之事，她心中已在打主意，脸上重泛笑容，说道：“师父不会有麻烦的，只怕麻烦还是出在他身上呢！可能是师父当年白龙峰的故事重演，只要茹儿能莅场，绝不会有麻烦的，师父，能带茹儿走一趟少林吗？”

云裳金剑听她说完，神秘地拧了拧她的粉夹笑道：“妮子，小心啊，你在玩火哩，不过，我替你尽力就是，这次我赶来，就是要你走一趟，但请记住四字：当仁不让。”

“师父，你言不由衷哩！为何要师公出面与神山和解。茹儿记得师父在南昌所说的话……”

“小妮子，还了得，挑剔起师父的语病来啦！该教训一顿以做来兹了。”师徒俩笑成一团，接着传出喃喃轻语。

且表表嵩山和少林寺。武林朋友要不知嵩山少林，至少他就不够资格称为“武林朋友”，或者是冒充武林朋友。

在登封县向北望，西北一带业山峻岭就是嵩山。在五狱中，嵩山称为中狱，也叫嵩高，古人称外方，亦叫太室，登封县在唐朝以前叫嵩阳，乃隋朝时所建置。

嵩山在汉唐之时，大大的有名：“山呼”和“嵩呼”出典于汉武帝登嵩山。在唐朝，那些假圣假贤，故意在少室山隐居，等皇帝老爷请去做官，与终南山同样有名，所以“唐书”上说：“……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

嵩山共有三座大岭，东岭叫“太室”，中峰叫“峻极”，西峰叫“少室”。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就在太室山南麓。少室山，距太室十六里，自麓至顶要走十六里，周围三十里，共有三十六峰。颍水源出于此。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麓建于后魏太和二十年，隋文帝改名为“陇姑”唐朝又复名少林。少林真正闻名天下，该得感谢天竺僧人达摩，他在金陵失意，大概梁武帝对这外国和尚并不太感兴趣，便渡江跑到少林寺，愈想愈不通，面壁九年呜呼哀哉，但他的收获确是不少，成了佛教中国化的禅宗第一祖。

大唐开国期间，李世民还未将大哥小弟杀掉。还是秦王的时候，少林僧人夹超人的武技，由云宗率领，替李世民打天下，一举铲平王世充，正式立下汉马功劳，少林武功方扬名天下，要说源远流长。

少林寺占地极广，大雄宝殿之右是面壁石，西北建有面壁巷，就是达摩师祖面壁九年之处。

大雄宝殿宏鹿超群，气象万千，前廓十根合抱的雕龙大柱就够唬人，双层塔式叠顶，飞檐书角高纵入云。偏殿向左右延伸：稗房舍字不知究竟有多少。

一条青石走道级级上升，直抵正殿之前，沿途碑如林，立碑的人早已化土，可是碑阙仍屹立如昔。

正殿之前，是一个大广场，四周的石栏杆皆出自名匠之手，外层是一圈合抱的大槐树，更有松柏成荫。

少林寺的和尚，在唐代多至一两千，本朝禁止二十岁以下的少年出家，如被查出，主持准活不成，所以少林也衰微下来了，目下还不到六百人。

长眉佛是少林派的掌门，也是少林寺的主持。七垦山归来之后，他内疚于心，发誓将面壁十年，仟悔前愆，将主持职务交给藏经阁二佛的冷面主外，笑面佛主内，大权授与冷面佛，笑面佛慧因，也就是达摩剑雷平兄弟之师。

初八日午间，五派掌门带随派中顶尖儿老宿，先后到达少林，由冷面佛接待，整整计议了两天。

从初九日起，少林寺关闭山门，将香客和寄宿随喜的施主檀抛居士们，全请出寺外去了。

冷面佛接到面壁巷掌门传出的法渝，说本寺僧侣绝不可与恨海狂龙为敌，如果他来了，请他至面壁巷便可。“初十日清晨，文俊在许州至登封的大道上骑马狂奔，沿颖河向登封急赶，他要在午间到达少林。

他总是高兴午时正与人约斗，也准时到达，从不先至约斗之地先行踩探，他却未料到有人已先他而至。

凤姑娘一行六人途经武当，一见武当的凄凉景况，不由大疑。接待她们的老道一看她们来势汹汹，大事不妙，使愁眉苦脸将恨海狂龙大闹三元宫之事。一五一十如此这般一诉。凤琪玉琴和绛衣夫人，高兴得简直上了天，大乐之下。轻轻放过了武当的老道们，免掉武当一切，向登封急赶。

她们由老河口走南阳，经方城直趋汝州，马不停蹄日夜追赶，初九日下午半夜便到了登封。

登封城里找不着文俊，几位姑娘搜遍所有客店，但踪影不见，她们可

急啦！以为文俊也许落在少林掌中了呢。

第二天是初十日，姑娘们到少室山的要道上等。卯时、辰时，巳时已过了。仍不见文俊的形影，凤姑娘一气，不等啦，先找他们算帐去。

由于她们已得到文俊仍然健在的消息，大喜之下愤怒全消，因而救了少林的和尚，也救了六位掌门。

三祖姨一马当先，凤瑛两姑娘紧随在后，六人六马一阵急走，到了进入少林登山石走道前“源远流长”的牌坊下。

牌坊前，分别站八名身穿青条玉色袈裟的大和尚，八名青色箭衣腰悬长剑的大汉。

他们一见六名红红绿绿，悬剑挂囊的老少女人策马而来，脸上全变了颜色。

其中一个和尚枯礼说道：“阿弥陀佛！女檀越来得太早敝寺毫无准备，以致未能以大礼相迎，尚望檀抛们海涵。”

“大师是说，我们不该早来吗？”

凤姑娘脸上笑面如花，恶作剧地问、自从得文俊的讯息，她全变了一个人，爱情的魔力，真是不可思议啊。

大和尚惊得大冷天直冒汗，忙分辩道：“小僧不敢，只是檀抛们来得突然，敝寺未能礼迎，于心难安而已。”

三祖姨淡淡一笑道：“说好好说。贫道来得鲁莽，休怪休怪。请引路登山。”

“擅做们的坐骑，请交由小僧照料。”

凤姑娘一撇嘴说道：“哼！少林寺任何人须在此下马，难道说我们也该遵守你们的规矩？大和尚，你最好知趣些。”“三祖姨，我们走啊，给他们三分颜色，他们可神气哩！”

瑛姑娘也说。她以前柔和的性格，反而有些变了。

六匹马缓缓登山，临行玉琴姑娘转头问道：“大师父，恨海狂龙来了的？”“还未见到。”“各派掌门呢？”

“全部莅临。”

“好！谢谢你，大师父。”

第二座牌坊下，也有八名僧人和八名俗家弟子、他们知道拦阻也是白费劲，自讨没趣，干脆合掌行礼，念声“阿弥陀佛”，目送她们往里闯。

第三座牌坊后，就是宏丽的庙门，门前三十六名身穿黑条红袈裟的高年和尚，和十八名俗家门人，中间有一个年约百龄，身穿绿条浅红袈裟的老和尚。干瘦脸，垂肩耳，双目神光灿灿，紧闭着枯唇，冷冰冰地令人不寒而慄。他手中持着金光闪闪象徽权威的八宝禅杖，这位就是代主大局的冷面佛慧法，掌门长眉佛的师叔。

“南无阿弥陀佛！檀樾们远道而来，老衲不克远迎，恕罪恕罪。”

他冷冰冰地说完，合掌一礼。

六人跳下马背，三祖姨回了一稽首，淡淡一笑道：“贫道自西东下，已会过五大门派，今日打扰宝刹，万千之幸。宝刹名震定内，誉为武林北斗，三神山草野之人，大师竟折节礼迎，贫道甚感惶恐。”

“神山绝学，武林有口皆碑，敝寺僧众日以清修为事，施主们抬爱以讹传讹，反令敝寺僧众于心难安，世不胜惶恐，施主远道而来，请移驾客院随喜，老衲领路，请！”

“大师盛意，贫道心领，但贫道等并非随喜而来，不敢打扰宝刹，但不知六派掌门人都在宝刹吗？”

五派掌门人皆已莅临，惟敝派掌门人因七星山之事，内疚于心，已于新正之日，入关面壁十年，敝派掌门一职，现暂由老衲代行。”

“七星山暗袭恨海狂龙，贵派掌门人以武林北斗之尊，轻率行事，大错已成，怎能面壁了之好教贫道失望。”

老和尚有眼不识泰山，没看出端倪，不悦地问道：“道友何人，怎敢妄论本派掌门是非？道友虽为蓬莱弟子。但年事轻轻，不应如此目无尊长，但不知贵门仙长来了吗？”

“大师教训得好。”三祖姨仍淡淡一笑，又道：“当年白龙峰之役，贵派有二十余人参予旁观被雷音误伤十余名之多。贫道记必如不错，似乎曾见过大师一面；那时，大师似乎年仅廿余，但那下垂至夹的双耳，贫道仍然记得。要不是贫道将诸位厉声叱退下峰，大师今日焉能在此对贫道无礼？贫道真的老了！”

冷面佛大骇，踉跄退后三步，不相信地打量这年轻道姑。不错，他眨着眼，八十余年前的惨剧，似乎在他眼前浮动，那位艳丽如仙，薄嗅之下仍含八分妖媚的少年女道冠。

不是就在自己眼前吗？他倒抽一口凉气，呐呐说道：“道友真是翠微仙姑杜老前辈吗？”“近百年来，甚少听人道及贫道的别号了，岁月不饶人，人生极为短暂，极易淡忘的啊！”

冷面佛将禅杖在一名老和尚手中，顶礼欲拜。三祖姨玉掌虚抬，老和尚被一股神奇的力道所阻，几乎动弹不得他。只好合黄垂眉恭谨地说道：“晚辈不知前辈仙驾亲临，多有褻读，乞前辈原谅。少林当年多蒙前辈成全，恩比天高；至少晚辈明白，当年三位前辈苦心孤诣，断然将六大门派之人赶下白龙峰，保全各派精英的苦心。既然敝派掌门一时灵智被蔽，做下不德之事，前辈万里迢迢兴问罪之师，晚辈知罪，至于其余五派之事，晚辈不敢置喙，但少林一脉，悉听前辈卓裁，听由处治。晚辈领路，请至大殿暂驻瑶驾，晚辈即向各派掌……”

“大师不必劳驾了，各派掌门现在何处？”

“现在大雄宝殿前广场相候，但晚辈即要他们离开本”

“不必了，贫道先前不知恨海狂龙并未身死七星山！据闻他也约定今日前来，已没有神山门下之事了。贵派还是应付恨海狂龙之事为要，但贫道言之在先，贵寺绝不可伤损恨海狂龙一毫一发。再者，贫道名号，贵门下必须守秘，不然惟你是问。”说完，率五女缓步而进。

大雄宝殿前广场中，正东，是五大门派的十个僧道俗；殿前和正北，是无数青条子。

和身上穿着玉色袈裟和黑条子浅红袈裟的高僧。正中是十八名身穿短，雄健如狮，背扎宝，手横金刚降魔杵的中年光头，这是后殿罗汉堂的十八罗汉，名传遐逸的罗汉阵。

冷面佛高举禅杖，站在石级之下喝道：“本寺僧人听本代掌门法渝，首席知客及各院主持留在此地，其余众人返回职司之位，不得宣谕，不许擅离，违者按门规处治。”

声如洪钟，振荡在长空之中，顿了一顿，又说：“恨海狂龙莅寺之时，本门弟子不许与他交手。”禅杖一落，所有偕众鸦雀无声一一退走。

正东十个人面面相觑，大殿前留下的十八名高僧发呆。

钟声突由钟楼响起，午时正。一条蓝影电射而来。

“神山翠微仙姑娘前辈驾到，本门弟子以宝礼恭迎。”

十八名僧人降阶而下，齐诵佛号，分两列恭身合掌垂首相迎，钟鼓齐鸣。三祖姨虽是不悦，但并未怪他。

冷面佛与三名老僧合掌前那里踏阶直上广场，缓缓向殿前走去。刚走到广场之中，距大钟石阶还有三五十丈。午正钟声余音未落，蓝影已上了广场最后一级石级。

“噢！是你们。”文俊倏然轻呼，注视着转身回望的六个女人。除了三祖姨，他全认得。

姥姥是慈祥地注视，绛衣夫人含笑点头，三位姑娘目隐泪光，神色是悲喜交集，而又在目光中，流露出似海情深，默默地注视着他。

三祖姨星眸如电，将他浑身上下打量个够。然后轻快地点头，含笑招手道：“俊哥儿，你过来。”

文俊被她那风华绝代，而慈爱可亲的亲切语言所感，象是被催眠一般，棕徐走近，惑然轻问道：“老和尚刚才说的翠微仙姑，是……”三祖姨笑问道：“孩子，他不相信吗？”

文俊含笑点头，顽皮地轻声说道：“你……你倒象玉……丘姑娘的大姐姐，甚至比南宫大姐还……年轻些。”

姥姥忍住笑向他说道：“孩子，别胡说，快行礼。”

“孩子，老身岂能唬你？”

文俊长揖到地，正色道：“未学后进梅文俊，参见老前辈。”“别顽皮，内心存疑，神色不敬，是不？”

三祖姨掩口而笑，又道：“为了七星山之事，你知道急坏了多少人？三位丫头鬓旁的白花，还是在到达武当，闻悉你还健在的讯音才取掉的呢！”凤瑛两女两颊飞红地说：“三祖姨！你……”文俊心中一震，呆住了。

“昆仑雪山崆峒峨嵋遭大劫！瞧！他们的掌门人全到了，等着我们算帐呢。武当你先到一步免了我们一次麻烦。”

“晚辈先行谢过，这儿事了，再聆前辈教益。”他长而退，逝向各派掌门所立处走去。

十个人成半弧而立，由玉道人为首，行礼后说道：

“三元宫之前，贫道已主不教高明；七星山之事，已毋需多费唇舌。施主艺臻化境，可敢让我等十人联手，与施主作生死一搏吗？”“在下正有此意，怎么？长眉佛因何不在？”

冷面佛大踏上前，合掌一拜道：“老衲意，目一暂代掌门之位，敝派掌门因七星山之事，对施主负疚良久，已于法新正入关面壁十年，以赎前罪。少林门下对施主深自悔愧，愿听从施主如何发落，绝不与施主抗拒，束手待罪，老衲已无他言，听候施主处治。”

乾坤一剑冷笑道：“老和尚，你未免大有损少林威望了。”龙虎真人也插口道：“变生仓卒，好教贫道不解。”

玉道人也不屑地说道：“想不到长眉道友，竟将掌门大任所交非人，贫道大感失望。”

冷面佛毫不动容，冷冰冰地说道：“老衲行年一百有三，对恩怨分明之义，知之甚详，但求心之所安，别无他念。诸位所为，老衲不便过问，但请

三思而行，不必再牵扯少林。”文俊剑眉一轩，冷扫众人一眼，向冷面佛道：

“大师所说。是否乃肺腑之言？”“出家人不打狂语，老衲语出由衷。”“那在下暂且相信，等会儿事了，须请贵掌门务必出关，与在下两面相对一清皂白。”

又向众人欺近五步，手按住天残剑把上，厉声说道：“你们还有后事交待吗？”

乾坤一剑说道：“且慢！请阁下稍等，我十名僧道俗。须先领教神山绝学，旧恨新仇，一并结算。”

青芒暴射，剑似龙吟，凤玻玉琴三剑同出，凤姑娘说道：“好啊！神山未代三剑，少林力斗五派掌门，也可留一武林佳话，上啊！”

文俊张开虎腕一拦说道：“且慢，诸位姑娘请稍待。六大门派以恨海狂龙为敌。一切因果均由在下而起，必须由在下清洁。他们临死之前，尚欲钓沽身后之名，姑娘必让他们得逞？请退在一旁相待，等会儿再下尚须就教于凌姑娘。”

凤姑娘幽幽一叹，她乃是个性刚强之人，强忍住心头酸楚，的点臻首道：“好吧！”

我知道有这一天的。”她收剑入鞘，疾转娇躯。

十个人缓缓拔剑散开，剑气振鸣。

蓦地龙吟震耳，光华如电，天残剑倏然出鞘。细小的剑身肉眼难辨，只见耀耀光华剑尖前，三尺精芒吞吐，彻骨寒流直迫三丈外，十个武林名宿骇变色，倒抽一口凉气。

“浩然正气！声如蚁呐，但入耳如雷，自对面树丛中传到，把众人惊得骇然变色。

三条人影冉冉飘至，瞬即到了场中，那是一男两女、男的身材俊伟，玉面朱唇，一身白色儒衫，恍若临风玉树，女的是玉色宫装，玉是云裳金剑；另外那位美得教人不敢仰视的姑娘，就是李菇姑娘。

文俊被人道破他的广世绝学，心中一震，转首一看到茹姑娘，恍然大悟，忙收剑入鞘，整衣上前一揖到地说道：“前辈定是别称伏魔大师”威震武林的雷老前辈了。晚辈梅文俊，家先师儒林狂生仙逝之前，曾嘱晚辈有暇即至海南一行，叩请普陀大师金安。

今日幸遇前辈……”

云裳金剑甜笑道：“慢着，目下不是论辈份的时候，真论辈份，也用不着前辈长前辈短，你好意思？过来啊！想想看该叫我什么？”文俊玉面发赤，走近她身畔，伍促地轻声说：“俊儿不能大不敬，叫……叫……”

“算啦！叫我师嫂你太年轻，而且还有茹丫头梗着，叫云姨，好吗？”

“云姨，您好。俊儿在茹妹那儿等您三天，但义姐

“别说了，一切茹丫头都说啦。要不是你刚才运浩然正气御剑，也许我们永不知道你是皇甫老前辈的高足，褻读了他老人家。”

他们这一叙说，对面十个人浑身发抖，大汗如雨，两眼发直。凤瑛玉琴三女别的话没留意，神色百变地凝注着茹姑娘。茹姑娘一双凤目，也向她三人注视，眉梢眼角，饱含善意，嘴角绽起一双醉人的酒窝。

三祖姨翠微仙姑眼中射出神秘的火花，粉颊上泛起红潮，凝视着雷音，难以言宣的神色令人迷惑。

雷音也向她含笑相注，默默点头招呼。

白影来势如电，神山二老和碧姐到了，大老道呵呵一笑，屹立场中对雷音发话道：“一僧三剑白龙峰一会，至今将近百年，想不到今日仍然不期而遇。姓凌的修为毕竟仍差着，脸上已现老态，而考弟你脱掉假袈裟，风华更胜往昔。那三天拼斗中，你曾脱帽吸取露水，我已看出你顶上没烙戒疤，雷音是你的大名，袈裟乃彰人耳目而已，姓凌的猜错了吗？”

“凌兄休怪，你那身假道装不肖是故作神秘之举？哈哈！咱们都不是神仙中人，不过家先师确是一代圣僧，人称南海一僧普陀大师。九十五年前白龙峰之事，凌兄，你道我不知你们的心念吗？武林一脉，惶惶相息，为六大门派保留原气，用心良苦。事隔百年，我这里向诸位仍一申谢忱。”

“别废话！哈哈！百年前暗存全派之德，想不到我这孙女儿将所有情意，在剑下葬送无遗，不堪重提了。三妹，天一慧剑再入中原，好手难寻，咱们再和雷音再拼三天，看咱们是否老了，来啊！”翠微仙姑浑身一震，无可奈何地向后退，手按剑把，欲语无言。

“且慢，凌兄不必操之过急，且看一代圣豪儒林狂生皇甫老前辈的传人，一展武林绝学。俊哥儿，啊！有读了，但我只能这样叫你。请打发他们走路，但不可伤人。”俊哥知道。天残剑再闪光华，他仗剑屹立，含笑发话道：“慧法师和慧因大师一同加入，十二人联手在下绝不伤人。彼此印登。昆仑一百零八代掌门吴天一道老前辈，将昆仑绝学天罡掌心法，失传了百余，在下如有暇，当亲赴昆仑，将心法归还。诸位仅可用贵派绝学进南，在下放肆了。”

少林是禅杖，武当昆仑腔阑是剑，雪山也是剑，峨嵋是两根降龙杖。十二人抖擞精神，各运神功，徐徐合围。

云裳金剑悄悄地走近翠微仙姑身畔，亲密地挽住她，用传音入密之术娓娓交谈。茹姑娘心眼多，她也和三位姑娘依在一块，在做场外交易，不知她搞什么花样？

少林各处角落，有无数红影藏现，全向这儿难，他们忘了冷面佛的法谕。罡风雷动人闪剑飞，“轰隆”一声，六派高手各将本门绝学先击出一掌，再腾身猛扑。

六派高手中，少林的菩提禅功和昆仑武当的罡气，最为可怕，不但可护身，且可摧山碎石。但六种神功一近文俊身畔，声势惊人，暴响如雷，但文俊恍如未觉，天残剑信手一拂，寒芒象涌起千朵彩霞，都歪歪斜斜地向四面八方急涌。

十二人奋起神威，不顾自身安危，拼命抢攻。这种便宜，真可多拣些，对方答应不伤人，这机会绝不可放过哩！

罡风直荡十丈外，似乎地动天摇，端的骇人听闻，为武林罕见的一场好斗。

文俊身形如行云流水，轻飘逸地运剑，不是一剑将攻来的绝着震歪，就是一剑，轻拍对方握刃之手，天残剑象一条退灵的游龙，飞腾转折，神鬼莫测，在漫天剑影和如山杖影中，泰然地八方游走，

十二人攻出的潜劲，排山倒海似的涌出，可是一近文俊身侧尺余，即告烟消云散。

光华所指之处，彻骨寒流不离十二人全身要害。假使真的拼命，恐怕不消片刻，便教他们肝脑涂地。

不久，龙虎真人第一个跃出圈外，他满脸愧色，喘过一口气，收剑大叫道：“诸位，不用再拖了，认输不算丢人，难道真要挨上两剑才心服口服

吗？”

人影倏分，四周一散，猛听文俊发出一声清越长啸，光华如电，天残剑脱手而飞，剑啸宛若九龙天吟，绕飞众人顶门一匝。光华一敛，文俊屹立如天神当关，掌中横躺春天残剑，锈迹斑斑状极凄惨，谁相信刚才光华如电，寒流彻骨的神物，就是这不起眼的破锈剑？

“以气御剑，这才是功参造化，武林中的上乘剑道。百年不得一见的奇迹。”雷音含首赞道。

大老道神情肃木，正色道：“剑术通玄，内力功参造化难得是能任意收发，不反震外力，任由六种石破天惊的武林绝学，在体外自散。难得两字，还未切实，少年人，你足可称天下第一高手而无愧色。”

文俊收剑向两人欠身一礼，表示敬谢。又向十二人道：“诸位可以走了。在我，是恩仇了了今后不再闯荡江湖，但求与世无争平凡藏度余生；梅文俊不是江湖人，江湖自有诸保全武林，梅文俊少不更事，误杀诸泣不少门人，深感不安，特向诸位致上无穷歉意，假使诸位要找我梅某一清旧债。一年之内，梅某将亲赴指定之地就教，只消令人传言江湖，梅某自会赶到，一年之后，恕不奉陪。青山远在，绿水长流，后会有用，梅某恭送诸位动身，请！”

他抱拳当胸，躬身相送。

除冷面佛和笑面佛以外，十个人向他一一行礼，再向雷音和神山道致敬，然后举步下山。

大老道目送众人走远，对雷音哈哈朗笑，说：“假和尚，少林乃武林圣地，拳剑之宗，咱们也该在这儿留个纪念，来来来！咱们神山的玄天神罡，再要与雷音神掌印证一二、二妹，下场！别和那疯婆子唠叨，尔的有的是机会哩！”

他哈哈长笑，抢出扔了一掌，二老道也呵呵一笑，跨前五步，从侧面拍出三掌。翠微仙姑娘偌大的老姑娘，被大老道说得粉面泛霞。云裳金剑见她不动，笑嘻嘻地推了她一把她终于羞答答地轻移莲步，轻飘飘地一掌推出。

“不行啊！三妹，这时不揍他，才真没机会了哩！”

雷音左闪右避，嘴角含笑，可隔纸溶金的玄天神罡，飘起他的衣袂，犹犹有声，等三道阵势布成，他蓦地一声长笑，双掌一分，殷殷雷声动人心弦，随掌而起。

玄天神罡是柔中带钢，出时无声，雷音神掌是刚中带柔，发时雷声震耳，只见四人衣带飘扬进退不徐不疾，象在舞蹈，那儿是印证功夫？流水行云似的酣斗半盏茶地，身形逐渐加快，罡风愈来愈劲烈，雷声殷殷。

蓦地里，传出雷音的惶急之声：“凌兄，快住手，他们在真干呢！你不劝劝你那丫头？”

“别忙！咱们别去打岔，借松松筋骨的机会，让他们和解和解。三妹，怎么办呢？你该用“引度迷津”诱他出

“雷天罔极”大哥这儿乘机一招“惊涛骇浪”，他不躺下才怪。”

说话间，攻出五招之多。这一面，确是动上了手。

一僧三道再次相逢，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文俊看了半晌；觉得四人玩笑的成份多，并非真较绝学。绝无可虞之处，便转着向茹姑娘看去。茹姑娘和三位姑娘站在一块儿，她不是也默默含情，正向他凝视看吗？

在两人含情相注之时，凤姑娘幽幽一叹，直至目前为止，文俊并没有向她和解的意思。她心中隐痛，一种无可言宣的情综，刺痛了她的芳心。建

阳湖畔小山之上，她被重重疑云所误，和爱之深责之切的真挚感情所崇，失手一剑刺伤他的胸膛，致令他跌落建阳河。

这一剑，她几乎因此而疯，痛不欲生，尤其是茹姑娘赶来，将真象说出，更令他痛断肝肠。回到神山，她和玻姑娘同时痛倒，一病经年，几乎不起，心病尚须心药医，没死算她幸运呢。她一闻他丧身七星山，建阳河那次并没有死在她的剑下，内疚之心略除，为他报仇之念，使他的沈霍然而愈，不惜跋涉万里关山，为他大开杀戒报仇雪恨。

武当之行，欣闻他又重出江不胡，狂喜之下，赶到少林相晤。岂知小冤家连看也没看她一眼，还说要就教呢！显然余恨未消。虽则菇姑娘私底上和他商量，说出令他欣喜欲狂的大计，可是这并不是长远之局，小冤家既然将他视若无人，人生又有何意义？

她愈想愈歪，愈想愈觉好生无趣，乘菇姑娘入神之际，悄悄地走开。他避开茹姑娘，由侧方徐徐向文俊欺近。

菇姑娘发觉不对，情急大呼道：“凤姆姐，你...”凤姑娘惨然地答道：“茹妹，别管我。”“凤姐，使不得。”丘玉琴和瑛姑娘同地扑出。

“退回去，不然我自己抹脖子。”凤姑娘冷然地说。青芒一闪，她已拔剑在手。

文俊猛然一震，脱口叫道：“凌姑娘，你.....”

凤姑娘神色凛然地说道：“建阳河畔小山之巅，你一招之下，饮恨建阳河，难道说，你不想报一剑之恨吗？”

“凌姑娘，在下当时确有此想，但经三思之下.....”

“神山玄天神罡天下无敌，天一慧剑举世无双，你的龙韬十二剑浪得虚名，不堪一击，只有刚才力敌六派掌门所用的剑法，勉可匹敌，你敢和神山门下再次一争长短吗？”

她知道文俊做骨天生，只有出言相激，方可令他坠人壳中，所以语气不大友好。

文俊果然上当，但他毕竟修养比往昔进步多多，剑眉一轩，随又一舒，泰然地说道：“在下确是技不如人，上次建阳河畔一招落败即是明证。但在下有一不情之调，尚望允。”“有何见教，但请明言。”“上次五老峰上之事，实出误会，在下自知难获姑娘谅解，今卜世昌之长孙女红燕子卜燕，仍然健在，姑娘可否抽暇江南一行，找到红燕子一问端倪？”

他想岔啦！以为她仍然对他怀恨，定是为了五老峰下之事呢！女孩子对这种事类之刺骨，难怪她不放过他了。他可不知茹姑娘当日已替他洗雪；义妹廷芝又语焉不详。在和茹姑娘相处这二段甜蜜时光里，菇姑娘怎能出口提起此事？所以他始终不知内情。凤姑娘没做声，茹姑娘已接口道：“俊哥，这事凤姐姐已于当时知道了。那就更好。凌姑娘，在下已诚心服输，天一慧剑确是举世无双。在下少陪，对不起！”他拱手而退。凤姑娘已报定决心，岂让他退？冷冷地说道：“刚才阁下所用的剑法呢？”“套用姑娘刚才的话，勉可匹敌”“三招之内，阁下将流血五步。为卫护儒林狂生的盖世声誉，不妨试试。”文俊果然火了，冷冷道：“姑娘说是三招？”“不错，三招。”“如果三招在下能安然无事呢？”

“阁下就是天下第一剑，我知阁下轻功举世无匹，如果避招，可能幸免。”

“姑娘，你未免将在下小觑了。”凤姑娘叫道：“拔剑！文俊刚将手按在天残剑把上，菇姑娘已闪电似扑到。”俊哥，你疯了吗？你不看他的神情？岂是

和你拼命的？你这傻瓜真是木头人……”剑气锐啸，青芒如虹，一吞一吐，攻到文俊腋下。文俊大怒，将姑娘轻轻推开，光华一闪，响起一声龙吟虎啸，双剑一触即分。凤姑娘娇叱一声，千百朵青芒漫天彻地而至，虚虚实实，神鬼莫测，象千百朵青莲同时吐艳。

“凤姐姐，不……”瑛姑娘和丘王琴箏然惊呼。

光华倏涨，千百道歪歪斜斜的寒芒，由每一朵青莲之蕾，倏然贯入。龙吟虎啸又起，人影又分。

“第二招！”凤姑娘娇叱，青芒凌空扑到。

文俊不想伤她，他已看出姑娘并未将玄天神罡注入剑中发出伤人，只凭神奇的招术抢攻，他猛地向下一挫，招出的“万窃朝天”，这是应付由上空扑下的最佳绝着。

龙吟虎啸之声又起，双剑狂鸣之中，凤姑娘飞退八尺。她一站稳，凤目中闪过一丝可怕的凄然神色，深注文俊一眼，樱唇微抖，突又吸入一口气，娇叱道：“第三招！”

青芒飞旋，六尺大的一圈剑影，突向文俊当胸罩去，赫然象极龙韬十二剑的“怒海藏针”。光华向下向上一涌，成弧形一进。青芒突然向上疾升，快愈闪电，让光华涌到。

绿影向前一栽，急扑袭到的光华。

“糟！文俊脱口大叫，手一带，天残剑飞坠身后，人向前一扑。凤姑娘身形一踉跄，“挣”一声宝剑落地，她凤目闭，向前一栽，恰好跌在文俊怀中。“凤姐姐！”三位姑娘旁边大叫，正想扑出。“别去打搅，她死不了。碧姐放低声音说完，将一颗东海神丹递给茹姑娘。

“祖姨婆，她……她……”丘玉琴惶急地叫。

“不要紧，俊哥儿功力到家，受伤不重。茹姑娘，等会请照我眼色行事，这是本门神丹，该送去时我会通知你。”碧姐放低声音说完，将一颗东海神丹递给茹姑娘。文俊的天残剑向上一涌，想将姑娘的宝剑向上崩开，岂知剑向上涌刹那，青芒自动上扬而绿影突然向天残剑闪电似的扑到。

他心胆俱裂，猛地以十成功力撤回天残剑，在这一发千钧的刹那间，总算未将姑娘前胸贯穿，姑娘存心必死，扑势急愈电闪，突觉右乳内侧一凉，一股浑雄力道将她的前扑之势，担得向一震，站立不牢，向上一仰再向前一栽。

她已感到其寒彻骨的剑尖，已贯入身躯，只觉浑身寒颤，闭目静待最后一刻。但她并未死，耳畔传来文俊警叫之声：“凤姑娘，你……你怎么不运动护身？硬往天残剑上撞呢，天那！你有意成全我，可是我……”

他赶忙在兰革囊里去掏龙芝叶，运动捏成碎末，硬往她口里塞。掀开她坎肩垂下的流苏一看，右乳内侧乳沟之旁细小的创口鲜血缓缓渗出，忙运指急点，将右胸三脉以“顺脉治穴”手法制住，以免血脉受损。

姑娘倒入文俊怀中，一阵男性的体气和热流，令她浑身一震，龙芝叶下咽，她凤目中泪如下雨，强抑心头悲酸，幽幽一叹道：“一剑铸恨，大病经年，总算天假其便，还君一剑。胸衣内藏有罗帕，此帕曾沾君之血，现今血债血还，我还瞑目九泉。你……你……你能亲手将我葬在建阳河畔小山之上吗？”“凤姑娘，你的伤并不致命。你听我说……”

“不行了，我已感到半身麻痹，而且，哀莫大于心死，活不了的。趁我未断气之时，我得将话说完，免得你心中负疚。南昌道中，你用未瑶花救我

一命，我反而恩将仇报”刺你一剑。湖口官道相戏，我是情不自禁。五老峰之后，苦苦相迫，只缘爱之深责之切六字害我。我不怪你，能死在你的剑下，在我是求之不得。瑛妹和玉琴妹，爱你之情可惊天地鬼神，望你善待之，茹妹值得你爱，我祝祷你们爱河永浴，白首偕老，啊！我感到气血已经散凝，我该走了，记住，葬我……在……建阳河……小山……之上。珍……重。”

她气息奄奄，说完，头一歪，倒在文俊怀内，似已死去，气息渐弱，“姑娘你死不得！”文俊搀挽着她，要替她推拿，一面急唤：“当然死不得，哥！”身畔到了茹姑娘。

递给他一颗异香扑鼻的东海神丹，又说：“假使她不幸，你知道要引起多大的乱？唉！”

你这傻瓜！”文俊将东海神丹纳入她咽喉，又对茹姑娘说道：“茹，你的百花参露丹呢？”

“东海神丹乃是她本门圣药，行了。”她靠近门神秘地笑。文俊见凤姑娘神丹下腹，气息流苏，在这大庭广众之中，他感到抱着一位少女，未免尴尬，便将人递给姑娘说道：“茹，劳驾，你照顾她。”姑娘没拉人，伸手入凤姑娘怀中，掏出一条罗帕上沾了紫黑色的污迹，被鲜血染得一片红。她将帕在他眼前一扬，含笑道：“这罗帕沾了你两人的血，建阳河畔那次误伤了你，用这幅罗帕沾了你流在石上的血迹。放在怀中直伴她到现在。哥，痴心女子负心汉，你手下真绝啊！”“茹妹，请别说卞！”他心中百感交集，难受极了，一旁的云裳金剑，悄悄对碧姐道：“这个险冒得可大了，碧大姐。”“那是值得的，大嫂。啊！我们去劝开这四个疯子罢，别也来上一手儿，才不要收拾哩！”

两人向雷音殷殷人影飘然摇处走去，直往里闯，云裳金剑向翠微仙姑身畔走，向雷音笑嗅说道：“你还不住手？好啊！干脆我也加入。”纤纤素手在袖底吐出，响起一声殷雷。“假老道：“咱们又拉平算啦。哈哈！”

雷音往旁一闪，哈哈大笑撒腿溜了。

“三妹，跟我走吧，百花洞天恐怕比你那地微园好多了，耽搁的太久啦！”云裳金剑亲密地挽着羞郝垂首的翠微仙姑，一语双关地说。雷音和二位假老道，也在一地块儿明快地说笑，不时留心着文俊这面的举动。

茹姑娘将沾血罗帕折得好好地，放入怀中说道：“罗帕我保管，小心她哪！”她悄悄走开。

凤姑娘缓缓苏醒，当她神智一清时，发现文俊正抱持着她，正挣扎着站好，深深凝注他一眼，向姥姥和两妹立身处走去，对她们虚弱地说道：“姥姥，我们走罢！”头也不回，向山下便走。茹姑娘急叫道：“凤姐姐！”翠影即闪，凤姑娘已掠出寺院门，一声马嘶，蹄声发急骤雨向山下驰去。

姥姥灰影一肉，便蓦地失踪。

绛衣夫人和两位姑娘，深注文俊一眼，幽幽一叹，也急急走了。

在珍重声中，四位男女假老也白影一晃，向山下如飞泻去。文俊茫然地拾起天残剑，徐徐归鞘，再俯身将凤姑娘那青芒闭缩的宝剑拾起，不由幽幽一叹。雷音夫妇不知何时已经走了，谁也不知这位武林第一高手夫妇是如何走法的。冷面佛和笑面佛仍在大殿外阶下木立，十八名僧象一座座石面佛和笑面佛仍在大殿外石阶下木立，十八名僧象一座座石象，四周有三五百和尚，躲在各处偷瞧，但鸦雀无声，寂静如死，茹姑娘转移莲步，走近睹剑长叹，低首沉思的文俊身畔，温婉地柔声问道：“哥，何思之深那？”文俊摇

首，深情地凝视着她，良久，突然轻声说道：“茹，我的烦恼已经够多了，别自寻更多的烦恼啦！茹，我们回保康一走吧。”

茹姑娘也深情地向他凝注，但她撇开他的话题，慢声低语：“哥，你不能辜负她们呀！你怎能忍心毁她们一生？”

文俊以手抚额，低下了头，姑娘继续往下说道：“你也亲见翠微仙姑的事哪！九十五年前白龙峰之役，怀爱至今，情有独钟，老而弥坚，神山门下之人，真值得称情圣二字。哥，至少你该到神山一访她们的景况吧？”文俊闭目仰首向天，幽幽叹息道：“也许我会去的，是啊！那儿确有我怀念的事物哪！”“是玉琴吗？我带着玉箫，你带着玉箫，还有这把宝剑，我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哥，走吧！”兰影彩虹一闪，暮尔失踪。“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武林宁矣！但愿世间不再出现狂人狂龙，天下太平。”笑面佛神色肃穆地说。冷面佛喃喃念佛，突然向殿内举步跨入。他喃喃自语的说道：“佛佑少林，老衲得告诫本门弟子了；一步之差，永坠不拔，掌门师侄十年面壁，确是值得反省的啊！”

钟声悠然响起，震荡在悠悠苍穹之间。

——全书完——

